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〇册目次

## 史部・編年類

#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二）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七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仁宗二

明道元年春正月契丹主帥羣臣朝其母 二月癸卯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丙午詔仕廣南者毋過兩任以防貪黷 庚戌復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丁卯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已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古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之時有詔欲鑿宮城

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
從之殯于洪福院　三月契丹蕭耨斤慮契丹主懷
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獵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
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
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夏四月知棣州王涉坐月
請官地爲職田配廣南牢城　五月遣使點檢河北
城池器甲密訪官吏能否　秋七月丙申詔諸路轉
運使舉國子監講官　王曙罷丁酉太白晝見彌月
乃滅　八月辛丑以晏殊叅知政事甲寅以楊崇勳
爲樞密副使　壬戌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



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
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
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
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
天意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
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
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
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越皆請太
后還政以荅天譴不報　九月庚寅以舊寶册爲宮
火所焚復作受命寶丙申皇太后出金銀器易左藏

緡錢二十萬以助修內　冬十月庚子黃白氣五貫
紫微垣　十一月甲戌以修內成謝天地于大安殿
謁太廟大赦改元　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遣
楊吉授其子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册元
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
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
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
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
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



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
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
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十二月壬寅以楊
崇勳爲樞密使壬戌西北有蒼白氣亘天
二年春正月己卯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
淮饑民遣使督視　二月戊戌彗星見于東北光芒
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乙巳
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
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
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

先農于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　李垂還朝閤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垂聊城人舜工其字也舉咸



平中進士累遷著作郎初以忤丁謂出知州事竟坎坷以終其身　甲午皇太后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

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



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能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聞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特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詔臣僚宗戚命婦毋得以進獻祈恩澤

及緣親戚通表章　巳未以張士遜爲昭文館大學
士壽命爲山陵使兼園陵使　初劉太后愛帝如巳
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
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
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
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
后垂簾日事　巳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
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
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
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



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語于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
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
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后思
有以傾之矣　以李廸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
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廸自太后崩
召還未幾復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
爲於是呂夷簡忌之德用初爲殿前都虞候有求太
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
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

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僉樞　黜程琳爲
汀州司馬帝御邇英殿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太
后時嘗請立劉氏廟效唐武氏故事蓋與方仲弓同
而人莫之知也唯侍讀王洙聞之　五月詔曰大行
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
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
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　乙亥罷羣牧制置使　六月
甲午朔日食　壬寅錄周世宗及高繼與李煜孟昶
劉繼元劉鋹後　秋七月丁丑詔知耀州富平縣事
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戊子詔以



旱蝗去尊號仍令中外直言闕政時蝗食草木幾盡
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
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
江淮仲淹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
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
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
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
事跡頒諸州幷付史館　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宋
綬綬固辭因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
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

問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
盡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
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令恩賞踰行又謂自
大臣出大臣黨比周上古今通患或窺測帝旨密令
陳奏或附會己意擅爲進退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
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
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
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
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
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



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
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　八月
甲午朔契丹使來弔慰祭奠　冬十月癸巳朔太白
犯南斗　甲午禁登州民采金　丁酉葬莊獻明肅
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
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
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甲辰詔以兩川歲貢
綾錦羅綺紗以三之二易爲紬絹供軍須　兩太后
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　戊午張士遜楊崇
勳罷士遜無所建明與崇勳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册

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
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並爲樞密副
使時交趾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
謂不可納蔡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
給荊湖閒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
爲盜賊矣後數年蠻果爲亂　十一月癸亥太白犯
南斗　乙丑追册美人張氏爲皇后　甲戌贈寇準
爲中書令復萊國公謚忠愍　是月薛奎以疾罷
十二月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其民歲
輸　丁未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



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
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
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
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
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
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
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
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
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
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

京坤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



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既挺特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丁巳詔明年改元　李之才爲衞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於書無所不讀之才造其廬勞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性命之學何雍再拜願受教乃事之才受易雍遂探賾索隱妙悟神契自是多所自得

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廷皆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宋元通鑑卷十七

#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十八 起甲戌至丁丑凡四年

### 仁宗三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饑民戊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　甲戌帝患百姓多去農爲兵詔執政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洺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請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　甲



申以淮南饑出内藏絹二十萬代民歲輸　丁亥置崇政殿説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自代遂置説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誦説明白帝多所質問　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　二月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戊申詔麟府州賑番漢饑民　三月癸未詔解州畦戸逋鹽觔其半是月賜進士諸科七百八十三人乙科得趙抃　夏四月癸丑詔置殿中侍御史監

察御史裏行　五月辛酉出布十萬易錢糴河北軍儲　丁卯禁民間織錦刺繡爲服食西川歲織錦上供亦罷之　癸酉詔臺諫未嘗歷郡守者與郡　是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六月乙卯詔州縣官非理科決罪人至死者並奏聽裁壬申徙范仲淹知蘇州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　閏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己巳常州無錫縣大風發屋壬午罷造玳瑁龜筒器　秋七月



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兵報讐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場屋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畧恥於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而邊帥豢安皆莫之知佷無所適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

吳昊來歙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
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未更名曩霄
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㦤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
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導之事聞詔徙其
族于房州譏察出入饑寒且死知州陝希亮上言曰
張吳事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徙堅其
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　八月判太常
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
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
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

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
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
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
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
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
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
書郎　庚申薛奎卒奎字宿藝絳州人平生剛毅守
節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
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嘆息憂愧不食家人
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　壬戌

有星孛于張翼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
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癸亥
王曙卒曙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
初知益州復張詠之法歷官樞使方嚴簡重然喜浮
圖法深自損抑齋居蔬食泊然清淨雖老不知退為
歐陽脩所諷而竟薦脩入館人謂其得大臣體唯締
交周懷政以誤寇準此則不無可議也謚文康　是
月以王曾為樞密使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為皇后
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

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
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
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丙
午熒惑犯南斗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
登方事歛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
者速決之　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
曲　是月趙元昊進毒弒其母衛慕氏母族人山喜
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
遣使來告哀　十一月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饗聖祖
十二月癸酉賜趙元昊佛經

三年春正月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詔蔡襄寫無逸
篇于屏　貶御史梁行孫沔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
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
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悦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甚
嚴衆與天遠未見數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
綱質朝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盡承平之化又
日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
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罷公卿大夫諂佞讒誣之士
以肅于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寺之



重任以防壅蔽之私書奏貶責監永州酒務　范仲
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
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
其貴孰若郡縣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
地建學　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
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
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戊辰李
廸罷時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廸右之籍劾
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
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廸特寛籍而重貶諷凡與諷

善者皆絀削廸遂罷知亳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
主上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公爲姚崇其待我乃
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以王曾
同平章事蔡齊盛度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並知樞
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樞密院事　命集賢校理
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
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
閲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
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
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



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
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
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
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
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
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
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
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
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
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

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擧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開州部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



後瑗制作皆不効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然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三月戊申出內庫珠助三司經費　夏五月甲午以猺獠寇雷化州詔桂廣會兵討之　李照上言雅樂制度旣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



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夾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

輕淸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淸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夾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淸濁有司別議以聞　秋七月作睦親



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聯燕集詔以玉淸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月除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　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　庚午熒惑犯左執法　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歛葬而停諡冊

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乙未詔錄五代及諸亡國後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因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



旣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靑唐宗哥帶星嶺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未幾幷兵臨河湟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詔長吏能導民脩水利闢荒田者賞之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郭皇后　龍圖閣學士鄭向薦道州周敦頤召試爲將作監主簿向敦頤之舅氏也　二月丙辰命官較鎮東推

官阮逸布衣胡瑗等所定鍾律壬戌詔兩制禮官詳
定京師士民服用居室之制丁卯脩陝西三白渠
三月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未嘗顯者或
貧不能自給非所以優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
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
時以朕意勞賜之　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
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厚李諮既居政府請
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
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
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芻粟于邊給券以茶償



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　夏四月己酉
朔日當食不食　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
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
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
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
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
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
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
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
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

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
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
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
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
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
以魯肅爲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
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
改前命蹤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
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
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



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
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
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
其書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
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
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
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
歸張于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
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歷

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
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
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視
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
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
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
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
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
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



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
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
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
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
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
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
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
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
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
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

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
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彰念于茲可
為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
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秋七月乙未置
大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
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馮元等上新脩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
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
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八月己酉頒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乙



卯月犯南斗　九月癸巳熒惑犯南斗阮逸言臣等
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
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
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
高而李照鐘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
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
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
銅籥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籥積
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
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

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迹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詞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惟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



鐘律法黍尺其二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聲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集賢校理郭稹乞爲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十一月戊寅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　十二月丙寅李諮卒諮字仲詢新喻人舉進士位至知樞密院性資明達周知世務革濫賞抑僥倖慎磨勘吏不敢欺人以爲稱職丁卯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

知院事　趙元昊旣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凉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製番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均諸州解額　二月置赤帝像于宮中祈嗣　三月甲戌置天章閣侍講　夏四月乙巳呂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錄　甲子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爲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夷簡納賄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卽有所議依違其間

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鬷同知院事　六月戊子册神武秘畧賜邊臣　秋七月丁未詔河東河北州郡密嚴邊備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大者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八月甲戌越州水賜被溺民家錢　冬十一月癸亥罷登萊買金場十二月甲申并代忻州地震壞民廬舍壓死者三萬



二千三百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遣使撫恤其民賜死傷之家錢有差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九 起戊寅至庚辰凡二年

仁宗四

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 甲辰雷 丙辰以地震及雷發不時詔轉運使提舉刑獄按所部官吏除并代忻州壓死民家去年秋糧 是月下詔求直言 大理評事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烈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



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銷弭災害之端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悴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譴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惟誠可



以應天惟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太臣蒙塞天聰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戲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月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

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
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
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
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
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俯已以御
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
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
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
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
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



下侍郎平章事超越資格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
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
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
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
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
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
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
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
選賢才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
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

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非
有所言則必牆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
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
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
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
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二月壬申
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戊戌朔王隨陳堯佐韓億石
中立罷隨為相無所建明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
灾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
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以兄子綱為代遂皆罷琦遇



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
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曙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
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
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
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
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
用卿職此故也士遜與輔臣同奏事帝從容曰朕昨
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孌女者
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　是月賜禮部進
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得司馬光　夏四月

王博文卒博文字仲明濟陰人善回文詩位至同知
樞密院　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右司諫韓
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
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
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
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
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
官詳定以聞旣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
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
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虡郊廟殿庭



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
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
鼓四幷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
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
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
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
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旣復用舊樂未審
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
作勿復施用　六月建州大水賜被溺家錢　秋八
月庚辰熒惑犯南斗　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誓

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
朋黨范仲淹旣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
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
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
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
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
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
自立帝是其言　趙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
東道路旣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
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



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
昊殺之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
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
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
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
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
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旣就文字旣行禮樂旣張器用
旣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
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
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違羣集又迫事不得已

顯而行之遂以十一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效歡好魚不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詔遣使奉表以聞　十一月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　徙范仲淹知越州　帝每以水旱爲憂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　乙卯王曾卒曾字孝先益都人甫冠舉進士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塲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歷官至宰相封沂國公性資端厚在朝廷進



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然不免委和傅會權定大事而朋居獨念時爲感慨是蓋彌綸之才輒于羣娟而未悉獲騁徙粹之氣有所難屈而弗慊于心以至大病斯可惻已先時大星隕于郡左右驚白曾曰後一月當自知之如期而卒君子謂爲知命謚文正　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



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徙范仲淹知潤州　己卯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　韓億卒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歷官尚書右丞子八人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攟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

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李何鋼之於盛
世卒年七十三謚忠憲　加吐蕃𭡾廝囉保順節度
使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
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
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
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
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春正月己酉王隨卒隨字子正河陽人舉進士
歷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
多不合無大臣體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喜



佛慕唐裴休之爲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卒年七十
六謚章惠　以杜衍爲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
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經畫寬其期會
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省錢過半帝以西戎方熾嘆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衍薦長安布衣
雷簡夫才器可任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條陳西
事甚詳帝即命檢真宗召种放故事呂夷簡上言曰
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
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若且除一官徐觀其
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推官簡夫

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三月乙卯閱試衛士戊午賜陝西緣邊軍士緡錢
夏四月乙丑放宮女二百七十人　丁亥蔡氏入粟
實邊　蔡齊卒謚文忠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
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方重謙退有善不伐在
政府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以致君堯舜爲心不
屈於權貴唯厚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顏善顏以罪廢
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所
薦龐籍楊偕段少連終爲名臣　五月癸巳詔近臣
舉方畧才武之士　癸卯命近臣同三司議節省浮



費　壬子王德用罷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初趙元
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
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
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
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
月壬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
遜即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
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
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
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

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脩戰備使牟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牓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祿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



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厮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脩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迺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

乃得以利啗鄰境兩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
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上諭唃廝囉及他番部離
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
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是月契丹宗真迎
其母蕭氏于慶州蕭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
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
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　八月甲戌皇
子生丙子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九月乙
卯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饑民　冬
十月甲申詔兩川饑民出劍門關者勿禁　十一月



戊子朔出內庫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
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
少紓吾民之歛也　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
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
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
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
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
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
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貨官舍
琳坐令士元紿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

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
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
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壬寅以王鬷
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庠練習故事自執政遇
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閤儀庠退而上奏
曰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
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
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
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



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
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
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
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
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
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
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
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
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
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閤其後正衙立仗因而

遂廢甚非禮也　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泰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



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　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种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　是歲以文宣公孔聖祐從弟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

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為封扁鵲為神應侯立祠城西彭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位又致書參政蔡齊為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封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是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



砦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

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横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黄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劒遮留得千餘人轉鬭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没于賊會大雪



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黄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没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隅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初李之才爲孟州司法参軍時范雍守孟莫之知也雍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至雍謫安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才之晚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内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内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



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辛卯月太白俱犯昴丙午改元　時西事日擾括畿内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内藏緡錢八十萬陜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税先是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闕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陜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陜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

嘗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以周敦頤爲洪州
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
驚曰、老吏不如也、爲政精密嚴恕務盡理道、士民交
稱之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丙子大
風晝暝黑祲夕見東南丁丑罷大宴詔中外言闕政
戊寅王䴏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䴏使河北過真
定時曹瑋爲總管䴏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
留意邊防䴏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
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
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



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
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䴏未以爲然
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䴏不能對及劉
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䴏始
歎瑋之明識　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
知院事詔按察官舉才堪將帥者　夏五月壬戌張
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輦官爲禁
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
移造家居時軍興機務塡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戊寅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
使范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畧召
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
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
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
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
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
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



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
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
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
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六月丁亥
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壬子詔官僚罷任所過山
險去處差軍士防送　秋七月乙丑遣使以討元昊
告契丹　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
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
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

簡爲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
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戊申夏
守贇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右正言梁適等皆言
守贇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　范仲淹
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
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
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
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
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
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



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戸
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
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
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
踵歸業時張載年二十一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
之地以書謁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由是知
學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是

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遂陷乾溝乾
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
聲言廵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
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既陷鄜
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
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
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



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
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
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
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能射　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先是
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
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爲
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爲害至深
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幷爲奏求
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

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内至是復詔凡有内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癸未出内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癸卯参知政事宋綬卒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　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　是年邵雍至洛初雍居共城之百源山受易於李之才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至是來游河南埜其親於伊水上遂定居焉蓬蓽環堵不芘風雨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二十 起辛巳至壬午凡二年

### 仁宗五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共二説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

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鋭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衰經費益廣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覘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曰仲淹與大



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番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覇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

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以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



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

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

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



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歸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

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



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

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宋庠請脩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叅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爲作憫忠辨誣二篇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於是論者讙然咸謂宋庠之妄而不知爲夷簡所賣也　夏四月以陝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爲朋黨斥之　以王舉正叅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爲樞密副使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乙巳詔近臣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通判縣令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是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抵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時元昊進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兎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爲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

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
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
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
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揀用有勇畧
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
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覘利整陣併力擊之又
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
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
費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
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



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
處城中毋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
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
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
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
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
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
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
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
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

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
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
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
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
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
功　以尹洙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洙上奏曰漢文
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
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
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
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



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
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
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為
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
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
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
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内地疲
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
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
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

言前世人主勤勞寛大未有能違過者然不開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戚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令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愼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壊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



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内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壊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壊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

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内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戸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開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



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尋以右司諫知渭州

十一月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　自西方用師帝爲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　詔天
下立義倉○
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推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
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推貨務受錢若
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
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
至入椽木二佔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
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佔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
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
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
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
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
南末鹽悉復禁推　癸亥詔磨勘院凡諸路提點刑獄
到闕分功罪三等聞奏以待黜陟　二月乙未詔選
河北諸州強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
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
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三月甲辰詔武臣舉將才
癸丑范仲淹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
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
患邊上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



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　辛酉晁
宗慤罷　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
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
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
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況宋人西
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
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
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
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
之故衞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
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
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
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
者告弼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
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
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
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
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
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

是月賜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得王安石呂公著　夏四月癸亥除范仲淹爲鄜州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　富弼如契丹　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爲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　乙丑罷左藏月進錢千二百緡謂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賜縣官尋禁銷金爲服飾　六月癸酉朔日食甲戌出內藏銀紬絹三百萬助邊費時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將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丙辰任布罷戊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帝因追用弼議命夷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



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

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
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
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
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
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
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
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
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
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
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
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
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
吾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
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
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
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
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
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

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
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
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
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
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
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夷簡决不
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
易書而行　論曰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
愧劉筠天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



爲兩可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
名者乎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
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
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
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
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
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
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
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
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先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懼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閏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



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唛遇乞兄弟言公方持寧夏兵權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唛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

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將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



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　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　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

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
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
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
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
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
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
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從彥博帥
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陝西
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
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



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
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
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
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甲申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初范仲淹在睢陽
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干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復
至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乃戚然動色對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乃補
以學職俾月得三千錢且授以春秋旣而辭去舉進
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曾多學

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師禮事之年逾四十家貧不
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辭焉石介與
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
賤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之至是仲淹去睢陽
蓋十年餘矣但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
授學者道高德邁而亦未遑究其所自及石介爲學
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仲淹於是偕富弼薦
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及至乃昔日索遊孫
秀才也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
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



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
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
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一日王拱辰言於帝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
帛之數厚夷狄而敝中國耳帝曰不然朕所保者土
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
民邪帝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
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綏
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
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帝憫然動色曰苟利

社稷朕亦豈愛一女邪拱辰言塞且知諸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出初富弼以右正言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弼白呂夷簡請以吏付獄夷簡指其坐曰公不久居此無爲近名弼必得吏乃止夷簡滋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歐陽脩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蓋爲此也至是帝嘉弼使事有功而拱辰諸之無亦希執政意也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

#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二十一 癸未一年

### 仁宗六

慶曆三年春正月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燄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帥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旣深世衡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播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

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
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瀕死不得泄
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
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許和將軍今
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荅以
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
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
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召嵩延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



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
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
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
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
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
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
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
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
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
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

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
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
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
有心內附乃厚遺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無遲留
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
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
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
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
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又
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
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
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偃強不肯削僭號且云
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
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
男邪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
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
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
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羗久不

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荅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鬭鬭久不解可覩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許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絶乃稍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内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



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鎭撫之有牛奴訛素偏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二月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　辛

酉立四門學　時邊吏誣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收其家賈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上從之平族獲免　三月戊子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决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



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臥薪嘗膽不忘脩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决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　增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

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
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
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
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
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
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
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
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
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



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
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
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
脩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
　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
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
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
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
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

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
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
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
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
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
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
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
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帝御天章閣召
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
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



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
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
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
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趣此風出入
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
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
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
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鉗口結舌
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
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

史勸陛下宫中益大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儀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逵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



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揺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躢蹋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寶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闕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殫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

悖彌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彌涉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彌之膚霜刺風裂覩彌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彌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彌一菱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彌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僕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疋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爕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蹴踖重足



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嘉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介之為此蓋可虞也　五月丁卯朔日食帝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

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寀禱敢受賀乎
　呂夷簡求罷帝優詔弗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
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
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
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
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
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
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
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
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
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
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
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
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
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
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
比契丹復盟西夏欵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
振紀綱脩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

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
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
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識者嘉其謇
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
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務
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
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脩余靖論
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
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
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



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
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
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
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
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猶固
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
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
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

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爲陜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淸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陜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脩鄜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且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審定討伐之計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乙亥任中師罷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受謁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



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素養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具申凡目著于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甚易至高位故從蔭

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契丹北院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爲賢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



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踈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爲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丁巳大雨雪木氷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䟽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爲臣爲後宮爲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二 起甲申至乙酉凡二年

仁宗七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儒生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範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



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王元儼卒儼太宗第八子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爲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太后臨朝王自以屬尊望重恐爲所忌深自沉晦旣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郤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内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辛卯太常禮院上新脩禮書及慶曆祀儀　二月丙申出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饑民　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



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失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

刑斷行月名等禁二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
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已
卯出御書治道三十五事賜講讀官 元昊侵党項
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
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
于元昊 夏四月丁酉以宜州蠻歐希範叛詔廣西
鈐轄司發兵討捕 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
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
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
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



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
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
朝各爲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
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
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
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
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
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
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
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瑗上書

請興武學其畧曰項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
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
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
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
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
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
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
時議難之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元昊復遣使上
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
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



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
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
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
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
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
祀不永子孫殲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
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
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上四
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
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

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審定討伐之謀又言北戎久強今羿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



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藉藉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寖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



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劬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

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契丹初修國史命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充史官 秋七月戊寅大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爲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壬午月



犯熒惑 癸未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愼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 八月命余靖如契丹致牘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旣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戊午詔輔臣所薦官毋以爲諫官御史

九月戊辰呂夷簡卒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後居壽州舉進士又舉制科歷位輔相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宴然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選將命使二邊以寧說者以爲夷簡之力爲多然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李廸于外不知此何以云當時謂其屈伸舒卷動有操術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故當國最久先呂蒙正稱其有宰相才者豈以是邪 朱熹曰當呂夷簡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見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不盡出於公其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有間矣 論曰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爲諫官旣而苦其論事煩數面折之至是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

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　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内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



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爲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内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



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种世衡卒世衡字仲平

放兄子也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歷知環州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方卧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訟其事辭共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覊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奏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調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置手板歸取告身將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也達感悟囚得不死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是月李之才卒于懷州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朴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學有淵源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卒之日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門人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三月己未詔大宗正厲諸宗子授經務學　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



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忽其有功辭避不受遽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綱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矣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小人讒害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脩因附致脩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脩輩既已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既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官京師貸息錢到
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
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其後洙在隨
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
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欲致師魯於死而
師魯不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
之意其希執政之意乃欲害洙蓋湜不能自樹立耳
洙何恨於湜乎甫深服其識量 罷科舉新法范仲
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
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



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
更令悉罷之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陰晦
不見羣臣皆賀監察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
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
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太戊之桑穀並
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
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
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
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
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

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
愼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舘多年比聞
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商繼宗嬪
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
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 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
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
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
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
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



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戊申
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甚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
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
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尹育叅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
昌朝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至唐別命樞臣主兵務
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迨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
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陜未寧
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
序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時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

視遷奏益不足慮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
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吳育曰益誠無足
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
五月己巳罷諸路轉運判官閏月丙午襄賓道人李
湖刑命　六月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
錦鹿胎半之　秋七月戊申廣州地震　石介卒介
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
完學爲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
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



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卒年四十一歐陽脩哭之詩待
彼謗焰息然後先生之道明矣　八月庚午荊南府
岳州地震　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舉官犯
罪當連坐者除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
臣兼樞密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
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
復詩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己嘗
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
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兖州劾介存亡杜
衍知兖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

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
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
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陳堯佐卒謚文惠堯佐字希
元堯叟弟也初舉進士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作文
以告捕而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遭歲饑欲賑之曰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乃自出米以食
餓者於是吏民各爭出米活數萬人爲河東轉運使
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
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爲俗吏哉知開封府則謂任威以擊強盜察



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凡
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而寬恕行乎
其中文學政事天下所知但其入相也值呂公著累
乞致仕帝不允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公著曰陛下
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
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者因得大拜於是極
懷薦引之德遂作燕詞爲謝有爲誰歸去爲誰來主
人恩重朱簾捲之句且携酒過公著歌以侑之殊失
大臣之體至是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夭官
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其終身所見蓋如此云　周堯卿卒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篤於孝友爲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究多所自得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



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二十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 仁宗八

慶曆六年春正月丁亥范雍卒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後徙河陽舉進士爲洛陽簿歷官禮部尚書平生行已大畧亦多建立但在延州不納計用章之策而取敗反誣以罪而竄之是其所短云卒年六十八謚忠憲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戊寅青州地震詔陝西經畧安撫及轉運司議裁節諸



費及所置官員無用者以聞　三月辛巳朔日食帝謂賈昌朝等曰譴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安利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等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　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　甲午月犯歲星　夏四月甲寅遣使賜湖南戍兵方藥　五月甲申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

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爲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者西北二邊不動必有內盜起於河朔宜爲之備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來而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　戊子減邛州鹽井歲課緡錢一百萬　六月丙寅以久旱民多渴死命京城增鑿井三百九十　秋七月丁亥月犯南斗　八月癸酉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



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九月甲辰登州有巨木三千餘浮海而出　冬十月詔發兵討湖南徭賊

十一月遣官議夏國公封界　周敦頤在南安不爲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珦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顥頤師之尋令郴邑郡守李初平知其賢薦諸朝且語之曰吾欲讀書如何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七年春正月乙亥頒慶曆編敕　二月大旱詔求直言　己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　三月癸未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驛置以聞　乙未賈昌朝吳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大旱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相出判大名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諠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遂併罷育出知許州徙蔡州育設五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取之育曰使者欲藉兵立威邪欲得妖人還報邪使者曰欲得妖人爾育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此特鄉民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

紛紛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
哉遷禮部侍郎知太典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且請便郡因命知汝州　乙未以夏竦同平章事
丁酉改樞密使竦平章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
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
訥為樞密副使　辛丑帝禱雨于西太乙宮日方炎
赫帝却蓋不御及還遂雨　夏四月己酉以江東轉
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苛刻相尚並削
職　尹洙卒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文學



知名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
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有法歐陽脩蚤工
偶儷之文洙以唐韓愈之文示之而脩之文遂以名
世天聖初天下無事洙獨喜論兵嘗作敘燕息戍二
篇評在宋史洙本傳中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
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卒年四十有七初洙自直龍圖
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洙自言以靜退為樂
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洙頓若有得自
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仲淹守南陽一日
洙忽手書與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極訝之以其

書示朱炎曰師魯遽論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
往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
坐炎為道仲淹意洙乃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
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
仲淹仲淹至哭之甚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
用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
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表其墓謂師魯以文
武之才震暴天下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而
反遭讒毀終貶以死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
歎吁疑為善而得禍而中人以下引以為監思擇利



而自安也　五月乙亥蠲天下逋負　六月壬戌詔
臣寮朝見者留京毋過十日　秋七月除災傷倚閣
稅及欠折官物非侵盜者　八月乙丑析河北為四
路各置都總管　九月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敕
冬十月壬子李迪卒迪字復古濮州鄄城人少從柳
開學為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果位至平章卒年七
十七謚文定　十一月戊戌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則
涿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
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毋

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
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
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
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
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殺之又殺
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
城外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徤營
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
外者皆擁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



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
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向置一總管然縋城下
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
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
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
繫書射鎬帳約爲内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
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
出胡循所謂内盜起于河朔至是果不誣云

八年春正月明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
成爲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
之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鎬爲之
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
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
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
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
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
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閏月
戊申詔以文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
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



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元
昊卒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没藏氏所生也養
于母族訛厖訛厖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
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没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
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
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没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
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厖家爲
訛厖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王偁曰自德明欵塞西
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兇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
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

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帝以閏正望夕將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



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二月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三月甲寅帝幸龍圖天章閣詔輔臣曰西陲備禦兵冗賞濫罔知所從卿等各以所見條奏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其悉以陳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御史等諭之使悉

對于篇皆給筆札令即奏上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幾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學士張方平鎖院草制至夜分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愼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



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乞須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

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僚取其稗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御史中丞魚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強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猃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闒茸者爲偏裨以滑稽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



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齎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恤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聖之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斂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蠲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陜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缺少滋長奔競縻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缺動踰再期預闕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虧廉恥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



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寖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

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行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斮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論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



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己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詳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帝嘉周詢詳敏 夏

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壬申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 五月辛酉



夏竦罷以宋庠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罷之乃出知河南 六月甲午明鎬卒鎬字化基安丘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端重寡言所至安靜臨事不苟既卒人多傷之 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 丙申章得象卒謚文簡得象字希言浦城人舉進士歷官輔相僅保祿位不能有爲知范仲淹之賢而復擠之尤其所短也

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饑民爲軍 入

月已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　冬十一月發廩賑畿內貧民　十二月乙丑詔改明年元赦天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貿粟以濟河北流民　丁卯册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窮其事冀動揺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四　起己丑至庚寅凡二年

仁宗九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以水災罷上元燈樂

乙卯范仲淹知杭州時孫甫爲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守郡或便宜行事甫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　庚戌張士遜卒士遜字順之光化人舉進士致位宰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不能正人謂之爲和鼓嘗惡叅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値知開封府鄭戩發琳令府吏市第事士遜揣知帝有不悅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奏不見上明辯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己遂言於帝帝疑道輔黨琳併黜之又嘗納女侍於宮中御史楊偕劾之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爲也然士遜寛厚亦有過人者一日帝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當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帝曰竟未之見也然而與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爲辯其不然帝意

乃解士遜就第十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懿、已未
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 辛酉詔
臺諫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風聞彈奏、二月丁
卯彗星出虚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葉清臣
上對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
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爲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
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
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内則輔相
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
以内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



罇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
未發既見求裹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
萬物求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
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關以伐西戎爲名即有邀求
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
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
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
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
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
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

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過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
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
與夫帥領偏禆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
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
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
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
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
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
帥領偏禆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
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倜儻有
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
禆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
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
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
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
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
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内帑本備非常
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
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

少均萬數豪民詭謀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
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
也比日多以卑官蹤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
剌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
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
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
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
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
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



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
米絲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
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
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
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字道
卿蘇之長洲人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留
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庚申翰林學士錢明
逸報使契丹是月賜禮部進士一千二百九人馮京
及第第一又得范鎮仁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
部侍郎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

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
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
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
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塚及麥大熟民各以
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
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
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



加拜前職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帝幸後
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
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六月甲戌帝
以賈昌朝舊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
尚書都省詔自今非曾爲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
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秋七月丁
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 癸卯以范仲淹爲
禮部侍郎仲淹舉張昇自代時昇以集賢殿脩撰知
潤州仲淹薦昇清介自立直道純誠朝野推服臣所

不如乞同臣所授以允公論上從之　八月壬戌屈
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
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
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樞密副
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
安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人亦以
重厚目之然而欲斬范仲淹豈其見之固滯而爲人
所悞與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
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
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



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
内地以省邊費　加程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
大名府帝性寬厚雖知其在章獻太后時事亦無宿
怒也　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儂氏自唐初
即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強盛廣源
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
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
天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
阯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
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内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

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黄師宓等謀據廣南
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
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
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
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
邕州横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
發兵備之　戊午太白犯南斗　己未罷武舉　契
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
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
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
射之惠幾不得脱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
范仲淹置義莊于蘇州以贍貧族子弟以仲淹有退
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吾今年踰六
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
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
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
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

背違吾言毋以為慮又欲為買綠野堂仲淹曰在甚
如裴晉公者有幾一旦取其物而有之於心何安寧
使耕壞或他人有之吾則不可取也　契丹復伐夏
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十一月詔河北被災民
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
十二月遣内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　李初
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頤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
紀其家始終不懈人皆以敦頤不遺舉主士俗為之
歸厚

二年春正月以歲饑罷上元觀燈命近臣同三司較



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時范仲淹知杭州杭俗好佛事
喜競渡仲淹自春至夏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居
民空巷出游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饑工價至賤可興
造殿宇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
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財仲淹乃條敘
所以宴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
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為大
既而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亡皆仲淹之惠也自
後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為令　程頤上
書闕下勸帝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二月甲申出
内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三
月丁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詔　祖宗親郊合祭天
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
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
之制且移郊為大饗蓋亦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
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
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宋自太祖以來未嘗
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
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



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
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　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
堂禮神玉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内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
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
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
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
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
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
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

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玉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夾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



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木 無清聲者未可拗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癸亥出內藏絹百萬市糴軍儲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九月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

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詔自今內降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干進者諫官御史察舉之　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代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蓟州　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



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

研覃亦未完緒項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竝互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竝從之

宋祁田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



定三品官以上家廟

以陳希亮按件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以徇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既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爲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傜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本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譁者

是歲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五 起辛卯至癸巳凡三年

仁宗十

皇祐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乙丑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閑内則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饔膳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



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毋疾而邀賞耶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　丙戌宰臣文彦博等進皇祐大饗明堂記　三月庚申宋庠罷時有僞造敕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

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以劉沆參知政事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流民相屬吏不加恤乃飾廚傳交賂使客以取名譽自今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之　五月乙亥班簡要濟衆方于州縣　六月丁亥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姑免孝標罪戒州郡自今勿復獻作隆儒殿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挍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



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憪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撥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illegible]

下之既安其德盛消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諧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丙子滅郴永州桂陽監丁身米錢十萬餘石　八月汴河絶流京東淮浙饑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傲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



臣寮平時進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糵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冬十月庚子文彦博罷時張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彦博爲首相介遂劾彦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

介徐讀跪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特彦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彦博知許州是時災異迭見吳奎上言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



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

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奎亦以介
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敕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朝中士大夫各贈以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
俊顔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
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夏竦卒竦字子喬
江州德安人舉賢良方正致位宰相以文學擅名一
時爲郡有治績盜賊不敢竊發然性貪鄙數商販部
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
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至是卒賜謚文
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



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
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　以龐籍
同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
爲樞密副使　十一月范仲淹上書言古者内置大
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
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爲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
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
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

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
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
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十二月庚辰新作
渾儀　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四年春正月戊午徙范仲淹知潁州　巳巳詔諸路
貸民種　二月庚子蠲湖州民所貸官米　三月蠲
江南路民所貸種數十萬斛　夏四月廣源州蠻儂
智高反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
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
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



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
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八州知封州曹覲知
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
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
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
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　甲子范仲淹卒時仲
淹自杭徙青州又徙潁州疾甚肩輿至徐州不起年
六十四遺表無所請上使就問其家贈兵部尚書仲
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因名
朱說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虀畫粥刻苦厲志以朱

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曰我自用朱氏
錢何預汝事遂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學舍五年
大通六經之旨尋登第復姓易名平生屬志聖賢之
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
捨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外和內剛樂善
汎愛自奉甚儉臨財好施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須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至於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
而啓宋儒道學之原以左傳授狄青而作武人忠義
之氣此其所關繫者尤大而反爲衆善所掩尚論者
或未之先也歐陽脩初以仲淹事忤宰相呂夷簡坐
黨人遠貶旣而夷簡罷相脩始被進擢至是爲仲淹
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相擢用希文有驩然相得戮
力平賊之語仲淹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刊去之脩曰
吾亦忤呂相者惟其言公乃取信於後世也希文自
言平生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乃不使解仇於地下堯
夫固是賢者而其廣狹之不同乃如此　壬申命知

桂州陳曙率兵討儂智高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
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决蓋由不議其本而爭
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
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
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
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爲耳鎮自
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帝出新器陳于邇
英閣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
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
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眞宗嘗著論帝遂



製後述以賜度等　六月乙亥以楊畋體量安撫廣
南經制盜賊庚辰以余靖爲廣西安撫命同廣東提
刑李樞與陳曙討儂智高廣東轉運幹轄司發兵援
之　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
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
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
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
嘗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
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

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樞副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丙午命余靖經制廣南盜賊事壬戌儂智高引衆去廣州廣東兵馬鈐轄張忠邀擊于白田忠戰没智高進陷昭州　九月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常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沔廣南安撫使　庚午以狄青爲荊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時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内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兊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



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儂智高騷動嶺外聲搖江西虔州守臣曹覲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于處士鍾棐棐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覲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覲悟而止虔人以安　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推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

軍而悉留推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闗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初瑗與孫復同讀書于泰山及是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程頤游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論頤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

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之　丙子太白犯南斗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畨落廣鋭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丁丑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須者今年秋租十之三　十二月壬申狄青勒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

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
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
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
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
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
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時冬無雪帝以憂允責躬宰
相龐籍等請避賢路帝曰朕誠不能感天心非卿等
過也己丑大雪　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于兄
嫂已嘗為嫂持服及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為
言帝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



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五年春正月庚戌白虹貫日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
燈　丁度卒度字公雅祥符人祖顗盤貰置書至八
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生八日目始開少
頴悟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積官至尚書右丞卒
年六十四謚文簡性資純直不事脩飾喜論時事帝
嘗問以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蓍龜
也有著述　丁巳會靈觀火　戊午狄青敗儂智高
于邕州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

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
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
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
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
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
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横開合部伍不亂
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
黄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



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
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
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
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歛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
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
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於
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
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　時智高兵敗奔
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
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

入邕州脫智高於亟死然青之用兵上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 二月癸未狄青復爲樞密副使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僧檟護送還家無主者塟祭之賊所過郡縣免其田租一年死事家科徭二年丙戌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 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



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据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

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龐籍及臺諫皆論青武人不可長宥府帝不聽 甲子詔諫官御史毋挾私以中善良及臣僚言機密事毋得漏泄 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䟽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



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

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乙未詔河北荐饑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來者上其



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　戊午詔太常定謚毋為溢美　閏月壬申罷籍罷籍姻屬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達州道死諫官韓絳論籍陰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復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籍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是月詔定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為之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並同平章事　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

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九月乙酉御崇政殿觀新樂是月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丙申朔日食　丁巳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十一月己巳日長至祀天地于圜丘以三聖並配　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羨餘　以曹陳許鄭滑州為輔郡隷畿內置京畿轉



運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六 起甲午至乙未凡二年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瘞埋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 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



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豫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爲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二月壬戌孫沔罷以田況爲樞密副使 徙周敦頤宰南昌邑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民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恐又以汙善政爲恥也 三月己巳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姻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嘗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謂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 壬申賜邊臣攻守圖 庚辰以太史言日當食下詔改元易服避正殿減常膳是時帝春秋既高無子大理寺檢法官吳及上疏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



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

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
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
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
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
不至宦官多而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
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擬宮童幼
賓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
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與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
以父憂去及制除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
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



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　夏四月
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　五月壬辰太白晝見　秋
七月丁卯以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適曉暢法
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
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己巳
出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　八月丙午以劉沆同
平章事初沆爲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請對極
言得失帝下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
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　冬十月
壬辰詔士庶宗與書以備蕭頏之人爲姻違者離之

丁酉葬溫成皇后劉沆充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
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禮
不報既葬祔廟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爲
其子瑾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太常博士張述以
儲位未立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
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
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
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
後宮以竊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



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在皇祐中蓋嘗言之前
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帝終不以爲罪　十一月太
常博士吳充太祝鞠真卿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降
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集賢院判馮京言充等
不當黜宰相劉沆怒并黜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但
解其記注知制誥劉敞上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
京落職將謂其所言過當觸忤聖意及於延和殿奏
事面奉宣諭乃知充等舉職京意無他不知中書何
故必欲排逐傳之四方反謂陛下不能納諫所損不
小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

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譏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傳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今者此事未必非致災之由也望陛下留神省察疏上留中　是歲大旱胡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及言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

二年春正月丁亥晏殊卒殊字同叔撫州人始年十四真宗召試闕下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真宗愛其不隱除祕書省正字歷翰林學士謹厚自持以至相位訃聞謚元獻命歐陽脩爲撰舊學之碑　二月壬辰汾州團練推官郭固上車戰法授衛尉丞　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名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



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三月丙子改封孔世愿爲衍聖公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負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龍籍寄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蚤决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　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辛亥定差衙前法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僞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爲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爲帝言之乃視貲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著籍分爲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琦又議建并州軍爲節鎮胡宿上言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北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

宋之分野而幷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幷
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幷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鎭八十年矣宜如故便　乙卯出米京城門
減其價以濟流民　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抃彈劾
不避權倖聲稱凛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
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
鞠眞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
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
朝不能謟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五月己未錄繫囚辛酉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
事戊寅詔戒百官務飭官守　六月戊戌陳執中罷
知諫院范鎭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
笞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
錄囚范鎭言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
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
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致誣以禽獸不爲
不可致詰之事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
爲讒慝也嚮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鎭以爲阿附宰相鎭不顧力

爲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既而趙抃孫
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罷執中爲
相八年其所長者唯四方問遺不及門人莫敢干以
私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
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任帝曰如
是則富弼歟素曰陛下得人矣至是彥博與弼同召
至郊命百官迎之范鎭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
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
之詔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賀會



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皆得人矣　以張昇
爲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
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
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
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是月余靖遣蕭注
入特磨道生獲儂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
伏誅時智高已死于大理亦函首至京師　秋八月
契丹宗眞入秋山有疾死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
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爲太叔大赦改元淸寧尊皇

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眞性佻侻嘗因夜
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
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
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眞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
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
臣以絕其言　九月戊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眞
殂帝遣使祭奠戊辰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
合格者官之　冬十月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羲入寇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羲相繼爲刺史五世矣至是
仕羲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羲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幷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羲遁入他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己未行並邊見
錢和糴法　十二月丁亥脩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
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
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
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

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不除說者以河隨時
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
當至一尺頗有證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
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
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
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脩以嘗奉使河
北知河決根本上跡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於
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
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



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
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
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
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
聽　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
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
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
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
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

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契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御清凉殿策進士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大須五經傳疏至是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二十七 起丙申至己亥凡四年

### 仁宗十二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入以劉羲叟之言爲驗明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



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扣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

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
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
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
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
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
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
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
北非正北也 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彦博等
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彦博彌持重衆心乃安
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



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初張載因范仲淹勸讀中庸
讀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
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
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兩程
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兩程
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
盡棄異學淳如也 三月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
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壬申遣官謝
天地宗廟社稷諸祠閏月癸未朔以王堯臣參知政
事程戡爲樞密副使戡以文彦博親故故授副使詔

前後殿間日視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彦博
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
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
時稱彦博長者 程琳卒琳字天球博野人舉服勤
詞學科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後守魏十年人
愛之爲立生祠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
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朝嘗請立
劉氏七廟且獻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夏四月
壬子朔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湖北
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



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
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
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
興鍤斸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
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
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是月大雨
水注安上門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
河北尤甚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
競爲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
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彦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

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



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比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光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　秋七月乙酉命京東西湖北監司分行水災州軍賑饑蠲租已丑出內藏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是月彗出紫微垣　八月庚戌朔日食　癸亥罷狄青判陳州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夜醮焚楮火光徹外探吏馳報開封及府使詗其它則

次熄久矣明日都下盛傳青家光怪燭天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起疑翰林學士歐陽脩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者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青不自安乞外乃以使相判陳州　以韓琦為樞密使

是夕彗滅　九月辛卯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　冬十月以周敦頤為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者趙抃惑于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也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　十二月壬子劉沆罷以曾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



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應天府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士類論者以此少之　以包拯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龍圖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有囚犯法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拯引囚詰囚果分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吏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不知竟亦為吏所賣也

二年春二月壬戌杜衍卒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自少舉進士以至為相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諡正獻　癸酉王德用卒德用鄭州人為時名將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德用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遂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初韓億宋祁同召試中選時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人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會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人大不堪祁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人俱成大名德用已卒億謂祁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



輩激礪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初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之屢下詔書戒敕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歛才備治具

之意邪其增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乞考落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至是歐陽脩知貢舉疾時文之詭異且嚴挾書之禁得蘇軾刑賞論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為乃寘第二及拆封則軾也凡時所推譽善文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生候脩晨朝聚譟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至為祭文投脩家縛其主名卒不能得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軋茁之辭始革矣癸卯帝御殿親試舉人及第出身者凡八百七十七人是科得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乙科得呂大鈞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落



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自此殿試士遂免黜落 是月狄青卒于陳州青汾州人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閭狄少多從之既補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為將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摧兇克敵名動殊俗為國虎臣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為其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夏四月丙寅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已巳邕州火峒蠻儂宗旦入寇 五月巳亥詔

舉行磨勘法　秋七月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兵官教閱所部軍詔陝西河北諸路經畧安撫舉文武官才堪將領者各一人　孫復卒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復疾時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八月丁卯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京西唐鄧間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召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任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illegible]



於禮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初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是月契丹太后蕭氏耨斤死

三年春二月癸卯契丹使來告其祖母哀遣使祭奠　夏四月丙辰詔守令或貪恣耄昏以弛爲寬以苛爲察以增賦斂爲勞以出入刑罰爲能而部使者[illegible]之舉劾自今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illegible]

朕意　吳育卒育字春卿建安人擧禮部第一中甲科明敏勁果彊學博辨能自持度其論元昊尤爲先見當時不從遂致疲敝中國後乃竟如其識人皆服之卒年五十有五謚正肅　六月丙午文彦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賈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刱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爲正人所與　程顥爲鄠縣主簿初至令以年少易之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



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决顥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吾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吾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慓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涖役乃治軍法也　張載爲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爲樞密使張昇爲樞密副使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



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

議之　加歐陽脩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初包
拯知開封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代之簡易循理
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勵之者脩曰凡人才性不
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
吾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己未王堯臣卒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
歷官參知政事在朝多裁抑權倖京師數爲飛語上
之左右往往譏其短堯臣處之自若而上亦一切不
問也至是卒上悼惜之謚文忠　是月下溪蠻彭士
羲降先是仕羲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



之簡夫度仕羲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
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
仕羲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
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驁益甚　冬十月癸亥
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　十一月癸酉議減冗
費己丑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　十二月己巳詔
三司歲上天下稅賦之數三歲一會虧盈以聞　閏
月丁卯朔詔吏人及伎術官職毋得任知州軍提點
刑獄丁巳詔定制科進士遷次之格時間歲舉士登
第者衆驟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
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
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
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
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
僉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
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
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
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錄聽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
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
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



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知制誥劉敞言
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
責上公退羣陰令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
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
也右正言吳及上疏日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
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
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
也后妃無權横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
驕縱無節也疆埸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

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
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
之衂爲國深耻沔籍此坐廢　二月己巳罷榷茶自
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
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
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
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
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
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
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



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
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
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邊糴
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
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
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
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
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此

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
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峻誅情所不
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
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讙然願
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
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
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
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
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
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



悉備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
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
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
害百倍先時百姓冐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
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冐法受罪先時商賈
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
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劉敞皆
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癸酉封周世宗
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詔曰先王推
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

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
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義丕顯頃者推
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
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
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與其仕進之路中以土田之
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三統厚先代
之制矣蓋從著作左郎何㮚請也　癸未陳執中卒
執中字昭譽南昌人恕之子也以父任歷官至宰輔
卒年七十贈太師命議謚禮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
貴妃位號此不忠之大者至其治家益無足言宰相



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乃杜門謝客曰我無私也
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
榮靈帝改謚曰恭子世儒與妻婢殺生母皆棄市
辛卯詔中外臣庶居室器用冠服妾媵有違常制必
罰　五月戊戌詔除猜防大臣條約先是陳執中為
相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
至是並除之　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
藝　六月丁丑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
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
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夫

二千石以上所當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
育兆民之意哉上嘉納之詔轉運司凡鄰州饑而輒
閉糴者以違制論　胡瑗卒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
少與孫復石介同讀書泰山十年不歸景祐明道以
來學者知尊師道唯推三人而瑗之徒尤盛卒于杭
州葬于烏程何山之原　秋七月丁未帝以月食幾
盡脩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
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閤而劉氏黃氏在十閤中尤驕
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
知也當審驗之先是帝遣使祈嗣于茅山絳時為翰



林學士嘗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何益女御閉于
深宮者衆宮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
致螽斯之福于上也帝即日出宮人且裁定宮人養
子之令至是絳復有言遂并出劉黃二人　田況罷
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
罷　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遷擢同知
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
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
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
留意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

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
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
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
給侍不過一二百名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
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
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
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
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
人之奉月直中戸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
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



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師道又上疏曰
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其氏
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
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
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
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帝晚年尤
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　冬十月
癸酉大祫于太廟帝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
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知太常禮
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

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
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
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庚子汝南王允讓
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
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
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
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䘏典有加　詔天
下舉遺逸時富弼爲相意河南必以邵雍應詔值文
彥博以使相判河南府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
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王拱辰爲



河南留守乃薦雍潁川薦常秩適弼以憂去位乃以
雍秩皆除將作監主簿召命下二人皆不起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二十八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 仁宗十三

嘉祐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太白犯歲星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三月癸巳劉沆卒沆字沖之永新人以進士起家挾貴妃進至相位　乙未歲星晝見壬子以蝗澇相仍敕諸路賑饑仍察州縣不稱職者　夏四月程戡罷以孫抃爲樞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爲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罷爲羣牧制置使　丙戌命近臣同三司議均稅　五月丁酉詔三司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以寬民力　己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脩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爲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

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乖官彈劾小事不關政體者　秋七月癸巳邕州言交阯與甲峒蠻合兵寇邕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死之詔發諸州兵討捕　戊戌歐陽脩等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宋祁刊脩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



列官尊者一人脩以祁爲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庚戌詔中書門下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辯激巧偽者放黜之　八月壬申詔求逸書

九月己丑太白晝見　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蠶成繭被于原野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庠再登用浮沉固寵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游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狥私紊法罷判鄭州　以曾公亮爲樞密使以張昪孫抃叅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槩爲樞密副使以辥向爲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

十二月辛巳以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補州助教

六年春正月乙未許兩制與臺諫相見　二月乙丑詔良民子弟爲人誘隷軍籍者許訴還之　三月己亥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庚辰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爲樞密副使　五月丙戌詔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



丁酉宋祁卒祁字子京安陸人庠之弟也祁舉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四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且曰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乃謚景文　六月壬子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

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　壬申歲星晝見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幷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



斷之不疑姧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能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泛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蓋察得

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



愼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愼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

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頫稽額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



也二曰惜時其畧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三曰遠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異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救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畧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少而功百倍

矣五曰務寬其畧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才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賫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室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七月丙戌詔賑恤淮南江浙水災　癸巳詔曰臺諫爲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飭百工務敦實行循而弗改者黜之　八月丁丑詔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定厥制其各務祇新書核事實以稱朕意仍令考校轉運提刑課績院以新條目施

行　戊寅詔曰朕覩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爲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遽難責效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績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閏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劍南西川節度庚子以韓琦爲昭文館大學士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能顧惜大體時羣臣方建利害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



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脩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

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以周敦頤為國子



博士通判虔州時趙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為乃大服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為定制　二月己卯朔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民之不能葬者　三月乙卯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夏四月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稱宣徽南院使詔戒之曰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為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

然戾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擬　五月戊午太白晝見庚午樞密副使包拯卒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以親老侍養不仕者十年起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僅足貢數秩滿不持一硯歸及知諫院知開封剛毅之操神明之政為世名臣贈禮部尚書諡孝肅　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　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　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隸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

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



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

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



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　召福州

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不至烈候官人學行端飭動遵古禮篤於孝友御童僕如對賓客從學者常數百人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辭不起人問其故烈曰吾學未成也　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州事　十二月丙申帝幸寶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作觀書詩命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之西閣　三月丙午龐籍卒年七十六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舉進士及第爲杭州司理參軍歷官宰相明知果決精於法令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嚴士卒畏之諡莊敏　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署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乙亥帝不豫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

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至是册爲皇后　五月戊午以富弼爲樞密使　詔程顥爲江寧上元主簿值令缺顥攝邑畫法均田稅盛夏塘隄大决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



輒死顥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茅山龍池有蜴蜥五色而文祥符中使使取至途中使奏云飛空而去遂嚴奉以爲神顥至捕而脯之羣疑始釋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



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癸亥歲星晝見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初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

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爲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爲營折行馬爲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枑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渤海阿廝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刼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胡覩曰第圖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爲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刺閙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刺自外援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千餘里重元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　八月癸巳以生日爲壽聖節　九月上大行皇帝尊謚



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辛亥子仲鍼進封淮陽郡王改名頊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嫌漸釋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二十九 起甲辰盡乙巳凡二年

### 英宗一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戊戌太白晝見　三月辛酉雨土　夏四月癸未放宮女百三十五人　五月己亥濬五股河　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東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贄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是詔併五股河治之　戊申帝疾大瘳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克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會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己未熒惑犯太微上將　閏月戊辰輔臣進爵一等　六月己亥增宗室教授　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脩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為潁王王陶等為翊善記室　辛酉太白晝見　壬戌歲星晝見　癸亥余靖卒靖字安道曲江人舉進士為贛縣尉官至尚書左丞為人質直剛勁治歷六

州所至有恩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卒年六十五謚
曰襄　秋八月甲寅太白入太微垣　丙辰內侍都
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
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
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
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
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
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
陽脩已僉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
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



州安置取空頭敕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
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以
趙瞻爲侍御史瞻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
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
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其思焉刑賞施
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須
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
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竊而爲也以從天下
之望耳帝稱善久之　以傅堯俞爲右司諫同知諫
院帝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

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深然之　九月詔曰
開經筵時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
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
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淸明宜親近儒雅
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左右
史闕帝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
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韓維對遂除
維同脩起居注邇英進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
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親近儒臣之所也侍於側
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



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
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
　丁卯復武舉　冬十月丙申詔中外近臣監司舉
治行素著可備升擢者　十一月乙亥刺陜西民爲
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
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
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
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
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

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陜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欵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陜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陜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陜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陜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陜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陜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陜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



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陜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陜西獨無義勇不知陜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陜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即日陜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陜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

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以為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於琦雖光六䟽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十二月吳奎以父喪去王疇為樞密副使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初唃厮囉娶李立遵女生瞎氊及磨氊角又娶喬氏生董氊李氏寵衰斥為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



唃厮囉不能制磨氊角因撫有其衆寶元中磨氊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唃厮囉瞎氊仍居龕谷而死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氊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唃厮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衆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其

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以胡宿為給事中將曾公亮任雄州趙滋專治界河事宿言于帝曰變患之來多藏于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鬭爭南北通好六十餘年內外無患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近來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移文足以辯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祖宗之約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



二年春正月甲戌賑恭州　契丹立梁王濬為太子　二月甲辰大風晝冥　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三月己巳判司天監周琮等上所造明天曆　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

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



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

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　五月癸亥詔以綜核名實勵臣下　以陳旭為樞密副使詔皇子及宗室毋屬勿授師傅官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為子為父母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　六月己酉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濮王典禮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在合經　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秋七月癸亥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為樞密使非



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特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戊寅賈昌朝卒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進士除常州晉陵縣主

簿歷侍從多得名譽及爲相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
庚辰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
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
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
公亮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脩覺其意謂之
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
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
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
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
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



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
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是月詔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百八十人　八月庚
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司廬舍漂人民畜產不
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
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
屋皆摧沒人畜皆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
八十人乙未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
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
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

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爲沴迺八月庚寅大雨
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
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
與將天下刑獄滯冤賦繇煩苦民有愁歎無聊之聲
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也今飭躬焦思
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
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
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
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脩以輔朕之不逮初學
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



專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協德交脩且命罷宴減膳禱
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
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
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于深淵浮苴棲於木末
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疫癘
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
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
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
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
頭祈請額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人

離間兩宮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誠有不慈陛下爲人子安可遂生忿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察其是非今乃一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陛下所以獨



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帝嘉納之

九月壬戌雨雹大寒壬午太白犯南斗　唐州太守趙尚寬歲滿當遷帝嘉其在任興舉勸課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　冬十月乙巳雨木冰　十一月吐蕃唃厮囉死以其子董氈爲保順節度使　十二月辛亥太白晝見　以王回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字深父候官人舉進士初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文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與同其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兄之於弟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若朋友則覯非天性合非人情從非衆心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



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居頴川久之不肯仕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在廷多薦者竟厄于數君子惜之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三十 起丙午至丁未凡二年

### 英宗二

治平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脩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脩為之也　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己卯溫州火焚官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　丁丑皇太后手詔下中



書門下宜如前代故事濮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皇帝可稱親濮王稱王夫人並稱后以塋為園即園立廟辛巳以王子宗懿為濮國公主祠事壬午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議禮黜先是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時范鎮尚為翰林學士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誨等遂劾韓琦專權導諛附會邪議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脩首開邪議妄

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而曾公亮趙槩同辭附和以希執政乞皆貶黜時中書亦上言皇伯無稽决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請明詔中外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亦未即下詔也至是以皇太后手詔衆論愈激誨等又上言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於主上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不報於是呂誨等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



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乃出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三月庚申彗星晨見于室辛酉黜諫官傅堯俞御史趙鼎趙瞻時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灝議亦寢辛未以
黜呂誨等詔內外辛巳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
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　夏四月命龍圖閣學士司
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
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
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
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
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



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
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辛丑宋庠卒庠
字公序舉進士第一歷官平章樞密使先判州郡所
至以恬靜為治及再登用浮沉自愛卒年七十一謚
元憲　戊申蘇洵卒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
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
六年始復為文既乃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
為歐陽脩所知自是蘇氏文章遂擅名于天下　庚
戌胡宿罷知杭州以郭逵同僉書樞密院事逵少隸
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僉書樞密院事

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
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為天下所稱則可
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
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
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
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
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
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
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
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



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
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
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
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
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
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
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
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五月乙丑彗至張而沒戊
辰帝謂宰相曰朕欲與公等日論治道中書常務有
定制者付有司行之　呂公著知蔡州將行上言

伏見程顥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
年已與殿試報罷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大學諸生願
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
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
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伏望特以不次擢用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詔宰臣
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
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
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
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



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
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
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
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
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
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
抱椠不爲監　冬十月以郭逵爲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
藩者至逵始以同僉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丁亥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　十二

月壬寅立子頊爲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
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
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
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
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
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
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
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謚曰憲
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帝自居睦親宅孝德著



聞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帝所得悉以與
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
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
帝亦不問蓋自爲皇子時而天下陰知其有君人之
度矣即位而享年不永惜哉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
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
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
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爲然使後世味嘆至德
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覦神器遂啓禍
原誠何心哉　太子即位戊午大赦已未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丙寅復以吳奎爲樞密
副使戊辰宰相韓琦曾公亮樞密使文彦博參知政
事歐陽脩趙槩判揚州富弼等進秩有差時琦爲首
相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
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
體　二月乙酉立皇后向氏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
留後經之女帝爲潁王時納焉至是冊爲后庚寅以
所生四月十日爲同天節辛卯白虹貫日壬辰詔公
主下嫁者行見舅姑禮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
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



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
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
著爲令　三月壬寅歐陽脩罷脩既以議濮王典禮
爲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爲是及誨等斥而脩
薦之奇爲御史衆因目爲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
解會脩婦弟薛良孺有憾于脩誣脩以帷薄不根之
謗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
脩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
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
學士知亳州　癸酉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洽

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
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
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
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
帝然之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
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
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
漢制誥可也且卿能取進士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
邪光乃就職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諒
祚遣使獻方物謝罪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



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
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
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
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覩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
論遽此遜章之奠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
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
堅於來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
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庚子詔求直言　癸卯
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
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潁邸維爲記室每

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還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乙巳詔以孟夏將至正值農勞之時令監司戒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　程顥為澤州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税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顥



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尋為不變民欲辯訴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情事顥從容告語民皆感服邑幾萬室先時民憚差役役則相訴為讐顥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顥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無強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夏四月丙寅御史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為過言詔陶為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天下至今稱為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議調外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陶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係四方觀聽舉動宜慎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五月辛巳以久

旱命宰臣禱雨　六月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徭役利病可議寬減者以聞乙亥詔中書樞密細務歸之有司　胡宿卒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歷官觀文殿學士致仕爲人內剛外和臨事重慎不輕發發亦不可回篤行自勵雖貴顯常如布衣時　秋七月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　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己巳京師地震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　九月辛卯以富弼爲尚書左僕射戊戌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辛丑罷首相韓琦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自御史中丞王陶論劾後會公亮因力薦王



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言者愧服　召知蔡州

呂公著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命脩英宗實錄　吳奎罷知青州陳升之罷知越州升之舊名旭避帝嫌名故以字行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趙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癸卯復以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論張方平



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故罷光中丞仍還經幄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從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罷公著知開封府　冬十月丁未富弼罷判河陽己酉張方平以父喪罷方平所至有政績及與蘇洵游遂爲蘇軾所推讓但黨宰相賈昌朝參政陳執中中丞王拱辰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諫官錢明逸輩以傾杜衍范仲淹併黜一時知名之士遂

大災物望　帝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庚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　甲寅預製資治通鑑序賜司馬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戸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



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生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陛辭會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丙寅詔州縣吏並緣爲姦致獄多瘦死歲終會死者多寡以制其罪著爲令　是月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杜鵑鳴于洛陽邵雍散步天津橋聞之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天下自此多事矣　孫沔卒沔字元規會稽人舉進士歷禮部侍郎跌蕩不守士節歐陽脩薦之謂其有邊才云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

#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三十一 起戊申至己酉凡二年

### 神宗一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



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為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丙申趙槩罷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至是以老求罷知徐州　以唐介參知政事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二月壬戌貸河東饑民粟　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

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實劒實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劒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旣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主遼遣使冊為夏國王先是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



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契傳説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五月禮官用唐故事請上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呂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月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募饑民補廂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辛亥



詔諸路興水利乙亥河決棗强縣尋决恩冀瀛州丙寅命司馬光滕甫裁定國用　秋七月巳卯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　甲申京師地震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呂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韓琦復請相州以歸尋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　八月復行崇天曆以月食不效詔曆官雜候星晷重造新曆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曆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　九月辛未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天子置後若



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芳之孫也　冬十月辛丑給天下繫囚衣食薪炭乙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戊辰禁銷金服飾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丁亥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
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
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
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呂公著薦周敦頤擢爲廣
東轉運判官　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
觀使詔乘驛赴闕　辛酉邵亢罷以王韶管幹秦鳳
經畧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琦帥其衆內
附初韶爲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策三以爲西夏
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



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厮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
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爲奇謀故韶有是擢
章詧卒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于
周易太玄張方平趙抃薦爲州助教不就里人范百
祿從扣太玄詧爲解述大旨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
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
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
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艱其言溺其所以爲
數惡足以語玄哉賜號冲退處士
二年春二月己亥以富弼同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
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扶以進且命毋拜坐語
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
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
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
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
不細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
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
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



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
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
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
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
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
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
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
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
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
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庚子以王安

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



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摧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麁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

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與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



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須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羅大經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

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也哉

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 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 夏四月河决地震大旱詔羣臣言闕失 丁未



唐介卒介字子方江陵人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為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詞律自限自進士及第為尉令以至叅知政事其所自奉猶若平素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于朝廷亦未嘗言為政寬靜有體不避怨不立恩至是卒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雖然亦自有命也帝臨其喪見畫像不類即命取禁中舊本賜其家謚質肅 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陜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脩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甫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肓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踈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寬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

大曆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薛向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備永興爲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五月癸未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



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

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



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時人推其鯁直　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公著爲中丞以偪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壬戌太白晝見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

多致而不能羸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己丑韓琦上仁宗實錄曾公亮上英宗實錄　八月丙午罷范純仁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

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靈



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廸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

我哉言不用萬鐘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中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呂希哲以父公著蔭入官王安石以希哲有賢名欲用爲講官希哲辭曰辱相公知久萬一從事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　辛酉以程顥王子韶並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不飾辭辯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戩及弟程頤爲首又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召顥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其論君道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

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



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論脩學校尊師儒取士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

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務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



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畢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

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一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莞庫之



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

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論王霸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

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辯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



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論十事曰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

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



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

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
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
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
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
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
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
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
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
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



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
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
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
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
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
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
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
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
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

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
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
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
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
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
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
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
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
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



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
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
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
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
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
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
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
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
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論養賢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謂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



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類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上皆嘉納之　壬戌黜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使三司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

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僉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峻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爲河南府推官　論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不當偏執爭勝卑踰尊疏踰戚自古用人之道亦不當蔑視新進唯開誠布公平心易氣酌其可否審其寃竟不問其在人在我熟議而徐斷之可也盈庭聚訟亦何爲哉當時明道程先生在八使中未嘗指斥其事迨後乃曰新法之害亦吾黨有以激成之詳味斯言蓋惻切而有餘悲矣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苦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



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常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

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



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眞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爲姦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



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

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



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是月城綏州初夏主秉常既寇泰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戊戌以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爲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爲供備庫使仍

勘姓名趙懷順　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與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



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

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詔舉遺逸中丞呂誨龍圖學士祖無擇及吳充皆以邵雍薦除雍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雍引疾不起時歐陽脩呂公著素重常秩故潁川再薦秩王安石方



行新法朝臣皆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召秩至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自是亦薄其爲人矣公著亦以嘗薦秩居常怏怏不樂程顥謂公著曰雖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　閏月壬子置交子務　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十二月下祖無擇秀州獄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有一人饋潤筆物辭之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illegible]

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逮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丙戌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　召胡瑗門人劉彝入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



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illegible]

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嘆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召朱光庭入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時帝將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上言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乃自渭州僉判召見問以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遂有是擢一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之曰新



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預下風公若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安石默然明州苗振獄起尋命載按獄浙東程顥上疏曰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于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

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安石曰淑聞如臯陶猶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往

#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三十二 庚戌一年

### 神宗二

熙寧三年春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　戊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以周敦頤爲虞部郎中提點廣東刑獄敦頤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於是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癘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知南康改差軍曰強疾而來者爲差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紱邪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乃取道州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有終焉之意　二月己酉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

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

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



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

例可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鎭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鎭奏曰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己亥始以策試進士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對策專投合用事者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

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詘之　丙辰立試刑法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爲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攺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



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

然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



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難羅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

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



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旣又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

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
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抃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
著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
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
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
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
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
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
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
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



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
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
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
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自民甚便之於是諸
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
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
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
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
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
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

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毋仇
氏死匿不為服定自辯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
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
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
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
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
書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知金州張仲宣
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
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
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



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自後百官坐罪免杖黥而流
海外因著為令　論曰宋以忠厚立國藝祖以來每
事務從寬大唯於贓吏不齒衣冠往往籍産棄市大
赦不原故雖中人以下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
善多由于此杖黥流配已為末減顧猶免之自是簠
簋不飾其為衣冠之辱大矣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
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
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
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
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

未[illegible]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
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
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
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
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
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
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
責帝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
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



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
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
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
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
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
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
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
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
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
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

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顥言既不行懇
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
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
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顥上疏曰臣伏蒙
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祗
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
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
論列惟知以愛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
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辯析邪正
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



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
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闇疎徒有捭上
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
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曠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
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
隅必不敢蒙耻冒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
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
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
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
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乃

改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張載按苗振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屛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問學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



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

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載得之大悅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脩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

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扎諭安石凡脩條例掾屬悉授
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
掌之王安石暇日偶閱晏殊所作小詞笑曰爲宰相
而作小詞可乎其弟安國曰彼亦偶然耳顧其事業
豈止是邪時呂惠卿在座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
自爲之乎安國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惠卿
以爲譏已啣之　辛亥賜進士蘇丕號安退處士丁
巳以審官院爲東院別置西院　是月選立賢良科
令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六月丙戌罷知
諫院胡宗愈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



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
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
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
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匿喪不孝帝惡
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出通判真州　以
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
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
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
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
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

[illegible]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
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不甚褒顯但付審
官院授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
明天下稱其孝士大夫多以歌詩美之蘇軾爲作序
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啣之　秋七月辛卯
歐陽脩徙知蔡州　壬辰罷樞密使呂公弼初公弼
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
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
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爲家賊　初御
史中丞馮京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



閣待制於侍從爲最親非向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
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　八月己
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
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
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
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
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
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
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
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

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



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辛丑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時嘗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至是用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通鑑許之光進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乃言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側光蓋指之也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

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
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
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翰林學士司馬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
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
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
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
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
永興軍　冬十月戊寅陳升之以毋憂去位升之與
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



旬會毋喪去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
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
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
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
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
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
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
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
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
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

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
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
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
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
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
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
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
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閒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
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讁舜卿而
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初師中



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
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
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稱其先識
論曰人之欲有爲于天下而以天下之事爲已任者
固天下之所震而忌焉者也孝肅參政而人且謂天
下自此多事宜乎介甫有所不免也　越州山陰知
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竟
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
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許州
長葛知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免役不便使之條析置

不報不肯治縣事求去提舉官劾之奪其官　劉蒙
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
以爲不便不肯預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乞罷亦
奪官歸鄉　帝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
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爲天變不足畏人
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試館職策問
意指此三事安石默然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
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
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
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



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
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摘
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
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因復極
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
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
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
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
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
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

益重矣鎮憮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
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
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十一月己丑官節行之士二十一人　甲辰夏人
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十二月改諸路更
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
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
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
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



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
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
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
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
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
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
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
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
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
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

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



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逹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

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珪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遂有是拜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



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旣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羸餘若舉訴必可免彼旣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

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
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
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
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
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
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
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
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脩三司令式時
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于洛門人故舊仕宦中
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



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
劾何益邪

宋元通鑑卷之三十二

#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三十三 辛亥一年

### 神宗三

熙寧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
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
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靑澗城信任之命諸將
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
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
誤大事絳奏逵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



于羅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
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
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壬辰罷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罷之以
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糴本詔從之
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
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寔
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
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
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

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
士從之時詔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
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隷未嘗無人
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
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
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
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
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

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
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
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
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
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
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
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
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
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
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
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
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
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
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
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
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脩學校欲脩學校
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
緣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
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
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

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
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
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
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
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
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
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
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
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麄觧章句而已其殿試則

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



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没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衂罷知鄧州果不出郭逵所料云　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潜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税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都水監丞宋昌從内侍程昉之議請浚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彦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



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絶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悦命軾權開封推官將困之

以事軾决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
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
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
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
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
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
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
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
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
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
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
租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靑苗放錢自昔
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
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
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
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
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
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
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
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
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
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



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
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
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
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
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
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
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
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
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
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

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
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
杭州時新法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
安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
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
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
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
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
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
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



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
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語言
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
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
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
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
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
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字
獻可其先幽州人後家于洛陽幼孤力學性沉厚不
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自舉進士爲尉令以

至通顯無論中外一以天下民物爲慮平居容貌語
言恂恂和易遇義所當爲則直前向往如救焚溺義
所當言則正色直詞不少假借如其非義則引避遠
去唯恐墜焉會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秪
憚跛曳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
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
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
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
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司馬光



爲誌其墓言獻可爲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
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
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也初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
石既見其文遲廻不敢書以安石在相位也航之子
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呂氏諸
子勿摹本示人恐非三家之福時蔡延禧欲中光厚
賂刻工摹獻安石安石得之懸壁省覽且謂其門下
士曰君實此誌西漢之文也　丙午高麗來貢高麗
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

羅拯令商人黄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從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



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彦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脩致仕

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甲戌富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令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



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内侍都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戸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

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



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捃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琥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

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



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

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
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
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琛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
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
也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
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
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
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氣豪
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
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



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者
三十餘篇及注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
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
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
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
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
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
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
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庚申復春秋三傳取
士　癸酉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

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
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
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議先致討
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
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
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
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是月河溢澶州曹
村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illegible]小吳相去百里州帥
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顥謂帥曰
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



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
士遂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
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
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
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
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
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
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
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九月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

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司農并祠廟罰之聽民爲買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諸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須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



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

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廕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登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



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十一月壬子朔詔凡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月頒之天下　壬寅開洪澤河達于淮　十二月辛亥朔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丙寅省諸路廂軍　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脩塞第五埽決口鎭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程昉爲都水丞恃中人之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顥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

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顥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三十四 起壬子至癸丑凡二年

### 神宗四

熙寧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　二月壬子以兩浙水賜穀十萬石賑之仍募民興水利壬戌詔罷陝西漕運銅錫　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以蔡挺為樞密副使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譎智深險在渭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歌之傳達禁中帝聞而憫之故有是命　三月甲午南平王李日尊死子乾德嗣日尊公蘊之孫也既死乾德幼母黎氏燕燕太妃與宦者李若吉同主國事訃至遣使弔贈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微之如此　立文武換官法　丙午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為緣

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取利帝閱其太煩碎欲罷之王安石上言曰立法當論利與害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黄蘆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尋改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成都以戍卒為



憂除擬抃為資政大學士知成都抃乞以便宜從事及至蜀寄為經畧而燕勞間暇如無事兵民晏然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但處孝忠以私度罪餘皆不問　夏四月庚戌朔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試殿最法己未置弓箭手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本道逐州縣並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為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辛未罷北京

決河　五月辛巳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庚寅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為西頭供奉官龍珂時已賜姓名包順　丙午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



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

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許有罪然未始罪許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爲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六月癸亥詔分經義論策爲四場以試貢士乙亥置武學是月河溢北京夏津　秋七月壬寅初以文臣兼樞密都承旨　閏月



庚戌以章惇爲湖北察訪使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荊湖北路經制蠻事時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爲王氏始創城砦比之內地矣惇[illegible]時蜀州人張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說[illegible]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illegible]安石擢至監

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荊南稅　帝因河溢語執政曰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脩二股河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减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從之　是月詔入內供奉官以下已有養子更養次子爲內侍者斬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



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

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王安石曰主
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
由是部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則　歐陽脩卒
于汝陰先是詔求脩所撰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字永
叔吉州人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節自
誓親教脩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敏悟過人所
覽成誦稍長為科場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兩試國
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舉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
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過
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之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至是一
變而復于古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獎引後進如恐
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
請輒面諭可否臺諫論事必以是非詰之屢疏乞歸
上懇留之而不能奪歸一年卒年六十六謚文忠天
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　貶唐坰為潮州別駕坰
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
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
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
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

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
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已凡
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
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
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
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
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
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
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
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



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
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
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
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
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
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既而靈臺郎尤
瑛言天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黜瑛配英州
　乙未詔侍從及諸路監司各舉有才行者一人
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
田及均稅法行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

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
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
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
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
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
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
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
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
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
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



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
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
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
焉　九月癸亥帝始御便殿旬校諸軍武技　丙寅
少華山崩其下地裂陷居民數百戶　冬十月戊戌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
以王韶為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
未能復也　十一月癸丑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
為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壬申分陝西為永興秦
鳳路仍置六路經畧司　章惇招降梅山峒蠻蠻姓

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
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
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　築武陽開峽
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郊祀霈恩程顥曰
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得監西京
竹木務改太常丞丁丑詔太原置弓箭手壬午以陳
升之為樞密使癸未雨土
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為太廟始祖祧順祖于夾
室先是中書奏請議禧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議元
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



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以其承契
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
又為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當復以契稷為
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
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
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
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之上世數既不可復得而知然
則以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以謂僖祖不當比契
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
有功加其祖考也况欲毀其廟遷其主而不請於子

孫之室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僖祖爲始祖之廟翰林學士韓維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中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據南面



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以太祖之功也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如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面以伸其尊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下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是時韓琦還判相州聞之歎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爲別廟孫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乃以固議問王安石安石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禖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爲嚳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遂以安石論姜嫄之言爲然於是詔依絳等議奉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　王偁曰宗廟之義大矣議宗廟之事者必謹於禮宋興創業垂統實自太祖而始祖之奉乃捨本統之所因而推追尊之所自是豈合於禮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至今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二月丙申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遂復洮岷疊宕等州　以呂惠卿爲翰林學士以鄧綰爲御史中丞　以沈起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銳意治邊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



上疏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擊交阯始貳　三月庚戌置經義局脩詩書周禮三經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辛亥呂公弼卒公弼字寶臣夷簡子也初以蔭補將作監主簿召試禁林賜進士歷官觀文殿學士公弼器宇深博讀書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

不爲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賜謚惠穆　己未置
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劉摯
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
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
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
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
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甲子交州來貢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
官　庚午封李白尊子乾德爲交阯郡王　夏四月
甲戌朔日食先是司天奏是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



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執政進
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乙亥置律學
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令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
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己亥文彦
博罷彦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
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
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
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而發
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
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彦

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
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
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
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
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彦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
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
加　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泰州攽博記能文
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攽與
王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　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
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



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
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
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
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
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繩兩端矴
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
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
益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
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
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

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懐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



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月癸卯朔播州蠻酋楊貴遷遣子光震來貢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　乙丑以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夔察訪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六月己亥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帝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

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是月大蝗　周敦頤卒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爲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
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
原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
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
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卒年五十七學者
稱爲濂溪先生　秋七月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
西荆湖等六路各置鑄錢監丁巳詔沿邊吏殺熟戶
以邀賞者戮之　八月戊戌復比閭族黨之法　九



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戊申詔興水利
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
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廷策武藝俱
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
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脩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
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
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
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
武舉之士　戊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
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木征遂據

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
陿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
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開先聲
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
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
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
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
士　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
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
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



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
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
河時河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
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
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
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
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
若不假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　滕元發知
定州許入覲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
爾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在

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即治兵元發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元發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作堂以安邊明之元發去國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



然清明識者韙其言　辛未章惇擊南江蠻平之初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者桀驁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後城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　壬辰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十一月丙寅大雪詔京畿收養老弱凍餒者　十二月癸未詔在京納免行錢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四

#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三十五 起甲寅至乙卯凡二年

### 神宗五

熙寧七年春正月甲子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



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恕知歸徠州其子乞弟爲番部巡檢於是淯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破屢敗而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乙巳白虹貫日　丙午

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熈河　丙辰遼主以河東
路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内使
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
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
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
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
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
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
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
之説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地方



久絶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
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熈河契丹聞之必謂
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
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
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
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
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
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
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將責以刻爲明今農怨
於畎畝商嘆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
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
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
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
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
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
事云　乙丑大旱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憂閔旱災



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
已廣求直言即命維草詔行之詔曰朕涉道日淺闇
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
爲虐四海之内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
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
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
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
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
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
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

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奬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



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其畧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



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乙酉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板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

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詔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参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愁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



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

所更復　初榷蜀茶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刱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二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



幹當公事以自輔　五月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

問之臧坐貿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
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
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廪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
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
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
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
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隷三司嘉問恃勢
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
劄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



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
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
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
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
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
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
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
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
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
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恃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丁亥作渾儀浮漏時日官皆市井傭販法象圖
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
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筭無所不通皆有所
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
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至是渾儀
浮漏成以括為右正言括侍帝側帝曰卿知籍車乎
曰知之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



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
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
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
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
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
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
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
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
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
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

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呂惠
卿制是法然猶炎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
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
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
困矣　八月癸巳置場於南薰安上門給流民米集
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脩閤門儀制　九月壬子三
司火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爲三司使宋
廸爲判官廸遣使煮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觀
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
角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爲對明日廸奪官絳罷以章



惇代之詔諸路經學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
姦也　癸丑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
京東十京西三　都水監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
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
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蕭泊已東下至
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廻河
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
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
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
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彦博言河溢

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
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
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　冬十月庚辰置三
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
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
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
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
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
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
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



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
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
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
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
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
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一月
己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時王安石初罷相薦呂惠
卿爲參政及惠卿得君怙權慮安石復進乃援郊祀
赦例薦安石爲節度使方進劄上察見其情遽問曰
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　十

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丁卯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廼死初女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拏氏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賜姓名李獻誠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



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真其人戇朴勇鷙謂之回霸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為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至宋建隆二年以馬入貢見前紀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乾德二年開寶二年三年俱貢馬及貂皮太平興國六年來朝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于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但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廼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廼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廼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脩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



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廼伐之謝野敗走烏古廼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疾作而死子劾里鉢嗣

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罷　丙午分京東為東西路　輟江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軍　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

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䟽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琥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舍人錢藻草京制有大臣進退係時安危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鄧綰懼京再入且希惠卿旨遂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裨益而曰係時安危朋



邪狥俗懷利私已而曰持政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於是藻亦罷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䟽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判檢院丁諷鹽鐵副使王克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

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陛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



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難處中書事多稽留不决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惑上封惠卿所言以示

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叅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衊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慲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



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幷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

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
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
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
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
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
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爲
善後之備欲脩輯爲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
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　以滕元發知青州
初元發見知于英祖未及大用書其姓名于禁中帝
益知之既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



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者朋黨亂之
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無黨譬
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
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大息曰天下名
言也遂以爲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元
發性踈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
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踈輒以問之
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
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訩訩恐元發有云而帝信之
故相與造事譏謗帝雖不疑然亦出元發補外先是

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弼既去軍稍
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
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歷久猶盛其責守城
池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爲遷謫意　夏四月
戊寅以吳充爲樞密使閏月乙未陳升之罷判揚州
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
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爲筌相　壬寅沈
括上奉元曆　五月丁丑雨土及黃毛　六月己酉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
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



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
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
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加安石左
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
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甲寅韓琦卒
琦字稚圭安陽人生有異禀少好學甫冠舉進士甲
科早有盛名天資忠孝識量英偉相三朝立二帝論
大事決大疑以安社稷嶷然山立辭氣雍容不見有
憂喜之色折節下士進拔人才如恐不及儻公論所
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而未嘗以官職私其所親

故得人爲多爲相十年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卒之前
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文置其墓篆其
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贈尚書令謚忠獻配
饗英宗廟廷後追封魏王　秋七月戊寅太白晝見
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
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於是詔分水嶺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
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
爲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丙申減官戶
役錢之半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
所存上供米毋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罷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
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救拭用之絳執不可議于帝前
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
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
知許州而三司會計亦罷絳臨事畢敢故韓琦以爲
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爲清議所少
九月庚申朔以王安石兼脩國史立武舉絕倫法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
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



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
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
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
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
知湖州　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
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
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
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
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
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
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
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
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
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
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
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
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
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

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求諸道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秉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呂公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于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産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丁未彗不見　十一月戊寅交阯大舉入寇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又欲取靈武又



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阯已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乃罷起以知處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西所屯北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彝名　丙戌熊本擊瀘州獠瀘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保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王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譏合謀或誶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耶律洪基殺其妻蕭氏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爲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

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壬寅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僉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罷直學士院陳襄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僊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貲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學舍以塞謗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



及弼相薦詣朝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惜其去留脩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適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役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帝知方田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六 起丙辰至丁巳凡二年

神宗六

熙寧九年春正月戊辰交阯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己卯章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下州



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覇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戊子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曾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卨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憲卨言逵老於邊事

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阯　己丑吐蕃鬼章寇五年谷　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五百九十六人以詳定官陳鐸等取第一甲不精並罰銅是科得楊時時調汀州司戶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及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時杜門積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　庚辰以种諤知岷州

夏四月辛亥茂州夷寇邊成都知府蔡延慶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當自將以往朝廷遣內副押班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離成都



五月丙寅分兩浙為東西路　丁卯城茂州　六月丁亥詔安南將吏視軍士有疾者月以數聞　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絕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

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閼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



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九月己卯詔恤嶺南死事家表將士墓　張載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榦自在所少者潤澤華葉耳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顥嘗言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

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
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
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
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
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
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
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
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
二月董氊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



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
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
章再上不聽　癸卯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初逵
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
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
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
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
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
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
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

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庚戌詔有得鬼
章令鷄村首者賞之　沈括知延州悉以州賜錢爲
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
酒以勞之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威聲雄他府括
時在延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孫軫談杜生事
自言頗志其勞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
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
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
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
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



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凉其下何謂不出
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
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
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
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
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
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
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
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
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册無題號其間

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
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
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
雖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
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至是爲括
述其事云
十年春正月戊辰仙韶院火不視朝　范純仁知慶
州擅發常平粟麥以邺流亡多所全活　二月丁酉
詔給老疾貧乏　己亥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



以勤兵違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毋老乞歸乃
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
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
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
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三月壬申詔州縣捕蝗　召
張載同知太常禮院時呂大防薦之曰載善發明聖
人之道其論政治可以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
遂有是命載至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夏四
月丁酉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免夏秋稅
五月戊午詔脩仁宗英宗史　六月壬午注輦國
朝貢　秋七月癸丑邵雍卒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
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游河南居之遂爲河南人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
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
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
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
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
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
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
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



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
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
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
德氣粹然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清而不激和而不流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
其化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
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
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
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
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

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其議喪事于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丙子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



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八月甲辰詔侍從臺諫監司各舉文臣有才行者一人　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田所屬州縣蠲淪仍蠲其稅老幼疾病者賑之　冬十月癸巳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祀　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乙辛殺其君之子濬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爲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乙辛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爲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誅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蕭訛都斡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之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鞫治撒刺等誣伏皆殺



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辯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爲欵伏遼主大怒乃廢濬爲庶人徙于上京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紿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卒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張載西歸過洛見程顥曰載病已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

原缺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七 起戊午至庚申凡三年

神宗七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申朔日食命官詳定郊廟禮文
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閏月壬辰以
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
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起呂公著知河
陽召還提舉中太乙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
學士知審官院 戊戌曾公亮卒上臨其喪謚宣靖



公亮字明仲泉州人以進士至宰相或謂其識度精
審練達治體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老不
知退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圭有老鳳池邊蹲
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之句人皆傳之 曾孝寬以
父喪去位 除張方平太乙宮使進退禮秩皆與執
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
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
此自安石為政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

積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
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
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懼上皆
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歟何欲
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
爾 二月戊辰詔赦安南戰棹都監楊從先等仍論
功行賞 三月辛巳帝御邇英閣沈季長進講周禮
八法乙未御崇政殿閱諸軍 夏四月戊辰塞曹村
決河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死家錢 六月癸卯朔
日食 秋七月癸酉朔命西上閤門使韓存寶經制



瀘州納溪夷 八月庚午詔青齊淄三州給流民食
九月癸酉交阯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
詔不許未幾乾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
交阯界復還其六縣二峒 乙酉以呂公著薛向同
知樞密院事公著前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
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
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
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
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武帝雖以汲黯

爲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唯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嘉納之故有是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



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寖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筭無遺策爲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以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覘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

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卒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　監荊南稅張商英獻言曰眞壽者不死眞樂者不憂眞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沖澹爲主上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韻帝曰卿不廢學如此邪乃除館閣校勘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瀉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議復肉刑帝初即位韓絳嘗布嘗建此議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



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遂寢冬十月辛亥韓存寶破瀘夷後城　十一月己亥罷文武官功臣號　十二月復置大理獄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崛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爲兵賞是年始更庫名

二年春正月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　趙抃致仕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人皆

羨之　二月召知扶溝縣程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執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復舊任顥治扶溝以教化爲先邑素多盜至是偃息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



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約前料獲免者令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上是之畿邑皆得免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

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顥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



邑有宛許府願得扶溝決之邑有犯小盜者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縊尋改除奉議郎仍宰扶溝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顥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乃謂之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

厚之道其人感動誶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鄰
邑民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坐是以特旨左調邑人詣
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稺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
得監汝州酒稅　甲寅日中有黑子自熙寧十年至
此凡四見　三月庚寅蹕汴洛　除張方平爲宣徽
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
迎送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
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
北壯士徒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



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氣俗與諸夷
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蘊四易姓
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皆可以
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服精練師
還如其言　夏四月己未陳升之卒升之字暘叔建
陽人初名旭以進士歷官樞密使同平章事封秀國
公深狡多術善傅會以取富貴竭力以附王安石而
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　五月庚辰詔曰濮
安懿王先帝酧酌典禮即[illegible]王子孫歲時奉
祀令王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illegible]與處有司置而不

諱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
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有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
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　甲申元
絳罷絳工於文辭而無操持仕已顯猶謂進說時論
鄙之以蔡確叅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
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
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
法遂不變確善覸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
謫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
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買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



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
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攺知諫院判
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
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
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
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
耆寧以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一
室設大盆於前凡羮胾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
餌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
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

為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　六月戊申命蔡確叅定編脩傳法寶錄甲寅清汴成是月忠州雨豆　秋七月甲戌張方平致仕戊寅詳定朝會儀丁亥詳定郊廟禮儀　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脩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與同脩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甲寅詔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　九月壬辰出馬步射格鬬法頒諸軍　冬十月癸卯置籍田令詔



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乙卯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帝常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是月知湖州蘇軾徙知徐州上表以謝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illegible]作策畧策別策斷又緣詩託諷庶幾有補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為侮慢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為主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



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鍛鍊久之不決且多引名士必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忌才中傷之乎揺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本憐軾且聞曹太后之言而吳充申救甚力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禮亦對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

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
之地下之蟄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
朕事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
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略能誦說先王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
促具獄貶軾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弟轍及詵皆坐謫
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凖孫覺曾
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琯盛僑王佺王鞏王
安上周邠杜子方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觧于侁爲



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
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
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
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
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
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
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十一月丁亥雨土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上
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外舍生二千人
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
三年春正月己丑癸巳俱白虹貫日詔審刑部斷議
官失入人罪者具數罰之　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
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
斡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
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
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
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
謝遼主即日出之與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
王設旗鼓拽剌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　二月丙



午以章惇参知政事　丁巳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
丑吳充罷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
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遂罷
爲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充字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
士作大箴以獻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
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少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
于永昭陵　夏四月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
　五月甲申復置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
是瀘州蠻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
之阿訛帶黑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

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珦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掎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欵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



遂資間　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與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于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



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圜丘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

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
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
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秋七
月庚午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
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塡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
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
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
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
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
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衞州王供埽按視訖于



海口從之　癸未彗出太微垣丙戌詔羣臣直言闕
失　八月乙巳罷省寺監官領空名者　程頤行雍
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頤以千錢掛馬鞍比
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
矣頤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
去誠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
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頤曰使
人得之則非亡也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
爲用矣至雍以語呂大臨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
達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

如此大臨曰夫數子之言何如頤曰最後者善大臨
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
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
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
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
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
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
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
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



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
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
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癸未以薛向孫固爲
樞密副使乙酉加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荊國公丙戌
以馮京爲樞密使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
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
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薛向罷以呂
公著爲樞密副使　閏月乙卯加文彥博太師與節
度使以富弼爲司徒　冬十一月巳丑朔日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八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神宗八

元豐四年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侯林廣代韓存
寶經制瀘夷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辛亥馮京
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京
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中立不
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
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人謂不愧科名



云　二月己卯分東南團結諸軍爲十三將　三月
癸卯章惇罷以張璪參知政事時朱服爲御史惇客
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俞又強占民田民遮
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罷知蔡州　乙巳命官
閱九軍營陣法於京城南戊申大閱　夏四月癸亥
帝御延和殿閱試保甲乃立團教法　己巳詔罷南
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　乙酉河復
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
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

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
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
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
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
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
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
然靡費財用卒無成功　五月戊申立晉程嬰公孫
杵臼廟于絳州時屢失皇子承議郎吳處厚詣閤門
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
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



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冢
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祥是時郵王
疾亟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土冢於絳州太平縣
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大建廟貌
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　有上書乞擇
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
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爲是倍之則
爲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
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爲
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六月癸未以河北諸郡蝗生命提點楊景畧提舉王得臣等督諸州縣捕蝗　是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熈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决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



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熈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

甲辰韓存寶坐逗留無功誅于瀘州以步軍都虞候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屍臠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己酉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　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



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　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脩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　九月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　辛亥鄜延經畧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以八萬



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廢

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𠯗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絶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



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値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㖡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貶宣徽南院使陳玭知鄆州玭言西師不宜以宦者爲主帝以爲沮格故貶　以

吳居厚爲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討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勳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



但堅壁淸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非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以曾鞏爲中書舍人鞏游于歐陽脩之門脩謂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

司馬遷韓愈成一家言又嘗敘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時謂其可比劉向王安石亦稱其文章世所鮮儷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專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　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三月壬辰親策進士是科得鄉浩　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御史中丞舒亶罷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癸酉以王珪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為首相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　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



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是時蘇軾居黃州已三年矣帝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帝手劄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以軾量移汝州未至軾上書自言有饑寒之累有田在常州願得居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軾道過金陵

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　榮州人王岸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究其指歸嘗作經說



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故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　丁丑同知樞密院呂公著以興兵討夏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不從乃引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　五月壬午朔日食戊戌詔兩省官舉可任御史者各二人　甲辰命內侍李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如鄜延議邊事　六月辛亥環慶經畧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　秋

七月庚子以蔡京爲起居郎同詳定官制　八月庚申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辛未种諤以行軍迂道降文州刺史　甲戌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



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慚色聞者恥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脩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

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羅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陜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



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初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將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

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



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

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斃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加大學士　庚子安化蠻寇宜州知州王奇死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冬十月甲寅沈括坐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曲珍降授皇城使乙丑贈徐禧李舜舉李稷等官各推恩有差癸酉貶知太原府呂惠卿知單州　十一月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　十二月丁巳新樂成劉几所定也丙寅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十人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　丙



午封三閭大夫屈平爲忠絜侯　趙槩卒槩字叔平虞城人舉進士積官至尚書右丞平生與人無所怨惡專務掩惡揚善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塞輒避與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三月乙未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八人　夏四月丙辰曾鞏卒鞏字子固南豐人平生無所玩好唯藏書二萬卷手自讎校至老不倦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歐陽脩雖薦之亦不至大用卒年六十五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寶訓壬申帝御邇英閣講周禮　是月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五月甲申以時暑趣斷開封大理獄癸卯詔賜資



州孝子支漸粟帛　是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六月癸丑詔御史中丞兩省官各舉可任言事或監察御史五人　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斃於兵令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久

叜兵令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納並開納別劾
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
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狙獷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
辭禮恭順仍開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
毋輒出兵爾亦愼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
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
乞還侵疆不許　丙申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即
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
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末樂之役兵民
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



不忍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
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
縣奉行勢併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興
利之臣爲國斂怨宮闈之臣不可委以兵柄願擇循
良之吏賑貸存恤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
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字彥
國河南人自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之曰此王佐
才也懷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初名皐既而
易名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以司徒封韓國公家居一紀
斯須未嘗忘朝廷卒年八十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以鄒浩爲潁昌府教授時范純仁爲守屬撰樂語浩
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秋七月乙卯孫固罷以
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　八月辛卯蒲宗
孟以荒于酒色緣治府舍過制罷以王安禮李清臣
爲尚書左右丞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月戊子
封孟軻爲鄒國公辛丑封馬援爲忠顯王　十一月
甲寅文彥博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



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
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
任推利尤刻稅息倍於稷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
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
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
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八

#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三十九 起甲子至乙丑凡二年

### 神宗九

元豐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鄜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三月壬戌詔賜鬼章爲經紙還其所獻馬



癸亥白虹貫日　夏五月壬戌詔以孟軻配食孔子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顔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庭

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七月甲寅王安禮罷知江寧府　八月癸巳趙抃卒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後徙于浙之西安抃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愼密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歷官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愛民恤獄要之以惠利爲本至于治杭鋤強疾惡禁奸糾慝不少假借蓋其學道清心隨物順應初無意必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之意將卒詞色不亂安坐而逝年七十八謚清獻　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于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十一月丁酉朔夏人寇清邊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



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

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時陳瓘爲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能之瓘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瓘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遂以寡陋自愧自是得程顥之文必冠帶誦之　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且謂



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如蓋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十九年年三十八太子即位時年十歲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illegible]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



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見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己亥大赦天下羣臣進秩賜賚有差　庚

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
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命宰臣王珪為山陵使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散遣脩京城役夫
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
苛斂寛民間保戸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
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
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
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
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
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



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尋詔
寛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
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相居洛已十五年矣田夫
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
入臨衞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
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
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
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
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

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
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
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
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
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
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



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
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
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
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
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丙寅初
御紫宸殿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
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
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
惠安元元之意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七月十六
日為坤成節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

朝堂值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詔草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丁酉避僖祖忌辰以帝生次日十二月七日爲興龍節　聧吳居厚知廬州居厚在京東



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鐵冶中居厚聞之逍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州尋責爲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　庚戌王珪卒改命蔡確爲山陵使珪字禹玉成都人徙居開封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蓋人品之最陋者云　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是科得謝良佐　以

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爲門下侍郎時蘇軾自登州召還道路之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



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肇之邪

召程頤爲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頤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故有是召頤以疾不行　六月庚午賜楚州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

之借者紛言書中有金蕪積貴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丁丑程顥卒顥字伯淳河南人卒年五十四楊時聞顥卒設位哭寢門而以書



赴告同學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顥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

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趣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爲君子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楊時因顥卒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

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



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倣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與平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

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



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之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

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八月乙丑詔按察官所至有才能顯著者以名聞　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　冬十月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丁丑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罷義倉己卯詔均寬民力　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　丙戌罷方田　十一月辛丑詔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爲是官至是吳居厚敗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



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十二月壬戌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

與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
法　貶起居舍人邢恕知隨州恕博貫經籍能文章
從程顥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其實
天資詭詐結納名士以自進取至是以與蔡確謀立
岐王顥事既不成又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
太后怒故貶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一 丙寅一年

### 哲宗一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丁未罷陝西河東元
豐四年後凡緣軍興添置官局　丙辰立神宗原廟
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
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
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
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



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
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
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
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
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月乙丑修神宗實錄　丁
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　閏月庚寅右司
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
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
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
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

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熈豐時宼𡸣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常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叅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　以范鎮爲門下侍郎鎮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詔起之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鎮與司馬光同升矣鎮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鎮學本六經篤於行義清白坦夷恭儉愼默至于臨大節決大議雖在上前無所屈撓熈豐之際天下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光思濟斯民出而任重鎮凝然如山確乎不拔亦各從其志也　壬辰以

呂公著爲門下侍郎丙午以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　以李常爲戶部尚書初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天下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掊克之患少息矣常作元祐會計錄三十卷　辛亥章惇罷帝初即位起蘇軾知登州尋召爲禮部郎中軾素善司馬光及光爲僕射惇每謔侮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



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光賴以少安至是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躐遷至封還誥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脩可爲學官者二人　乙卯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蘇軾爲中書舍人　丙辰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

管勾官　三月辛未詔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



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令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

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駁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于民則善

矣光爲人忠信有餘而通達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
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始不
悅矣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
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
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
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
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等以衙前
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
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
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



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
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
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
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
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
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
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
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
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
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

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
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寄光書曰昔安石以興
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
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
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
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
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
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
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



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
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
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
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
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
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
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人故其
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
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
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

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顔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爲之慮

范子淵貶知峽州子淵在熙豐間提舉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帝御講筵侍讀張士遜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士遜曰國朝故事多



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帝顧劉摯問曰果當避否摯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帝然之　以劉摯爲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寛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懐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　辛巳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



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夏四月己丑韓縝罷御史中

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
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
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
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
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癸巳王安石卒安石字
介甫臨川人少有大志其學以孟軻自許苟況韓愈
不道也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
洗初知鄞縣築堰決陂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俾新
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及召試館職固辭
不就懇求補外得知常州上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



由是名重天下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
以刺之及神宗任用慨然矯世變俗遂議立法在廷
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俯視
一世旁若無人衆不能詘以是怨議紛起甚者述其
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傳播四
方而安石亦偃然當之唯程顥嘗曰熙寧初王介甫
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
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
通一時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
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

被謫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
深使衆君子從容與之勢久自緩易氣平心尚有聽
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又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
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安石再
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平章重銜懇請
賜乞未幾累表辭職得會靈觀使居蔣山矮屋數椽
暑月不能堪輒折松架棚露坐其下多寫福建子三
字蓋悔為呂惠卿所賣也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
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



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吾所立法始終以
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
也自後絕不談朝政以字學久不講作字說二十四
卷築別館于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不數里而近乎日
乘一驢從一二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隨潮
以行間或徒步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
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然疾作奏捨其宅為寺賜
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至是
卒年六十六司馬光在病中聞之柬呂公著曰介甫
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上聞之再輟視朝詔

所在給葬事謚文公　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
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
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
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爲先
踐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
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
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
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
揚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
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



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
之門也　論曰朱子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
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初亦豈遽有邪心斯言誠不
沒人善而痛惜之意亦切矣但謂其不能知道而設
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則亦有說焉吾觀种放隱士也
一受知於君則田宅徧於關輔介甫宰相也其得君
之專則又不啻如放云者乃豐爵重祿一切謝去室
廬僅蔽風雨貧窶以終其身究竟無一毫自私自利
之心豈得便謂之流入於邪哉正以其平生所學者
不知從事於此心之本體以擴充其虛明之量而唯

以文章節行爲事曰道在是矣於是認經濟爲道德
而不以道德爲經濟遂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於智
謀之末斯失之遠矣　壬寅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元豐官制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
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乃請三省與執政同
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
事多決于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集長貳並得議
事遂爲定制　詔起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彦博致
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
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有是命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彦博時年八十
一矣　乙巳詔戸部裁冗費著爲令　黜内侍李憲
等於外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
惡大憝猶有漏網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實
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
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
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
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邏伺者飛書朝上則暮
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
勢烽熖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

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厲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巳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丁巳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



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

戊辰命程頤等脩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寄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甲辰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



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苛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

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
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
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
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戊申以富弼配
享神宗廟庭甲寅詔正風俗脩紀綱勿理隱疵細故
秋七月罷成都推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
成都增場推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
場傾上官均論集賢脩撰黄廉往附蔡確出爲陝西
都轉運使廉至陝詢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苛
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請推熙秦茶勿



跂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
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
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掊克
歛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
二十萬　辛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
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内外官皆得
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
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内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
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
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於是

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蹐逐中差之目蹐
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蹐逐非
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
復内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
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
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
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
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
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
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



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
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
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
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
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
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

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



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謁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劉恕同脩資治通鑑未沾恩而卒詔官其子恕為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

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



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于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穆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

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捨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未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弔祭衍奏以為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



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極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令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為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以程頤兼判登聞鼓院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自童時凛然如成人七歲即通左氏春秋大義初宦時年方冠遂以天下安危為己任至是復相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



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

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
老曰其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以呂公孺
爲刑部侍郎知開封府原廟亡珠繫治典吏甚衆公
孺曰殿中主者番代不一易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
諱日宮嬪往還不一索何專指吏卒乎獄雖具非聖
裁不可上深以爲然釋之　丁卯以蘇軾爲翰林學
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涉華要尋兼侍讀每
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
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
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



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
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
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
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
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
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
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
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
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

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
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
救溺也軾不能從　己卯張璪罷先是諫官王覿御
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
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
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
中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
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
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
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丙戌改封孔子後爲奉



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
聖宗聖之號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
子孫世襲公爵本爲侍祠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
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
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廟學田百頃供祭祀
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
翰道輔子也　以王令圖領都水事時河北水災詔
祕書監張問相度又以知澶州王令圖領都水同問
行河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舊河淤抑故道難復
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

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言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未幾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　十一月戊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摯薦王巖叟爲監察御史　冬至百官表賀程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從之



十二月庚寅詔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勿上尊號　是年調楊時爲徐州司法以憂歸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一　起丁卯至戊辰凡二年

哲宗二

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二月辛丑詔陝西河東行策應牽制法　三月神宗既祥范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閒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

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丁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典顧予凉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戊辰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庚辰詔内侍省供奉官以百人爲額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䟽曰



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閣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

君德成就責經筵　夏四月己丑文彦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議事都堂彦博事上恭上有政事侍立終日上屢命之休不敢退時彦博年九十矣或謂程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頤以布衣爲師傅敢不自重此頤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乙丑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本州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授是職尋改潁州教授論者謂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



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儁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材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爲始　戊辰李清臣罷時蔡確既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丁卯以劉摯王存爲尚書左右丞　六月辛丑以安燾知樞密院事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七月庚戌

朔日食辛未罷門下侍郎韓維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辯廉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



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

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



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丁未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既死養子阿里骨嗣為邈川首領遣鬼章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誼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𠲎𪠿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時二邊少清而

並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毋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竪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脩貢悉如燾策　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呂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戲翰墨爲聖學之助　召陳師道爲秘書省正字適預郊祀行禮寒甚師道衣無綿妻就假於趙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卒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受業于曾鞏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



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十一月乙亥大雪民多凍死詔加賑恤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　十二月壬寅頒元祐敕令　黜侍御史王巖叟知齊州　三年春正月庚戌復廣惠倉庚申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壬戌罷上元遊幸　二月甲申罷脩金明池橋殿癸巳罷春宴　三月丙辰韓

絳卒絳字子華真定靈壽人忠憲公億之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舉進士第三人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安石薦之入相平生臨事果敢司馬光復相乃其所引用也　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羡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

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孔文仲卒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時同知貢舉有寒疾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抵家而卒年五十一呂公著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晩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　召王巖



叟爲起居舍人巖叟嘗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帝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䟽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狥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絶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

非道不能悅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亨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僉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旣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韓維無故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曆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　八月邢恕爲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九月乙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冬十月丙戌詔罷新創諸堡砦廢渠陽軍　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領都水請從王令圖議脩減水河王覿言其不便安燾深以東流爲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王存言方今公私困乏奈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豈無黃河爲阻耶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上言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況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

定於是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　十二月甲辰范鎮
定鑄律度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叅定賜鎮詔曰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
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
能致魏晉以下曽檜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
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
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
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箕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
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
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



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
樂成著爲八論自敘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
流通貫穿一無牴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豊中詔
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
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
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説而遽
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説禮部太常亦言鎮樂
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叅用仍詔樂如舊制　甲寅太
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
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

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
士之原吾今自以躬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
敕有司除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
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
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
誠各忘内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
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
准此　范鎮卒鎮字景仁成都人少舉南省第一故
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雖名次在



後必擢置前列以吳育歐陽脩之耿介猶不免從衆
鎮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趣之使自陳鎮不應至七
十九人始唱名及之鎮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
稱服自是舉進士者始以自陳爲恥五入翰林四知
貢舉凡朝廷有大制作有大議論裨益寔多雖循循
如不勝衣而毅然有仁者之勇故一時推天下之賢
者必曰君實景仁謂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議
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而二人亦相得懽甚司馬光
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
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人

非苟同也鎮卒年八十一謚忠文　以傅堯俞爲御史中丞堯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帝優納之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二 起己巳至辛未凡三年

### 哲宗三

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悯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字晦叔夷簡子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也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其敬服如此平生汲汲于薦賢達才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尤其所注意者雖古之賢相不是

過也　三月巳卯中丞孫覺左正言劉安世等論嘗
書右丞胡宗愈罷知陳州　翰林學士蘇軾嘗侍上
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
所勸沮又黄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
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
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趙挺之王覿攻之尤
甚軾知不見容乃請外遂出知杭州尋以其弟轍代
為學士　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
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
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
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
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
秋左傳内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
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
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
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
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
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
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
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



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
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
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
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
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
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
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未幾
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為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
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
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
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
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
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
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謟以竊富貴且
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
不得如今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卒始有諫議之
除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
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
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庶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

人不能進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
當執政不宜崇長又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
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
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
曰乳媪之説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
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
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
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
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
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爲謗訕且



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
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
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
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
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
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向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
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
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
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
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

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
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
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
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
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
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
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
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
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
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



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
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
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
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
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　以傅堯俞爲吏
部尚書兼侍讀堯俞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
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
願聽之如蚊虻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
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丙午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爲尚書左右丞忠彥琦之子也時元祐會計錄初成人挾而用忠彥憂之因言欽節財用遂裁省冗費置局于戶部　秋七月乙亥知樞密院安燾以母喪去位　八月壬寅敕郡守貳以四善三最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九月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諭百官遵守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擴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



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十一月癸未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爲門下侍郎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范祖禹爲翰林學士　十二月癸丑更定朝儀樂舞戊午以御史缺令中丞兩省各舉二人　楊時服闋改虔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差監常州市易務皆有惠政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　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謟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庚戌文彥博罷初彥博復居政府賈易疏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自是無歲不求去至是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郤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所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丙寅朔趙瞻卒瞻字大觀盩厔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寬仁愛人色溫

氣和人以爲長者　以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蘇頌
爲尚書左丞忠彦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
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
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
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
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
太后從之　夏四月丙午孫固卒固字和父鄭州管
城人舉進士歷知樞密院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
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斯疾害嘗曰
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
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
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
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役中戸歲出
幾何今日差役中戸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
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
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
重輕無準鄉寛戸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戸窄者頻年
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
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



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
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　以蘇轍爲御史中
丞時熈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
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
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
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於内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
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
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
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
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
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
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
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
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
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
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
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
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
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秋七月乙

西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八月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九月



丁丑詔復置集賢院學士　冬十月癸巳罷提舉脩河司丁酉詔定州韓琦祠載祀典　十二月辛卯許將罷知定州尋移揚州從大名府會大河東北議未決將曰爲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　李籲卒籲字端伯洛陽人舉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卒祭之以文曰自余兄弟倡明理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也

六年春正月癸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　二月辛卯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無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



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　癸巳以蘇轍爲尚書右丞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軾治杭甚有惠政民感

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之召為吏部尚書未至會弟轍拜右丞故易是命　三月癸亥呂大防上神宗實録史官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等所脩也　壬午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是科得宗澤詳定官惡其對策極陳時弊置末甲　以呂希哲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婿夫也言于帝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公著嘗稱其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當路不尚虚言不為異行臣豈得以婿兄之故不為稱薦於是改為崇政殿說書其日夕勸導于帝者毎曰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為要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且不能諭況天下乎尋擢右司諫辭不拜　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朝實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熙寧中嘗罷是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以試士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仍搜訪遺材以備擢任　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蘇杭死者甚衆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猒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



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等路　秋七月乙丑復制置解鹽使詔解鹽復許通商　八月辛卯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　癸丑詔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餘官降等　閏月壬申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辭免宣徽使不允甲申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爭獄事自乞貶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夏人寇麟府二州丁酉出内庫緡錢五十萬備邊費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韓忠彦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冬十月帝視國子監釋奠于孔子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有爵命金帛之錫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常視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鋭觸機輙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脩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

大防有除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



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壬辰作元祐觀天曆　尚書右丞蘇轍罷知絳州尋召還　辛丑傅堯俞卒年六十八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還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遂不引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歷官中書侍郎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諡獻肅　十二月壬申范純仁以前禦敵失策降官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三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 哲宗四

元祐七年春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舘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



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擿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　會御邇英閣范祖禹入對上奏曰伏覩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為君子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

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為法昭示所好以懲羣聖上然之　鄒浩上疏論事其畧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搖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



過也蘇頌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　夏四月巳未立皇后孟氏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晸充告期使高密郡君宗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五月戊戌帝

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内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丙午王巖叟罷言者論巖叟挾劉摯爲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剌束一名烏雅束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斡賽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毋曰查剌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毋弟頗剌淑襲爲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毋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内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遂破桓赧散



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云頗剌淑機敏善辦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疑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時蔡京帥蜀梁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　甲子置廣文舘解額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戊辰渾天儀像成　秋七月己酉詔諸路安撫鈐轄司及西京南京各賜資治通鑑一部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爲之　八月己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乙亥戒邊將毋掊尅軍士　王存罷時朋黨之論寖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乃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　九月己酉夏與軍蘭州鎮戎地震　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行呂惠



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詆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

雍丁卯夏人寇環州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癸巳
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中外加恩民惟親喪者戶以
差等與免徭
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宗訓典甲申蔡確卒確字
持正泉州晉江人少舉進士有智數辟向嘗欲劾其
贓汚見其姿狀秀偉奇之更爲延譽確歷官尚書左
僕射與章惇黄履邢恕結爲死黨竟以欺罔責新州
安置卒于貶所　丁亥帝御邇英閣召宰臣讀寶訓
庚寅詔復范純仁太中大夫　二月辛亥禮部尚書
蘇軾言高麗使乞買歷代史及策府元龜等書宜却



其請不許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且
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
所請有甚于此其可予乎有旨書籍曾經買者聽
是春多雪侍講豐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
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
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
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祗天戒總正萬事以消
災祥　三月甲申蘇頌罷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
出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
於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
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爲觀文
殿學士集禧觀使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
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
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
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
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
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
語帝深重之　辛卯范百祿罷坐與蘇頌同職事楊
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庚子詔御試舉人
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



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
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夏四月丁未
朔夏人請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　丁巳詔曰朕聞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
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
奠玉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
百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
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
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
昔歲仲冬躬誠大祀神祇饗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

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祇率舊章永爲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六月戊午梁燾罷燾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遣近臣問所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敢望報乎秋七月丙子朔召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師事程頤闒猥不才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楊畏亦攻純仁純仁辭不允及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

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八月丁未久雨京東西河南北淮南大水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追迹



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册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

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攺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攺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



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豊稷亦以爲言出知潁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

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攺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



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

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内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旦輒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



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唯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其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

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



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己巳太皇太后謚曰宣仁聖烈皇后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疏入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

惇為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遙郡
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
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
用貶出知成德軍



宋元通鑑卷四十三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哲宗五

### 宋紀四十四 起甲戌至乙亥凡二年

紹聖元年春正月癸酉朔羣臣詣西上閤門進名奉
慰辛丑遣中書舍人呂希純等行河　二月丁未以
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
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
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
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
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
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巳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三月壬申朔日
食不盡如鉤　乙亥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
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
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
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
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
防亦自求去帝從之　庚辰詔太學合格上舍生推
恩免省試附科塲春榜乙酉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

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
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説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
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
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
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
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
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
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



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
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
下恐懼人懐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寛厚愷悌之
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
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
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
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懐
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
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

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
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
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
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
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
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
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
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
援畢漸爲第一許景衡居下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
國是遂變矣　河內尹焞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



臣議乃歎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焞少師事
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
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
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以曾布爲翰
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
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
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
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
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

孝手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聖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



是呂公著不當謚正憲以宣仁比呂武司馬光文彥博爲奸邪負國初在元祐時商英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追論乃大謬不然蓋反覆小人云壬子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爲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初挺之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時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自祕閣校理遷御史遂會全臺劾之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廢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甲寅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蔡確追復右正議大夫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特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內外梗之者甚衆祖禹遂乞郡乃出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



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壬戌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爲相惇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

光不務纘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確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旣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祐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



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乂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顧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熙豐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顧役遂定初

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顧役復差役尤於人情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罷十科舉士法甲申以安燾爲門下侍郎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



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能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辛亥劉奉世罷奉世敞之子也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章惇嘗師事邵雍欲用邵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語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温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温見范祖禹



於咸平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温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温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乙丑鄧潤甫卒潤甫字温伯建昌人舉進士阿附蔡確哲宗親政首贊紹述遂拜尚書左丞蓋小人云　以黄履爲御史中丞元豊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癸未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甲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黄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



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忝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

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
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
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
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
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
二月蔡卞進重脩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彦若
黄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爲翰
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與祖禹等爭
辯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
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



又以呂大防監脩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馮京卒京
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
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
至其家以金帶束之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
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歷樞密使所至
有聲卒年七十四諡文簡
二年春正月甲辰詔國史院增補先帝御集丙午立
宏詞科　二月復保甲法罷廣文舘解額　三月巳
未試宏詞黄衍等五人各循一資　夏四月丁亥照
依元豐置律學博士易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脩撰

直集賢院爲直秘閣集賢校理爲秘閣校理　五月
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州學制　六月
壬辰禁京城士人夷䄲　秋七月丙辰詔大理寺復
置右治獄乃依元豐例添增置官屬　八月皇子生
赦天下　錄趙普後　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
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　九月戊申加上神
宗諡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
帝辛亥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
日久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
等坐貶謫各詰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



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
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
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　冬十月
甲子鄭雍罷知陳州甲戌以許將蔡卞爲尚書左右
丞贈蔡確太師諡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
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闗訴遂有是
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彦臣
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
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
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

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



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辯賴安燾力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又上言教坊司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忤上意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左司諫張商英罷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罷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燾與章惇爲布衣交惇覬其助已而燾不爲之用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爲自安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戊戌范鍔自轉運使入對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時呂大防等寘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



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十二月乙丑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五 起丙子至丁丑凡二年

### 哲宗六

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罷知真定府　庚戌詔鞫獄非本章所指而蔓求他罪者論如律　以楊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　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于陜西河東糴邊儲辛未復元豐恤孤幼令罷富弼配享　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踈城阿踈聞之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踈城而還　三月壬辰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辛亥封大寧郡王佖為申王遂寧郡王佶為端王　夏四月辛酉罷宣徽使　五月壬子太白晝見　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趙普廟　秋七月庚戌侍從官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甲寅令熙河立王韶廟　八月庚辰以范祖禹劉安世在元祐中搆造誣謗祖禹讁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擿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媼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二人坐貶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坐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座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

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
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
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僊師法名冲眞出
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
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搆成是
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
有可察臣常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
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
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
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



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
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
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
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
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
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
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
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
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
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辛

未雷大雨雹　以龔原爲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
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
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
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學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
原始　十一月丁未章惇上神宗實錄　十二月甲
戌蔡京上新脩太學敕令式　詔遺棄饑貧小兒三
歲以下聽收養爲眞子孫
四年春正月庚戌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似
第有狂婦人遮道呼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
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罷之　史臣曰



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彌謨
俾日邇忠讜踈絕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
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
以亂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爲搢紳之禍
二月已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
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
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
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
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
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

軍司戸公著昌化軍司戸　己卯復元豐榷茶法
庚辰復罷春秋科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
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
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
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
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
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
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可與司馬光等
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



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
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
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
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
峽衡蔡覃饒均澧信和金光衡邕橫等諸州居住
王汾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
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禹李之純杜純李周並
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

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
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
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
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
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時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
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
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
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



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
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
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甲
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
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以鄭
浩爲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
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
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恃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
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
大水浩言頻年水旱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

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　閏月丙戌朔張天說坐上書詆訕先朝處死　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



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三月癸亥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九人是科得胡安國時策問欲復熙豐之政安國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及萬言考官定爲第一章惇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置末甲帝親擢爲第三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

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擿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鄭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



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論曰宋至紹聖縉紳之禍極矣然寔始於熙豐而成于元祐也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勢之相激必至于此向使元祐時從范純仁去其太甚之言熟究而緩圖則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說者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當有分其咎者矣

夏四月丁亥令諸獄置氣樓凉窗設漿飲薦席枷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己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字微仲藍田人舉進士歷官左僕射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

儒而天下臻於富庶年七十一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　甲辰知渭州章楶城平夏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熈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絶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論曰章惇羅織元祐諸賢頓興大獄而國家之元氣命脉已爲朘削築城拓境勞費益滋旋將淪沒竟何益哉　五月丁巳文彦博卒彦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　辛未韓縝卒縝字玉汝初以父億蔭爲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歷相位卒年七十九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少之　六月癸未朔日食丁亥太



白犯太微垣己酉太原地震太白晝見　秋七月壬子朔太白晝見　八月己酉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羗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九月壬子以星變詔求直言乙卯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付陜西廣糴己卯封婉儀劉氏爲賢妃　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須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爲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士克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

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
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
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
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
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
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
珪於册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爲萬安軍司戶
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
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
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



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
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頤欲入內別叔毋清臣不
許明日仍贐以銀百兩頤不受頤赴涪渡江中流颶
風作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危坐如常已
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
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
心頤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頤在涪與門人講學
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十二
月癸未劉摯卒于新州年六十八摯字莘老東光人
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因家東平舉進士爲南宮令有

名歷官尚書右僕射性峭直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
誘家藏書多自讐校自幼至老未嘗釋卷教子孫先
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
足觀矣　火入鬼與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
詰之對曰讒慝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脩德敬慎
可以備之　兩浙旱



元通鑑卷第四十五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六 起戊寅至庚辰凡三年

### 哲宗七

元符元年春正月丙寅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

二月丙戌白虹貫日　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

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文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



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劉摯梁燾已歿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蘖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

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丙戌梁燾卒于化州年六十四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自舉進士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立朝忠直敢言一以汲引人物爲意乃竟以貶死君子惜之　壬辰林希罷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恨惇不



引爲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罷之　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爲右班殿直賜絹二百疋　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庚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及梅州境郡守遣人告安世涕泣以言安世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判官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字淳甫成都人舉進士歷官翰林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嘗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又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爲帝學八卷上之又編唐鑑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壬申京師地震　八月丁亥詔大臣各舉所知仍指言所堪職任　九月庚戌前國



史院編脩秦觀除名再貶雷州編管　冬十月乙未詔武官試換文資　己亥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罷合祭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

復先帝樂制也
二年春正月丁卯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邊儲
詔前信州司法叅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
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
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
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
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
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
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
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



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
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二月甲戌朔令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
三月丙辰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
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
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
路　夏四月丁亥以旱減四京四罪一等杖以下釋
之　五月甲辰太白晝見癸亥建西安州即南牟會
新城從經畧使章楶所請也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曾
布三等許將蔡卞黃履皆二等　六月河决內黄口
東流斷絕以吳安持等三十人在元祐間主回河東
流之議各降責有差　秋七月丙寅洮西安撫使王
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初阿里骨死子瞎
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氊等有異
志以瞎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謀殺之其黨皆死獨
籛羅結得逃奔董氊疎族溪巴温之子杓拶據溪哥
城瞎征攻殺杓拶籛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
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
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
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熈河以節制之



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脩敕令式惇讀於帝前有間
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脩立者帝曰元祐亦有
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戊寅子茂生　丁
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熈河爲一路而會州
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
又以鼓藟砦爲晉寧軍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
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丁未立賢妃劉氏爲皇
后妃多材藝被專寵旣搆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
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
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

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
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
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
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
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
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
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
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
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爲
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



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覩白麻所言不過
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
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
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
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
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
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
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霪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
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
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

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
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
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
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
章惇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
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
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
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
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
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
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浩茫然
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
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
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
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
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
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
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
家事不答又有會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

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
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御
史中丞邢恕罷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
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變
白惇短惇遂擠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閏
月以黃履救鄒浩罷之　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贍
擊降之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初瞎征既降
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
大酋心牟欽氈迎溪巴溫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爲
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熙河帥胡

宋元通鑑卷四十六　九　堅

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氈等皆出降
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
州王厚知州事　罷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
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
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
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
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
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子茂卒
冬十月甲寅日食既　十一月以綏德城爲軍　許
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

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
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
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
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是月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
四男子
三年春正月丁未帝有疾不視朝己卯帝崩無子皇
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
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
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

宋元通鑑卷四十六　十　堅

曰以長則申王佖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
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
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
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
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
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
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
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枅去未
盡已而媒櫱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

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辛巳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瑔之女　庚申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移程頤于峽州　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籛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



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邪辟勿丁瓲曰懷義同知湟州加瞎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

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



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

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



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駮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

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詔赦天下復程頤爲宣德郎任便居住頤還洛甲辰以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下侍



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大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丑賜禮

部進士及第出身五百十八人是科得劉安節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乙酉蔡卞罷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䟽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畧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



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譴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

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己丑追復文彦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彦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丁卯上大行皇帝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　八月壬寅葬哲宗于永泰陵　九月甲子詔脩哲宗實錄　辛未章惇罷惇爲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黄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轝陷淖中



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頤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爾　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剥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

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巳考之公論宜正典
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
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
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内侍
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
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
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
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
鍛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
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



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
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
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
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巳乃奪職居杭州右
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
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彦曾
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
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
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
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爲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

可倒持令自[illegible]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
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
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
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
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
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
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
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巳移小人道長
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
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



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
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内侍
巳成於怨府佞人方剝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
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巳未詔禁曲學
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
年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
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
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
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
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

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戊寅以安燾知樞密院事庚辰黃履罷己丑置春秋博士辛卯以范純禮爲尚書左丞出宮女六十九人　十二月甲



辰詔脩國朝會要　是月女真攻阿踈城取之　程之邵召對帝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羶飲酪故貴茶而病于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產易戎馬詔從之易馬萬匹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六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七　辛巳一年

### 徽宗一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乎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月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



爲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唯宣仁之誣謗未明

致係佑之憂勤不懈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
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
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癸亥純仁卒純
仁字堯夫初以父仲淹任爲太常寺太祝舉進士以
至輔相刻意名節難進易退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
喪二其心雖屢黜廢志氣彌勵其在朝廷專務獎進
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其用舍以爲消長性度易簡不
事矜莊議論平恕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行于熙寧
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中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
臣讐復之禍此其德器固由于天成而學問之功得



于家庭師友者蓋寔有自初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皆
在仲淹之門純仁日從之游晝夜講肄日進于高明
而富貴功名之習一切除去故其所就如此嘗自言
曰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
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
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
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君子以爲格
言卒年七十五上聞訃痛悼謚曰忠宣甲戌尊皇太后
向氏崩謚欽聖憲肅追尊太妃陳氏爲欽慈皇后陳
氏帝生母也　遼耶律洪基死于混同江行宮年七

十孫延禧即位是爲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爲耶律
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
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
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乙
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備河北
邊儲　丁巳貶章惇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
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
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
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



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
著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
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
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
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
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
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
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
可也後徙睦州死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
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

奈何璀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俛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䟽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竝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



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為令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　丙寅葬欽聖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于永裕陵時趙挺之拜御史中丞為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旨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餘力遂得進用　庚辰蘇頌卒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舉進士相哲宗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反復條奏平生未嘗以私事干公主每聞前輩善言終身佩服尤記國朝典故蓋亦賢相云　六月戊午尚書右丞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有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

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開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帝初政虛心納諫海內



想望庶幾慶曆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六䟽劾之不從竟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向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䟽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　江公望又上䟽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

於已為同忠於君為共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驗
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
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
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
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
則爭爭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
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
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
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
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



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
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
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
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當熙寧
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
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
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
出知河陽府以蔣之奇知樞密院章楶同知院事丁
亥蘇軾卒于常州軾字子瞻眉州人初好賈誼陸贄

書繼乃好莊子其為文得于天成獨步一世晚作易
傳書傳論語說發孔氏之秘多先儒所未發平生篤
于孝友輕財好施見義勇為不顧其害用此數困于
世然終無遺恨疾革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吳越
之人皆咨嗟出涕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脩
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
今為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
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事
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錄以為依據欲引
瓘附己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即真當大用之瓘語子



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
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
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願為父書不願得
官瓘喜明旦持書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
出書投之其書曰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
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
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足下
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足下無過則不可

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足下之
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
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
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讀之則所謂
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
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
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
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
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
述之效足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



効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
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
卿無如足下最知其本末今足下獨擅政柄首壞先
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宅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
之事問於足下足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足下雖
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
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
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
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息因壞先政因務蔽蒙
足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足下之言指尚

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足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官
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
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強
之應亦足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
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
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足下方且以爲得
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足下於瓘有薦進
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
補於足下若足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
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足下事



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
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
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
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
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
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
得罪於廟堂脇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
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
足下未許其去者足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
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

獎勸之恩至深至厚璀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吝於
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
之言安知不見察於足下也足下深思而已璀不敢
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足下留聽布
讀之大怒且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
然雖十書不較也璀退即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
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璀不達大體觸忤大
臣伏乞敷奏早行竄黜上臨朝謂布曰卿一向引璀
璀如此報恩邪初議竄徙韓忠彥曰璀言誠過若責
之太重則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遂黜璀知

泰州尋謫合浦璀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盡辨其
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比歸又著四明尊
堯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
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
　中書舍人傳楫罷曾布自以為楫有汲引恩冀其
助己楫蘇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
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出知亳州　晁補之罷管師
仁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與黃庭堅皆其門下
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
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以講求及冗員浮費

當裁省者詳議以聞　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罷清臣
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唯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雖
由于曾布亦其謀也至是與布忤御史彭汝霖承布
旨論之遂出知大名　召陸佃為禮部侍郎佃上疏
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
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
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續前人者不必
因所為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
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
之過也願咨諏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

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脩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
尚書右丞　遼女真部節度使頗剌淑死阿骨打嗣
先是女真歲以北珠貂皮良犬及俊鷹海東青貢於
遼海東青者小而俊能擒天鵝爪白者尤以為異出
於女真之東北遼主酷愛之其地有鐵勒等五國每
歲大寒遼主必發使來趣女真發甲馬數百人至五
國界即巢穴取之往往爭戰而得國人厭苦　十一
月庚申以陸佃為尚書左丞溫益為尚書右丞益初
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
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復召

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誣今復詔參脩是紛更也願



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庚辰詔改元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　初鄧綰之子洵武爲起居郎恐不爲清議所容常圖所以求知于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爲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

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温益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爲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



温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决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自河南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變聽將拜相稷約其僚

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倹
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
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勅
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
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
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
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
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
元謹始之義禁内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
褥用黄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



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出知蘇
州　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
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時有宿儒曰徐
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
布惡之然無可罪也會市肆有刻武夷先生集者乃
常所爲文布之子紆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
安石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爲意布偶入
見之遂奏于上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
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八 起壬午至癸未凡二年

### 徽宗二

崇寧元年春正月丁丑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
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戊戌詔
士有懷抱道德久沉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勵風俗者
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　辛丑太妃朱氏卒謚曰
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哲宗生母也　以蔡確配享
哲宗廟庭　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



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
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
困　夏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
用忠讜之士張廷監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
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
爲得人然與曾布不恊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
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
罷知大名府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
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
削案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優曾布用其說具姓

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
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
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獲免尋
詔毀范純仁神道碑　己卯陸佃罷時詔元祐并元
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
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
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
甫張來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
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
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

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曾君貺陳瓘
龔夬汪衍余爽湯戫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
趙約譚扆楊偁陳佾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
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
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
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
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窮懲元祐餘黨佃
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

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輙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
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尋卒佃字農師山陰人家貧苦學映月讀書舉進士
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善屬文尤精於禮家名
數之說　庚辰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
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善
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
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
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
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六月癸丑詔倣唐六典

脩神宗所定官制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
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
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
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與大獄無能救
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
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
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
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迎布之愛婿也京言
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辯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

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擾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令特相卿其將何以教之是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上嘗出玉琖玉巵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己丑



挾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詔杭州明州置市舶司　庚子章楶罷辛亥復罷春秋博士



寘張來言者謂來向聞蘇軾亡出己俸飯僧縞素爲位而哭是軾黨也詔謫黃州安置　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

外舍三千人　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



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來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

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扆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崔鶠以邪等免所居官居郟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　冬十月癸亥蔣之奇罷　甲戌復



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跡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居于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

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　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戊寅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會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



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十一月癸巳罷西南兩京宗正司及敦宗院分處宗室非祖免者　戊申子楷封高密郡王　十二月癸丑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失策因薦高永年王厚爲帥　辛酉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丁丑詔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籍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



加舒亶龍圖閣待制初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荊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爲靖州徽爲蒔竹縣　壬辰溫益卒益字禹弼泉州人舉進士尋附會蔡京歷官中書侍郎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合蓋天性然也　以蔡崇禮爲工部員外郎召試政事堂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　丁未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宮名崇恩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

局　復榷茶法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都茶場稍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産茶悉仍舊禁榷即産茶州郡隨所置場中商人園戸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賜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時李階擧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特



奏名安恍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恍第恍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爲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

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虚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



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　五月丙戌罷曾布爲廉州司戸參軍　六月内侍童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内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中太一宮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

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赴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熈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七月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爲執政官著爲令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



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紱余深奉行蔡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爵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商英小人是非其類也　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叅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

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意焉　癸巳令天下州郡各建崇寧寺　辛丑始定選人階官時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



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而充濮州教授者淆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仕爲廸功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　置都大軍器所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以領之　遼生女直部節



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嗣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爲越王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爲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斡爲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　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儼本姓李賜以國姓　十二月置邊事司以王厚高永年主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四十九 起甲申至丙戌凡三年

### 徽宗三

崇寧三年春正月戊子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以蔡攸爲秘書郎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爲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



寵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甲辰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

之管第三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
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
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
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
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
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
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
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加刑恕官先是上諭
等臣曰涇原弓箭手開恕匿用其人今逃者已千餘
戶矣蔡京庇恕乃諭使者薦恕俵糴奉法乃獲進秩



二月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三月辛
丑大內災高麗侵女眞女眞敗之高麗旣與生女眞
通好會烏雅束遣石適歡以兵徇曷懶甸之地下其
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己使人請議事石適歡使孟魯
徃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
拒孟魯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眞團練
使十四人進攻女眞石適歡連破之追入闢登水逐
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好復
通　夏四月乙丑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
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

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
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
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
復鄯州廓州　五月己卯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
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
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羌置
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
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
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
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



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
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
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
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
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
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
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
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
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
續其血食乾謂夷無人哉　辛丑詔黜守臣進金助

脩宮庭者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
子所倣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
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
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
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
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
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
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壬子置書畫筭學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
說爾雅博雅方言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



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倣
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爲工筭
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筭問仍併曆筭三式
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
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　戊午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
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
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
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
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

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
法　八月丙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
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
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
所爲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秦鳳招納司
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
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
學士渭州郭景脩爲西上閤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
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



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
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
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
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
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
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
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
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
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
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

始求美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
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
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
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
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
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
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
云　詔諸州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　冬十月辛丑
朔大雨雹　丙辰命官編類六朝勳臣　十一月甲
戌視太學官論定之上十六人　癸巳更加上神宗



哲宗謚　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戊午安
惇卒惇字處厚廣安人上舍及第歷官同知樞密院
平生排陷忠良其子郊坐指斥誅流其祀遂絕人以
為冥報云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
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
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
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
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
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　是歲
大蝗

四年春正月立武學試藝法　丙申蔡卞罷卞立心
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
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
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
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丁酉以童貫為
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二月甲寅以
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
左丞　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遂命
置三衛郎曰親衛曰勳衛曰翊衛既又改三衛郎為
三衛侍郎　閏月壬申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



甲申改鑄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
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
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
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
錫鐵錢　詔河陝諸路各置招納司　三月甲辰以
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黎洞王河蠻
內附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
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
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庚戌令呂惠卿致仕戊午復銀
州　寘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

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䟽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詰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



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没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

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貶爲郢州防禦使　置議禮局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温叟等撰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彦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



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召婺州教授葉夢得爲議禮武選編脩官用蔡京薦召對夢得上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　夏四月辛未遼遣使來言朝廷出兵侵夏今

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蔡京謂虜書悖慢草答書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陲道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以蔡崇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　夏人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　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壬子賜信州道士張繼先號虛靖先生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辛丑右司諫姚祐謂汴都無險請置輔郡詔以潁



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四路總管皆蔡京之門人蓋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甲寅詔奪元祐輔臣墳寺　還上書流人　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口砦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為庭孚二州　甲申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垷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

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豫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寮奉觴稱壽有



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

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乙巳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月壬辰日中有黑子　十一月丙辰置諸路提舉學事官置番學于熙河蘭湟路　己未章惇死惇字子厚浦城人舉進士甲科歷相位窮兇極惡遂成紹聖之禍初惇知商洛縣時嘗與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



書壁軾懼不從惇遂下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軾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　林攄自遼還初攄使遼時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

子勔偕來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頭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



其須斸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祠唐李良及漢津　張塈卒塈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錯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

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
章言曰塈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
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
出塈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
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至是
卒賜謚曰正素先生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
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
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黄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



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
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
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
諸徙者程頤復宣義郎致仕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
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
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
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
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遥郡刺史
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

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
奇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
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爲中太一宮使
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
臣當全體貌帝爲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
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
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
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
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
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



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
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
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
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
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乙卯許
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
知洪州　巳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
時蔡薿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
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
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獲以開至言收

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閒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是科所得者趙鼎　夏四月丁丑停免兩浙水災州郡夏稅　五月丁未班劉昺所造紀元曆　六月癸亥立諸路監司互察法庇匿不舉者罪之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壬寅詔改明年元　九月辛丑河南府嘉禾與芝草同本生　冬十一月己巳詔立武士貢法　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己未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



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徃來鄭妃父客鄭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茂同列引用邪黨出逵知亳州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　起丁亥至戊子凡二年

### 徽宗四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爲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



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二月己卯復行方田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爲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爲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爲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怨之　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甲辰立八行取士科八行

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癸丑趙挺之卒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初舉進士在德州以希意行市易法蘇軾謂其聚斂小人不當召試館職既乃劾軾誹謗先帝且建議紹述排擊元佑諸人反覆窺伺以取高位雖小有才不足論也　以葉夢得為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



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

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上然之　夏五月以蔡薿為給事中薿初以對策阿附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為侍從前此未有也　己丑貶呂惠卿為祁州團練副使　庚寅鄧洵武罷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連姻遂罷　甲午詔班新樂于天下癸卯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六月己未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　乙亥朱諤卒諤字聖典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在蔡京門下歷官右丞相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為之誌



其墓　秋七月戊子詔括天下漏丁　八月乙卯曾布卒布字子宣南豐人鞏弟舉進士歷官右丞相進紹述之說既死乃謚文肅　庚申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

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程頤卒年七十五頤字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爲伊川先生　冬十月己未詔士有才武絕倫者歲貢準文士上舍上等法　閏月丙戌以林攄爲尚書左丞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旣怨蔡



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内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内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奸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建靖海軍王祖道言地文蘭那四州蠻皆内附請於黎母山立鎭州賜軍額曰靖海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初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土發



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服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鎭戍輦輸内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旣鑿空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涪州夷内附以其地爲珍承州知涪州龐恭孫說誘之也　乾寧軍言

黃河清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處州雨豆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大慶殿受八寶羣臣稱慶
赦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
億永無極詔名鎭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
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鎭國通曰八寶
蔡京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降侍郎廳延福宮竹生
紫花黃蘗祕閣槐枝連理御筆曰昨日仙鶴三萬餘
隻盤旋雲霄之上京又奏有仙鶴數萬隻蔽空飛鳴
又奏建州竹生花結成稻米搬入城市貨糴所收數
十萬碩又奏穰縣生瑞穀安化縣生芝草都計五萬



本汝州生碼磁山子一百二十座及諸州雙頭蓮連
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
百種有奇拜表稱賀又言冀州黃河清汝州牛生麒
麟六十二處降甘露二十處木皆連理二處祥雲現
三處見毫光祥煙手詔云金芝産于艮嶽萬壽峯宜
改名壽嶽蔡京導主上酷好祥瑞而李譓以竹釘竪
芝草於蟾蜍背以獻及至一夕而解故釘猶存梁子
野進嘉禾則以膠粘紙纒皆不之罪范齊許稱牛生
一物今已被村民壞了切慮即麒麟也程祈言扶邦
彥家收得異禽恐鳳凰也無根之語不可勝數已未

進蔡京太師加童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于此戊寅
河東北盜起　二月甲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夢
得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
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
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
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
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
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
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
已而卒用貫取青唐　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



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
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
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
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
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
至是乃降是詔　三月庚申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
于天下　夏四月甲辰復洮州童貫奏至百官表賀
五月庚戌朔日食辛亥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
加童貫檢校司空京請佩金魚遂爲故事　六月瀘
南夷納土詔以爲珍州　秋八月丙申梁子美罷知

鄜州　九月辛亥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癸酉皇后王氏崩謚曰靖和　冬十月以石公弼爲御史中丞　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辛酉訪求古禮器壬戌詔討論臣庶祭禮　十二月壬寅陪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



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渝州蠻內附以其地爲溱州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復詔行方田法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一 起己丑至庚寅凡二年

### 徽宗五

大觀三年春正月丁卯夷州納土己巳胡耳西道蠻納土甲戌升湟州爲嚮德軍節度　二月丙子朔播州楊文貴納土以其地置遵義軍　丁酉童貫自[illegible]校司空奉寧節度使進司徒易鎮洮州葉夢得當草麻罷勉奉詔及制出鄭居中乃摘制語言于貫曰葉內翰擯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居中曰首



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眡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眡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赬面徑揖起歸質諸舘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乃大怒泣訴于上納告稱

上竟不受　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字賓老維揚人舉進士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爲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書劾貫



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夏四月戊寅林攄罷時集英殿貢士傳臚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

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癸巳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癸卯以余深爲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爲尚書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爲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乙巳朔學官孟翊自謂精於易獻所畫卦象謂宋火德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不然期將至矣帝不悅詔竄之遠方　戊午以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出知汝州尋落職



提舉洞霄宮鄭居中以夢得軋己故陰語童貫令去之　詔令學校所用雅樂不過春秋釋奠諸賜宴辟廱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以示多士自今一用雅樂　六月甲戌朔詔脩樂書　管師仁罷爲佑神觀使　丁丑蔡京罷京專國日久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罷爲太乙宮使初上爲端王時太史局有郭天信者言上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嘗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辛巳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彦之庸儒曾布之贓汚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六月江淮大旱　秋七月



丁未詔諭籍人除元祐姦黨外餘並錄用　八月帝親製大晟樂記命劉昺編脩樂書爲八論又爲圖十二凡爲書二十卷說者謂蔡京使昺緣飾之以布告天下云　丙申升融州爲清遠軍節度　己亥韓忠彦卒忠彦字師朴琦子也舉進士嗣父爲宰相質剛氣和不幸與羣奸同事身被五黜了無介懷亦不忝所生云　九月己未賜天下州學藏書閣名稽古冬十月癸丑大雨震電減六尚局供奉物　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黃帝爲先師風后等八人配享巫咸等七人從祀　己巳蔡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哲宗實錄朝朔望石公弼言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彦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敝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提舉洞霄宫而遷注爲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



不衰行且復用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罷鑄夾錫錢
四年春正月癸卯罷改鑄當十錢辛酉詔士庶拜僧者以大不恭論禁燃頂煉臂自毀者　二月己丑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

寮伺京所爲京闕而銜之　三月庚子募饑民補禁
卒癸亥詔罷癈人稍加甄叙以責來效　詔罷醫筭
書畫學官醫生入太醫局筭生入太史局書生入翰
林書藝局畫生入翰林畫圖局　夏四月巳卯班樂
尺于天下癸未蔡京上哲宗實錄　五月丁未彗出
奎婁長數丈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徧掃垣內外座俄
又進掃帝座者再前後二十餘日乃滅　甲寅立詞
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
是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
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于天下榮州以王庠應



詔庠曰昔以毋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毋年
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
蘇轍范純仁爲知巳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
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
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
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　丙辰以彗
見避殿减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
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
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
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

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
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及不軌不
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
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
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
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巳而別爲禁防陛
下須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巳而重致於法
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
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
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甲子貶蔡京出居



杭州丙寅余深罷深與蔡京結爲死黨京既去國深
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爲昭信
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治其妄言拓地之罪　六
月乙亥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
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
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
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丙申
薛昂罷　秋七月辛丑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
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而廢業
失所監司其罷方田悉令改正毋失其舊　乙亥以

劉正夫為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庚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　八月省冗官　石公弼上疏言自崇寧以來任事之人專務俛功倖賞開邊則招納無窮修造日廣民力凋瘵饑疫相繼死者過半輓運花石荒廢農業黔南之役湖廣蕭然上天垂戒寧不在茲願息民以承天意何執中等毀之遂自兵部侍郎出知揚州　閏月辛丑詔諸路事有不便于民者監司條奏之辛酉詔戒朋黨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丁酉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為



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蔡京之罷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十一月丁卯郊改明年元　十二月庚戌改謚靖和皇后為惠恭出宮女四百八十六人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一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二 起辛卯至甲午凡四年

### 徽宗六

政和元年春正月壬申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壬辰詔百官屬名節　二月丙午以太子少師鄭紳為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己巳詔監司督州縣長吏勸民增植桑柘課其多寡為賞罰癸酉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丙辰立守令勸農黜陟法　五月己卯東南有星晝隕丁亥解池生紅鹽　六月甲



寅復蔡京為太子少師　秋八月乙未復蔡京為太子太師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以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騶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踈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寘知惠州初帝在潛邸方技郭天信言當居天位

及即位頗睠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
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爲崇信
軍節度副使　九月戊寅王襄坐薦引近侍罷　遣
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童貫旣得志於西
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
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
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
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
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
杭守蔡嶷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



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
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
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
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
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涖鞫聞
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
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
命宣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
商英罷枏瓘遂表奏乞進尊堯集于御前開折崇寧
初旣建辟廱詔以王安石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創

坐像瓘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畧曰代言之筆盡目
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
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覲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
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
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
之祠今比安石爲僻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
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
倨而坐視百官氣攣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
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
之屛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



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
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
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
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頼川舊學記刊
于四紀之前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埒之手唱如聲召
應若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
衛恥然未捨填波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
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觀尊
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奏上帝
謂其語言無緒並係詆誣羈管台州人皆危之瓘至

天台猶表謝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獻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洛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凛凛不屈蓋如此初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于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風旨起遷人石悈知台州欲實瓘以必



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初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十二月己酉詔臺諫以直道覈是非毋憚大吏毋比近習　是歲出宮女八十人

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戊子朔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死太清樓　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

奉先曰彼麁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湎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



夕遁去遣人訴于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奉先遼主元妃之兄也外寛内忌因元妃故遼主深倚任之　三月己巳御集英殿策進士賜及第出身七百十三人是科得李綱　賜貢士聞喜宴于辟廱仍用雅樂罷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滛哇之聲　夏四月辛卯復行方田　監察御史李彥章請士毋得兼習史學詔從之

五月己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利州路轉運副使張臣獻羨餘三十萬緡為言者所論尋除名竄池州　六月己丑以余深為門下侍郎罷戶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



故貶顯不復仕歸隱四明　秋七月壬申訪天下遺書　丙子置禮制局掌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冠昏喪祭沿革制度及更制郊廟禋祀之器劉昺領之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壬午蔡京專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

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
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
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猥雜甚者走馬承受
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月乙巳內臣譚稹經營河東邊事至晉州得
一物于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餘闊寸餘厚
二三分色赤黑末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上兩旁
橫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稹歸以進蔡京
京見之謂此爲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宜獻
之于上戊寅上受元圭于大慶殿受賀赦天下執政



皆進秩辛巳蔡京進封魯國公以何執中爲少傅改
太宰仍兼門下侍郎　十二月丙戌以童貫太尉
蜀夷內附置祺亨州麗恭孫說誘之也　蘇轍卒轍
字子由軾之弟也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淡泊似其
爲人而秀傑之氣殆與兄軾相迫元祐秉政力斥章
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
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
之轍與軾進退出處無不相同獨其齒爵皆優于軾
說者謂造物所賦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
臨川伯從祀孔子廟時五禮新儀成於正月元日舍
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
殿上須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丁丑吳居厚
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
媚雖無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爲首　二月辛
卯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
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
已爲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年三十五謚昭懷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癸巳鄧洵仁罷乙巳作
玉清和陽宮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己酉以薛昂爲尚書右丞　庚戌班五禮新儀詔
開封尹刊本給天下其不奉行者罪之又置禮制局
討論古今宮室車服之度冠昏喪祭之則　閏月丙
辰改公主爲帝姬　五月丙午葬昭懷皇后于永泰
陵　己酉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
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沈滯焦急之聲嘉與天下
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六月癸亥
祔昭懷皇后神主于太廟　秋七月甲申還王珪孫
固贈謚追復韓忠彥曾布安燾李清臣黃履等官丙

子加何執中爲少師以燕樂成進執政官一等故也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舘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大甚漸以



爲疵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須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



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濫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以夾鐘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　冬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

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辛酉太白晝見　是歲出宮女二百七十九人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之名　二月癸酉長子桓冠　夏四月庚戌幸尚書省以手詔訓誡蔡京何執中各官遷秩癸酉閱太學諸生雅樂　五月丙戌祭地祇于方澤　六月壬申以廣西溪洞地置隆允二州　秋七月丁丑置保壽粹和館以養宮人有疾者戊寅焚死東門所儲毒藥可以殺人者仍禁勿得復貢　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



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㝷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江寧州先因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及阿踈奔遼烏雅束屢以爲請遼主不遣阿踈遂以爲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

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踈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脩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踈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宿闍毋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廸古乃兵



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踈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



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

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于斡鄰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鐵驪王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初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



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唛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哆唛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撒底河城故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二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三 起乙未至丁酉凡三年

### 徽宗七

政和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為言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



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旻追尊祖龕福以下皆為帝以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諳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　庚辰晏州夷反初知梅嶺砦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宴州夷酋卜漏等瀰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圍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聞之倍道趨瀘劾

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逼節制逼陰有專討
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陜西軍三萬以逼爲招討使
逼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㴸擄輪
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蜜諸夷爲逼敗潰
者悉赴之乃壘石爲城樹柵以守逼軍不能進廵檢
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多猱適遣土丁
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千頭束
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
登崖巓乃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鷄
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

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
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
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
平拓地千里逼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
守號曰勝兵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
屬國阿骨打遣賽剌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踈遷黃龍
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
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
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
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持久計

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
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
趨高阜爲陣諜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
宿銀朮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
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
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
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
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
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
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

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
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甲寅冊定王桓爲皇太
子赦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庚午以童貫領六
路邊事時秦興鄜延環慶秦鳳經原熙河各置經畧
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三
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甲申追論至和嘉祐定策功
封韓琦爲魏郡王復文彥博官　遼使張家奴等六
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爲書辭
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
主降　癸巳賜禮部奏名進士六百七十人是科得

洪皓崔縱　夏四月甲辰作葆真宮改集賢殿爲右文殿置宣和殿學士以蔡攸爲之　六月癸丑三山河橋成初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至是畢工御製橋銘未幾水漲橋壞遼復遣蕭辭刺使金金主以書辭慢留之不遣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丁丑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曰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于殿寢禮蓋云闕崇寧之初嘗詔建立去古既遠歷代之模無足循襲朕刺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僝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宣示圖式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以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于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古者



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起葉夢得知蔡州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賑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錢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縣吏告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

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
汝言及此何也寄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
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諭里等携
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
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
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勃海羣盜
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
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
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
真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王厚與劉仲



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
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
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
癸卯以嵩山道人王仔昔爲冲隱處士召陳顯爲宣
和殿學士不至　十一月庚寅高麗遣子弟入學凡
五人明年覲策賜四人上舍及第遣歸其國　十二
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務面仰天慟哭曰
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
至柰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
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

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駞門駙馬蕭特末等
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行次爻刺
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
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偵遼督餉
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
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荅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
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
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
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以瀘南獻捷轉宰執一官　以童貫爲
陝西兩河宣撫使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
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
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
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
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甗口見遼政
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
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
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
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

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玉
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
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
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
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
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
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
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
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
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爲改温州爲應道軍靈



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
驗而已　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
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
十二品歲大比許襴褋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
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丁亥詔增廣天下學
舍詔脩御河及廣京城　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
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
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儻形勢加

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
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璧月跨
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
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
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
有自然之勝若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姑蘇唐白樂
天所植之檜皆取以實之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
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
籙宮以便齋醮之路　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
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



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
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
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
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
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
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
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人撻不也執永昌以
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眞
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
　辛未何執中罷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

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執中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未幾卒執中字伯通虔州龍泉人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上意而已平生夤緣攀附擠排賢哲雖嘗置義莊以效范仲淹士人羞稱之

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京改都堂爲公相廳時人稱爲公相　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丙寅班中書官制格是月遼以耶律淳爲元帥　秋八月壬午詔天下監司郡守搜訪巖谷之士雖恢詭譎怪自晦者悉以名聞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加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壽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己未以童貫爲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乙丑太白晝見　十一月庚子以白時中爲尚書右丞戊申以侯蒙爲中書侍郎薛昂爲尚書左丞是月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十二月乙酉劉正夫罷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創公田所以內侍楊戩主之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



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於是民不勝其擾僅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　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皇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柰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匿魏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

七年春正月丁酉于闐入貢庚子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爲太尉　二月癸亥廣州觀察使黃璘誘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甲子會道士二千餘人于上淸寶籙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淸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



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乙未以童貫權領樞密院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屛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升温州爲應道軍以林靈素故也　五月祭地于方澤　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魯國公己巳蔡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　改節度觀察留後爲承宣使　雨雹大如升有二魚落殿屋上人皆異之　秋七月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衆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



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

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懋即渭也　遼主自燕至陰京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　九月乙未劉正夫卒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由博士入都驟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貪吝唯恐不足於財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民舍未幾盡燬　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政　戊寅侯蒙罷知亳州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庚



寅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辛卯起復鄭居中爲太宰以余深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　十二月戊申朔有星如月南行光采照耀與月無異　丁巳以薛昂爲門下侍郎　方士王仔昔倨傲而慿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感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詗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庚午作萬歲山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初葆光爲左司諫始涖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省之計徙爲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



是大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金都統斡魯古及遼耶律淳戰淳敗遂拔遼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于遼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蔽遼主許之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三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四 起戊戌至庚子凡三年

### 徽宗八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作定命寶成初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大慶殿受賀肆赦　庚戌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惡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庚子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



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以蔡京子鞗為宣和殿待制鞗選尚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鞗始　三月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皇子先多士遂以王昂易之　夏四月己卯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堂　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子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鄧洵武為特進　八月甲寅以童貫為太保　辛酉詔班御註道德經　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屋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庚寅薛昂罷以白時中為門下侍郎王黼為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　辛丑鄭居中罷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月丙子詔周柴氏後已封崇公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議郎

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十一月己酉朔改元大赦辛亥日中有黒子　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謗士效忠而憸人乃誣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



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

言路久壅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十二月己丑置裕民局尋罷之　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春正月壬子進封皇子樞肅王杞景王

乙卯詔更寺院爲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丁巳金主與粘没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



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賫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戊午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黼賜第城

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
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
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
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
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
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帝躬
耕籍田　占城入貢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
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
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
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

侵擾至是封為王始與交阯加恩均矣　二月庚辰
改元易宣和殿為保和殿戊戌以鄧洵武為少保
三月庚戌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　己未以馮
熈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
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殿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
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
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
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
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
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

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
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
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荅
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
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
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童貫使熈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貫遣
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
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
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

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
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守兵追之斬首而去
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
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
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
武震武在山峽中熈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
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
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路所築城
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矣　夏
四月丙子朔日食　劉法既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

賞者數百人　五月壬申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圖是月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更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爲致虛觀



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己亥夏人遣使納欵詔童貫罷兵　秋七月甲寅以童貫爲太傅夏人之納欵也童貫因關右旣困遂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　八月丁酉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竟不起復　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

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云　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脩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倂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酹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



中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一月戊辰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罪爲帝所知遂居政府時朱勔

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䟽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少寬衛



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謗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蚩蚩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為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䟽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䟽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秘書郎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至是蔡京求善訓子弟者福州



進士張覺適到部京族子以覺薦覺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服與之接覺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覺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發必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覺深與傾倒覺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斂容問善後之策覺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列內外以分理庶

務或猶可及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時入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趣



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上首肯之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客受吉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胥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冊



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胥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丁巳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編管池州

是月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胥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二千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胥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

用兵以十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閣毋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㨗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旣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丁亥罷禮制及他局五十八所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爲僧　秋七月壬子詔文臣非邊防不起復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



之數同于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九月癸亥以余深爲少傅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加内侍梁師成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致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汚多寘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織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

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横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師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將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庚戌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



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南攻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搶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是歲真臘入貢真臘一名占臘在占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千里有戰象二十萬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主金裒賓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四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五 起辛丑至壬寅凡二年

### 徽宗九

宣和三年春正月壬寅鄧洵武卒洵武字子常成都雙流人綰之子也鄧氏自綰舉禮部進士第一挾此以動搢紳至洵武亦第進士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庚午趙震坐棄杭州貶徙吉陽軍　臣僚言方田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一付之胥吏任情增減遂詔罷方田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業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　甲戌降詔招撫方臘　乙酉罷州縣學三舍法及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是月方臘陷處州　淮南盜宋江以



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方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附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

等將兵追之及詣閭山縣遇賀等謀曰主上信蕭奉
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為
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
即紿曰追不及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
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
以俟師期　童貫譚稹追擊方臘前鋒至青河堰水
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青溪幫源
洞諸將劉延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
繼至盡復所陷城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六百餘
人及第出身詔梁師成稱宏曹組赴殿試賜同進士



出身　夏四月童貫等合兵擊方臘于幫源洞臘衆
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
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
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併
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
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
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倮而縊于林
中者相望百餘里時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世忠之
功以為己功　是月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五月戊
戌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癸亥安置御史中丞陳

過庭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書致寇者蔡京
養寇者王黼寬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
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
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
責黃州安置是月大蝗　閏月甲戌復置應奉司方
臘既平王黼言於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
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
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
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
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江浙郡縣殘燬而茶



鹽比較之法如故許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
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
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
東路權免茶鹽比較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
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
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
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
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
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　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埽
秋七月丁亥廢新置州軍先是夔峽廣南邊臣開納

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
爲病乃廢純滋祥亨祺溱承播思隆允孚十二州及
熙寧遵義二軍或爲縣或爲堡寨　戊子童貫等俘
方臘以獻　是月黑眚見于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
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
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推倒
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
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
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
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



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亦入人家爲患所至諠然
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惡
者二年乃息　八月乙巳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
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
韓世忠之功爲辛興宗所掠賞不及世忠荆帥楊惟
忠還闕直其事轉世忠爲承節郎　九月丙寅以王
黼爲少傅鄭居中爲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
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
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
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寖淫于京東西淮西

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
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
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
爲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寄奥
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
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
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
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
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
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



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
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
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
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
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論曰王人雖微
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書法也時至春秋周室已微
諸侯各國其國而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仲尼傷之
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會書盟書征伐必先王人而
次諸侯此其大義蓋有在也若其盛時周公治內召
公治外均爲寮宷百辟羣后同爲王人唯視爵以爲

等差曷嘗以内外為輕重哉漢唐以來雖一統之時已漸不知此義及梁師成之言一出益重内輕外自分彼此而春秋之義日晦矣　冬十月甲寅詔自今贓吏獄具論決勿貸童貫復領陜西兩河宣撫使　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彦為尚書左右丞邦彦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壬午張商英卒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舉



進士歷至輔相詭譎觀望隨時變遷迎合上意初黨蔡京以進既而衆共惡京遂與京異　是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没喝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衅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没喝計以斜也都統内外諸軍蒲家奴粘没喝斡本斡离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十二月辛卯朔日中有黒子自崇寧三年至此凡五見　壬子進封子構康王模祁王

四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為少保梁師成為開府儀同三師　癸酉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濼余覩引婁宿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斡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回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斡亡敖盧斡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斡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觧



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宫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二月陳瓘卒于楚州瓘字瑩中南劒州人舉進士甲科歷任監察御史以言事謫管勾太平觀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下代不乏人但時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　三月金粘没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

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
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没喝出瓢嶺期會于羊
城濼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
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
遼主遂趨白水濼粘没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
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
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
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
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
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



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
遼人立燕王耶律淳為帝初遼主之走雲中也留南
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
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
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
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
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
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
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
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

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
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
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
族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
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
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
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
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
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
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没喝謀良虎斡



本等纔至粘没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
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
皆降金　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
宣撫使屯兵于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
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
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

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
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
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
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眞卽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
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
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
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
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
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



取之因復舊疆上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
未復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
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
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
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
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
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
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
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
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

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
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
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
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
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
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厲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
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
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
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
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



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眞侵削以來嚮慕本朝
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
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眞以爲鄰國彼旣藉百勝
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
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
未分持卞莊兩鬭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
衆繫累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
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
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
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

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掭以他事除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而比事始不可收拾矣

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祕閣



又令郡縣訪遺書是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踈以歸阿踈至金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乙亥以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吊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于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于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



軍致仕　壬寅以王黼爲少師是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内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爲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

等召宰執入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温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温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内應事覺后執處温問之處温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



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宿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没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壬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斜也使斡离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德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斡离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离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里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离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离不等遂以騎兵



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离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离不追至烏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孫且烏歇等來議師

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已卯遼將郭
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爲遼常勝軍帥留守
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
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
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
受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庚寅改燕
京爲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
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
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
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



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
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
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
世脩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
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
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
人諭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
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
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
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

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
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
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
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
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
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
安遠軍承宣使　癸丑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
是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鉏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
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
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



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
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
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
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
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
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
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
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
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
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慮

以權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朮可婁宿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　壬辰金



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是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



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

肉炙粱米翁皷翕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圖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淸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戶部獻今年民數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是年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相州湯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往先遣卒僞爲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任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五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六 起癸卯至甲辰凡二年

### 徽宗十

宣和五年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 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离保即箭笴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

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



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竆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褫官而職任如故　遼平州人張瑴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瑴撫安亂者州民推瑴領州事耶律淳死瑴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瑴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瑴狂妄寡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

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瑴瑴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爲南京加瑴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　二月乙酉朔以李邦彥趙野爲尚書左右丞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爲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



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巳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

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



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時金以斡魯為都統斡离不副之使襲遼主

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斡魯使斡离不銀朮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斡离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斡魯兵至埽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斡离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



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兩走雲內斡离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斡离不不許　五月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時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

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
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
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
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
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
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
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庚申以王黼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癸亥進封童
貫爲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
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



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
良嗣爲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夏主
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
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冊乾
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
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
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
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爲樞密使特
母哥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
歸者即官之　奚回离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

其黨耶律阿古哲等遂殺之　金遣使如夏時斡离
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于夏
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月丙戌張瑴以平州來
歸時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
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
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
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鎭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
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
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
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



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
藩鎭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
之援又何懼焉瑴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
瑴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
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
殺之瑴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
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
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
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瑴
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

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與至汴以
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
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
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
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
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　乙未
詔令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　戊申鄭居中卒居中
字達夫開封人舉進士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歷官
通顯始蔡京以星變免官居中語帝復用京旣而慫
京不援乃復間京向背離合亦惟視利而已謚曰文



正殆有愧云　辛亥以蔡攸領樞密院事　秋七月
戊午以梁師成爲少保已未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
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付燕頗失上
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
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寧軍　庚午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
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
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
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辛丑命王安中
作復燕雲碑　遼都統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

與郭藥師戰敗走死初金人旣陷燕京幹就奚王府
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
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
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
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
龍殺傷太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
藥師太尉　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爲
都統蒲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
堵濼而殂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骨打弟
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骨打



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
幹本爲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幹本骨打庶長子也
九月金葬阿骨打于海古城西　冬十月雨木冰
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爲帝朮烈興
宗孫也　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穀爲節度使時
金人聞穀叛遣闍母將三千騎來討穀率兵拒之營
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
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丙寅帝幸王
黼第觀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
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

十餘人執兵接攤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詔國子監刊御注冲虛至德真經南華真經頒之學者　金人以闍母無功而退乃復使斡离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轂闍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离不乘其無備襲之轂戰于城東轂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轂函首以畀金將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



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轂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轂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轂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轂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遼术烈及蕭特烈爲亂兵所殺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惟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又使李靖來告哀

六年春正月上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僧道童行狀出指斥語上怒甚命箠掠炮烙之畧不語亦無痛楚狀竟不知爲何人　置書藝所設生徒



五百人　連南夫如金弔祭　夏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二月己亥帝躬耕籍田　召許景衡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　三月己酉朔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

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曰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辛巳皇后親蠶京師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爲戶部侍郎　夏四月丁巳起復李邦彥爲尚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　六月平州都統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斡离不還下詔招撫閣母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壬子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東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浙



江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期以兩月納足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甲辰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以黼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遼主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如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金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邪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八月乙卯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糧遂攻應蔚



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壬戌以復燕雲赦天下　九月乙亥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丁亥以趙野宇文粹中爲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　十一月丙子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

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恊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乙酉罷應奉司丙戌令尚書省置講議局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剋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



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十二月甲辰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糵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自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又有張廸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七 乙巳一年

### 徽宗十一

宣和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赦兩河京西流民爲盜者仍給復一年　遼主延禧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遥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宿等所獲遼遂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册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三月癸酉朔雨雹丙戌子楧進封建安郡王　夏四月庚申勒蔡京致仕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彦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譏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戊辰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字器之魏人舉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𥁞盡安世巋

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竟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遭貶竄極遠惡地無不經歷埜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家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王偁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烏乎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爲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其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乎　五月丁亥詔諸路帥臣舉將校有才畧者監司舉守令有政績者歲各三人　六月辛丑詔宗室復稱姓　丙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故封貫爲王　秋七月熈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弋凡倉庫皆沒　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並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离不分道入寇初斡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离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左副元帥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爲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爲六部路都統闍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斡离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一月丙戌郊帝纔下壇而帑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庚寅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趣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

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
原逃歸金粘没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
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
受地至太原聞粘没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
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没喝嚴兵以
待趣擴等廷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
没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
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
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
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既



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
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没喝遣王介儒撒離
栂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
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栂曰兵已興何告
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
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即欲假赴闕稟議爲
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
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
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
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

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
帥臣何爲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
及臨事乃蓄縮畏懾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
粘没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
執罵賊死粘没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巳
酉金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
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
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
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
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



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
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
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
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
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
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大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
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
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棹
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
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

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
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
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
斡离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
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
師遂帥所部兵刼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离
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
皆爲金有斡离不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
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府太常少卿傅察使
金至境上遇斡离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

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辯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
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
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狥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
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　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
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
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
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
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留以
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帝以金
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

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
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
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
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
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
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
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
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
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
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

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
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
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
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
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
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
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
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
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
人來狥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

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



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具詞密禱其詞曰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請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遄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忘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



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爲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壬戌大赦立朱氏爲皇后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

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离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斡离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道君皇



帝起崔鶠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旣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鋼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歟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壁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立于正京之術破壞天



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召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鶠字德符雍丘人徙居潁州之陽翟舉進士歷相州教授蔡京籍爲邪等屏居郟城十餘年至是復起而卒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　是月因金兵陸梁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八 丙午一年

欽宗一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監察御史余應求上疏曰大公至正之道不行於時久矣人懷私意士失常心廉恥道喪名節不立諂諛相夸詐誕成風以全身保位爲賢以竭忠盡節爲愚以奔競進取爲能以恬退自守爲拙以刻剝辦事爲有才以重厚長者爲無用廢直道而狥私情背公家而任已恩財賄交通於權門侈靡濫溢於私室憎廉潔爲矯詐惡正直爲介僻敢言者謂之狂妄正論者謂之迂闊奮不顧身者衆必沮之賢而有才者則妬忌之背君忘國不啻路人卑賤之態甚於狗彘禮教陵夷風俗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止原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夫大臣者百僚之表萬民之視效也大臣欺君而罔上故小臣誕謾以求合大臣持祿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求進大臣貪冐



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爲姦大臣聲色以自娛故小臣奢縱以相高夫公卿士大夫所爲若爾欲望士行之正直風俗之純厚豈不難哉願下明詔申嚴訓飭一有不悛重寘于理庶幾士風丕變民俗歸厚以副陛下維新之政　以李光爲右司諫光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彦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戸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　戊辰金斡离不陷相濬二州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歩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离不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爨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

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
事以侍郎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叅謀
軍事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
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
事叅酌祖宗舊制罷内外官司局所一百五處　以
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梲同知院事　召潘良貴入朝
良貴金華人初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
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鈞知名士良貴屹
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謝絶除主客郎
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至是召還賜對帝問孰可

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
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諭於下寮
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
汭口排岸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
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
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丘南戕之
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
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
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
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籞服餙器用上僭乘
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焰薰灼東南
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
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
大畧如内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
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出勔得官皆罷時二
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
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
用謝克家孫覿爲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
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
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

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
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庚午上皇如
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
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
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
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
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之計
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
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
可乎帝黙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

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



且中宮已行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貿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　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爲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爲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亦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關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旣迫京師而謀避狄乘輿一出禁衛聞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議也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



曹矇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日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而金人已抵城下矣　太宰白時中罷以李邦彦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廸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尚書左丞　壬申金人渡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离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疋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彦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彦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

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首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斡离不盛兵南向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



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叚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甲戌以唐恪耿南仲並同知樞密院事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武泰節度使何灌力戰而死

丙子李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



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陷陽武知縣事蔣興祖死之興祖宜興人之奇之孫也　甲申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

入于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歛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廸使黏罕軍于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斡离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秖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趣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覩京師周廻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

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綏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嘆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



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　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勸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攝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米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

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爲寵古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逃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宜以軍法從事正其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乙未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



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間即發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

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



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刼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金斡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

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棁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



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應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李邦彥楊時言士民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



而納誓書李棁奉使失詞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上從之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爲太學錄東力辭以歸　呂中曰

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作和作戰人才作賢作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詸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爲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爲不和之詸師道方逞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爲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爲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爲可割和議復行矣吳



敏本生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爲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間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宇文虛中月餘鎔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康王至金幕府見斡离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先是康王在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的連珠不斷金人謂此必將官良家子非親王也乃更請肅王爲質

癸卯帝命肅王樞爲質于金乙巳康王張邦昌自金



營還　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僉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

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



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援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戊申赦天下且詔諭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己酉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詔用祖宗故事擇武臣得軍心者僉書樞密院邊將有望者爲三衙　庚戌李邦彥罷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呼爲浪子宰相　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梲爲尚書左右丞　辛亥宇文粹中罷　時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离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上疏曰伏見罷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之悵然失色師道沉毅有謀山西將士人人信服素聞其賢朝廷以爲老無討策不可復用昔秦始皇



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用趙充國之老卒能成金城之功終漢世無西戎之患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未爲不可用也今無故解其兵柄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上曰師道老矣當使卿見之令相見于殿門外師道寂無一語翰因言姚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衆彼寡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餉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帝不聽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

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呂中曰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叛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棄三鎮特有不棄之說耳使眞不棄虜安能爲我患使蚤以三鎮與虜虜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棄也吾誠不棄固當外爲棄之謀以不怒虜人而陰爲援之實以救三鎮此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棄之便則不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人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爲之援



是其所謂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孫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于紹興迨十年並不肯降虜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爲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迄爲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爲棄師棄民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鎮乎粘罕已據太原斡离不已圍眞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棄三關地孰便臣下尚相持棄不棄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徒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爲虜所侮乎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甲寅貶蔡京爲祕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爲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爲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　先是粘沒喝攻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离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旣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乙卯攻隆德府知府張確乘城拒守或欲降確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乃率通判趙伯臻力戰皆死之確字子固汾州宜祿人元祐閒進士　辛酉梁方平坐棄河津伏誅王孝廸罷

爲醴泉觀使命給事中王雲侍衛指揮使曹曚使金國　乙丑御殿復膳丙寅下哀痛之詔于陝西河東以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金粘没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三月戊辰李梲罷已巳張邦昌



罷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没喝復至社稷之賊也遂罷　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㮚爲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初帝召處仁問割三鎭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都人傾望咸謂處仁將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策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唐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

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庚午宇文虚中罷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没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鎭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



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没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鎭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离不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先是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鎭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之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

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
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
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
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
計而慰勞之苟詳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以逃其責
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太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
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
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
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庚寅姚古復隆
德府辛卯復威勝軍甲午康王構爲集慶建雄軍節



度使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辭不拜　夏四
月戊戌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等八
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募驍銳兵卒千
餘人薄其營鼓譟乘之夏酋悟兒思齊介冑持干盾
邀昭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大原旦暮且下麟府諸
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因大罵引弓射之衆
走復集虜圍城昭召諸校曰城圮壞難支妻子不可
爲賊汚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昭字
彥明府谷人　金襲夏取之　己亥太上皇至京師
初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

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
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
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
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
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
　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
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政羣臣以爲與
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條例司欲變祖宗法
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斲琱以濟



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信言
者不已尋罷詳議司　癸卯立子諶爲皇太子　以
耿南仲爲門下侍郎庚戌趙野罷癸丑貶童貫安置
郴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
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
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
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
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
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甲寅
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　己未復以詩賦取士禁

用王安石字說　壬戌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等敕書　乙丑再貶蔡攸節度副使安置永州于循州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時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拔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　五月戊辰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



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

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



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孫覿上言時曩與蔡京諸子游衆議攻京而時乃曰毋攻居安居安乃京長子攸之字也於是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垣僅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
鎮不可棄去　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
古進軍相爲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
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没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
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
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
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
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
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
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



安節妄傳粘没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
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
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
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
四創力疾鬭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
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
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貶師中
少師　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
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
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爲兩河宣撫

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
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
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
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
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説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
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
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
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
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
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



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
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
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
自度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
臣之義上爲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
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甲辰路允迪罷乙巳謫左司
諫陳公輔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爲李綱之黨公
輔因自列臣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
原乃爲大臣所間[illegible][illegible]其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
酒務　丙辰太白熒惑歲鎮四星聚張壬子天狗星

隕有聲如雷壬戌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脩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禮部尚書陳過庭奏曰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况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



刑寬詔已頒而未嘗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鋤苛擾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為福矣　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金置元帥府以諳班孛極烈斜也為都元帥粘罕斡离不為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為左右監軍闍母及耶律余覩為左右都監是時粘罕兀室余覩三大酋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避暑及秋乃還而中國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于金一依事遼之禮金遣高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乙亥竄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俯伏叩頭無復



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譴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澂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婦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

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于市良嗣本燕人馬植夜見童貫于盧溝遂薦諸朝改易姓名結成邊患禍及中國至是御史胡舜陟請誅之　李綱赴兩河招河陽十餘日練士卒脩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絕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



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　是月楊時言宣仁皇后保佑哲宗枉被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改正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月受封贈之典上從之令侍從官共議改脩宣仁皇后謗史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于文水敗績丁未斡离不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于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



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没喝斡离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蕭王爲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倞曰金國有耶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离不及粘没喝執政以仲恭余覩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覩使爲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离不即以蠟書獻之斡离不以聞于金主晟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

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沒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甚怒以粘沒喝爲左副元帥斡离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斡离不發保州　戊午許翰罷己未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爲少宰何㮚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爲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僉書院事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處仁又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聶昌猛厲可使助己自衡州召



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界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塹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敏年少多不習事軍期緊急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砲石而言安石不理肅王而理舒王蓋譏

其不切事務故也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离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酋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



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爲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遂敗　按金人犯太原孫翊折可求皆領兵赴援可謂勤矣但其於兵法未之深究也當粘沒喝自雲中悉衆攻太原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

東去雲中不數舍可求在府州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更無阻隘若朔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沒喝妻子玉帛盡在雲中彼必倉皇歸救太原之圍自可從後躡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沒喝失意則斡离不亦喪氣矣識者以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策也　蔡攸與弟翛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三人所至斬之　丁丑以王寓為尚書左丞　戊寅詔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



珏胡安國于遠州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

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丙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㮚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



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夏人陷西安州　冬十月癸巳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尋以綱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再謫于寧江　丁酉种師閔及金斡离不戰于井陘敗績斡离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翊率

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翊顧
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
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
汭等以書來責問契丹祭王及余覩蠟書并元割三
鎮體貌甚倨持其書于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
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爲也
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使請必割三鎮且
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
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
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

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
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
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
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
州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
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
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人葬于州之
後圃羅拜設祭克戩字德祥開封人侍中耆之曾孫
也舉進士先爲吳縣令執法持平歷庫部員外郎知
汾州久與虜抗具述危苦之狀募死士間道言之朝

不報至是力竭盡節兵馬都監賈亶亦死之　金人
攻平定軍　辛丑上聞河東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
定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命河北河東諸
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召种師道還
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知虜必大
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
廷謂其怯召還既至病亟不能入見矣　丁未以馮
澥知樞密院事　庚戌以范訥爲河北河東宣撫使
代种師道也　壬子命尚書左丞王㝢副康王使斡
离不軍㝢辭不行戊午貶㝢爲單州團練副使新州

安置命馮澥代行　辛酉种師道卒師道字彝叔世
衡之孫也少從張載學以蔭補官爲山西名將上皇
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惜哉
　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
翊世死之　籍譚稹家　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
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
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
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戊辰王雲至
真定斡离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
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斡离不粘

沒喝亦使王汭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康王未
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康王遂不行及雲還
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
外駭震　已巳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
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于庭請與之以紓
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
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
皆主㮚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辯不已
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
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鎮



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
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
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時粘沒喝
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
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
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
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
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
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衆先
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

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
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
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
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　所取間道
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止
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
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　王雲固請康王往使
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康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鎮
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康王
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



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
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
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
祠雲在後民遮道諫康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
賊也康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斡离不軍濟河
遣兵日至磁城下蹤跡康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
以帛書請康王如相服褰鞬部兵以迎於河上康王
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
是受知岳飛亦因劉韐見康王令招賊吉倩倩以衆
降康王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康王

必至金無復還理　丁丑何㮚罷㮚主戰守與唐恪
耿南仲不合罷為開封尹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
傅為兵部尚書傅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
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傅因
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
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
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
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
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



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
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
信之或謂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
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
為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
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
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
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
危急吾師不出　斡离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
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

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
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离不軍昌如河東
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
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
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為
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
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开堅
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
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汭汭
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



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甲申以孫傅
同知樞密院事曹輔僉書院事　以范致虛為陝西
五路宣撫使令督勤王兵入援　金人入懷州知州
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
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
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
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
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
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
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

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没喝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



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丁亥李回免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引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鋭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庚寅帝幸東壁勞軍　復元豐三省官名

以何㮚為門下侍郎　閏月壬辰朔唐恪罷恪無經濟大畧從帝廵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脱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内侍令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以何㮚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澥與李若水至懐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熹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掣肘所以迄無成功　癸巳粘没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



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以障泥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遂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　金

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温士詠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康王爲兵馬大元帥



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彦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康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大雨雪連日夜不止　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

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黄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保甲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



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冐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麾其徒退王倫者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帝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帝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脩職郎斥不用　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

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傅崇
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没喝斡离不曰自古有
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
午何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
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
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
青城粘没喝軍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
金遣二酋二酋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
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㮚喜和議成既歸
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



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彦吳敏耿南仲唐恪
皆墮其計獨何㮚孫傅以爲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
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
造謀之始乃反信于破城之後孤天下之望致君播
遷由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壬戌朔帝
留青城粘没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督
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
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
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
康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康王納之既而

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等
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
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
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詐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
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
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
之勸康王遣澤先行康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
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
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帝詣延福宮朝



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爲言可且以弟康王
爲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二宮
許以康王繼位可急詔四方兵赴京師金人必不止
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熟計之　金遣使
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
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糴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
木以爲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千
疋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嬪
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　遣劉韐陳過庭折彥
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

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貽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珣字全美廬陵人　范致虛會陝西節制錢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熈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



叅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金初稅牛具每牛三頭爲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八

#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五十九 丁未正月起至四月止

### 欽宗二

靖康二年 金天會五年 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于崇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營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陳過庭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凡累月止得石州　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金民猶不肯　己亥陰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庚子金人索金



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且去幕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嵇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韐至金營金

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幹曰國相知君今用君
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
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
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
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
巵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壽聖寺西岡上遍題窓
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幹字仲偃
建州崇安人舉進士爲豐城尉歷延康殿學士兩河
宣撫副使莊重寛厚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初在西
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



復短其前失云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
八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
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
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
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
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
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
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
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

大河襲擊敗之　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
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元康國以蕭斡
里剌爲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
衆興復斡里剌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
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
迎駕粘沒喝斡离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
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畧曰昔楚莊王入陳欲
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
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
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



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
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
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
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
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旣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
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
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
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
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
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

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
書使以馬載援至軍詰難援厲聲抗論爲所殺援衢
州人靖康元年試開封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
云　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
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虜犯蔡州
知鄂州崇陽縣李涓持兵入援至城下與虜戰創甚
猶被血以戰死之涓字浩然潞州上黨人崇矩之後
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廕爲殿直召試中書易文
階至是死節上官有忌涓者誣涓遁去蔡人以其尸
白之贈朝奉郎　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中



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
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
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
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住納時根括已申
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內侍藍折醫官
周道隆等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
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已稱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
匿遂發所窖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
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
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粘罕以金銀不

足殺提舉官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扶四人胡唐老
胡舜陟姚舜明王坦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官已
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
人索郊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　戊午金人索大
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棊博戲之具珍奇圖
畫等物悉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
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
翰林承旨吳开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
爲人主者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
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　金人邀上



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
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
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縱虜騎追之臣當以身決
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祚宋死於封疆不
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
奪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
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
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
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
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

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
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
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
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
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
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
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
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
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寄謀匿之民間別
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



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鬭殺傷
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
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
急范瓊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
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
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
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
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
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
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曰汝爲封豕長蛇眞食

上國所需金銀之外種種無厭貪人土地害我生靈
眞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
曰我爲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
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
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
人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初名若冰以上舍登第爲元
城尉濟南教授遷太學博士召對賜改今名歷徽猷
閣學士吏部侍郎死年三十五　呂中曰李若水嘗
王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
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尹



焞在洛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遂遁
商州　庚辰康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
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
平康王遣眞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
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蠟詔自汴京至命
康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康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
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
徒往因請進兵康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
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康王曰大王之
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癸未吳幵莫

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虜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紿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恪



字欽叟錢塘人爲相無濟時大畧金兵再至許割三鎮諭止諸道勤王兵旣預推戴署狀而死不足贖也

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張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蠧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幵莫儔持狀詣軍前請邦昌入居尚書省　戊子夜白氣貫斗歲寧宮火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華刦還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革字義夫華陽人國初勳臣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第乃從涇原軍幹辦經畧司公事歷官武功大夫



聞金人犯京嘗請帝幸秦川出兵牽制衆言已入皆不果用至是死節　丁酉金人奉冊寶至立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唯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唯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時雍蜀人也在蜀為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幵儔為虜須索朝往暮還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初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至是斡离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路允廸孫覿張澂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遥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



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史臣曰初斡离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雖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离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斡离不又請王婉容位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

門而北得道一城憚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
茂實號泣迎謁茂實嘗管副路允廸出使者粘沒喝
遏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
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大和嶺至雲中　呂
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
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
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
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
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
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



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
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于邦昌
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
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
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必定趙孤也
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
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
強虜之威使人進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
歸之計一旦喧閧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
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

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數
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
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
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
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甲子張
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
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
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
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郭京自京城走
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三千餘屯



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
不從會有自京城來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因京刺殺
之　呂好問謂張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
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
聲罪致討悔可追耶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
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
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詆
斥張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
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
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

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
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師
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
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
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
出權宜未可輕動令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
邦昌簒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
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
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
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



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
庚午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
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
居于資善堂謝克家等至濟州康王慟哭受寶命克
家還京辦儀物俾主嗣統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
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
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
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
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
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

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
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
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
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
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
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
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雖天意
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
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



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康王即
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
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康王遂決意趨應天
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康王
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
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康王至應天府邦昌來見
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
至羣臣勸進者益衆康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擬以
五月庚寅即皇帝位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 丁未五月起至十二月止

高宗一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康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遥謝二帝遂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其詔畧曰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偋正尚慮羣臣狃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慝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其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稱種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辛卯遜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壬辰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叅決大事又加太傅　癸巳耿南仲罷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義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

法　粘没喝等既去留萬戸銀术可屯太原副統畱
合屯眞定婁宿闍河中冢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
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
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乙未馮澥罷以呂好
問爲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
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
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
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曹
輔卒輔字建德南劍州人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自
宣和諫帝微行貶郴州凡六年靖康初召復歷僉樞



密從二帝留金尋歸至是卒詔厚恤其家　時王淵
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
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
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
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
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庚子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
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
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誤國罪竄李邦彥于潯州
吳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棁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于

嶺南諸州望之鄴皆使虜請割地者　丙午詔以宣
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
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脩正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
卞邢恕皆追貶之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
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
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被虜北去
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是從淵聖度
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
不復語扼吭而死叔夜字嵇仲開封人侍中耆之孫
也以蔭入官歷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諡忠文



何㮚孫傅從淵聖至燕山相繼卒㮚字文縝仙井
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以至宰相
傅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中詞學兼茂科亦由校書
郎以至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宋史臣謂二人皆
踈俊之士而器質寙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
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㮚實誤之傅匿太子之
謀甚踈而信任郭京其事尤謬貽笑千古二人之死
皆不足以償其平日之失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
絳慈隰諸州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
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爲祈請使又令張邦

昌作書貽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
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
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
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
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仲連昌
元人　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
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丙辰安置監
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募河
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
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



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
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
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
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
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
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
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
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
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
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之故罷所

以衛膚敏為起居舍人膚敏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
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
節受辱不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
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偽立叛
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寇退歸爲趙氏
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
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
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
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
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



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
哉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為
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
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
民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
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
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
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
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
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

事要説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



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癸亥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



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

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
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
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
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
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
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
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
吳幵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
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鞈官時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



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
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
安國延康殿學士鞈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
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
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
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
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
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
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
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

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
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葢河北河
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
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
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
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
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
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
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
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



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
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
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
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
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
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
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
河北兵士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爲招撫河北
非所不可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
亮率勤王兵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畧可以大用欲因

此試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旉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



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冐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甞膽内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

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二粘沒喝　己卯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　壬午以張愨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愨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



以為戶部尚書至是乃有是拜愨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兵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癸未呂好問罷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

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且圖賁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



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

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



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斡离不死斡离

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没喝未之許會其死事遂中輟蓋粘没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守虛位而已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内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恐致擾民非中興之令圖也　丁亥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賜内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黄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盗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盗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



汪伯彦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彦力爭伯彦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彦為統制將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黄潛善汪伯彦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瓔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以許翰為尚書右丞　詔脩京城畧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

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爲壘結兩河山水寨濒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棄之以遺狂虜令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



彥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耳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珙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

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初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至是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葢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



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恍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脩城池繕宮室輸

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
李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
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
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
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己酉罷四道都
總管　丙辰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
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
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
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



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
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
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
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
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
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
汪伯彥黃潛善難之出勛于外　關中盜史斌僭號
於興州　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
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
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

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
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
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
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
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
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
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
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
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
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



運判官吳昉等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
討之　甲戌御集英殿試禮部進士是科得胡銓銓
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
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
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
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凡萬餘言高宗
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　壬戌
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
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

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剛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攺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𤫩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　庚午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時尚書省言元事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



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攺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胡一桂曰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爲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黄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



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字少陽丹陽人澈字德明崇仁人　乙酉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堡招訓民兵　己亥封子旉爲魏國公　壬寅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戊申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

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



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己酉軍賊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衮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洲　壬子張邦昌賜死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

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是秋金閣母陷河間府雄州撻懶陷祁保州永寧順安軍惟中山慶源府莫邢洺冀磁絳相州久之乃陷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氾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



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至是帝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

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丙戌王淵誘趙萬誅之　十一月戊子竄李綱于鄂州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　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壬辰選能專



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制曰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乂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其以閤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不遣有商人

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霫郡霫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詰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鎖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



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

乙未以張慤為中書侍郎戊申以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知密州趙野見山東盜賊充斥乃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作亂追野殺之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辛酉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壬戌青州敗將王定以兵作亂殺帥臣曾孝序癸亥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宿與撒离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殺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



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天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宿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赴井死驤字潛翁玉山人元符三年進士知溧陽縣有善政至是守死　金兵破潼關王瓊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請宗澤降　起楊時為工部侍郎兼侍讀時入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不報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六十一 戊申一年

### 高宗二

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廵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



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戊子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遣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陴皆死鬬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廵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贇皆不屈而死壬辰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



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决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恊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以爺稱之　乙未金婁宿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唐重度勢不可支又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曾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

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讝
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程廸提點刑獄郭忠
孝等八人俱死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大觀三年進
士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嘗受易中庸于程頤以父任
補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換文資廸字惠老開封人父
博古戰死以蔭得官乃又以戰死　東平軍校孔彥
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刼殺居民燒廬舍掠
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𢧐拒之金人陷均州
守臣楊彥明遁去丁酉金人陷房州已亥張遇焚真
州祕閣脩撰孫昭遠為亂兵所殺庚子張遇陷鎮江



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走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
振死之癸卯金帥窩里嗢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
朱廷傑皆力戰死之浩琦之孫也金人又陷青州丁
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已酉禁諸將
引潰兵入蜀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
世忠是月竄内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時所在盜起汪
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
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
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
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

政不許豫忿而去　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于
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
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
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
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
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
解甲降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時金
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請宗澤乞援未
至城陷金人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



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
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子
韶字和卿開封人元符三年進士　呂中曰當建炎
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
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
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
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
惜哉　詔求使絶域者宇文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
學士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丁丑又以劉誨為通問
使王貺為副辛巳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

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
河遺民聞風響應　金婁宿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
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
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
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黒鋒洞胷墜
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
宿及鳳翔境上鋭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宿伏兵坡下
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丁酉粘
没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宿盡焚西
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



西京捉殺盜賊粘没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之翟
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没喝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
河歸雲中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絶入皆羸困不能
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褁
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下卒所
殺捽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歛
而塟之遘字亨伯永州人舉進士積官資政殿學士
再知中山罹害宋史列之忠義傳中　庚子河南統
制官翟進復西京宗澤奏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
使丙午遣授何㮚爲觀文殿大學士陳過庭聶昌爲

資政殿大學士時㮚已卒于金昌爲人所殺過庭在
金軍中是月金婁宿陷鳳翔府守臣劉清臣棄城去
又犯涇原經畧使曲端遣將吳玠逆擊于清溪嶺敗
之金兵走同華石壕尉李彦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
其五十餘壁復陜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彦仙知陜
州兼安撫使　夏四月戊午宗澤遣將趙世興復滑
州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
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于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
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　丁卯金人入洛州壬辰軍
賊孫琦焚隨州癸未入唐州信王榛遣馬擴來奏事



是月以榛爲河外都元帥擴爲馬步軍都總管　楊
時罷時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宫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五月下詔
還京師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
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䟽大畧言祖
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
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
河二京陜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
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

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乙酉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疾卒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謚忠簡　丙戌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



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叅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人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戊子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　辛卯虜分道渡河詔韓世忠宗澤等逆戰丙申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部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

虛中楊可輔劉誨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金人不覺也　王彥部兵渡河屯滑州先是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



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討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如指諸掌在朝蹇諤而議論可否不動聲色時論善之　甲辰金婁宿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

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淸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宿還軍陷之　己酉秀



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丁丑詔江浙州郡練水軍造戰艦　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虜挫銳於熈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

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點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丙戌宗澤卒澤字汝霖義烏人初舉進士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初陳過庭薦起所至剛正至是爲東京留守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毎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



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唯岳飛仍爲留守司統制隷充麾下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

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八月甲寅作御寶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甲戌罷殿中侍御史馬伸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彦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



携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字時中東平人弱冠登第學于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子砥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

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丁丑太上淵聖二帝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九月甲申丁進叛復寇淮西　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丁未東京留守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死之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



卒　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没喝入寇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彦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幾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没喝共備之粘没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冬十

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是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退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皐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辛巳朔貶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萬安軍安置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



如之何復還端涇原特金婁宿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𤫊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𤫊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𤫊若不聽則斬以來會𤫊已去追之不及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以太學生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假禮部侍郎以行金人知其應募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貽金人書譬以不戢



自焚之禍且曰大國將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竟卒于金行可建安人訃聞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庚子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赦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是月濱州賊葛進陷棣州守臣姜剛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俊擒斬

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宿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宿之子　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



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岳飛與金人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飛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悼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欵　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

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



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横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召潘良貴爲左

司諫旣見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廵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大爲汪黃所忌左遷工部員貴求去主管明道宮　是年金始撰國史女眞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眞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采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一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六十二 己酉年正月至六月

### 高宗三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甲申以路允廸僉書樞密院事　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摽掠糧食所至一空　丙午金粘沒喝圍徐州知州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鬬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朔聽士

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子粘没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犯天長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惶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衢州司刑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以呂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俊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稾以行　金婁宿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宿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字彥猷衢州西安人少為諸生負氣豪邁大觀二年應詔賜武舉及第至是與子岡同死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因天下之心是為上

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
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
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
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
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俟至秋冬
金賊再舉驅虜舟檝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
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以胡
交脩直學士院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
強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昔人謂饑有麥飯沐有故
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



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寛大之詔開
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豊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
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
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
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
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
急征暴歛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
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
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
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

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董平之所爲乎世以爲名
言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
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黄潜善汪伯彦自知不爲衆
所容聯䟽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
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潜善知江寧府伯彦
知洪州潜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
諫内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
伯彦居位日淺論者猶或末減　以葉夢得張澂爲
尚書左右丞　贈陳東歐陽澈官仍恤其家官其親
屬一人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諫議大夫



直龍圖閣　三月己卯日中有黒子　庚辰以朱勝
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俊駐平江辛巳
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
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
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
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
解朱勝非馳見淵責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
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　壬午詔王淵
免進呈書押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
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

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侍恩用事稍
尤妄作威福淩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隨浙觀潮
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
邪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
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
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
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
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
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
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人皆殺之復馳入宮白



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
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
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
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
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
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
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
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
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復擇當重與

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
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
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爲慶遠軍
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
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
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
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
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
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



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
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
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
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
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
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
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
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
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
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

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　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廸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



湛主管步軍司王孝廸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

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慤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丁鎭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



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説之遣布衣馮轓持書説傅正彥轓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轓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

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轓往



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等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

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瑴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等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豈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



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是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剽劫楚泗間　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訛里朶還屯濱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時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　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初金人破徐州王

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



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遣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撤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羮忽聞貶

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



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　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浚後嘗於淅北物

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劒客之流也　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瑴僉書樞密院事　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將佐各進官有差　乙卯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元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許中外直言　丁巳禁内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庚申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　以潘良貴爲考功郎遷左司呂頤浩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



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知嚴州　以李邴參知政事　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太后　壬申立子旉爲皇太子　金人陷鄜坊未幾又陷鞏州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陜始慮金人或先入陜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陜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陜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陜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浚大悅遂決此議季陵論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辛巳帝次鎮江　癸未以滕康同僉書樞密院事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朵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

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
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
間願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
臣也目止劒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是月韓世
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
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
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
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
德亦執苗瑀靳馬柔吉傳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
獻于世忠世忠悉械送行在下獄帝手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翟興擊楊進殺之楊
進居鳴皐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
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其黨復推劉
可拒官軍　六月己酉呂頤浩張浚以久雨恒陰皆
謝罪求去帝召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
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
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
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
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

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　季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
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
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
將帥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
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
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
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爲戒矣比聞復
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
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
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

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
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
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
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
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聽度決
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
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
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　丙
辰劉光世招安苗傅將韓僑戊午命江淮南引塘濼
開畎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辛酉

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
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
堂遍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
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
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
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
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
母后誰爲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
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
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illegible]



有所未至耳　丁卯罷右司諫袁植植請誅黃潛善
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
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
知池州　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
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
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
毋禁　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
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六十三 己酉年七月至十二月

### 高宗四

建炎三年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癸未范
瓊自洪州入朝以瓊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
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旉卒
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
轉劇以致不起初張浚以旉嘗奸帝位建議去之至



是竟連其乳母寘死　戊子鄭瑴卒瑴字致剛建州
人政和八年進士積官僉樞執政甫百日而卒帝甚
悼之　己丑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僉書樞密院
事　辛卯改杭州爲臨安府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
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
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將定
都杭州升爲臨安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
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
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
死帝畏其咸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

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浚
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
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
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黄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
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
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
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
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
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丁酉遣工部
尚書崔縱使金通問二帝初帝將遣使通問廷臣以



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比至金首以
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
荒縱不少屈竟死之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洪皓同
年進士　庚子張浚發建康壬寅命李邴滕康權知
三省樞密院事扈從隆祐太后如洪州又命四廂都
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
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
院事初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
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
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

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
存而已　乙巳詔江西閩廣荆湖諸路團教峒丁槍
杖手勞費民財供餉不貲往往散為盜賊　山東盜
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
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
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
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
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
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
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



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
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
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
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
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
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
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
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
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

紬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



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月己酉移浙西安撫司于鎭江府　庚戌李邴罷壬子以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甲寅王庶罷以王似爲陝西節制使　己未太后發建康　丁卯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復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脩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

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又命呂頤浩遣書劉豫俾諭此意　閏月己丑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長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士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



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𤫊隷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鎭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並受充節制　丁

酉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甲辰次鎭江賜陳東家金　九月丙午朔日食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圌山福山　辛亥次平江府　壬子金人陷單州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



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癸丑以周望爲兩浙荊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以張守同僉書樞密院事時杜充嚴急劉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捍衛之　丙辰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

以大國能勝之厭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　甲戌金帥婁宿犯長安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李邈故爲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撾擊其口猶吮血噀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邈字彥思清江人以蔭入官方其在真定時雖措置無策至是亦可嘉尚云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留七日



時兀术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遂如越州庚寅渡浙江郭仲威詣周望降望以仲威爲本司統制　辛卯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　壬辰帝至越州戊戌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時金兀术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庚子犯黃州守臣趙令

岳以內艱已還在道聞變乃復疾趨入城守禦金人力攻城陷欲降之令岳大罵不屈而死令岳宗室燕懿王之玄孫也　辛丑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推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



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　金人發黃州逼江州劉光世日置酒燕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縣趨洪州是月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負釜入宿州殺通判盛脩已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王善叛降金戊申兀朮犯

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通判唐璟死之是日長至詔曰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即惟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旋即奧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刼之殘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



克己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暴輿鬼餉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來蒙敵之俗成致今日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旣眞僞有難遽之患則遐邇嚮無告之寃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在言者勿遺危疑忠告者靡拘

微隱所期衘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輿失職之嗟百
姓有奪將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侫於小康行稅蕃
滋邦法有稽於末蕆乃用迎長之節特須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
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
協濟中興　己酉張浚出行關陝　兀朮陷無爲軍
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壬子滕康劉珏奉太后將趨
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　丁巳金人陷
臨江戊午陷洪州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
降庚申金人陷眞州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金人陷



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甲子杜充
始遣都統制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王㻳
先遁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死之時太后至吉州方五
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乙丑至太和縣舟人景
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
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登陸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
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
不售輿百姓交鬭縱火四掠鄉兵首領陳新率衆圍
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安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爲舉子居

鄉城團結丁壯以保閭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甫
中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牓責楊淵棄城
之罪淵懼自歸太后太后降敕諭銓事定太守來擬
舉子有他志不敢入城銓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
即散遣民兵徒步歸鄉城　丁卯詔曰國家遭金人
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
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于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
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
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于海隅卑詞厚禮
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



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
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
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
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
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
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以保
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
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
辱悼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
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

陷六安軍已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
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
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
召百司回越州　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
宣撫使守平江郭仲荀爲副使守越州張俊爲浙東
制置使　以范宗尹叅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二
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
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
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陜右控
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

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
業計無出此范宗尹薦季陵才命知臨安府復爲中
書舍人陵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而可恃者一大
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
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
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
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
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陜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
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
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

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
景衡欽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眷懷退縮今天
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
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
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
陜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
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
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制
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陜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
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

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
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
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
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
服者未之有也　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
金時江浙倚重於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
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
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陷和州陷無
爲軍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
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

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梲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駡求死遂殺之邦乂字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每以節義自許死之日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賜廟褒忠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殲敵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鄂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



置使程千秋軍襄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城郭皆爲仲有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丁丑江淮宣撫司將戚方擁衆叛犯鎮江府殺守臣胡唐老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時兀朮將趨杭州遂攻廣德軍飛聞之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周烈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

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蹕湖州安吉人　兀术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候金使又謂張浚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癸巳帝舟次昌國　乙未杜彥犯潭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屠洪州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邪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背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若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庚子帝移次温台癸卯黃潛善死于英州　李成自滁州引兵之淮西　是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六十四 庚戌一年

### 高宗五

建炎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甲辰帝舟居于海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丙午帝次台州章安鎮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去丁巳婁宿陷陝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在陝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宿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宿奇其才誘啗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皆哭李觀察不絕口婁宿怒盡屠之彥仙字少嚴寧州彭原人初名孝忠靖康初李綱宣撫兩

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
去易名彦仙旣出效用在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未
嘗敗衂至是力竭無援以身殉國　己未金人陷明
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
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外船擊却之
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港口戊辰滕
康劉珏罷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任事使太后
涉險爲敵人追迫故也　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
射兼侍中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
故事或因或革咸懸折衷　二月甲戌朔河北盜酈



瓊降于劉光世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
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爲主瓊因誘衆勤
王行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爲金當海所敗
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爲楚州安撫使　乙亥以盧
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金旣破江西諸郡乃
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暕劉玠趙聿之戰死
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
可運陸取道秀州而北丁亥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
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庚寅帝

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奏曰竊惟金
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
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
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
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
衰亂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
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太半陛下英明之資
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
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
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



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
之尊至於乘桴入海倀倀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
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
未得其術也今陛下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
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是也論其官
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
彦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
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
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
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

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疲時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愎不畏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怒而去旣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



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舘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瓔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瓔并力拒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杜充之援者

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爲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瓔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瓔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鑕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冐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



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爲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冐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瓔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

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廵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邪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矣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内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害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



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鬭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黄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鬭猶懼不前況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

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𤫊本隷杜充充敗于前而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



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於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與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

時張後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坐霆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恐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



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辛卯金人陷秀州
甲午鼎州民鍾相作亂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率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乙未杜克罷丙申以金兵退肆赦　李成入舒州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去甲寅帝謂輔臣曰隆祐太后朕初不識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國家多難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朕何以堪當亟奉迎以慰朕懷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如虔州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



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倘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
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
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
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
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
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
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黒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
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
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
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之　兀



朮引還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
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
綆貫大鉤授徤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艦爲
兩道出其背毎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
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
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
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
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
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
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

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
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
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
之煙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
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
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
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辛酉御舟發温州前軍將
楊勍叛戊辰孔彥舟獲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
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已巳戚方陷廣德軍
　夏四月癸酉以江西州縣兵盜殘破蠲民夏稅戊



寅金婁宿旣陷陜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
于彭原而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
喝懼而泣婁宿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
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詬之
由是二人有隙玠以端金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
東　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温將西還召羣
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
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陜則
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州尋升越州爲紹興府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

兵柄樞府幾無所預呂頤浩在位尤覬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説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權堅卧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等見之　戊戌賑明州被兵民家



己亥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制置使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荊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豊之宋村　五月甲辰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壬子金人在建康者聞兀朮渡江而北大肆焚掠執李梲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梲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王綯罷　癸亥詔中原淮南流寓士人聽所在州郡附試　乙丑

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洲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



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揚鎮撫使　戊辰命江浙州縣祭戰死兵民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絶楚餉道　六月癸

酉貶周望連州安置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甲戌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戊寅滁濠鎮撫使劉位爲盜所殺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



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丙戌戚方降于張俊　秋七月戊申張浚獻黃金萬兩助軍用　乙卯金人將立劉豫徙二帝于韓州之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等獻二帝始知康王即皇帝位　以呂頤浩爲建康大帥　庚申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諸將討戚方岳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俊

俊還盛言飛可用乃有是命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宿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辛酉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



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叅知政事　庚辰隆祐太后至越州　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州敗死
癸未盧益罷　以桑仲爲襄鄧隨郢鎮撫使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　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寳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

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權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



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之凡爲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金人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尹焞焞不從以兵恐之焞遂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　光黃鎮撫使吳翊棄城走以李成兼領光黃　丙辰金人攻楚州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



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爲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

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宿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陜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



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陜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淮揚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

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　乙未岳飛破金人于承州　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以城附劉豫　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



黨楊華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甲辰趙鼎罷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丙午岳飛棄泰州渡江先是飛戰于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劉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以致楚州爲金所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州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渡百姓于沙上丁未金人犯泰州飛退保江陰沙上　以秦檜

爲禮部尚書富直柔僉書樞密院事　戊申金人陷
涇原經畧使劉錡退屯瓦亭金人遂取渭州鎮戎軍
環慶叛將慕有復引金兵陷環慶　壬子日南至帝
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
亦然　丁巳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
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
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
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
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
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



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
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
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
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張浚聞
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
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
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
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
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
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

宜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
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
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
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
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
凡千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
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
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
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壬辰金人掠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擊敗之殺



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
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捽以去惟輔曰死
犬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
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
殺惟輔涇州人贈昭化軍節度使立廟成州號忠烈
是月定差役法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
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知講
議乃爲定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一大保爲一都內
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
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

頊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大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寀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沒喝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沒喝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六十五　辛亥一年

### 高宗六

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釋流以下罪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汪藻上疏曰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耳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瀕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



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嘗譬饑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

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郤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郤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郤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鬭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



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説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捉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海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咈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

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紿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且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爲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爲



遁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圍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

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



用韓信其術蓋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

奇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則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



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人言如此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憚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使者也

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
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
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月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
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
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
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
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
乎弭盜何患乎退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
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
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苦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



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主之於此數十州之
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
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半也今則
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
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
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
販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
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
可以裁損者軍中之月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
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

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
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
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
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
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
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
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
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
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
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



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
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
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
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
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
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
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
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
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
掊斂之瘠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

方寸之紙損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



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　以李光爲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持顛爲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



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釆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　李成馬進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辛亥謝克家罷　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四日乃沒辛巳以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張俊

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



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僞齊已而與國軍等處羣盜皆道　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

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　金人破福津縣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陜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庚辰隆祐皇大后孟氏崩年五十九翰林學士



汪藻上謚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煕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粤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緜用集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禀二南之規兼四教之

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令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遭
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
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
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
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
不是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闞朝宄自
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
談而銷逆祲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
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是過也既勳猷崇極
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



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爲謀
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
方期清我甸服鴐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
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戾禍結慈極郊蹕告
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
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
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
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錫
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
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

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
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
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
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
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
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斡鴻造
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而皇后之謚
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大母盛德元
功夐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識擬意者必受成于



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
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從之　金聞耶律大
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
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覩遼
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覩
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
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
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　五月癸卯作
大宋中興玉寶　丙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
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

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壬午詔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己丑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illegible]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張浚



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粘没喝既得陝西地悉與僞齊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秋七月辛丑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自宣和末至今未舉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行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丙午劉光世遣將喬仲福擊邵青于常熟爲所敗　撻懶自宿遷北歸　癸亥范宗尹免宗尹有才

智年三十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屢爲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曾汚僞官且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遂落職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



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于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浚師復敗自是陝西漸失矣　戊辰張守等上紹興重脩敕令格式　癸酉復以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

亦引疾辭去　戊寅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



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刱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　癸丑復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

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盜次之蓋閩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爲害不細帝深然之　以汪藻爲龍圖閣學士知湖州藻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藻又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詔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



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淩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



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聞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

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秉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



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脩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史館既開脩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值郡人投匭愬藻數羅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　長星見詔求直言　冬十月乙丑李回罷己巳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

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
牛皆逐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
悉平　庚午以孟庾參知政事以季陵爲右文殿脩
撰　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
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償以銀帛
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
伍連坐民冐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
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
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
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
死力故能成功　壬午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
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
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
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
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
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　十
一月戊戌詔移蹕臨安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



路官田　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孟
庾爲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
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辛丑詔續編太常因
革禮　庚戌富直柔罷　十二月丁丑以岳飛爲神
武副軍都統制部兵屯洪州　盜曹成陷道州成初
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
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怨子諲扼
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戊
寅以彗出求直言考功郎魏矼因言治平間彗出東
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

九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叅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罸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罸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己丑起復吳玠爲鎮西軍節度使　金以陜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六十六 壬子一年

### 高宗七

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　甲午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辛丑韓世忠鬪范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丙午帝至臨安詔蠲諸縣民逋負罷行在脩造

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諸盜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隷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庚辰詔監司避本貫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脩日曆　帝初御講殿自

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壬辰桑仲上
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
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
命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
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
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
州　辛丑淮南營田副使王寔括閒田三萬頃給六
軍耕種　癸丑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時劉
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



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
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
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丙寅賜禮部進士張九
成等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凌景夏名在第二呂
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
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
本等初九成對策至胐朒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其策有云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
閽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暨刁聞於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謂其無所畏避此亦
其一云是科叢顯亦爲名相　庚午以翰林學士翟
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
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
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
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
比害政　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荊浙諸軍事開
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
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



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
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
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𤫊楊
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
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
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
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寅劉豫徙居汴豫
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
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
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

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閏八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　丁酉左朝奉郎孫覿坐前知臨安府贓汙貸死除名羈管象州　丙午岳飛部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



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　乙卯劉光世爲父喪去特命起復　金以粘没喝爲都元帥兀朮副之　五月辛酉以權邦彥僉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

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惟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前軍將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條具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戊子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

獻釼金屏障詔毀之奪康國官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末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辛丑以李横爲襄鄧鎭撫使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壬寅翟汝文罷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彦舟叛降劉豫彦舟暴横不



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乙巳以權邦彦叅知政事甲寅詔兩浙江淮守臣存撫東北流寓人　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　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　戊戌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向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寛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



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巳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

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
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
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
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
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
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
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
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
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
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



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
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
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
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
官臺省爲之一空　甲寅秦檜罷先是起居郎王居
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
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

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
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
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
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侍御史黃龜年
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
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
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
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
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
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



在己欲末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暎王昞王
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
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
之禮奈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
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
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
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
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
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

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帝令崇禮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曰諜傳金人併兵趨



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虜觀形勢非其所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寇江淛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虜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吾兵占勝而虜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

矣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



者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效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敝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

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上嘉之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九月辛酉以彗見大赦求直言季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詰牒非強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鬪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令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



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秖辦走耳今當議者有五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覬冒功賞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矣　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粘没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



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没喝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没喝不答及是粘没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

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乙丑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丙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



不安　是月金耶律余覩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楚州通判劉宴因刼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　是月禁私酤　遣官祫享于溫州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甲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棐亦刻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賦大爲東南民患　婺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知州王居正力言于朝戸部督趣



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鵓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畧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六十七 癸丑至甲寅凡二年

### 高宗八

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覘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离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离喝遂乘勝而進　辛未造渾天儀　庚辰詔春秋望祭西京諸陵建望祭殿于臨安淨慈寺後每歲寒食差官望祭　二月己丑權邦彥卒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以太學上舍第積官僉書樞密初嘗獻議以圖中興及預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又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召知柳州常同還朝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



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出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illegible]
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
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
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
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
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
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
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
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



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
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
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
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
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
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
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
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illegible]

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
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
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辛亥以席益叅
知政事徐俯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子李横傳檄
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横師敗績潁
昌復陷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
寇陷之　湖寇楊太賊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
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統制王𤫊
會兵討太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辛
亥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



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
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
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
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
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壬
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
出師之議　丁卯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遣與胡
松年同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
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乙亥與金人議和遂詔李横等班師還鎮襄漢[illegible]

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丙子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
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閣直
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庚
辰張浚解使事及劉子羽等赴行在　辛未罷宣撫
司便宜黜陟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
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
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
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



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
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
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
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
就試　癸酉呂頤浩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
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脩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
頤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毋喪起復
八月己亥翟琮以劉豫盡有梁衛之地恐不能抵

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樗與駙馬劉文彥
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樗等被誅　九月戊午
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
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
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
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
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
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
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
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
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
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
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用　乙
亥以劉光世韓世忠王𤫉岳飛分屯沿江諸州時諸
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
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
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
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𤫉為荆

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乙亥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已酉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没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



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秊陵卒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偽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為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

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乙卯遣章誼等為金國通問使

已卯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癸未席益罷

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离喝劉䕫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



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抜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

死者脅積敵戰而登撤离喝馹馬四視曰吾得之[illegible]
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illegible]
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
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
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
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
官張彥刦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
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
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
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戊午以趙鼎參知



政事　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
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
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
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
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
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詔以
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
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
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自辨甚力上意不解憂恚而
卒法原字立之湖州德清人以同上舍出身歷端明
殿學士爲川陝使上嘗謂其兄知原曰卿兄弟皆以
材見稱于世故並用之法原用兵前後屢捷上所倚
重乃亦竟不免云　夏四月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及
金人戰于凞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剙既而慕洧與
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　丙午徐俯罷與
趙鼎議不合故也　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
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
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毋后未有其
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



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
至是召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
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
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
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冲又舉尹焞以自代焞居涪
州築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至是召爲左宣教
郎充崇政殿說書焞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
遣涪臣奉詔至涪敦遣既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
舍人史館脩撰先是同嘗上䟽論神哲二史曰章惇
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

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脩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脩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伏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摭實刊脩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脩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脩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脩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　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



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　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

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丙子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宮中　秋七月戊申以胡松年僉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擧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



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皋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擧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旣去言者謂富國

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
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
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
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
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
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
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
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
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
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

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
遠恐奸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
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
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賚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
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
里之外乎　乙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
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
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
誥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
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

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王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
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
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
清遠軍節度使代王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
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
于明堂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
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
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
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

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
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
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
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於義
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
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
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
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
寖以興矣　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
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

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亦引疾去
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爲多然
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
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
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
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
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
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
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金兵分道南侵騎
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癸酉以趙鼎爲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
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
鼎素主元祐之學與呂本中深相知至是哲宗實錄
成鼎入相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
賤霸散牛李之黨更須明是以去非制下朝士相慶
秦檜以本中爲破和議衘之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　詔韓世忠屯
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癸未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
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
之翰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
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
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
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
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
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韓世忠至
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
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



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
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
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
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
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
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
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

天長之鵶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
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
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戊戌帝御冊發
臨安壬寅次平江詔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恭崇禮
撰制盛推帝所以襃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
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



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
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
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
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
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𤈬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
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
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
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
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
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
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
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
見也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



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
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初浚以召命至見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
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
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以節制之　邵伯溫卒伯溫雍之子也初雍嘗曰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
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

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嘗以
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
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
仁人之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
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
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脩撰嘗表伯溫之墓曰
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
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
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



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
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
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
計　魏良臣還自金良臣至金粘没喝言當割建州
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
再使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
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
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
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
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

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
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
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
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
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
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
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
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
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
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



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
勿以敵退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
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
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
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鄉
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
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
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

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代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屛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鎭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



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

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



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

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
汴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
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
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
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冐矢石親行陣而不避故高祖
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
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
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
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
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



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
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乎航海之策萬來月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
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
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
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
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
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
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

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
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
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
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
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
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
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
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
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
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將士協
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
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
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
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
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
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
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
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
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

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



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瀹詆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



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

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　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八 乙卯一年

高宗九

紹興五年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帝在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壬戌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己巳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喝兀朮等會朝上京以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太祖之孫合剌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剌即亶也至是



乞買卒亶立追尊其考豊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剌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爲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

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初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
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
病披荊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
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
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寫人爭貿之以鎖遠
以故薪米不乏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
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
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
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
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
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
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
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

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
[illegible]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illegible]
日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
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咨歎者
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
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
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
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
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
子罪曷鍼　丁亥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



璘楊政秉機宜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
撒离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己
丑建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
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
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
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來安帝
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
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
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
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illegible]

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詔諸官田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　以張致遠爲戶部侍郎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



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怠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未召解潛還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

悉罷　壬子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甲子上皇崩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



心孤臣久縶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爲之墮淚爭相傳誦俗重忠義不以爲罪　是月楊時卒時字中立南劍人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

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



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衰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延平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illegible]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御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

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容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畢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長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下其謂自是投鬮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所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己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



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辛丑命川峽訪求元祐黨人子孫　六月乙巳班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

中覘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黄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



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illegible]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黄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



可避而不可鬭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悆爲沿海制置使　戊寅獎諭岳飛趣張浚還朝己卯孟庾罷以沈與求兼樞密院事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　八月己未下詔示章惇蔡卞詆誣宣仁皇后之罪追貶原官子孫不許在朝

九月乙亥賜禮部進士汪應辰及第第一應辰初

名洋上特改賜今名時年甫十八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少受知于喻樗既登第知張九成賢請之于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　冬十月乙卯除各路制置大使席益四川李綱江西呂頤浩湖南　張浚還自潭州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者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荊襄川陝　是歲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



## 宋紀六十九丙辰一年

### 高宗十

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為和州防禦使　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僉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illegible]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沈與求罷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　三月辛未蠲旱傷州□民積欠錢帛租稅　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絶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　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州　丙午起復岳飛爲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五月癸未禁淮南州縣收額外雜色租　直學士院朱震奏謝良佐親傳道學舉世莫及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乞特官一子以奉其祀帝遂以謝克念補右迪功郎　六月乙巳朔地震甲寅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秋七月癸巳以郭浩爲永



興安撫使邵隆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虢　劉光世復壽春　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開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奇零絹布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脩孰可守蜀者交脩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　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黥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扶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削□□詔毋令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　丁未以秦檜爲

[illegible]會留守孟庾副之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
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
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
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
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
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
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



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
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　時偽齊屯兵窺唐州岳飛
檄劉豫曰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
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
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
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
方且妄圖聚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
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
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

[illegible]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illegible]
[illegible]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
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荊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
足以吞彼國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
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
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
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
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
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嘯桀
犬以吠堯詈獮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



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揣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
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噬臍何追謹連黃榜
在前各令知悉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
取中原不許　癸酉帝次平江　壬午岳飛以孤軍
無援還鄂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
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
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
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



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警何所恃

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乃手詔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孫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



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感身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適甚及一聞召命即日啓行本

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死子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　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壬寅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



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參知政事　尹焞應召自涪就道為文祭程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始召焞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詔令士大夫之學一



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焞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焞拒劉豫之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 丁巳二年

###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蘚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涙而起斂髪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浚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



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遥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己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剛殆深探上意善於逢迎矣 以秦檜為樞密使 吏部侍郎呂祉奏瑞安知縣李處廉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刻程頤著述徧遺朝士以干譽近乃犯贓繫獄遠近傳咲乞榜諸路勿得見影疑形以毀程學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食 庚子詔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納幣 三月丁卯以呂祉為兵部尚書叅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為叅議官 辛未帝至建康起居舍人呂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䘏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

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　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己卯遥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遥尊爲皇太后　甲申劉光世罷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敗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戊戌脩濬建康城池　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　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



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月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　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論曰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齊勇善戰而規爲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

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
意在要君此何説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
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
之所謂一个臣也　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
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
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
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出戶也夫
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
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
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



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
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
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
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
六經使邪説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
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
永州安國辭遂與提舉萬壽觀　六月乙巳沈與求
卒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
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諳練通達克己聽

納及卒謚忠敏　丙辰岳飛因累詔趣還不得已趨
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鋭人懷忠
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悦復遣還鎮飛至鎮奏言比
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
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
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
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
秋七月粘没喝以憂死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没喝爲
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没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



挫粘没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贓敗下獄粘没喝乞
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没喝
哭與之别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
教之反凡粘没喝之黨連坐者甚衆粘没喝恚悶絶
食縱飲而死、　八月乙未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
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
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訐于都督府及御史
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
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
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畧況小

嫌邪當爲諸公辯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邀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狥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歷官所至有聲至是死難　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初酈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



士特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曰顯肅　丁卯韓世忠張俊入見乃命俊自盱眙移屯廬州　壬申張浚罷浚總中外之政帝委任寔專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不安因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檜則善矣近與共事頗覺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　初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傴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欷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

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帝嘗書若海名諭
浚曰似此人才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丙子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上皇
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
朱震因上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
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
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眞宗居明德皇后喪
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
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
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趙渙



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震謝病乞祠尋卒震
字子發荊門軍人舉政和進士深於易學博洽詳雅
以廉正稱　冬十月丁酉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
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
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
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
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
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
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
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

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
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
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
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
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
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
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丙寅涪州處士
尹焞入見命爲祕書郎兼說書　是月張俊棄盱眙
還建康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由粘沒
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
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
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
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
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
扙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
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
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
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
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

東華門下馬遍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迨兹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食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



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



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爲事　丁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于金　是歲金初用大明曆司天楊級所造也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一 戊午一年

###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



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鬭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煖今又延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二月庚申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　壬戌岳飛乞增兵不許　癸亥帝發建康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



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者也子寅宏寧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
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
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
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
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己卯以戶部尚書
章誼為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為醴泉觀使
除尹焞為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
輔臣入奏上愀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
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
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費力爾
進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　三月庚寅以禮部尚書
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為樞密副使壬辰
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
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
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

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
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甲午陳與義
罷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
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
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　夏
四月壬戌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
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
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
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
屯天長泗州緩急為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



本　五月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
之　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
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
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
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
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
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訛魯觀
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
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
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為御史時嘗

言和議之非不可恭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
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秠曰第恐敵不以誠待
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
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
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
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
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
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
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
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



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
金三十兩以賜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戊申
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夢得
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
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
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
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
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
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
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

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　六月壬戌以衍聖
公孔玠僑居衢州賜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　壬申
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初諸郡鄉試
卷多解呈御覽福州陳脩作四海想中興賦有云慜
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帝吟誦此聯凄然出涕黏之殿壁至是脩名在第
三帝曰卿便是陳脩今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
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詔出宮人施氏嫁之是科
得陳俊卿　以呂本中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
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務



栗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
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　秋七
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
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
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
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
之　辛亥彗出東方求直言晏敦復奏昔康澄以賢
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
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
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

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狥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　八月甲子蠲江東路月樁錢萬三千緡丁丑彗滅是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言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斡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



中為之叅定其制　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内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丁巳罷叅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離喝來歸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廵檢使世

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



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離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懇商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郿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
城至馬趐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
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
良貴以戸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帝因與論筆法言久
不輟良貴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上聽叱之退
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
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
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
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
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



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
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
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
言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
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
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
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
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
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
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

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以勾龍如淵
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
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
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
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
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
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
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
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



志　丁丑金國使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
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
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汪藻
上所脩日曆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
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
差藻升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
奪職居永州始藻在太學與王黼有微隙後黼入相
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外論不知指爲黼黨累赦不
宥　出校書郎張嵲爲福建轉運判官時何掄以刋
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嵲故出嵲上䟽略曰古之人

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　十一月甲申以翰林



學士孫近叅知政事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

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



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

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刼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



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　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圖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説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亦嘗敗外夷於淮甸　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慨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支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邪以振紀綱以脩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



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别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欺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該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

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使無貽後時之悔　甲辰王
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䟽者七皃帝言者六秦檜方
挾虜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詣檜曰公不思東都抗
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僉書和議
文字且累䟽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辛
亥樞密院編脩胡銓抗䟽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
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
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
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
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
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
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
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
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
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

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
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
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
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
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
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嗚呼參賛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折衝禦侮邪臣竊謂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



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
然後覊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刧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
之檜迫于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
吳師古鋟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
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
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
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十二月己未

以李光叅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
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
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
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
無需索　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
秦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
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論
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
淵至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
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



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
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
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
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
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
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
時尹焞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上疏曰臣伏見本朝
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
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
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
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
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
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
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
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决
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
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



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
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
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
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
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
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朘削
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
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
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
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

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華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令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李綱時知洪州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



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説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



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

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分中外以和定而止　論曰秦檜主和或者以爲逢迎上意余讀宋史至此不能不爲之愴然矣　甲戌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一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二 己未一年

### 高宗十三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



故止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啣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

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
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蹴入檜益怒遂成讐隙
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
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
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
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爲賀表
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
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以陳
淵爲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厚須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



所虞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
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
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
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
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礙者三省得以共
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
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
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
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
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

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
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
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仁對曰
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
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於
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
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
褭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
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
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



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
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
靈萃民志乎帝茲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褭
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岳飛
請以輕騎從謁諸陵灑掃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
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願往視之檜白
帝止其行　辛卯以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
觀兼侍講焞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
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

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



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前疏力非和議及與檜書檜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留守命倫交割地界已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二月癸丑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庚戌朔呂頤浩卒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以進士歷官至宰相其處苗劉之變固亦有功而與李綱趙鼎不恊幾於娼疾矣且又刱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辛丑命樓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承



制以楊政爲熙河經畧使吳璘爲秦鳳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甲子以孟庾爲西京留守路允廸爲南京留守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詠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丙午李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
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
豪號青面夜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
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
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爲陝西招撫
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
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
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
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



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
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
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
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
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
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庚戌皇后

邢氏崩于五國城　辛亥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仁
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己巳吳玠卒玠字晉
卿德順人少沉毅有志節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
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
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
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
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
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
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士褭張燾還自河南初士褭至鄂岳飛請以輕騎



從洒掃實欲覘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褭出蔡潁
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
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
還詔封士褭爲齊安郡王張燾奏跡曰金人之禍上
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
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
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
都府　秋七月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
兖王訛魯觀爲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
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

不問　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桀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



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秦檜憾之橐因力請去　丁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庚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

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再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邪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之喪金人秘之　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



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一無敗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以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社充爲伍邪遂復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知邵州王彥卒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畧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初謂可因

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以李綱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數年之亟奮亟躓上累陛



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三庚申一年

###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唐文若以進士分教潼川府給事勾濤



薦以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入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帝大悅　辛卯李綱卒于福州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二月辛亥以劉錡為東



京副留守李顯南京副留守丁卯以孟庾知開封府為東京留守仇悆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三月胡世將屢言金人必渝盟宜為備　夏四月壬申韓肖胄罷　五月己卯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斡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廸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离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离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袞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　六月吳璘敗金人于扶風初胡



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壽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

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待全師而還　東
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
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
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
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
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
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
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
為守禦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
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

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
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
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
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
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
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
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
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
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
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

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
居數千家悉焚之經晝方六日而金兵已涉潁河至
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
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
人擊之連戰殺敵數十人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
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
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
是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
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
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

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
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
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
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
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
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
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即聚金人益
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
聞之即索靴上馬趣騎急行帥十萬眾來援錡會諸
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

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當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



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凉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

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
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
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
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
岳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
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
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
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
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
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



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
寶牛皐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婁炤罷時秦檜力主
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虚諭飛營諭指班師　閏
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
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
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
王彦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
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
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离喝走還鳳翔　岳飛遣
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晸復鄭

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
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
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
遁走詔與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與復永安軍
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
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
荷鋤而觀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
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
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
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遥謂金



人曰吾與爾小大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
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
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
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
曰夜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
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欽宗時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
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由是人呼爲王
夜义　秦檜惡趙鼎居越偪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
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

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叅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己酉岳飛留大軍于



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鋭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

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屍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



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癸丑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　先是紹興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illegible]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將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鋭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



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而已　八月壬申朔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戸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



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九成既謫邵州交游皆絶惟汪應辰通問及其喪父衆猶攻訐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　丁亥楊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壬寅朔遣使諭韓世忠罷兵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冬十

月金撒离喝陷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忠植本河東太行義士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及撒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离喝使甲士引至慶陽諭降忠植佯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是月臨安火　十二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主興禮樂立孔



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原缺第二、三葉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四 起辛酉至壬戌凡二年

### 高宗十五

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有此舉丁巳攻陷壽春庚申渡淮丙寅陷廬州戊辰陷商州己巳命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　二月癸酉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



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屯昭關商守邵隆破金人于洪門復商州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于含山己卯關師古李横敗金人于巢縣癸未王德田師中等復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皐敗金人于舒城　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于拓皐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

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帝不從飛方若與
敵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
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
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
舒州以俟命　壬子金兀朮渡淮北去　夏四月己
卯孫近罷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
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
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皐之捷召三將赴
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
參政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

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
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進范同為翰林
學士　乙未張俊請以所部兵隸御前罷三宣撫司
五月丁未遣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張俊知秦檜欲
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
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
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
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
不能平飛屈己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

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
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是俊
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
悅既至楚州俊欲脩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
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
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
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
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
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
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　六月乙亥進秦檜為尚書

左僕射　秋七月庚子以范同參知政事　甲寅罷
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
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
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荊南府
八月戊辰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
厥　兵部侍郎王居正罷與秦檜忤且力辯王安石
父子學行之非遂出知溫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
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
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
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

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甲戌岳飛罷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檝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



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于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啣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



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莫將還自金兀术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

權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鎭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鎭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





亂勿妄追證動揺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壬午以鄭良臣爲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劉光遠還要官尊望





著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癸巳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懲岳飛之事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初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帝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

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
計今畢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
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
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
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　十一月巳亥范同罷
秦檜忌李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
朋比安置光于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
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辛丑金兀朮以
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
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



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
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
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
宗廟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
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
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南
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
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
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
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

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
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
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　十
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
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
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
界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
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
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
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



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
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
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
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
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
商與金隆常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
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酖之　癸巳岳飛賜死于獄
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
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
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

獄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以岳爺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雕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



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

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正月癸卯罷樞密行府　二月丁



丑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封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丙戌詔諸州脩學宮　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三月丙申臨安火辛亥赦

齊安王士褭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丙辰胡世將卒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崇寧五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歷寶文閣學士四川宣撫使威震巴蜀及卒以鄭剛中代之剛中節制諸將尤極嚴肅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夏四月庚午賜禮部進士二百五十四人初秦檜無子取妻兄王㬇孼子熺養之至是考官擢為第一檜以為嫌值有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熺次之時同年皆謁



熺唯李浩不往　甲申增脩臨安府學為太學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主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六月辛未安置王庶于道州　秋七月壬辰朔福州僉判胡銓除名新州編管　八月丙寅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傅會岳飛之獄怨之諷万俟卨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　甲戌以万俟卨叅知政事　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

畢集然後起攢宮將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凉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時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緦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初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



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而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至是韋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蓋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計其前後請給錫賚已四十七萬九千緡矣乃伏誅說者謂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

後至叱吏收縛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太后之歸富貴終身矣　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　壬寅大赦　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樓炤草赦兀朮讀之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爲釁以起兵至是檜懼嘗例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悖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



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丙寅攢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于會稽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日永祐　乙亥以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　丁丑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一月癸巳張俊罷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

罷爲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辛丑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内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　丙午尹焞卒焞字彦明一字德充其先洛陽人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學者稱爲和靖先生　綦崇禮卒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妙齡秀發聰



敏絶人不爲崖岸斬絶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剉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人稱爲北海先生　詔秘書少監秦熺

脩日曆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庚戌孟忠厚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陝西大旱涇渭灞滻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四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五 起癸亥至甲子凡二年

### 高宗十六

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癸卯建太學以岳飛宅爲之　二月乙酉作景靈宮遣官自溫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之　三月乙巳築太社太稷壇　丙午築圜丘　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國甲戌毁獄吏訊囚非法之具　閏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爲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爲言帝從之　戊申命史館編靖康建炎忠義錄　乙卯王次翁罷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五月甲子張九成坐黨趙鼎南安軍居住　乙亥命諸路罷放生池停給僧牒先是臨安府乞度牒脩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毁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

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壬寅程克俊罷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



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嘗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

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



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黜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

細事吾曹遣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六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久之所難得者



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弁字少章婺源人

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学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平生多著述行於世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八月己亥鄭剛中獻黃金萬兩庚戌詔監司守臣講求恤民事宜　冬十二月朔日食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是月賜秦檜詔曰省所奏辭免生日賜宴朕聞賢聖之興必五百歲君臣之遇蓋亦千載夫以不世出之賢值難逢之會則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式燕樂衎所以示慶也非喬嶽之神無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任賢無以致中興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榮哉宜服



異恩毋守沖節所請不允　己酉金遣完顏曄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爲禮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是歲劉豫死于金之臨潢

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甲子臨安火是月樂平水闘何衡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

木閫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二
月丙午万俟卨罷己酉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初万
俟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屬卨以聞卨
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
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
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卨遂求去
三月己巳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
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
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見其
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



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
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
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
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為大恩閤下目覩忘讐滅理
北面敵國而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
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
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
焉宏安國子也　夏四月丁亥秦檜請禁野史從之
著作郎林機希檜意因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
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檜復下詔申禁之

五月甲子李文會劾僉書樞密院事樓炤罷之乙丑
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罷即以言者代之　六月
乙未賑閩浙被水之民丙申內侍白鍔從皇太后北
歸者因宣言閩浙大水燮理乖盭洪皓名聞華夷顧
不用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
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鍔於萬安軍
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秋七月戊
午王倫為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灤三
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倫
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



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偽職臣敢愛
死以辱命遂縊而死年六十一河間地震雨雹三日
不止人皆哀之論者謂倫雖少不知檢而大節不撓
前胡銓之疏豈亦有激于秦檜孫近而云然邪　是
月新建秘書省成帝臨視至右文殿降輦頒手詔曰
蓋聞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
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建開冊府
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
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延一新史觀新御
牓題肆從望幸之執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為空

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脩術業益勵猷爲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八月金主亶殺其子魏王道濟　九月壬申徙趙鼎吉陽軍安置秦檜忌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彦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爲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絶口不言時事有問者唯自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



嘗爲翊善故也遂有是徙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甲午右正言何若請戒内外師儒之官黜程頤張載之學禁絶遺書俾勿傳誦秦檜從之　十一月癸酉李光移瓊州安置乙亥朱勝非卒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張邦昌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録其後以謝敵受黄潛善風旨草制極言李綱之狂妄忌趙鼎則出之宣撫川陜人以此少之　十二月丁酉李文會罷尋責筠州居住庚子以揚愿僉書樞密院事

愿爲中丞迎合秦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爲肉醡牌至是論李文會遂代其位

十五年金皇統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己未分經義詩賦爲兩科取士　二月戊寅增太學弟子員　夏四月丙子朔賜秦檜第宅戊寅晝出東方大赦　五月丙辰客星見　六月乙亥朔日食丁丑帝幸秦檜第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綵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塤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塤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　呂本中卒于上饒本中字



居仁好問之子希哲之孫公著之曾孫也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稍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自是問學遠有端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歷官直學士院謚文靖　冬十月丙子楊愿罷以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愿希秦檜意附上罔下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十一月丙辰郭浩卒浩字充道順德人起行陣屢立戰功歷樞密院都統制謚恭毅　丙寅全給秦檜歲賜公使錢萬緡　閏月己卯罷明法新科　十二月戊午置江陰軍市舶務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五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六 起乙丑至壬申凡八年

### 高宗十七

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戊子增太學外舍生額至千人壬辰帝親饗先農于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躬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先是知虔州薛弼言州民杇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廵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二月辛丑割豐陽乾祐二縣畀金人　三月庚午朔壬寅毀諸路淫祠　癸丑建秦檜家廟　夏建武學置弟子員百人　辛卯造秦檜家廟祭器　四月戊午立選試武士弓馬去留格　五月金韓企先卒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奬勸後進為已任推轂士類甄别人物一時臺諫多君



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率以鑛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括酬等言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瓊孫也　秋七月壬申張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浚于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八月辛丑築高禖壇　九月甲戌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　冬十月戊戌帝觀新作禮器于射殿撞景鐘奏新樂　十一月庚辰置御書院　十二月戊戌彗見西南方　是

月金遣使如西遼殺之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大石與其國鄰大石已死金遣粘割韓奴與其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韓奴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己巳命諸路收試中原流寓士人己卯禁監司郡守進羨餘壬辰以李若谷叅知政事何若僉書樞密院事　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尋貶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己卯以段拂叅知政事　夏四月己亥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　金主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轂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龔夷鑒等　五月己巳貶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六月乙卯禁招安盜賊　秋七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以吳璘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八月癸卯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宥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時汪應辰通判袁州鼎子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按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請此事不足竟事方寢鼎字元鎮解州人其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初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副四川宣撫司至是罷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己未臨安府甘露降　十一月丁卯復賜進士聞喜宴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

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
遺牛羊米豆且册其首熬羅孛極烈爲蒙輔國王不
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
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正月己巳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
二月乙未貶拂罷拂聞趙鼎死于海南爲之歎息
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泄政機
遂罷爲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興國軍居住　辛亥聽
趙鼎歸葬　三月壬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秦檜問
敕令所删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

爲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弟也　夏四月戊
子朔日食庚子秦熺乞避父子共政罷爲觀文殿學
士兼侍讀壬寅命熺恩禮視宰臣班次亞右僕射以
示寵異　甲辰賜禮部進士王佐等三百三十人及
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朱熹熹時年十九先是以舉人
有勢家行賂假手濫名者諭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
自是弊習稍革　五月癸未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
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
惡之謂其欲私取故妻于金降爲平海軍承宣使台
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
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
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
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
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
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
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
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　秋七月寬諸
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
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盧光二
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

絹鄂州舊額絹各二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
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八月丙
申汪勃罷丁酉以詹大方僉書樞密院事　禁州縣
士民飾詞舉留官吏　閏月甲子命臨安平江淮東
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以廣儲蓄
九月丙午詹大方卒　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僉書
樞密院事　金兀朮卒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
等皆有自爲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
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惟兀朮一
人耳　十一月己亥竄胡銓于海南初秦檜諷司諫

羅汝楫論銓飾非横議寘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
贈銓語涉不平至是新州守張棣承檜旨論銓與客
倡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棣提舉湖北常平
茶官一日卒特洪皓在英州閩人倪詧為守聞棣以
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
獄中醸成其罪未及發而詧卒事乃解　潘良貴卒
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出入三朝
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
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計輸帛數尺
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



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
為鏡累張禹孔光之類是已世以為名言　十二月
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
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
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
疑畏愈甚　葉夢得卒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
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舉紹聖四年進士歷官論奏
行業具有經濟但受蔡京薦引不恊士論或併其所
長而没之雖時與京有牴牾亦弗錄也易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

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以皇
太后年七十帝詣慈寧殿行慶壽禮　朱熹歸婺源
拜省丘墓宗族　二月丁丑禁湖北溪洞用人祭鬼
及造蠱毒犯者保甲同坐　三月癸未朔日食　夏
四月丙寅秘閣脩撰張邵上秦檜在金國代徽宗與
粘没喝書槁詔付史館以邵為徽猷閣待制　鄭剛
中移封州安置子良嗣除名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
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内燒幃幔金主趨別殿
避之越五日有龍鬬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
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　五月



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
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
相宗賢曰廸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完顏亮為太
保領三省事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
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六月丁巳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謗訕
停官辰州編管　秋七月壬寅頒諸農書于郡邑
八月辛未刺浙東諸州強盜當配者充沿海諸軍
九月戊申命繪秦檜像仍作贊賜之　劉勉之卒勉
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

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嘗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



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忿構鼎寘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一月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



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辯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

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
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
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
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
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構常勝
查剌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
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
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
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斡本恩徒單阿
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



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
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
是月丁巳秉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
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
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
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
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
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
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顛仆亮前手
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

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
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
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為右丞相
烏帶為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
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
施全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
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壬
辰詔磔全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
衛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徒



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
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
追尊斡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
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
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
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
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
如前日耶　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　三月癸
未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僉書樞密院事遣堯弼
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遣于帝共秘

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
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
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丙申下李光子孟堅于大
理獄流之峽州初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爲
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
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
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宥孟堅除名編管
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
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
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趯求



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
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爲譏毀大臣且言元美
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謂當遠竄　夏四
月癸酉置力田科募民耕兩淮閑田從知廬州吳逵
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
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
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
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
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
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

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
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
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
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婦代
朕事卿也　五月癸未秦檜上中興聖統　六月癸
亥加秦熺少保　秋七月丙子罷招刺禁軍　八月
甲辰朔雷州守臣王趯坐交通趙鼎李光停官　九
月甲申太常主簿吳元美坐譏毀大臣貶容州編管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
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



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
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宇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
王斡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戊辰右廸功郎
安誠坐文字謗訕編管惠州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
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
孫塤堪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癸未以兩淮民復業未久
寬其租賦　金置國子監　二月壬戌以巫伋爲金
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
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癸亥以余堯弼兼僉

書樞密院事　授朱熹爲泉州同安主簿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夏閏四月丁亥賜禮部進士四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得趙逵爲第一又



得周必大　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爲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糺里妻高氏爲脩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嘗與亮私及爲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訹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縱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

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剌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　秋七月辛亥除薪米稅　八月辛未秦檜上重脩諸路茶鹽法　壬申韓世忠卒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性戇直以布衣應募致位王公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嘗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奬用成閔解元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卧



家凡十年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冬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　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爲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敕額庵院田詔可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爲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守帥閩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

姪雜科氏皆使之

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之荀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爲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于梅容州　甲辰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言涉謗訕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　丁巳遣司農丞鍾世明詣福建路籍寺觀絕產田宅入官其後歲入錢三十四萬緡　夏四月丙子巫伋罷辛巳以章复僉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



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退中丞章复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五月襄陽大水平地五尺漢水冐城而入　秋九月癸丑章复罷　冬十月甲戌以宋樸僉書樞密院事　庚辰以黃巖縣令楊煒誹謗貶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貶池州居住　十一月金葛王烏祿爲濟南尹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金主亮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正月己酉以李顯忠爲寧國軍節度使　二月辛未改虔州爲贛州　三月金主亮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原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王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遷循友知建康府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　夏四月朱熹將赴同安往見延平李侗



遂受學于其門初楊時倡道東南從游者甚衆而得其傳者唯羅從彥一人侗又得從彥之傳而樂道不仕故熹特師之　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覲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庚寅禁州縣以私意籍罪人貲產乙卯立淮南諸州舉人解額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秋七月戊戌從秦檜所請命合州

取棊崇禮草檜罷相制所受璽敕　壬寅朱熹即同安任篤於學校爲文勸諭之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之學者唯事科舉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怠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其誨人之切如此

八月己卯賜秦檜建康府永豐圩田　九月庚子以廷臣言禁採鹿胎　冬十月戊辰宋樸罷壬申以史才僉書樞密院事先是才爲諫議大夫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没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均利從之　十一月乙丑以經筵終帙賜宰執講讀等官宴于秘書省遂爲故事　十二月癸未禁民車服踰制　閏月丙申命檜與都司官詳定郡守所上利病以聞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七 起癸酉至乙亥凡三年

高宗十八

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春正月癸酉初詔郡國同以八月十五日試舉人戊寅地震　金右丞相蕭裕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三月乙亥賜禮部進士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楊萬里虞允文　始推夔州路茶　夏四月丙戌詔諸路招補三衙諸軍　五月癸丑朔日食　金始置交鈔庫金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六月癸未汪藻卒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舉崇寧二年進士乙科先與王黼爲太學同舍不相能比黼爲相黜通判宣州遂上書請祠寓居晉陵凡八年屢起屢罷竟卒于永州雖居官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多所著述人競傳

之塟于宜興陽羨後塢　癸巳史才罷甲午以魏師遜僉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癸丑張俊卒戊寅帝幸俊第臨奠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羣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宣和初從攻夏人始授承信郎握兵最早屢立戰功爲兵馬大元帥封清河郡王拜太師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薄　以敷文閣待制秦塤脩撰實錄院初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熺子塤爲榜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塤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



以塤脩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壬辰禁百官避輪對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月壬午蠲旱傷州縣租賦　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爲積水所侵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泒東南一泒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泒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　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丁卯以施鉅叅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年叅預政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　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貶永州編管　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壽寧縣主什古乾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兀朮



之女也師姑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真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姑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帷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嘗於卧内遍設地衣倮逐爲戲

十二月丙戌以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有論語講解

秦檜疑其譏已知饒州洪興祖嘗爲序京西轉運副
使魏安行鏤板至是命毀之興祖昭州安行欽州編
管瑀子孫亦論罪壬寅刺諸路編管人充廂軍　西
遼耶律夷列死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普速
完自號承天皇太后謚夷列曰仁宗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二月壬寅常州通判沈長卿仁
和縣尉芮燁以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燁武岡軍
編管　三月壬申地震　夏四月巳酉施鉅罷以鄭
仲熊兼權參知政事　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鄭
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　改岳州爲純州



岳陽軍爲華陽軍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
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
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
謀遷汴京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
火汴之宮室盡焚亮大怒杖殺長寧　秋七月甲戌
封李天祚爲南平王　八月辛巳下趙鼎子汾等于
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
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
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
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

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曰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
令衿飲别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
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
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丙戌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秦檜門人也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皓居英州九
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行至南雄卒皓字光弼鄱陽
人始舉進士時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不允歷官
徽猷閣待制爲金國通問使久稽北庭爲金人所敬
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竟爲秦檜所忌



不死于敵而死于讒懸聞者悼之　乙未帝幸秦檜
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子熺奏請代居相位
帝曰此事卿不當預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
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塤與林一飛鄭栴夜見臺
諫徐嘉張扶謀奏請己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
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是夜檜死年六十六檜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
懽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
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
納内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

國事惟中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專務羅織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



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遂命貢院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權要親族並令覆試仍奪秦塤出身　初秦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illegible]登乃獲免　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



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丁酉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于新州端明殿學士薛仲熊朱敦儒王彥傅杜思旦皆罷辛丑以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皆出爲他官　十一月壬子以

魏良臣參知政事乙丑復洪皓官釋張祈獄庚午詔
監司郡守事無巨細皆須奏聞裁决毋得止上尚書
省臣寮薦舉人才必三人以上會䟽　辛未知建康
府王會及列郡守臣王昫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
以諂附貪冐罷　以趙逵爲著作佐郎初秦檜怙權
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息欲收逵置門下自東
川僉幕召至一見光範檜喜接之問知其家尚留蜀
曰何不俱來逵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
奉黄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逵出不意力辭
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咈檜意者逵正色曰



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
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
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兎耳何
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隷輩而
先張本于上曰近三舘士不檢頗多與宫邸通臣將
廉之其醞禍不淺矣會檜得疾死上微聞其事至是
召逵入對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
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十二
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
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

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
當謹兹戒毋自貽咎詔聽張浚折彦質万俟卨段拂
各自便量移李光郴州安置戊寅鄭億年責南安軍
安置壬午詔監司守臣禁羨餘罷權攝戢苞苴節晏
飲詔前後告訐者莫汲汪召錫陸升之等九人除名
廣南編管　甲申命胡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
自便仍復其官　乙酉董德元罷甲午以沈該參知
政事　乙未追貶王會循州編管　丙申復張浚折
彦質趙汾葉三省王趯劉岑官移胡銓衡州　丁酉
禁川廣貢真珠文犀　召湯鵬舉遷侍御史時有選



人任盡言者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横榻
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
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
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耻輒陳管見少助
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秦檜之巨蠹十九載輔
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
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
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
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
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

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風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疎鶩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實嬰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輿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



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斵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賛膚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鵰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脩致鵬舉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功也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賈　甲子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官　二月乙酉進士林東追詔秦檜上書狂妄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鹽稅辛卯魏良



臣罷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曮直徽閣呂愿中坐黨秦檜各貶竄　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樞密使乙丑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夏四月戊戌罷鄉飲酒舉士法五月壬寅以沈該万俟卨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

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
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
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丁丑以程克俊
叅知政事　乙酉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
說　辛卯以秦檜父子所脩日曆失實命史館重脩
是月靖康帝卒于金　秋七月丁未彗星出井詔
求直言辛酉雨水銀　八月戊寅革正前舉登第秦
塤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淮南提舉朱冠卿言秦檜挾
私廢法塤等皆其子孫親戚門下憸人於是有官應
試者所授階官易左爲右白身者駁放古用省額復



還後科　辛卯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叅知政事綱
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
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
篤守如此　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立互易薦舉坐罪法　壬子詔成都潼川兩路
漕臣同制置茶馬司審度四川財賦利害其實惠得
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者條具以聞　冬十月己巳
朔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釐正　乙
未王會移瓊州編管以宋貺黨附秦檜責梅州安置
丁酉復安置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金使至

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令
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爲國賊必欲殺之檜死
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丧毋將歸葬會星
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
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
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丧爲嫌
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
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
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
惑遠方生患遂復永州安置　以光祿丞唐文若爲



秘書郎文若爲文思箴以獻其畧曰於赫我皇兵既
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
其旅文王以興戢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戍弭兵春秋
所懲蕭逸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強矣縱弛
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
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
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　閏月丙
午罷廉州貢珠　己酉命軍人願歸農者人給江淮
湖廣荒田百畝復其租稅十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
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

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蠲其田立為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絕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賣　十一月丙戌裁定六曹寺監百司吏額　十二月庚申賞應詔論事切當者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八 起丙子至己卯凡四年

### 高宗十九

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正月戊子命侍從各薦宗室京朝官才識治行者二人　二月戊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　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礪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儵已鞁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吏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

之萬鬼齊呰聲如震雷驚而寤呰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南牧之議矣　三月丙戌賜王十朋等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又得劉清之胡晉臣　辛卯万俟卨卒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始附秦檜殺岳飛既而忤檜去及檜死帝將反檜所爲召卨爲相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夏六月甲辰命臣寮轉對盡忠開陳毋應故事　戊申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戒監司舉劾守令勿得覬望徇私

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九月癸酉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　丁亥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不當請敕禮官酌取祭祀之式定爲一書名曰紹興正祠錄以爲恒制詔從之　冬十月癸卯築通泰楚三州捍海堰　十一月丁亥湯鵬舉罷　朱熹任同安四考滿罷歸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于學　十二月甲午詔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託入貢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正月壬午禁諸路二稅折納增價　朱熹以考滿歸往見李侗于延平　二月丙申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　三月辛酉朔日食　夏四月丙申復詔文武官非犯贓罪並許以致仕恩任子　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



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弊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六月壬辰太白晝見癸巳流星晝隕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

侍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脩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



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南侵　八月甲寅地震　九月庚辰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

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兆士徙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十一月朱熹以養親乞祠　十二月帝作損齋為燕居之所曰治道貴清淨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　差朱熹監南嶽廟　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



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

行慶壽禮 六甲濬平江三十六浦以洩水趙子潚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二月甲寅詔取具貶死臣僚姓名議加恩典 金主亮謀南侵乃命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



燕時又建汴宮脩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四月辛亥命縣令有政績者諸司同薦不次升擢以風厲之 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

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丙申陳誠之罷己酉沈該以貪冐罷 秋七月丁亥以賀允中叅知政事 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熹方控辭會言者論事似若侵熹者以故不至 九月甲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帝



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令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冬十一月丙午攢顯仁皇后于永祐陵 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

蜀人也初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飯堂下風鑒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驗子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暄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説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莬汝爲訌建劒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職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州有大姓吳翁家傭數千指擅魚鹽之饒



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鏟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孫諸傭撤器有噫聲若歎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贐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麋而致之黄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



至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學士入賀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風宜生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乃爲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爲介所告金主烹之　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癸酉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甲戌詔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備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

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熹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瑗遂得立制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封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帝晩年乏嗣抱望思之恨頗然張浚謂浚之處専亦太過云　三月癸卯賜進士梁克家等及第出身又得一林大中　夏四月丙辰以賀允中兼權知樞密院事　六月庚午王綸罷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叅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爲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爲檜所扼帝憮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丙午朔日食壬子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爲之備癸丑賀允中致仕　九月庚寅以李寶爲浙西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禦冬十月癸亥日中無雲而雷　十一月癸巳夜有白氣出入危昴間　十二月乙巳朔湯思退罷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戸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諸州　是冬朱熹復見李侗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熹曰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汪應辰曰元晦師事延平久益不懈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

#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七十九 庚辰一年

### 高宗二十

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帝不受朝太史言竟不驗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爭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三月壬午以楊椿參知政事丁亥奪秦熺贈官及遺表恩賞庚寅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夏四月丁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　五月戊寅以吳拱知襄陽府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荊南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荊南以觀緩急拱玠之子也　辛卯天申節金主亮使人來賀初孫何帥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臨安景物繁華倩麗其詞流播亮因而羨慕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節為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一如金主之言

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　甲午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是日爲淵聖發喪議謚洪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甞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讐之意不用上廟號曰欽宗　乙未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丙申命主管馬軍司成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張去爲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帝嘉納之　六月乙卯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



故遼人移剌窩斡叛金圍臨潢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綁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剌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



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孛特本部族節度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甞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秋七月金主亮遷都于汴分命諸將由唐鄧瞰荆襄由秦鳳窺巴蜀由海道趨兩浙　初金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癩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

羣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
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
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
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内騷然
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
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祁宰上疏諫南侵亮殺
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
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戊子貶周麟之筠州居住
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
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康伯不爲宰相當自行



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貶遣
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
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
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
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
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
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
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
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飮食示以不疑周其貧寠
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

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
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爲疑兵又使人向
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
之意城中人鬨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
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
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
税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
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
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
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



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
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
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
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
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裕告急於
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
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
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
金陣開復鬬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
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絶其

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
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
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
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
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
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己巳起復成閔爲京
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
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
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
侍婢高福娘伺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



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
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
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
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
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
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
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
之后方樗蒱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
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
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

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
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爲
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
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
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
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
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
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蕚爲漢南道行營兵馬
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荊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
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



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
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
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
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
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
遠近大震　甲戌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
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
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
之剛中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
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馳還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

道而進撥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庚辰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於理



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九月癸巳授燕人劉蘊古為廸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金主亮將南寇使之偽降以覘國而無機可乘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談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竊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

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己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蘊古猶不猒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涌廷臣咸奇之繼改京秩通判鄂州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覘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邀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



以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是日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

家婆婆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
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
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
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
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
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毋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
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
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
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
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里



朶爲帝廟曰睿宗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
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
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
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
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
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
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
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
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
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
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淝
水之勳鬭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
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詔求足食足兵之策
權戶部侍郎汪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
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
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
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漫列戰功
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



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
使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　金人
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詔吳璘出兵漢中
璘遂復商虢州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
州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
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
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
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
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
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

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
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
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旣解海州之圍遂
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
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
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
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
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
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
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



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
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
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
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
不滅　初葉顒知處州以法繩湯思退之兄思退不
悅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守常州帝視
師建康道毘陵顒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
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顒初至郡
無旬月儲未一年節省冗費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
羨餘顒曰名羨餘他郡將效之非重征則橫斂是民

之膏血也自我開端貽禍他郡不願爲也　十二月
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
言浚忠藎帝悟乃詔復是官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
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
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
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
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
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
犒軍畢即趨赴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犯瓜



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汜軍統制劉汜以
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鎭江專
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
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鎭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
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
從汜辭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
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
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
陸路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
臺殺黑馬以祭天以羊一豕一投于江中召奔睹等

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覩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詰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



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郤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

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緣上流别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



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没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

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歧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



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鵶鶻船于瓜州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决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師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

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珫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荊襄兩淮者皆拔栅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弑趨入燕京



史臣曰完顏亮欲爲君則弑君欲圖鄰則弑母欲奪人妻則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戮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見行宮暑具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一時倚以爲重　詔罷教坊各令自便蓋建炎以來畏天敬祖虔恭祀事雖禮樂煥然一新然始終常以天下爲憂而未嘗以位爲樂有足稱者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 辛巳一年

高宗二十一

紹興三十一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食帝在鎮江府尋幸建康命鄭樵以所著通志進樵尋卒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經旨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皆有論辨嘗召對敷陳古學授廸功郎禮部架閣御史葉好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因著通志入



為編脩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又坐言者寢其事樵之學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紘者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顧兹全蜀久賴撫綏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紘為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固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去年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為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於其時也聞之諸軍闘志不鋭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



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疋錢引一二十萬道樁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

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貪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紘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正在此舉紘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為可教則一覽付火之望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之望



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太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廪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越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斂於民乃所以為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



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三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

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數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數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數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千八百道銀絹二千四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



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疋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

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紱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　時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有齊州歷城



人辛棄疾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人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遇京京以爲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與之遊義端亦聚衆千餘棄疾說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奔金京怒欲殺棄疾棄疾急追獲之斬其首以歸京益壯之令奉表歸宋帝見大悅授以天平節度掌書記持節召京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戊戌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初允文還朝帝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

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
内氣沮戰則海内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
璘經畧中原　癸卯帝發建康將還臨安軍務未有
所付詔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權中書舍人劉珙
不書錄黄仍論其不可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寝帝
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
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
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矣不從　楊
存中議省江淮州縣給事中金安節言廬之合肥和
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



南守襄陽西固祈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
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
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
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
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　丁未劉錡
卒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以父功補官歷太尉威武
節度使至是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
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
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

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金
以張浩爲尚書令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
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已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
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
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
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
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寝　閏月祔欽宗主于
太廟癸未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
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實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
鎮戎軍遂復大散關辛卯楊椿罷　辛棄疾至山東



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以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
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即帳
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
時年二十三　吳璘遣姚仲取鞏王彦屯商虢陝華
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
含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顔代之遣子挺
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
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
將往督師先壁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

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來安軍　夏四月戊寅以汪澈叅知政事　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



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辛亥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　五月辛亥鎮江都統張子蓋率兵救海州



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魏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　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歸田里特末哥及其妻高氏伏誅　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

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　六月庚午以李顯忠主管侍衛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諡安僖毋張氏



爲王夫人　乙亥朱倬罷是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又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國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

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詔五日一朝德壽宮　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知客也　甲申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



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

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
之耳　乙未晦金人屠原州　秋七月癸卯帝手書
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
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
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
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
敵讐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
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
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
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



欲城釆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
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悦遂與有隙
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戊申追復岳飛
元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八月己巳以史浩叅
知政事丁亥班寛恤事十八條戊子追復李光官趙
鼎范冲並還恩數庚寅以生日爲會慶節　九月丁
酉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
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
三路虞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
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

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
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
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
文知太平　故遼人移剌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
大張往討者多爲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
遇于長濼窩斡大敗率衆西走謀衍復追敗于霿𩅽
河窩斡去攻懿州金師久無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
以爲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
梟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
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斡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



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
惟札八不服每爲邊患金人苦之　冬十月己巳葉
義問罷戊子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金以
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宋
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
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君歸侵疆貢
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閲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乙丑詔宰相復兼樞密使丙寅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
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方

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胡憲卒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愨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毋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



身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出太守魏矼入里致詔且爲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諸生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冀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七年不徙官以毋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摧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

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没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　德壽在北内頗屬意玩好上極盡先意承志之道時訪求珍異以供娛



悅會將舉慶典有北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于内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璫之巧中類如此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一 癸未一年

### 孝宗一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置武舉十科以胡銓為秘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



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 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丁巳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



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為兵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 己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癸未黃祖舜罷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行在

三月壬辰朔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

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諜察徒移大周仁屯
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脩城將爲南攻計　癸巳以
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
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
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
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
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以後直言
之臣稱次膺爲首　張燾罷庚子以龍大淵知閤門
事曾覿同知閤門事未幾並罷　是月詔求遺逸濠
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劉蘊古聞而



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冊使徒老耒耜間陳康伯
張燾辛次膺咸是之史浩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爲
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
手反國耳康伯等雜然謂逆詐浩命吏召之曰俟其
來當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乃至浩迎謂曰昔
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
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在朝諸臣皆可欺意得
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吾意無他此萬人家口
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拔去爲一拍事
幸成猶不可知耳浩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

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眷屬今在何所時蘊
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悚
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廟議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
踰月張浚奏改通判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
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
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誅浩雖多誤國于此
亦有先識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闤闠都人敬事之有
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謁祠妄謂
有心諾以倖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
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



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
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諜
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蹕至者欲其知已
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其言　夏四月戊辰張
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
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
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
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究萬世
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
倖復辯論于殿上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

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
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
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
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侍御史
王十朋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
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之微
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
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
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則一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陛



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柰何大臣不能
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共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
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壬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三
十八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呂祖謙　五月甲辰李顯
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
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
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
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
爲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
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姦誤國

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十
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
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
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
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覦時求進宜黜正志以
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
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　李顯忠自濠
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
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
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



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
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戸訴宏淵之卒奪
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
于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
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
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
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
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
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
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

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丁未以辛次膺叅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乞加持重　辛亥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賀天申節自是歲如之　癸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淸涼之



下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闘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恊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

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鎭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六月庚申朔日食　癸亥汪澈罷　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于金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



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條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恊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戊辰召虞允文以周葵叅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

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寬殛因言臣聞近日欲



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　戊寅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宜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乞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　己卯貶李顯忠筠州安置　甲申右諫議大夫王大寶論移蹕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再貶李顯忠潭州安置　丙申太白晝見經天　乙巳以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



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恊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

侯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憐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雖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



委信不聽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皇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皇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皇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陲戰守是謹此

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皇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上皇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帝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匱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之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　冬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丙子



立賢妃夏氏爲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爲妃生鄧王愭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協既納女資匱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辛巳召朱熹至

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
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
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
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家齊國治而天
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
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
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
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
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



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
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上爲之動容次論今
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
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
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
讎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
一已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此皆
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

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
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
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
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
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
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焉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　十一月戊辰
除朱熹爲武學博士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己丑
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
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



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
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
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
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
督府叅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
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
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
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幾制變
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
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illegible]而復遣王之望

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令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晩也　丙午張栻奏盧仲賢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　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



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

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時與



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婺州人陳亮以爲不可亮發解至京師因上中興論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

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
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
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
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
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
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
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
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
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
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



下以神武之資憂勤惻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
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
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
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
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
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
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
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
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
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

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譏度
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
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
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
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
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
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
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
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
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



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
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
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
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
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
也今東西彌亙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
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鑿守江之弊
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
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
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

之兩臂也奪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
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
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
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
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
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
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劒
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
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
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



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
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
城相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
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
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
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
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
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
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
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

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
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東
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
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
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
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
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
道以擣其脊彼方知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
批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
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



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
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
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
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爭其所之也
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
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
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
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
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
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

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扳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扳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也初亮才氣超邁郡守周葵以國士奇之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亮遂受而盡心焉　十二月陳康伯罷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除胡銓爲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卒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卒爲中國患今金三大將內附儍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一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二 甲申一年

### 孝宗二

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書來　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尸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

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浚深然之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



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應舊制應以才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

爲環衛官更不换授並令兼領　六月甲寅朔日食　壬申命虞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　秋七月乙酉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丁亥洪遵罷　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脩海船毀拆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胡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



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

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
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
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
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
臣如路允廸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
劫執允廸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
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
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
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
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
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
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盡國害民殆
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
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

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
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
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
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
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
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



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啣璧輿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悕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　辛巳張浚卒初浚既
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
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
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



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
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
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
數月而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
字德遠綿竹人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
覜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
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
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
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
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
及亮也　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
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書
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
加兵帝善之　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
如金師持周葵書致于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脩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
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濬港瀆詔湖州
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愭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
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　金以完顏
守道爲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
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
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江浙大水詔陳闕失監察御
史龔茂良上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
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憸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尋遷右正言會梁珂没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竟寢其謚　九月辛丑以王之望叅知政事　時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賑貧民龔茂良上言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曾覿龍大淵害政



甚于梁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人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覿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須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　癸卯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爲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爲都督府叅賛軍事　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

未如式弗受　丁卯賀允中罷　庚午詔曰朕每戀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　辛巳金兵復渡淮　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



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决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

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
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
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
思退罷尋以尹穡晁公武論其主和誤國洛觀文殿
大學士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
湯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
斬三人以謝天下所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
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
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
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浚以雪恥復



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言始終不合　戊戌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
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
以見減拜賜坐　庚子遣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
夫尹穡分詣兩浙措置海道贈魏勝寧國軍節度使
謚忠壯　辛丑以錢端禮僉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
允文同僉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乙
巳以錢端禮權叅知政事閏月甲寅陳康伯入見詔
間日一朝許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

丙辰周葵罷　王林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壬戌
詔罷胡銓尹穡丙寅召韓仲通以沈介爲湖北京西
制置使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
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
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
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
王抃既還不可肎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
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辛卯以
王剛中僉書樞密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
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



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illegible]而下[illegible]
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illegible]
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illegible]比
遣王抃還[illegible]頷演得其要約尋澶淵盟[illegible]
[illegible]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illegible]萬
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叅亡之[illegible]
何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
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哀丁壯有係累之苦宜
湯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
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遺此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是春湖南郴州宜章縣盜李金焚掠州縣討平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三 起乙酉至己丑凡五年

### 孝宗三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先是洪适爲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爲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擬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爲緡錢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别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辛酉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庚午詔館職更迭補外 召提舉太平興國宮陳俊卿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

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
者甚有才當察之上然之除吏部侍郎同脩國史
二月丁未陳康伯卒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以經濟自
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
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不起
三月甲寅太白晝見　庚申以虞允文叅知政事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癸亥黄祖舜卒祖舜福清
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裁抑月濫嘗進論語
講義詞理明粹亦有足稱謚莊定　魏杞還自金初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



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
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
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
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
州縣官軍討平之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
等入見乙巳吳璘入見　五月壬申吳璘判興元府
丙子宜章縣盜李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珙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
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
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

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
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
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彦
黄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却兵
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
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
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
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
意　朱熹請祠差監南嶽廟　六月癸未王剛中卒
剛中字時亨樂平人自進士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



唯讀書著文爲樂　丙戌以洪适僉書樞密院事适
拜僉書帝謂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
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乙酉立鄧王愭
爲皇太子大赦愭帝長子也　丁亥虞允文罷己丑
以洪适叅知政事葉顒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錢端
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叅覬之甚急太子愭夫
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
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
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即相當引共政
俊卿斥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

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
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戊
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罷　九月甲戌
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壬辰上御大慶殿冊
皇太子　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刼掠知楚州胡明
擊殺其首蕭榮　十一月辛亥招收兩淮流散忠義
人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顒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近習武臣梁俊彦請稅江淮沙田蘆場以助
軍餉帝以問顒顒對曰蘆場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



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
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為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
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帝大悟即詔罷之顒退
至中書召俊彦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彦惶恐免
冠謝始釋之時謂顒此舉有申屠嘉辱鄧通韓琦徇
任守忠之遺意云

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
還復業之民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
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
可得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
餘萬畝合而言之為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
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
別貯之　二月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饑
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
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
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三月
辛未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
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
适引咎乞罷帝從之癸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
乙未汪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
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
清約賤貴弗渝　五月庚戌葉顒罷以魏杞參知政
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僉書樞密院事　癸
丑太白晝見經天禁浙西脩築圍田罷脩建康行宮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
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知秀州孫大雅
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
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

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於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牐并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脩常州江陰軍蔡涇牐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　秋七月己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方爲武當軍節度使　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



爲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顒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旣入樞府乃劾顒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顒乞辯明及顒罷參樞上下其事于臨安府命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顒赴闕帝勞之曰卿之淸德自是愈光矣　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犯贓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
　冬十月己卯蠲諸路酒坊逋賦　十一月以陳俊卿爲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　楊存中卒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史稱其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未嘗大敗蓋亦帥臣之傑然者也但其如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就以此推之則其憂時體國之意未必深切張綯王十朋陳俊卿相繼論列殆不爲無謂矣　十二月己卯以葉顒知樞密院事甲申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顒首薦汪應辰王十



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顒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顒以龍大淵對　以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　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

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帝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三年金大定七年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官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頗以獄情白於宰執探取旨意以爲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袛乃心敬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　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爲江東總管曾覿爲淮西總管甲戌大淵改浙東覿改福建覿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丙申帝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　戊戌直秘閣石敦義犯贓刺面配柳州籍其家　三月甲辰帝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園壬戌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　夏四月癸酉帝爲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　戊寅以吳璘知興元府充四川宣撫使　五月甲寅吳璘卒璘字唐卿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仍議謚



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甲戌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　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　戊寅以虞允文仍知樞密院事尋又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　辛卯皇后夏氏崩謚曰安恭　秋七月乙巳太子愭卒謚曰莊文　閏月癸酉權攢安恭皇后于脩吉寺　丁亥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　八月丁酉内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決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潭州安置籍所盜庫金犒軍　朱熹如長沙訪張栻道經昭武謁黄中中端莊静重德容粹然熹自以麄厲猛起之心恐不足以當其温厚和平之氣先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既乃見栻偕登衡嶽而還栻贈之詩有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之句熹亦有昔我抱冰炭從

君識乾坤之咎乃知其往復而深相契者蓋有在也
九月戊子太白晝見　冬十月戊戌脩眞州城庚
子定内外薦舉改官人歲額　十一月丙寅合祀天
地于圜丘戊辰雷癸酉葉顒以帝親郊而雷引漢故
事上印綬罷相提舉太平興國宮魏杞亦罷顒至家
不疾而卒顒字子昂興化仙遊人簡易清介與物若
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
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己丑除朱熹樞密院編脩辭
不至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
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



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
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
在左右罷之　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
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
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
不成若棄僉謀狥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
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
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
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
以爲漢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
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
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
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皆臣
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
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
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　十二月丙申增脩六合城
金出蒲察通爲肇州防禦使時通爲殿前右衛將軍
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
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
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



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
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
如其果賢何必以親踈爲避忌也
四年（金大定八年）春正月戊辰籍荊南義勇民兵增給衣
甲遇農隙日番教　以辛棄疾通判建康府　壬午
奪秦塤秦堪郊恩蔭補　二月己亥以蔣芾爲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
辭許之　乙巳以王炎僉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
見　三月庚午以晁公武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己丑
四方霧下若塵　夏四月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

實錄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　江東路營田令見佃者減價承買　崇安縣饑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熹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冬有年民願償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官社倉之法始此　五月丙戌行乾道新曆帝以近世曆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六月辛卯朔太白晝見經天辛丑五星皆見　丁巳召興化軍布衣林柔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　秋



七月壬戌以劉珙兼參知政事　召建寧府處士魏掞之赴行在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被召辭謝不獲以布衣入見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面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因極陳當世之務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掞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

者無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　秋八月壬午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珙乞罷琪忤帝意既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　庚戌劉珙以繼母憂去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辛亥陳俊卿請罷政不許　出賣諸路未賣營田轉運司收租　九月庚申立內外將佐升差審察法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　冬十月乙未臣寮言天下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等差自



今職事官必任滿方許求外未歷親民任使即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詔從之　庚子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終喪許之時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十一月乙亥詔峽州布衣郭雍赴行在　十二月甲辰減兩浙東西路明年夏稅和市之半　以彭州守臣梁介脩復三縣一十餘堰灌溉之利及於鄰邦詔介直秘閣　西遼權國事普速

完與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剌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

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之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



武計資歷捐以財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中止　二月壬寅以梁克家僉書樞密院事　罷制國用司甲辰以王炎叅知政事　三月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丙子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二人是科得陸九齡楊簡沈煥彭龜年黄裳壬子賜郭雍號冲晦處士　夏四月壬辰以梁克家兼叅知政事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州流民

五月己巳帝以射弩弦斷傷目不視朝　六月戊戌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彰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尊爼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慴于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　己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　秋七月以曾覿爲浙東總管先是龍大淵死覿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隷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



寢既而覿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覿入見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覿怏怏而去　八月甲申朔日食　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兢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舘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九月辛酉詔淮東諸州農隙教閱民丁壬申命

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義人耕墾官田　冬十月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己亥命饒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石以備賑糶　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　丙寅為岳飛立廟于鄂州　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四 起庚寅至癸巳凡四年

### 孝宗四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乙卯脩楚州城乙丑增築豐儲諸倉　二月乙酉詔戶部二人分領諸路財賦　壬寅詔諭大臣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　三月乙卯裁減樞密院吏額一百十有四人丁巳詔步軍司權以三萬五千人為額己卯詔兩淮州縣官以繁簡易其任復置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為之　夏四月戊戌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立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䟽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甲寅裁減六部吏額百五十人其餘百司三衙以是為差　己未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己巳陳

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丁丑知潮州曾造犯贓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　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仁孝之嗣位也國乃多亂任得敬乃仁孝外祖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



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兹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　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

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閏月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



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請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啓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憮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幷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容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

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聯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
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
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
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
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
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内虛又將隨而
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
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
其中曩亦議此觀其荅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内覶不



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
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
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
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内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
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
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
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
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
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
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

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
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
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内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
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
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癸
巳以梁克家參知政事　甲辰辛次膺卒次膺字起
季敉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
妄受　六月壬子申嚴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之制
榮國公挺自東宮出居外第　秋七月辛丑復置御



前弓馬子弟所命吳挺兼提舉　賜岳飛廟曰忠烈
　是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　八月
庚戌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
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
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歷練庶務通知古今
庶無後悔耳　夏任得敬伏誅　九月壬辰賜蘇軾
謚曰文忠　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
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
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姪而受書
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

邪左右以芻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
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
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畧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
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
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
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
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知成大忠懇有大
用意　冬十月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
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余端禮言謀敵決勝之
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

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
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
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
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
益密用能一戰而覇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
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
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
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
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
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
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
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
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
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
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
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是月高麗翼陽公
晧廢其君晛而自立晧晛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
曰讓國大事也必晧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
晧復取晛表言父遺訓傳位于晧金主乃封之　十
一月遣趙雄等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

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
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
國葬之　十二月戊申大閱　癸酉罷發運司以史
正志奏課不實責永州安置　金安節卒安節字彥
亨休寧人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自舉薦人亦不令
人知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再起論事終不屈人
以此服之所著有周易解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
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
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日本朝家法遠過

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虞允文復以冊太子請帝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以聞　金禁羣臣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



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効大驗帝然之　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愷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焞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　三

月乙亥朔詔訓習水軍　丙子立李氏爲皇太子妃　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論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郞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頭納榻前上色遽厲成大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



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畧同也閤門官日日引班乃令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成大匃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既而成大竟不安于位以集賢脩撰帥靜江　夏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辛未進臨安尹太子與講官商較前代時出意表講官自以爲不及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

情僞帝歎稱之　五月丁亥起復劉珙爲荊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剋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庚寅金葬欽宗于鞏



洛之原以一品禮　丁酉詔廣西帥臣措置南丹州市馬是月遣知閤門事王抃點閱荊襄軍馬　六月已巳賜吳璘謚曰武順壬申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賦　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爲樞密使四川宣撫使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炤上堰法獲降敕書刻書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踈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奬諭拱　八月丙辰詔兩淮民兵勿輸丁錢　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爲兵　朱熹刱立社倉于崇安　冬十月壬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癸亥會慶節金使隨班入見

金主雍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

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十一月甲戌帝御集英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賜李垕制科出身　十二月庚申詔閤門舍人依文臣舘閣以次輪對臨安尹周淙以獄空聞詔曰畿方千里俗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僞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守之以信求囹圄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是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疏闊刑罰用稀今焉



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來上嘉歎不忘自是屢奏屢獎　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官莊梁克家亦言戶部賣營田率為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斛

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敕令格式　二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癸丑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曮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丙寅以曾懷叅知政事王之奇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戊子詔省侍中中書尚書令員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三百十九人得陸九淵舒璘考官呂祖謙謂九淵曰未承款教僅得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為江西陸子靜也　己酉殿中侍



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翼日復留出之敏提點江東刑獄　金右丞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朱熹以司馬光資治通鑑倣春秋例提綱以光所編作目名謂資治通鑑綱目　五月丙寅立宗室銓試法　六月壬寅籍兩淮歸正人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有差　秋七月辛巳罷淮西屯田官兵募歸正人耕

佃　姚憲曾覿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　癸未以曾覿爲武泰節度使　金罷保安蘭安榷場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戊寅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初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故有是命仍進封雍國公已丑賜允文家廟祭器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決策親征令允文治兵俟報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　冬十月丙辰罷借諸路職田



十一月辛未遣官覈江浙福建二廣湖南八路官田時營田及沒官田皆稱官田令民承買　十二月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戶部侍郎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詔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畧曰大江之壖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爲膏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鬬齧從昔善壞卿聿脩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嘉　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　金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

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辛未王炎王之奇罷乙亥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僉書院事　戊寅遣司農寺丞葉翥等覈兩浙諸官田登聞檢院張孝貢等覈江東西路四川諸官田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廣覈官田錢四百餘萬緡　閏月戊申以久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州縣決繫囚　魏掞之卒掞之



字子實建陽人初名挺之字元履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應召以起謂可以行其學仕不半歲而不合以歸君子惜之　二月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逋負　丁亥特贈蘇軾爲太師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絹　丙辰復分淮南安撫司爲東西路　夏四月己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己丑戒飭監司守令勸農　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爲上京　八月丙子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

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一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　庚子命盱



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金使不從　冬十月辛未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借而外濟以和前月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爲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　甲戌以曾懷爲丞相鄭聞叅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复同知院事　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明年爲淳熙元年　十二月甲子沈复罷乙丑以姚憲僉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五 起甲午至丁酉凡四年

### 孝宗五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丙午禁兩淮耕牛出境以交阯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爲安南國王　二月癸酉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卒數日矣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始以父蔭任入官繼舉進士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



無二有文學多著述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爲宣撫　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與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　出爵募民賑濟　夏四月己卯以姚憲叅知政事葉衡僉書樞密院事　詔舉制科　六月戊寅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言者又論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以葉衡代之　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陳俊卿劉

珙爲熹爲樞密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遂有是命　秋七月壬辰復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八月己未張說罷帝廉知其欺罔也　以楊倓僉書樞密院事　九月乙酉朔以曾覿爲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丙寅鄭聞卒　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戊戌以龔茂良參知政事茂良先爲廣東提刑建學右文掩骼埋胔卓有善政及爲江西運判而救荒之功尤著已除禮部侍郎上亟欲用之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遂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



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過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　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　楊倓罷劉珙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丙午曾懷罷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覿先是辛棄疾知滁州滁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民兵議屯田乃刱奠枕樓繁雄館辟葉衡雅重之至是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畧召遷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歷遷湖南安撫使　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僉書樞密院事壬申以沈复爲四川宣撫使　是時臣寮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察不爲不至始限一年繼限二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着業輸租猶可歲得數十萬斛從之



二年金大定十五年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擅改堂除俱落職　三月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軍計議官　夏四月乙卯賜禮部進士四百三十六人有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是以談兵爲諱論兵爲迂也上覽不悅置之第五是科得羅點　己巳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戒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速眞後世龜鑑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鑑眞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

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
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
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
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
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
爲狠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
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
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
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



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
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
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
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
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願
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
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
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
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
以效其所長[illegible]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

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
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
合入資格外稍與優奬帝深然之　五月辛卯諭宰
相以朝政闕失士民皆得獻言趙雄奏事上曰今夏
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
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
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
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
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
在大有爲玆不布竟言書之時政記　庚子命鄂州



都統李川調兵捕茶寇　呂祖謙訪朱熹于寒泉精
舍編次近思錄成祖謙歸熹送之至信州之鵝湖寺
陸九齡陸九淵劉清之皆來會講各執已見不合而
罷時九齡攺興國軍教授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
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
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
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
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
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
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

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
俗儉嗇而鮮知學老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
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
憂去　六月庚戌以沈复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
撫司　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時盜連起湖湘辛
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賴
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
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
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
科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



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
民以兼幷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
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剗
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
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
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冐者使諸司各揚其職
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奬諭之
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
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
敝統率不一差出占役畧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

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
追冐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
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
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
刱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帥
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
規畫廼度馬㮇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
馬軍五百人傔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
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
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



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
聚歛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
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
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　秋七月辛丑有
星孛于西方　八月丁丑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
申議使　九月乙未龔衡罷初帝諭執政選使求河
南陵寢地龔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
所以遣知藨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
大怒罷衡　丁未沈复罷　贈趙鼎太傅追封豊國
公謚忠簡　高麗將趙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

悲嶺至鴨淥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
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閏
月丁巳以李彥穎叅知政事王淮僉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戊寅朔賞平茶寇功湖南江西廣東監帥黜
陟有差　十一月戊午提點坑冶王揖進羨餘十萬
緡詔郤之　十二月甲午議放天下苗稅三之一大
臣言國用不足乃止
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半
乙丑賑恤歸正人　二月壬午蠲兩淮教閱民兵夏
税　甲申賜韓世忠謚曰忠武　汪應辰卒應辰字



聖錫玉山人歷官端明殿學士接物溫遜遇事特立
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
言不遜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
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
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
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
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　壬申
立任子叅選覆試法　三月丙午朔日食　夏四月
己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　金翰林學士徒單
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
命須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脩官溫廸
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六月甲午召朱熹爲
秘書郎不至時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龔茂良言熹操
行耿介遂有是除熹以祠觀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
節顧乃冐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
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改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　除呂祖謙秘書郎國史院編脩
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　是月湯邦彥至
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
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



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
院事趙雄僉書院事　除劉清之通判鄂州鄂俗計
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病則聽於巫死則畀諸
火清之皆諭止之　九月李浩卒浩字德遠臨川人
歷吏部侍郎權吏部諫議姚憲論罷浩少力學爲文
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
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
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

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　冬十月丙子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丁丑命臨安守臣嚴禁踰侈　庚辰詔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于衆者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十二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與陸贄奏議併讀曰治



道盡于此矣

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正月丁卯班淳熙曆　高麗致貢于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乙亥帝視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視武學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傅伯壽上言從祀於文宣廟者皆當時門弟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失於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高宗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辯雖平侯景反連和于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爲周所俘不能死節辛孝寬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夙節僭僞之邦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石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詔有司討論使知夫賤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國黜不忠之節者



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而爲勸沮者大矣尋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之次仍以曹彬從祀　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三月己酉龔茂良呂祖謙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實錄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日臣下權

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
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
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
一身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
拊制若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
內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
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
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
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
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



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
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
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
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
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
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
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
郎　夏四月甲午給歸正官子孫田屋　六月丁丑
罷龔茂良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

州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
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欲以文資祿其
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
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
者朝廷大體帝諭覿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杖
之御劄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
覿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
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
引疾求去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



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
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
于貶所茂良字實之興化人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
日乃言恢復論茂良者謂其迎合上意希冀復留及
朱熹得其疏稿事雖恢復極論不可輕舉深歎惜之
己卯以王淮參知政事　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
祀孔子　八月辛巳禁耕牛過淮　九月丁酉朔日
食　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壬戌太
白晝見　是月詔著作郎呂祖謙詮擇國朝文章發
三舘四庫之所藏裒搢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

前藁次來上先是有聖宋文海一書乃坊間刊行去
取未精名賢逸士之文尚多遺落時帝右文故有是
詔　十二月乙亥大閱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宋紀八十六戊戌一年

孝宗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乞戒
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
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
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
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
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
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
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
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
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
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
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
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
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
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

下之氣情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



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待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吴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决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



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

號令一切不與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



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厲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

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决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



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儁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

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



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

北兩邊至使内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



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

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



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



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令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

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



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

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



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爲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

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



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讐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

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



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帝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

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
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
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
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
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二月辛未申嚴武臣呈試法詔二廣毋以攝官人
治獄　甲申雨土　三月丁未李彦穎罷壬子以史
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
雄參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虚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甘昪三



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
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
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
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
向士大夫奔競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
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息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
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
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丙寅以范成大參
知政事　辛未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
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　五月庚子置武學國子

員　六月庚午飭百官毋得請托　乙亥范成大罷
知婺州　甲申以錢良臣僉書樞密院事　閏月壬
寅置鎮江建康府轉般倉　秋七月甲子李顯忠卒
顯忠字君錫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生而
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
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
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八月甲
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守令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
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
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税除折帛折



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
故違重置于法　丁酉詔關外四州增募民兵爲忠
勇軍　史浩薦朱熹知南康軍至南康值歲旱講求
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
舊爲學規俾守之　九月戊寅賜岳飛謚曰武穆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
宗玉牒　十一月丙寅詔軍民喧閧者並從軍法甲
戌史浩罷乙亥以錢良臣參知政事丁丑以趙雄爲
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　十二月庚寅朔頒新定薦
舉式　以劉清之知常州未任上疏曰今日之俗惟

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開科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便人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蓋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爲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攺知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樁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疏請于朝



願酌量蠲減不報清之百凡撙節民力稍蘇或有稟白手自書之吏不預焉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與諸生輸情論學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士民興起部使者以清之不媚已貽書所厚臺臣論罷歸築槐陰精舍以處從游之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常歎曰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已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二者正則治道自舉矣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七 起己亥至壬寅凡四年

### 孝宗七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春正月壬申蠲夔州路上供金銀

二月壬辰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丙申詔前宰執侍從有已見利便聽不時以聞　呂祖謙詮擇聖宋文海成編定爲一百五十卷奏御賜名文鑑并賜祖謙銀三百兩絹三百疋周必大承制譔序云建隆雍熙之文偉咸平景德之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



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朱熹張栻殊不以爲然謂伯恭承當此事便好發明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論曰文鑑之有裨於世與否固未暇論而資治通鑑易紀傳爲編年自周威烈王以迄於五季千二百餘年治亂興亡得失之故昭若指掌似亦可爲鑒往者之一助矣顧謂其枉費精力何也朱子既有是説矣乃因其書而篇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知有通鑑矣豈其

數言遂能發明人主之學乎　三月丙寅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秩　夏五月癸未給襄陽歸正忠義人田　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　六月甲午建豐儲倉　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畧司討捕之端卿梅州編管　是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



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

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敢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姑置不



問熹仍舊供職候旨　秋七月戊辰班隆興以來寬恤詔令于諸路　癸未太白晝見經天　八月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九月癸未詔閩廣賣鹽毋擅增舊額　冬十月丙申詔太學兩優釋褐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示從臣于都堂　十二月丙申脩百司省記法己亥詔自今鞫贓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

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正月乙丑劉焞以平李接功擢集英殿脩撰將佐幕屬吏士進官有差　二月癸未朔初

置廣南經辨諸州醫官　辛卯魏王愷卒愷寬慈爲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二子攄柄攄早卒　張栻卒栻字敬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



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欞覿慚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三月壬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丁丑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爲常　夏四月丙戌趙雄等上仁宗哲宗玉牒己酉命廣補武舉宗室小使臣行三年喪

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僉書樞密



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敢欺帝深然之

六月壬寅詔試刑法官增試經義　秋七月丁卯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于山川　八月甲申以禱雨未應諭輔臣令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雨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

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
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
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
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
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
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
亂萌自消矣　丁酉置湖南飛虎軍　九月壬申禁
諸路遏糴　陸九齡時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
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



整襟正坐而卒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與弟九淵
自相師友時稱二陸　冬十月丙戌詔限田太寬民
役煩重其令臺諫給舍同戶部長貳詳議以聞　十
一月癸丑詔邊吏存恤江西過淮饑民　十二月庚
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是月
胡銓卒銓字邦衡廬陵人剛方直諒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勇往直前不以一毫利害動其心所著有易春
秋周禮禮記解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
壽宮提舉陳源帶淛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



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
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
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金討亮弒熙宗罪廢爲庶人
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
等事　陸九淵訪朱熹于南康九淵至白鹿書院熹
率寮友諸生請九淵登講席乞一言以警學者九淵
講論語君子喻於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
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
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
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



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
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
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
尚使汨没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
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
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
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
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
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
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
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理入由是而仕必皆
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
謂之君子乎聽者莫不竦然至有泣下者熹曰子靜
發明敷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
病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
方矣　三月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為亂趣帥憲捕之
除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閏月辛巳命諸路
帥臣監司分州郡歲否為三等歲終來上　戊子賜
禮部進士三百七十九人是科得袁燮　夏四月癸



酉立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
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　壬寅以史浩
為少師　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
謙葉適袁燮趙善譽等十六人詔並赴都堂審察九
淵不赴調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
任賑恤袁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
民居分布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為鄉為縣
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　秋七
月除朱熹直秘閣辭不允　呂祖謙卒祖謙字伯
恭夷簡六世孫也其先河東人五世祖公著從開封
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
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
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
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
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
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
志錄宋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八月庚
戌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



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
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
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癸丑以王淮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
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
以下六十人　甲寅以謝廓然同樞密院事　改除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王淮薦熹即
日單車就道　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
兼權參知政事　冬十月甲子詔災傷州縣諭民賑
糶　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

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



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

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閒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



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碩以備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嘗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數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

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
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
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
　甲寅以旱傷罷喜雪宴辛卯浚行在至鎮江府運
河　十二月甲子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熹始拜
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視事于西興則
客舟之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始于會
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
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
故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

者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因上言
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
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
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
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
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
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
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
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粮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
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
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
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
政事却有可觀淮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詔諸路
各行其法　戊辰金遣魏貞吉等來賀明年正旦以
爭執進書儀帝還内遣王抃往諭旨己巳貞吉奉書
入見　金主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
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
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
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
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

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
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聞
皆自耕歲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
水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管各以
等第科罪
九年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予外祠以文臣為都承旨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除陸九淵為國子學正
九淵言論感發諸生興起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
廣鹽法利害　三月壬辰遣使按視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　五月丙子詔輔臣擇監司郡守必先才行　六月戊午謝廓然卒甲子太白晝見經天　詔求言朱熹上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畧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邪　秋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備賑糴壬辰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八月己亥朔詔紹興民戶去歲已納夏稅應截者三十



萬緡理爲今年之數　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有勞也　九月庚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時成都闕帥上加訪問王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著爲令　改除朱熹爲江西提刑先是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仲友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具疏辭免大畧以爲所除官乃塡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乞特賜與祠　冬十月丙午罷軍器所招軍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　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八 起癸卯至丙午凡四年

### 孝宗八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僉書樞密院事　國子學錄薛叔似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帝嘉納之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　甲申李彥頴罷　以黃洽爲御史中丞洽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　潭州奏強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強盜與他盜以其故爲也若止兇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豨突四出其逸之害可勝數耶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恩尤甚焉上深然之　詔朱熹屢乞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　二月癸卯竄内侍陳源于郴州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亦補官帝聞而惡之故竄且籍其家　三月戊辰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六百八十七卷燾請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史臣謂其多掇拾野史非春秋傳疑傳信之法也　夏四月己亥命湖南廣西堙塞溪洞徑路　五月辛卯詔疏襄陽木渠以渠傍地爲屯田給民耕之　六月戊



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柄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

謂己獨能之吏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



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僞相亂爾　秋七月以旱暵求直言尤袤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

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　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黄洽參知政事上謂洽曰卿每告朕用人令卿用人之地不可不勉洽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　冬十月乙未詔兩浙義役從民便

十一月壬戌朔日食甲戌幸龍山大閱閏月壬寅詔却安南獻象　十二月丙子朝德壽宮行太上皇后慶壽禮　遷陸九淵爲敕令所删定官與漕使尤



袤書畧曰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當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愚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泛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

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　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

出兵討之獲光漸　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差役從民便　甲寅雨土　朱熹還自浙中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且貽書于陸九淵曰救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其一二亦非小補也　二月甲申詔兩淮京西湖北萬弩手令在家閱習每州許歲上材武者一二人試授以官如四川義士之制　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統吳挺郭鈞彭杲寄陳出師進取利害以備金人　辛丑罷秀州御馬院莊歸其侵地　庚戌詔御試策有及軍民利害者考官裒類以聞　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



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効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酧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剛徤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

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及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特甚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羮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卉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

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



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邪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上反覆贊歎 是月金主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 夏四月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 五月甲寅出緡錢三十萬犒給四川久戍將士 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已卯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 秋七月癸丑以浙西江東水禁諸州遏糴 九月甲寅減四川酒課六十八萬餘緡 冬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二官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



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壬午詔諸以忠義立廟者兩淮漕臣繕治之 十一月甲寅令峽州歲時存問處士郭雍 十二月己卯詔戒監司州縣毋得於常賦外追取于民

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 春正月己丑禁交阯鹽入省地壬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青羌奴兒結殺之 二月禁胡蕃樂 朱熹提舉崇道觀秩滿復乞祠拜華州雲臺之命 三月乙酉孫擴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渤海樂 夏四月戊辰班淳熙寬恤詔令 丙子諜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

止議之是月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
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
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
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
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
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
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
者吾自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
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
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



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
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
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
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還燕　五月庚
寅地震尚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
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
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
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
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
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歷籍并

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
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
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
塡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壻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
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
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
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



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
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
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
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
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
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
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
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
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

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
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
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
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
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
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
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
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遍日鎮星犯端門
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



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
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
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
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
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
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
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
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
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枕藉而常平之積名存

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
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
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
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
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
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
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
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
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



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
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
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
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
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
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
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
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
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
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

蓋玄履衺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捕慱不必得則不
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
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恃聖德
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
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
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
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
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晩年受禍之酷責大
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



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
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
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叚凝之敗以董
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
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
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
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
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則天下之事有本根
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
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

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
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于所以爲本
原者焉　辛卯詔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
六月丁丑詔浙東帥臣監司不以時上諸州減否奪
一官　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甲辰以淮西
屯田鹵莽總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　八月癸
亥詔太上皇壽八十令有司議慶壽禮　九月丁丑
詔諸路總領軍帥漕臣守臣歲上屯田所收之數
冬十二月甲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四川制置使
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率羣臣詣德壽宮



行慶壽禮大赦百官加恩　二月甲寅詔犯盜兩次
以上雖爲從論死　夏四月辛亥詔吳挻結約夏人
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自淳熙至此凡四見　宴
講官于秘書省時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
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
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
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
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專有是非面相
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惟其若此失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以李

大性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藍綱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帝讀而褒嘉之　秋七月壬寅謚胡銓曰忠簡　閏月戊申以留正僉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而已餘無長物　已未五星皆伏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軫　九月乙巳詔僞造會子凡經行用並處死　冬十一月甲子江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傳　丙寅梁克家罷　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王信上䟽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



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亦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旣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十二月甲午陳俊卿卒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謚正獻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孝友忠敬得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立朝則正色危論分別邪正面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卒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　乙未賑臨安府城內外貧乏老疾之民　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八十九 起丁未至己酉凡三年

### 孝宗九

淳熙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春正月癸亥出四川樁積米貸濟金洋州及關外四州饑民　陸九淵如臨川訪倉使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九淵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騶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思謙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吾輩所能喻思謙曰陸丈說話甚平正吾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周必大曰各盡其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差朱熹主管南京鴻慶宮　夏四月己卯置籍考諸路上供殿最以爲賞罰　戊子賜進士王容等四百三十五人袁韶與焉時帝策士不盡由有司是舉容本第三親擢爲榜首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　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畫龍祈雨法丁亥梁克家卒克家字叔子晉江人歷官右丞相封儀國公風度峻整忠於謀國爲文渾厚明白成一家言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時謚文靖　秋七月丙午詔羣臣陳時政闕失及當今急務　丁未以旱罷汀州經界　辛酉江西湖南饑給度僧牒鬻以糴米備賑　除朱熹江西提刑時楊萬里薦熹久閑可與監司故有是命　八月癸未以留正參知政事　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丙寅除官軍私負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乙亥太上皇崩于德壽殿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擗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

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　丙子以革璞
等爲金告哀使　己卯詔尊太上皇辛巳詔曰大行
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
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典禮定大行皇
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
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
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
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
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



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
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
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
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
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
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
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
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
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持歸報曰此皆爾
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

有所不忍也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
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
子叅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
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
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
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
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
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叅決不
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
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



空　郭雍卒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太中
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父學通
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
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
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
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
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
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

原缺第五葉

與漕使宋若水書畧曰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雖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數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吾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



郡縣寬民可以息肩耳

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辛丑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官　庚申施師點罷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陸九淵結廬于象山講授學徒四集　二月金遣使來弔祭命右司郎官京鏜為報謝使　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癸丑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廷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亮斬馬謖已為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秘書少監楊萬里以欺專私三罪斥邁且言浚有社稷大功五一建復辟之勳二發儲嗣之議三誅范瓊以正朝綱四用吳玠以保全蜀五却劉麟以定江左於是上再令詳議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邁守南徐萬里守高安而浚迄不得配享　丙寅權攢高宗于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



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　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陳亮至金陵視形勢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

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



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

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



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

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闔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求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



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稍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

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踈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目爲橫議庸論爲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



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奔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容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

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
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
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
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
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
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
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
不决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
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
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



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老天生
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
會也大畧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内禪不報由是
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　京鏜還自金初鏜爲報謝
使至金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
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
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杵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
而來緊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
勞遣郊勞之使勸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
不重拜君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

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益
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
金人迫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
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且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敢爾無禮排闥而出金人知鏜不可
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
去樂而後宴鏜帝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
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
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
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



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
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
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　五月己亥
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爲道學
之禁論者譏之乙巳帝以王淮之罷寔因薛叔似之
言乃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不任
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
警　丁巳詔脩高宗實錄　六月周必大薦朱熹爲
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
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
州縣煩卿奬諭甚渥久之乃出熹上奏其一言皐陶
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聽五刑之訟
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後世論刑不知
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
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
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
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卒



從流宥之法伏願深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
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
辭況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
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
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其二言今天下
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
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
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
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
州縣之具獄使之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顚倒是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清庶獄之源者莫
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
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折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
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
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
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其三言經總制錢
其四言諸州科罰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
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
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
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



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
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
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
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
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
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
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
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
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
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閽寺指陳幷昇誤政以反於用賢去邪之說甚詳上皆嘉納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冐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釆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



擬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

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刱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逵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



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庚寅熒惑犯太微　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　己未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朱熹亦除直寶文閣請祠未允　壬戌恩平王璩卒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内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算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申朔日食　九月庚子夜南方有赤黄氣覆大内　辛丑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　冬

十月已丑罷諸州科買軍器物料　十一月庚子建
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十二月辛巳朱熹投匭進封
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
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
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陸九淵與朱熹辨
太極圖說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疑非周子所爲不



然或是學未成時所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一陰一
陽之謂道道器一也而謂形器不得爲道乃加無極
二字其昧於道也甚矣
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金主雍卒雍太子允
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
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
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
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
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
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
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
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
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
每當食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
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
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
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
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



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
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
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
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
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
或六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
不絕于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丙申黃洽謂外任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
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

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事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　乙巳蕭璲罷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宮己未更德壽宮爲重華宮諡李綱曰忠定　除朱熹秘閣脩撰仍奉外祠熹答陸九淵論無極書畧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



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二月辛酉朔日食壬戌下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重華宮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楊萬里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

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云　辛未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大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



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己卯詔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毋貸　辛巳以生日爲重明節　庚寅詔中書舍人羅點具可爲臺諫者點以葉適吳鎰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八人上之　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己未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四月戊寅以何澹爲右諫議大夫　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申

剛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戊申知閤門事姜特立罷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閤門事聲勢寖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叅知政事欽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閏月癸酉詔季秋有事于明堂以高宗配　壬午大理奏獄空　六月癸卯詔自今臣僚



奏請事涉改法者三省樞密院詳具以聞　秋七月庚辰下詔恤刑　八月甲午升恭州爲重慶府　己亥王淮卒淮字季海婺州人力學屬文少負公輔之望居臺諫論劾皆當爲相用人唯論賢否不事形迹杜絕倖門卓有可觀唯以唐仲友之故擢陳賈爲御史用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協力以攻朱熹以肇慶元僞學之禁此則其大喪平生也　九月癸亥減紹興和買絹歲額四萬四千餘匹　乙丑戒執政侍從臺諫毋移書薦舉請託　劉清之卒清之字子澄廬陵人是年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朱熹爲文祭之曰子澄立志高雅信道深堅居閒則講道著書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養民善俗憂衆人之所不憂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



歿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　冬十月壬寅蠲楚州高郵盱眙軍民貸平米一萬四千餘石　甲寅大閱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　改朱熹知漳州時學徒因無極之辨有貽書詆陸九淵者熹復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熹與陸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諸君未可以輕議之也　十二月特詔知隆興府黃洽言事洽奏用人之道人稱爲萬世不易之論且曰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

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　詔起陸九淵知荆門軍九淵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朱熹貽書曰荆門之命少慰人意爲今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益有緖來學者又益衆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熹春初之書詞氣麄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起庚戌至癸丑凡四年

光宗一

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陳亮上皇帝鑒成箴其辭曰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痡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弋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慄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勤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絁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

戒譬以禍福實賴臣獨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
昊在西復悖誅臣弱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
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
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
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
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顏亮兇
酸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
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
載始終無鈌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



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
酒無沉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
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
舌登崇俊良斥退奸猾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
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
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
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
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發而莫我逆盡
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
不可拂須耳乎公論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

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
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
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斮涉剖直如履薄氷深虞沒
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小
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
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閽　起陳傅良為吏部員外郎
傅良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盡白都人聚觀嗟
嘆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illegible]力為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
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



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
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
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
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
推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
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
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
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
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
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

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府贊讀　二月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

罪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



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用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詎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恭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

至聽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上善之　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　夏四月己丑以伯圭爲太保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詔秀王諸孫並授南班　何澹請置紹熙會計錄詔澹同戶部長貳檢正都司稽考財賦出入之數以聞　詔兩淮措置流民以上供等錢償虜



州放免身丁錢數　命脩楚州城　戊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三十七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是科又得李燔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　劉光祖論吳端忤旨出爲潼川府判官端舊以巫醫爲業上在潛邸時上皇有疾端療治有功至是擢閤門宣贊舍人何澹三上疏論之不報光祖上疏言小人渝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是一舉而三失也言之甚力上不樂徙光祖爲太府卿遂外補　六月丁亥遣丘崈賀金主生辰　御後殿慮囚　秋七月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行在　八月辛卯立任子中銓人吏部簾試法己酉詔造新曆　冬十月丙午詔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庚戌詔諭郡縣吏奉法愛民　減廣西五州鹽直　十一月甲寅安南入貢　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溉撙節漕計代輸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奬之　十二月壬午賜王倫謚



曰節愍　丙戌王藺罷　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林大中爲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交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踈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又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

事之小節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讐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旣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嘗表裏王淮創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戊申浦城盗張海作亂詔提點刑獄豐誼捕之　朱熹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初爲



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巳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筭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産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産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産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旣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州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巳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熹與陸九淵書曰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面論不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也



二年（金昌明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脩處以聞任滿日以興脩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尊高宗爲萬世不祧之廟　詔裁節浮費脩紹熙會計錄　二月癸未名新曆曰元會　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盗發所部官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以辛棄疾爲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急柰何至是務爲鎭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

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丐祠歸　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陳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諂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辛卯出米五



萬石賑京城貧民權罷脩皇后家廟　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僉書　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　夏四月丙申詔從侍兩省臺諫各舉所知充諸職事官　初命任子廉試以革代筆之弊

五月庚申詔侍從經筵翰苑官自今並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　布衣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擅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建樓臺不輟興作深爲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齋郎舞及使孌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施之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學聽讀　六月癸巳詔宰臣執政自今不時內殿宣引奏事　秋七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人高登追復元官　八月戊寅何澹以本生繼母喪解官持服　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爲吏部尚書　陸九淵至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



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其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

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脊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滯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



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　冬十月丙子朔詔罷經界　丁丑築福州外城　辛卯詔曰朕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有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趣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安業將予汝嘉　庚子下詔撫諭四川被水州軍　十一月辛未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



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官不當任子著爲令　十二月丁亥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乙

未增楚州更戍兵一千五百人甲辰詔慶遠軍承宣使內侍楊皓懷姦兇恣刺面杖脊配吉州內侍黃邁私相朋附決杖編管撫州尋送皓撫州邁常州居住

三年（金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人陳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　荊門軍故事上元則設齋醮曰爲民祈福陸九淵不設醮但會士民於公廳講洪範皇極斂時五福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

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丁巳命夔路轉運使通融漕計糴米以備凶荒　二月丁酉申嚴錢銀過淮之禁　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作寺觀　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監司毋得移獄違者許執奏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擴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



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乙卯以丘崈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

侈與士爲文浮靡吏苟且飾僞者　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己巳刺沿邊盜萬人爲諸州禁軍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贓配海外前丞相周必大坐繆舉良孫降秩　八月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已蠲東西兩川畸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疋詔獎之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　秘書郎彭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



壽王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能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

能伇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閒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閒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王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閒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頼不幸歟及汝愚入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除彭龜年爲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帝曰祖



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　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是歲諸路大水　陸九淵卒于荆門九淵字子靜九齡之弟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子之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吾將終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四朱熹聞訃率門人爲位而哭

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騤叅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以胥持國叅知政事金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爲重



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脩撰王庭筠等五人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爲楊趙後爲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　夏四月己酉罷括賣四川沿邊郡縣官田　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

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
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
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
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
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
得亮策以爲善處父子之間上親擢第一既知爲亮
乃大喜賜告詞曰爾烝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
奏動慈宸之聽今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
留以遺朕也是科又得裔行簡　初陳亮屢遭大獄
獲免未幾與鄉人會飲胡椒積羮䕶中蓋村俚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陡食異味有毒暴死已而大理
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
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法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
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
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
國脉矣力言於帝遂又得免至是擢上第授僉書建
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亮字同父志存經濟人
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時薦士唯恐弗及朝廷惜其
不獲大用官其一子辛棄疾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同
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

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雄蓋萬夫橫
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
其庸奴天於同父既豐厥禀智略橫生議論風凛使
之早遇豈愧周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閭以才豪跌
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
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内能誦三書世無揚億孰
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氷崖人皆欲殺我獨怜才脫
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
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



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
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
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
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
者天靳之年時從亮游者甚衆其篤於事師者則有
喻偘喻南強偘字伯經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
陸九淵張栻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騖其師說
截然不可犯陳亮偘起其中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
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
之談之不置其皆可與語上者哉禹無功何以成六

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明白簡易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偪獨出爲諸生倡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而高名頓出世儒之上皆偪之功也已而亮不爲世俗所容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偪與同志之士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脱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人多義之喩南強字伯強偪之從弟也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柢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一語南



強義形辭色貽書詬責同門謂陳先生無辜受罪將齎恨入土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人類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強持之走越袖見諸臺官訟言無忌竟直亮之冤　宋史氏贊曰自道廢民散弟子之義缺乎居則繆爲恭敬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甚者至欲更名辟去雖以唐房杜之徒因兵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説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何人哉何有于房杜諸人也向使偪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叱

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偪與南強之謂乎　壬辰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崈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丙戌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不已故召之　六月丙申朔丞相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不報乃出城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顔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



臣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　戊申胡晉臣卒晉臣字子遠蜀州人歷僉書樞密院事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温靖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績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乙丑朔太白晝見　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八月金主

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九月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　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



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

原缺第二十五葉

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脩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一 起甲寅一年

光宗二

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癸未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士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是月金購求遺書 二月乙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以蜀世將吳挺卒奏別除不行居家待罪 戊戌以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 夏四月壽皇疾浸革



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處與祕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



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帝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

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黜引辛毘
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
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
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朱熹在潭
州更建嶽麓書院　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
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
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
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太宗正丞李大
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
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



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
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爲
制服其服乃子皐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
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
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
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
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
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
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
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

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
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
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
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
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爲書改臣稱姪
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
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孝宗之將
有爲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
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
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
太后丁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
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
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
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
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
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
辛酉留正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
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
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

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
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
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甲子太皇
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
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
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誚汝愚曰自古
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
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
不可知閤門事韓侂冑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



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冑
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冑請于太后侂冑因所善內
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
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
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
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
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
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
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
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

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冑安在
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
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
政侂冑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
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
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
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
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
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



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
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
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
可即皇帝位尊皇帝　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
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
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
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
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

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
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
素幄被黃袍方却 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
几筵前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袞服出
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
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
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
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
然 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
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



至是立爲后 丙寅大赦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
幼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一親任賢寬
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計傾君子爲安靖
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共治而以生事自疑近
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
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
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
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
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
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
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
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
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
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 己巳以趙汝愚兼
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
中外引領望治 授黃榦爲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
母憂去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朱熹編禮書以
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規模次第縝密有
條理其諸編家鄉邦國王朝禮當悉倣此更定之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爲大行



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
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
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 乙亥留正
至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
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以陳騤知
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
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壬
午以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
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
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

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
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
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
閤劉弼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
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頴
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
卿與內祠甲申以羅點僉書樞密院事戊子詔百官
輪對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
住　八月癸巳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



講詔詞曰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闈詳延學
士爾發六經之藴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
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
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
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説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
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
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
玆渴想望爾遄驅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
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蹤
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

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説對曰
朱熹説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説如何至是趙汝愚首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
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
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
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
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
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
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



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
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
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
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
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
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
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吉兆詔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
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甲午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

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
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
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
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
攢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
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
以相業稱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
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
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庚子羅點卒點字春伯崇仁人孝友端介不爲



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
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黃裳亦卒
裳字文叔隆慶人簡易端純篤于孝友恥一書不讀
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事君隨事納忠上援
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詞切理盡事該與人言傾盡底
蘊其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
趙汝愚泣謂上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
下之不幸也　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
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
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

守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矣
甲戌改生日天祐節爲瑞慶節　冬十月庚寅更泰
安宮爲壽康宮　丙午以朱熹奏卻瑞慶節賀表
是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
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
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謁侂胄曰
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
行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
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
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



密以其黨劉德秀囑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
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
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
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
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
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
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
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
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庚申詔議祧
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

首請併祧禧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側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



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

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馹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初熹與彭龜年約共論侂胄之姦會龜年充金人弔祭館伴使甫畢事熹以上疏見黜龜年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奏雖不報而侂胄嚙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



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　壬午詔改明年爲慶元元年尋升明州爲慶元府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

官侂冑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辛亥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



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孝宗于永阜陵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冑用事權勢重于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冑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

冑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冑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冑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鑰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冑之轉承宣使非



優異乎若謂侂冑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已決去侂冑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冑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己巳陳騤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久爭彭龜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　以趙彥逾爲四川

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黃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是月金人聞孝宗訃遣使來弔祭又遣使來賀即位其賀生辰及正旦自是歲交遣使如故事





#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九十二 起乙卯至丙辰凡二年

### 寧宗一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以李沐為右正言　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奉行侂胄風旨乃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各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贓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頴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頴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

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
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
不揺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
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
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
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
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
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是月以歲凶民饑下詔曰朕
德非薄饑饉薦臻使民阽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
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



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
邪豈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
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
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虚文蒙上則朕
汝嘉　三月丙戌朔日食詔求言校書郎項安世應
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
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
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
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
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
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内外羣臣有司
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
械之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戸部四總領
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
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内
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
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
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
用屯兵則兵可省其次莫如省宮掖兵以待敵國常
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



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
陛下宮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
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
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
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
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
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
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
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
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

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暬御於



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束擔待罪降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不當貶內降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言官之名臣竊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盍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改送吉州　己未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僉書院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衟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



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逐斥六館之士拂膺憤惋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

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
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
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
沐之回邪寬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
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摇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
下號為六君子宏中衜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
人傅信州人傅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
屬藁　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
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
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



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
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
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
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摇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
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也聖明
初政仁厚播聞膺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未敢
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
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馹罷出
知泉州　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
偽德秀亦京鏜所薦引也初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

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
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
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
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
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
罪當名曰偽學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
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
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
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
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



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
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頃歲有為專
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己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
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毁之者有畏而無敢竊
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
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
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竝蓄之以為此
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毁之者則曰
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偽而不近於人情

一人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短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其人乎自言其學而謗讟矣又不見其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既以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為此猶有或流而為偽詆毀者或失其為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偽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之閨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為偽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為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

宋元通鑑卷九十二　八　本

既不矯激以為異亦不詭隨以為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賤彼之不為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屠賊穢士論之不齒而夤緣假託亦借重則為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拏不已則為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偽遂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

宋元通鑑卷九十二　九　礼

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癸酉加韓侂冑保寧節度使　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罷賣官田以後續沒官田依鄉價復召人承買以其錢充常平糴本　冬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初韓侂冑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將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

示欲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十二月丙子朱熹以議山陵不得請乞辭待制乃罷熹提舉鴻慶宮中書舍人傅伯壽草制詞曰爾心眈墳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旣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講筵幾御方喜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



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遠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真罷守真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傅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脩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真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爲胥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寃之計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字子直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以篤行稱生汝愚早有大志舉進士第一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



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庚寅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用偽學之黨以危社稷詔落職罷祠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
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
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
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三月己亥進
封弟柄為吳興郡王丙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夏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時韓侂冑擅權斥正士端禮
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葉
翥僉書樞密院事　召倪思為吏部侍郎御史姚愈
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復被言官論去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瘦死之罰　辛卯賜禮部進士



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李道傳　六月庚
戌遣吳宗旦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戊子量徙流人
呂祖儉等于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字子約祖
謙之弟也受業于祖謙尊信不渝初韶州之謫朱熹
與書曰熹嘗受上恩遇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報効
子約獨能發憤以蹈禍機熹愧深矣祖儉復書曰在
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
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
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
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

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時中書舍人范
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
之大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
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
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
言繼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
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
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
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
至放肆從之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



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
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
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
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
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遂罷黼而以姚愈
代之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
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
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
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
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

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二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鑑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



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求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九月甲午流星晝隕　冬十月壬戌金遣張嗣來賀瑞慶節甲戌大閱　以陳賈爲兵部侍郎　十一月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　十二月削秘閣脩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



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褒衣博帶食淡餐粗或會徒于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其諸中蕃曖昧之私盜竊攘奪之惡無所不至且目熹爲大姦大憝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熹上表謝曰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速復尋於白簡始

知麗於丹書鑄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
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芥
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
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
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未歸於農畝然猶賦之
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
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尋章致自投於
覓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
大譴大苛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
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憒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



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貸從之
常規旣俾但書於薄罰稽背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
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已而選人
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
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
僅免窮治乃下寬旨于郡縣遠捕元定赴謫所甚急
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
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
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

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
于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
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
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
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
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
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
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旣長辨析
益精登西山絶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
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



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
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
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
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
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
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
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
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
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太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朱熹曰康節之曆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



縝密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初師朱熹熹扣其學大驚曰季通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熹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於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株連及禍　韓侂胄為其父韓誠請謚誠乃神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積官橫行未嘗更歷事任時黃唐為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暫權考功謚誠曰忠定　是年提舉洞霄宮黃洽致仕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九十三 起丁巳至庚申凡四年

### 寧宗二

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春正月壬寅鄭僑罷知福州癸卯以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詔朱熹落秘閣脩撰仍依前官與祠熹上表謝畧曰臣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掎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衷為臣



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覬學官之地而改為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愍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　二月己酉京鏜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　申嚴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　三月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　竄內侍王德謙上即位德謙驟遷承宣使是春求建節上許之德謙乃薦吳宗旦直學士院宗旦

爲德謙草制引天寶同光故事爲比臺諫論宗旦交
結德謙德謙爲人求官賍動鉅萬安置德謙汀州
夏四月丙午雨土乙丑雨雹　六月戊辰頒淳熙寬
恤詔令　閏月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
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
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始
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
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嘘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
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
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



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
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
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
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
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
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
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
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
覬幸非望故或駕媚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
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擧
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
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翕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
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
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
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
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
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
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
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疏入



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留正貶邵州居住
是夏廣東提擧徐安國遣人捕私鹽于大奚山島
民遂作亂　秋七月庚午御史沈繼祖錄淹四四百
條來上詔進二官　八月甲午均諸路職田　金胥
持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莞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
皆趨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
爲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召持國
叅知政事　九月壬寅以四川旱詔蠲民賦　詔監
司帥守薦擧改官勿用僞學之人　冬十月癸酉雷
丙申以太皇太后違豫赦　十一月辛丑太皇太

后吳氏崩　十二月甲申雷雨土　丁酉知綿州王
沆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
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
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
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
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
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
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譡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
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



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
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
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
等八人共五十九人時黃由尚爲吏部侍郎上言人
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
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擢沆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丁
卯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荊湖四川流民　詔諸路
召賣不行田覆實減價其沙礫不可耕處除之　二
月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毋薦率執親黨

上吳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　三月甲子權攢
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　夏四月丙申始御正殿
右諫議大夫張釜請下詔禁僞學　五月己亥加韓
侂胄少傅賜玉帶　己酉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
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
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
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
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
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
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



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
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
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
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
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
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
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
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者乎其肯陰受汝愚指教閫
兼握兵柄如張致遠者乎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

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偽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恊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廸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



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説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爲郡故逢有是言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悦逢言薦爲軍器監　秋七月辛酉葉翥罷　遷姚愈爲兵部尚書愈平江人舉進士浮沉州縣忽忽不得志阿附權貴遂得驟遷尋以病免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

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憫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闔未及閉遂傴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是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衞國公　以趙師羼爲工部侍郎師羼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



珍異師羼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羼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羼也侂胄大笑侂胄將用兵師羼度侂胄必召禍乃持異論後侂胄黨多坐謫師羼乃獲免　九月壬寅太白

書見癸卯太白經天丁未頒慶元重脩敕令格式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十二月丙戌蠲臨安府民
身丁錢三年
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
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
因而洞言汝愚寬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冑聞之乃
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
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
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冑曰章
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



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冑曰某初無此心以
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
其議侂冑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
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
而擢璉進義副尉　壬戌建玉堂　二月乙丑吏部
侍郎胡紘罷　庚午雪　癸酉白氣亘天　乙酉諫
議大夫張釜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
上五罪先是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
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以學爲棄物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

之興此語聞于朝釜因劾之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
三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　夏四月用御史程
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
著爲令　五月壬辰朔班統天曆先是詔造新曆至
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
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
以來統天新曆尤復疎謬　戊戌賜禮部進士四百
十有二人曾從龍及第第一是科又得眞德秀魏了
翁　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　壬
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六月丁逢罷　是夏盜



竊太廟金寶　秋七月癸丑吏部尚書劉德秀罷知
婺州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癸
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
宮上壽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
稱賀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擧取士法　九月庚寅
加韓侂冑少師封平原郡王　冬十二月庚午建安
仁宅惠濟倉庫于廣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罪而不
能歸者　京鏜何澹等令言者上疏曰臣聞主權貴
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
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

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
井姦猾也其取名也卑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寘之
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
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汚背
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逢
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響相附麗以爲名及汚簪紳
則秉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已則
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已則磨牙搖毒陰肆搏
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已之好惡升沉在其牙
頰與奪自其胷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



次超躐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
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軋攘奪相
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
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
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儔侶以圖報復此
愛君憂國之人所以嘗食嘆息欲深絕其根本也向
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
閑置散使省愆咎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使已往
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
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弭耳帖伏譬如

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
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
矧惟陛下御極于茲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
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虛僞之徒是以見聖
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
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
祖之訓姑與引祿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
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
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
以成聖明極辨之治蓋是時劉德秀胡紘皆去韓侂



胄亦稍厭前事故鏜等令言者以建極之說投之以
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
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
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
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善惡不分
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胄
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
牽叙議者亦以爲幸焉　是歲諸州大水
六年金承安五年　春正月己亥子坦生　二月己巳雨土
閏月庚寅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樞

寄院事　乙巳留正致仕　三月甲子朱熹卒熹字
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父松官建之政和遂
居焉熹年十四父松歿託熹于劉子羽四居崇安熹
登第歷官雖久家貧如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
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
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
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
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
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初龍溪陳淳請受教熹曰凡



學義理必窮其原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
求其所未至至是十年淳復來見陳其所得時熹已
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
爾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熹疾革乃以深衣
及所著書授黃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
憾矣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先是己未夜
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辛酉改大
學誠意章注釋其爲學懇切斃而後已如此將葬右
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
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臣聞

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沉嘿不言則
其口似瘖或蹁躚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
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爲不正之冠屨以知地
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約而爲不正之履仁義
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
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
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譊譊然是何異盜憎主人
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
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聾瞽乎學者使
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



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爲僞徒投香納幣陳
欸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詆其
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
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
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
所聞則湖南爲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
人又從而往盡舘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
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
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
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

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覩其文則
對偶徧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
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
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
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僞師一緘必
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僞師
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爲寄居而求
爲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槖有爲士人而併得數州之
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
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意甚至
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
時更相從臾異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
惡之小者爲蜂爲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
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
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
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
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
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
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
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



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
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
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臣願陛
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天下學者曉
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
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
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
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
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
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
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場屋所當悉禁
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
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
僞徒如果有聚于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
羣毋使滋蔓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唯李燔率一
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辛棄疾爲文往哭之
有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熹所
著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
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黄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黄灝蔡沉輔廣　詔訪遺逸九江郡守以李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山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　夏五月辛未以久旱求直言　六月乙酉朔日食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慈懿戊申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乙卯何澹罷　秋七月丁卯以陳自強僉書樞密院事自強嘗



爲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儳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爲入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旣入館即改右正言月踰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黄洽卒洽字德潤侯官人質直端重在朝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攟摭細故得大臣體常言吾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

神何用求福報哉　八月辛卯太上皇崩年五十有四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閹寺交搆驚憂至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丁酉京鏜死鏜字仲遠豫章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兩試縣令有聲龔茂良王希呂先後薦之孝宗朝羣臣多迎合上意以爲恢復之功可成鏜獨言未可且極論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擢御史遷右司郎官金使至嘗爲儐佐及嘗使金咸能執禮爲四川安撫使弛利愛民奮勇平賊蜀以大治進刑部尚書遷左



丞相遂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韓侂冑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僞學之名鏜實發之　癸卯攢慈懿皇后于脩吉寺　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冑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

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



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林采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鐫必大一官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必大上表謝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罹悖終之

罪伏念臣跡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眷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耄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



免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於貶及表至引咎紓徐言正文婉詔復其秩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尹乃宗室据案作色泣制擬焉祖泰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祖泰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慚趣訖使去祖泰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餽

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　十二月辛卯攢光宗于永崇陵壬寅攢恭淑皇后于廣教寺癸卯改明年元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四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寧宗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正月壬戌謝深甫等薦士三十有五人詔籍名中書以待選擢　二月癸巳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為少保從施康年言也自僞學之禁起必大與趙汝愚留正為罪首　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至己巳連雨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三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夏四月壬午下詔罪己辛卯詔風俗侈靡災後官軍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　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宮　五月戊午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詔決繫囚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秋七月乙卯何澹罷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圖潛求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

此今顧立異邪遂罷奉祠濬急於榮進阿附侂胄用
逐善類賢士爲之一空士論罪之　甲子以陳自強
叅知政事張釜僉書樞密院事　己巳以吳曦爲興
州都統制曦至興州因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
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大旱　八月甲申
張釜罷以張巖叅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
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
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
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
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　李祥卒祥字元德



無錫人直諒老成遏惡揚善以植公論因僞黨籍後
謚肅簡　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王直魯古出獵乃
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爲
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絶　九月
辛亥遣朝臣二人决浙西圍田　冬十月丙戌起居
郎王容請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從之　十一
月庚申蠲潭州民舊輸黄河鐵纜錢　丙寅太白晝
見　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辛丑雨土
二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癸亥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府師旦以筆吏事之

侂胄愛其辯慧帝登極寘姓名于藩邸吏士内遂以
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丁卯陳自強等上高
宗實錄　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
習僞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蓋
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
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
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爲媒身干進
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有
所長罪莫贖也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
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



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
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説自謂足
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
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
徒深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詫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
説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
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
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説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
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摳衣贄見之書
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駕其説於淺俚不足數之

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徧舉夫前日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僞攻僞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是僞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僞而爲進身之具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



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僞之心爲今日攻僞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有哉臣愚欲望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事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僞習淆亂之患時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胡紘劉德秀既罷京鏜已死何澹復罷韓侂胄亦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且欲開邊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言官遂有此疏　二月甲申弛僞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會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當勿爲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　丁亥脩高宗正史實訓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　癸巳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通畧等



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即乞存留從之　夏四月庚寅雨雹

五月甲申朔日食　六月己卯臨安火壬午濬浙西運河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庚子大雨雹

秋七月癸亥以旱釋諸路杖以下囚己巳命有司奉行寬恤之政七條　八月丙子以吏部尚書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癸未建寶謨閣以藏光宗御集　九

月丙寅嗣秀王伯圭卒庚午臨安府野蠶成繭　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致仕　冬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叅知政事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謷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



太師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亦得預聞國政舉小滿朝勢焰熏灼　庚寅大閱　閏月丁未詔講官有當開釋者隨事開陳　復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　是歲大蝗

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甲午張巖罷丙申以陳自強叅知政事戊戌視太學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學官諸生賜帛有差以袁說友叅知政事傅伯壽僉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乙巳以費士寅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丁丑以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乙卯陳自強等上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實錄　辛酉詔宰執臺諫子孫毋就試　五月戊寅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仍兼叅知政事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脩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六月癸亥太白經天　秋七月辛未命

殿前司造戰艦　壬午白虹貫日　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　冬十月庚子詔宥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以費士寅叅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己丑更定選人薦舉改官法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辛酉下詔戒敕將帥揩克　鄧友龍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為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歸告韓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起　是冬金國多難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



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阻韃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决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三月丁卯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甲辰許及之罷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　乙巳以張孝伯叅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乙亥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之尋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六月丙申罷諸軍帳前雄効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寅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裁抑濫賞壬子詔諸路監司覈實諸州樁積錢米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秋七月甲子以旱詔諸路決繫囚戊子命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伍



八月戊午張孝伯罷　韓侂胄卻生日賀儀仰進奏官備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卻四方之饋未有自奏邸行下諸路蓋僭也時士大夫或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盡密量其度而為之又有獻紅牙果卓真珠搭幡光耀奪目以媚侂胄其後或遇侂胄生日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焉　九月丙戌戒飭兩淮州縣遵守寬恤舊法　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叅知政事

以黃榦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　十一月己未朔詔兩淮荆襄諸州值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　十二月癸巳以宰相陳自強兼國用使時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剏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己亥詔改明年元　禁州縣籍沒民產　周必大卒年七十九必大字子充一字弘道廬陵人歷官宰相謚文忠宋史謂其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五 起乙丑至丙寅凡二年

寧宗四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春正月癸酉初置澉浦水軍　二月癸卯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辛未申嚴民間生子棄殺之禁仍令有司月給錢米收養　癸未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爲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夏四月戊子朔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僉書樞密院事　辛卯以皇甫斌知襄陽府尋以斌爲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辛丑日中有黑子慶元六年至此凡五見　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乙亥詔立曮爲皇子進封榮王　是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　秋七月

庚申以宰相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丙寅以蘇師旦爲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胄昵師旦爲腹心故有是除　癸未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



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閒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窮蹙饑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閏月戊寅韓侂胄等上欽宗玉牒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　庚子詔官吏犯贓追還所受如舊法　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崈爲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



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冬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　十二月庚午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恤之政增刺馬軍司弩手　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致使贄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　召辛棄疾知紹興府兼兩浙安撫使又進寶文閣待制皆辭免進

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龔疾字幼安豪爽尚氣節所交多海内知名士識拔英俊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龔疾察之信然索亞牓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龔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龔疾曰覩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乏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特亦為韓侂冑所用豈血氣用事而喜功名所致與



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　春正月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使副以下奪官有差　乙未增太學內舍生時以舉人姦弊滋多命諸道漕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舉人於考官自緦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昏姻之家皆迴避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　辛丑更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　是月夏州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祐　二月癸丑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

仍聽節制財賦按刻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太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必誤國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松亦不省　乙巳錢象祖罷韓侂冑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　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



削奪王爵改謚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丁丑吳曦叛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　癸未禁邊郡官吏擅離職守　丁亥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命直學士

院李壁草詔下之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爲沂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丘崈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鎭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責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尋斬郭倬于鎭江

秋七月辛巳韓侂胄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召倪思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韓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狥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巖穴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累囊誹背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賍以巨萬計胡不暴藏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
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實稱門生不足稱恩座恩主
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豊賂又在所不論也侂冑聞之
大怒思既退謂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
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聞
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　癸卯以張巖知樞密
院事李壁參知政事　楊萬里卒萬里字廷秀吉水
人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



見用韓侂冑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
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
可作也侂冑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不起　八月
丙寅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辛未詔諸州無證有佐
之獄毋奏裁　九月壬午金兵攻奪和尚原乙巳賞
復泗州功　冬十月辛酉以將士暴露罷瑞慶節宴
　丙子金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
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
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
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二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

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㻫兵五千出來
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
申以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
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
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
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肆掠關外四州吳曦
置不問　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
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
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



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奥屯驤揚兵下蔡聲
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
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
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
奪潁口下安豊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
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
下於是江表大震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
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冑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
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冑之
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

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欵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屯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廪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蘇關之戍金人由扳開谷遂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吳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决即遣[illegible]地圖及吳氏譜牒于



金　呂中曰恢復大計也當以人才為先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曦特膏粱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又皆鬼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尅剝士卒苞苴饋賂圖為進身之梯媒甚者外交侂胄以俟中國之動靜朝廷顧以推轂制閫之事悉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而統蜀漢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敗已不可勝計矣　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靖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靖既回崈得金行省文字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以竄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崈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

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彭龜年卒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辯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榜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

薛叔似罷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罷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蒿人數千衣以甲冑



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郤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丐贐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劒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揜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



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頡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為察兀禿魯猶中

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强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强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即位建九斿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靳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鐵木真既即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盃祿可汗以歸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五

#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九十六 丁卯一年

### 寧宗五

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蒙古太祖二年春正月丁丑朔丘崈罷已卯命知樞密院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崈　庚辰以陳自强兼樞密使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即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



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

而死吳晛爲曦誅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
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
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
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
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
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
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
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
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
閉劍門橈夔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



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
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
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
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
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
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
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
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
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
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

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
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
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
韓植棄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
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
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
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
法度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有疾金主
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爲政
多惠人樂爲用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



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
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
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
先生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
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
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
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
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
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
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合巨

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王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非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



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逆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來虎商珙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

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轔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于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



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以檄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安丙[illegible][illegible]忠銳撤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沔兵二千[illegible][illegible]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

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換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于朝　夏四月己未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冑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冑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丁卯召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戊辰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癸酉金人復陷大散關　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謚成



肅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逆曦大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史臣曰當時知王喜爲吳曦之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不惟踵唐末姑息藩鎮之禍而益知宋事之不可爲矣　六月癸酉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寔楊巨源李好義爲首倡功莫大焉既安丙以勞績上于朝僞言以巨源好義爲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殆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爲啓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取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劒外士人張伯威爲文



以弔其辭尤悲切李壁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論曰人嘗有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豈不誠然乎哉余觀安丙心跡之間蓋有不容揜者矣蓋丙嘗客於吳曦之父素知曦者徒微語於程松而不盡吐肝膈早爲之所及曦反形既熾顧又聽其辟召既不能如楊震仲之死又不能如陳咸史次秦之自戕李道傳鄧性善之棄去乃甘受其丞相長史之僞職托名陽與而陰圖其實左觀而右望及曦膏粱之習不除軍士[illegible]盡矣而楊巨源李好

義軰又且決意討賊丙於是知曦必敗乃設計自全遂相結而誅曦比上捷書則又掩巨源好義之首功而及於王喜劉昌國之逆黨卒之喜遣昌國以鴆好義而丙令喜以誣巨源遂遣將校殺之二人之死慘不可言此其心迹分明爲賊報讐及合丙之前後觀之其惡孫忠鋭則伏壯士殺之而併及其子揆其惡王大才則縻以祭楊九鼎險刻跋扈從古鮮有而一時君臣漫不省究以致丙之功名日盛飾詐文奸聾瞽豪傑雖魏了翁宇文紹節之屬皆信之不惟享富貴於一時且垂榮名於竹帛果將誰欺也哉昔荀彧



不悟曹操之姦以其爲漢討賊而從之操謀漸露大業垂成彧始悟而自殺司馬公以死漢許之而尚論者猶有遺議矧如丙者素知曦逆而所爲若是其又何辭天日在上鬼神臨之必有斷斯獄者矣　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下詔罪己命郡邑賑恤之　論曰楊輔謂安丙殺楊巨源必召變僅踰月而大旱飛蝗蔽天食豆粟皆盡嗚呼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不信然哉　九月壬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反俘歸幣縛送首謀稱藩割地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



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詰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

柟薦乃命柟假右司郎中持書比行柟倫之孫也
乙酉攢成肅謝皇后于永阜陵　辛卯以趙淳爲江
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者
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張巖巖用
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蒙
古征西夏克斡羅孩城　冬十月丙辰詔以邊事諭
軍民　十一月甲戌詔韓侂胄輕啓兵端罷平章軍
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　乙亥禮部侍郎史
彌遠等以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
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



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
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
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
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
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陳用兵忤侂胄乃
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璧璧謂事緩恐泄乃命
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胄入朝至太
廟前即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
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
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illegible]

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
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其門天子孤
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嘗旹思政之所儼然居之老宮
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
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
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王府官屬
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
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
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初韓侂胄嘗爲南海尉延



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不通侂胄當國
嘗思其人一日忽至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
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侂
胄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
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
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
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
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
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
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

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乎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櫨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内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



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叅保全丁丑貶自強永州居住戊寅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斬師旦詔姦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辛巳連貶鄧友龍循州安置丙戌以衛涇僉書樞密院事　丁亥詔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尋又更名詢　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安置籍其家貶李壁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　十二月己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庚戌貶許及之泉州居住薛叔似福州居住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　辛酉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並叅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僉書院事初韓侂胄欲納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絶口不及時事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六

#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七

## 宋紀九十七 起戊辰至庚午凡三年

### 寧宗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 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等請梟韓侂冑首于兩淮以謝天下留中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召倪思權兵部尚書思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詔韓侂冑冒定策功命史官自紹熙以來侂冑事迹悉從改正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戊子復秦檜王爵贈謚　己丑王柟自金軍還初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一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illegible]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璟璟令[illegible]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冑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頷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柟持書索侂冑首以贖淮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冑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論曰韓侂冑罪惡貫盈誠不容誅矣晩年欲假恢復以蓋其平生而不量時與勢且委任匪其人焉其取敗豈不宜哉但宋寖伏江淮之下而忘讐事虜舍恢復亦何以為國故李璧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而追崇岳飛讒詆秦檜未必不可以感發人心也柰何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首以獻金人姦宄已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亡矣　召江西常平提舉袁燮為都官郎遷司封燮入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

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
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
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
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奬朴直一龜年雖沒衆
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
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
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
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
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
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



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時史彌
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提舉鴻慶宮燮與
楊簡沈煥舒璘師事陸九淵得聖學宗旨　臨安大
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
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十
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
火爲姦　夏四月戊午再貶陳自強復州團練副使
雷州安置籍其家　閏月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
子侍立　丁酉以旱求直言　五月辛酉親策進士
議臣請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充考校　丁卯以

蝗災詔侍從臺諫疏奏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
害　六月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
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
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
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
大散關及濠州　乙亥衛涇罷　甲申林大中卒大
中字和叔永康人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清脩寡欲退
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歷官僉樞
贈資正殿學士謚正惠　秋七月癸丑召丘崈同知
樞密院事崈至卒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
士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



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辛巳以
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僉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
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
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
連禍結柰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
斥外及入樞府將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
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
恩不避嫌怨　甲午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
江浙制置司賑江淮流民　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

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隷焉
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
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
喬宇來已未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呂中曰和
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
其成真宗親征撻覽授首是以與和今嘉定之和虜
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
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犬
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盟犯順和議
詎可惜哉　遷大學正真德秀為博士入對首言權



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
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
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
之金帛根括殆盡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
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覩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
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貧吾歲賂以厚其力
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
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
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
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

道不行今日改紘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召李道傳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
教授會沂府有毋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
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預焉於是皆辭不受遷
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
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
備未脩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
彙進而不乏而入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願陛下搜
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上嘉納之初道傳舉進
士調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學教授吳曦黨以意脅



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去且貽書安撫使楊輔
謂曦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召入
執政有不喜道學者道傳略不為動　冬十月丙子
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
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
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
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
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
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
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而

鄙自是不復起矣　詔朱熹特賜謚令有司議定申
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　已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
中等六人以呂祖泰補上州文學祖泰赴貶匿襄鄧
間至是侂冑誅詔雪其冤特有是補改授迪功郎監
南嶽廟喪毋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
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
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毋爲憾耳乃卒尹王柟爲
具棺斂歸葬焉　改真德秀爲秘書省正字兼檢討
玉牒時楊長孺爲宗正丞德秀詣之見其案上有詩
文一編一覽遂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此人大非端



士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
徒無益而已因言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呂惠卿
輩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十一月
丙辰金主璟卒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
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以位會
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卒元妃
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遂奉之
即位　戊午右丞相史彌遠毋喪去位　十二月戊
辰錢象祖罷庚午再貶李沐信州居住　是冬蒙古
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
戰而降因用爲向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
死屈出律奔契丹
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蒙古太祖四年春正月以樓鑰叅知政事章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僉書院事鑰上疏曰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
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
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
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
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
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



蔡延慶言乞發陜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
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
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
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
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神宗之
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
當令指授方畧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
桀黠根本不摇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
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
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桀黠之盜伏隱篁竹乘

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嘗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使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特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　二月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熒惑入太微垣　三月丙申雨雹　辛酉罷漳泉福三州興化軍賣廢寺田　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夏自是益衰　夏四月蝗　戊辰汰淮襄忠義民兵歸農　金主永濟殺其主璟妃李氏初章宗遺詔



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　五月丙申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六月辛卯京湖制置司言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秋七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者為令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八月乙丑以安西為四川制置大

使罷宣撫司　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民　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　冬十月己丑命兩淮轉運司給諸路民稻種減公私房廊白地錢什之三　十一月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水利　十二月己巳賜朱熹諡曰文初太常博士張徠議曰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熹足以當之宜諡曰文忠吏部考功郎劉彌正覆議曰熹有功於斯文宜特諡曰文　蔡元定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同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



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春正月甲辰下詔諭羣盜又詔戒飭監司郡守　丙午雨土　二月庚午詔楚州武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　三月庚子賜彭龜年諡曰忠肅　丙辰以久雨釋兩浙州縣繫囚　夏四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官軍大敗　巳巳詔臨安府給細民病死者棺櫬　五月乙未淮東賊平詔寬恤殘破州縣　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六

月丁巳朔日食李元礪敗官軍于江西勢益熾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燔曰寇非吾民邪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戍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冬十



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丙寅湖南賊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峒寇悉平　武學生羣詣京尹趙師羿斥罷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七

#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九十八 起辛未至癸酉凡三年

### 寧宗七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 春正月己丑叙州蠻寇邊　丙午詔湖南江西諸州賊蹂踐者監司守臣考縣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李元礪伏誅　壬戌以羅世傳擒元礪功授武翼郎乞換文資乃授通直郎尋復叛　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閏月丁未大風



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降于蒙古　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爚乞開僞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太學　己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四州旱傷秋稅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

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
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
粘合合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
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
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六月丁亥
遣金嚛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
至涿州而還　減京畿囚罪一等更定四川諸軍額
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僞命者毋得敘用
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
曰襄宗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



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
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
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
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
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
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
過平灤南至淸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古　九月乙亥羅世傳爲其黨所殺　丁丑詔
附會開邊之人毋得敘用　閏月蒙古主既破撫州
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

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
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
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
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
于獾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
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
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
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
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
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進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



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
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衆會衛卒
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
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
尋降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
益不用命　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
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徒
單鎰初爲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
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衞金主嘉之
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靼交兵以來彼

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叅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



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川胡沙虎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隷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刼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十二月辛巳奉

議郎張鎡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　秘書省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人才之盛衰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為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



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脩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説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

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
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
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
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
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
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
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
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
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



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
使諸生以次講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
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
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
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年以
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
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為非建學本意謂宜稍[illegible]
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illegible]
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所[illegible]
與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illegible]

願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
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
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
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
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講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
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
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迂
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
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
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



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五年金崇寧元年蒙古太祖七年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
倍役法著為令　二月壬午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
官　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
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
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蒙
古之難也　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
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
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

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卒子昊昰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曾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八月甲戌朔御後殿復膳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有司上續編中興禮書　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二三人　十一月辛酉享太廟壬戌郊大赦　十二月壬午



詔諸州縣橫增歲額　國子祭酒劉爚乞以朱熹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春正月甲午宇文紹節卒紹節字挺臣成都人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周悉事情素與韓侂胄不合贈少師謚忠惠　二月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爲令　三月癸亥樓鑰罷　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爲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衆至十餘萬自爲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人不預　五月戊辰脩慶元六年以來寬恤詔令　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承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　六月乙亥詔刑部歲終上諸州未決之獄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秋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

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顔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



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顔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爲太子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九月甲辰蠲京湖諸州逋負二十八萬餘緡　閏月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　甲午史彌遠等上二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乙未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己詔　冬十月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即位會金國亂不至而還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

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擧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耒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



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九十九（起甲戌至丙子凡三年）

### 寧宗八

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司遣提舉皂郊博馬務何九齡率諸將及金人戰于秦州城下敗還　三月丁卯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謂有異志故有潭州之命丙至潭政尚嚴酷轉運判官張徠劾丙不報　庚辰金國來督二年歲幣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邪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永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　夏四月癸卯詔福建沿海諸州貧民納鹽　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金以僕散安貞為山東安撫使　金主將遷都于汴左丞相徒單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五月以直學士院曾從龍知貢舉從龍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儁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　金主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糺

軍元給鎰馬悉復還宮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温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六月辛丑以旱命諸路



州軍禱雨司農卿薛極疏奏其畧曰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晉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怠荒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矣　甲辰詔諸路監司守臣速決滯訟　秋七月甲子以鄭昭先僉書樞密院事　乙亥金迫于蒙古遷都于汴遣使來告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



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戊申安丙罷知潭州　以資政殿學士衛涇知潭州涇奏爲張栻

請謚下太常定議　九月壬戌朔日食　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荅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荅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鎭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荅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以鎭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月壬辰朔出內帑錢賑臨安貧民　十一月丙戌命浙東監司發常平米賑災傷州縣罷四川制置



司所開鹽井　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爲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爲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潭等皆附之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與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　是歲岳珂著桯史成珂飛之孫霖之子也又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

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戊子申嚴銷金鋪翠之禁　二月丙午雷孝友罷壬子蠲平江等五郡逋負米釋其繫囚　金僕散安貞至益都敗楊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掴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



之餘黨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時金中都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

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



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頃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

仍以為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六月丙辰詔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　知婺州丘壽雋奏為呂祖謙請謚下太常定議　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叅知政事曾從龍僉書樞密院事　八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初太常博士孔煒定議曰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請謚曰宣考功郎楊汝明覆議栻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博士議是從之　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却之　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



北蒙古史天倪取平州金經畧使乞住降　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冬十月乙未命六部各類赦書寬恤事下諸路監司推行　夏取金臨洮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陜州適河水合遂濟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

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
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兎盍遂舍之撒沒喝恥
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
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
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爚等
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以真德秀爲江
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朝辭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
日蹙達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
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
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



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已
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
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
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
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
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
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
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説王黼
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竭國用土
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

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
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
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
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
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世
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
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
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
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
論大水之變遽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



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説以冐言宦寺竄斥偏州
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
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
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
邪等斥不以曲學罷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
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雖王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
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翶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
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夤附權臣更引迭援
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



一士禦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邇之君臣相顧切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比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帥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璟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辛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狥其欲方女真欲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



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狥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忘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希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覘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達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㳺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盖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覩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覘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



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楊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强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絶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



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厲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

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
者爲沮事爲撳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
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
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十二月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孛忽蘭撒里必南
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
鯨稱疾逗留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
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
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
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



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初太常博士孔煒定議曰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
立曰成祖謙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言皆可
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
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考功郎丁端祖覆太常議是
從之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
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
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
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

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
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
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
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
詁儁爽者溺於記覧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
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
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
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
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
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



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
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
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
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
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
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
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
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
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惇頤則又
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

言則尤爲關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惇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下太常定議謂惇頤誠有功于名教緣官品未應賜謚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體例備申朝廷指揮　丙子命諸州招塡軍籍　二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震　三月乙卯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夏四月戊戌泰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　遼王留哥降蒙古蒙古主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　金胥鼎知



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徙罪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擣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

六月西川地震黎州山崩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僕摯討殺之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



益衰　十一月癸卯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及川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距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

使大道晦而復明絶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穿壞有間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爲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其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夐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彦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謚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



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録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從之　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别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别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使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鬬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右



監軍行元帥府事　十二月丁巳給諸軍雪寒錢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 起丁丑至己卯凡三年

### 寧宗九

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春正月著作郎吳泳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精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燮倖踈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禀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



省之浮費以犒邊土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淸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魏了翁狀奏臣

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翛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



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敦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

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諡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為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



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二月庚申地震　壬戌雪　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也　金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掎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遂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术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



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金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皆劉二祖餘黨劉聳遣完顏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執霍儀斬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衆皆潰

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郤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趙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



山隨州金人乃去　五月甲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吳潛及第第一　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畧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兎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耻未復念甫中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實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後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



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八月乙丑詔監司郡守各舉威勇才力可將帥者　冬十月金以河南爲中京會昌府　十一月庚辰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申以軍興募民納粟補官　癸亥金完顏贇以步騎萬人犯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

事賜誓券命印分弘吉剌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
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
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
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
其城時州人趙瑨從木華黎爲署百戶泣曰母與兄
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
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
十一年（金興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
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　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



丙午金人破皂郊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夏人
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敗
　戊申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
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
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
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
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
以綯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
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
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
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
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
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
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走金
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
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元
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狥事聞
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五



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　丁亥詔羣臣集議平戎
禦戎和戎三策　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畧副使賈
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
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濾絕不
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
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
道潤之衆無所係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
遣使告道潤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
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
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

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狼狽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六月湖州水詔恤貧民　秋七月辛卯蠲四川關陝諸州稅役



甲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　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絶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一月戊午大風　壬申金人犯安豐黄口灘　陝西人張羽來歸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廼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主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召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赴行在居誼帥蜀以贖貨失士心所至輒敗故召還以聶子述代之　辛卯金人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彦吶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黄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事趙希旨棄城走　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



密院事任希夷僉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土魯安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虚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焴許之　三月已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閏月癸亥興元

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爲號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玨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虞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



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夏四月庚午張福莫簡等擁衆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

遂掠閬州果州焚遂寧府入普州是月曾從龍罷李董居誼官時張福等亂勢益張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時李壁李埴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　五月乙未安丙至果州會詔以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自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間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寛顧憂朕起卿撫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



唐宗卿之事朕當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　金築汴京裏城初术虎高琪請脩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卜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帥兵南下

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不忘苗道潤之讐必欲誅賈
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
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遂引
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
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
壯士突出先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
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
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
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
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



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
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
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
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六月丙子太白晝
見辛巳西川地震辛卯太白經天是月張福擁衆薄
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
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
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
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安丙　秋七
月丙申安丙誅張福命繇王大才以祭楊九鼎謂其

失事致九鼎於死且以復許何九齡等之仇也既而
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
平庚戌丙班師還治于利州再貶董居誼永州居住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
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
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
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
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損穿穽才透即施毒煙烈火
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刲土城頹樓陷



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
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
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葦蒙火山
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
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
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
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
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
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
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

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廪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没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是月李全復齊州

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



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主鐵木真親征西域諸國取訛荅剌城擒其酋哈只兒木華黎克岢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



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冰合全請于賈涉曰毎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

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踰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笳炬數百齊舉遥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邪天黒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朮虎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



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彖多厚撫乣軍而彖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斫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二人也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爲鄉導共攻其國國主瞰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一 起庚辰至辛巳凡二年

寧宗十

嘉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春正月丁酉邕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　戊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是月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三月辛卯朔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討之　夏四月庚申朔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是



月蒙古陷孟州　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隷之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

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鎭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鎭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



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

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五月戊戌史彌遠等上玉牒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　六月癸酉賜禮部進士四百七十五人是科得葉味道鄧若水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賢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考官寘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幾其出入將寘之罪久之乃已　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爲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覬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



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　追謚周惇頤曰元初太常丞臧格議曰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惇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惇

順始考功郎樓觀覆議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也惇頤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謚之以元不亦可乎從之　追謚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太常丞臧格議曰按謚法中正粹精曰純庶物從之曰正考功郎樓觀覆議曰程頤奉其兄顥親得周惇頤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顥以純謚頤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質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



以彊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顥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頤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顥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從之　秋七月戊戌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以任希夷參知政事　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清崖嶇依益都張

林以避之會林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酌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



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斡不答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搶突鬭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挾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甲申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蒙古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

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恒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寧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甲午太白晝見王仕信帥師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遂趣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戊寅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州罷張威官　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



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初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吾荅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封使爲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庚戌大風壬子臨安府火吳泳上疏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苞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　以袁韶爲臨安府尹韶理訟精簡平反冤獄甚多久之道不拾遺　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恭膺天命寶于金師　蒙古木華黎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

青崖崓以魏博等郡降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蒙古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趣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



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戊午大風　壬申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爲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磐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下所殺

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春正月乙未地震　以李全



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　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

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犯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illegible]馮榯援蘄黃榯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係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沉于江而死金人又陷蘄州知州李誠之家屬皆赴水死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史官乃書大節棄城遁去當時論者謂等死耳誠之果決是以全

節大節避廻是以敗名誠之婺州東陽人　癸丑金
兵退扈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
渡淮北去李全遣兵擊又大敗之　金東莒公燕寧
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食壬辰史彌遠
等上孝宗寶訓皇帝會要　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
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南趨
邳州蒙古晙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
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
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六月
丙寅帝以皇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



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
是立沂王嗣子均為皇子改賜名貴和初沂王薨無
嗣貴和宗室希瞿之子也至是立更名竑尋又以宗
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
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人
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
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會沂王亦未有後
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
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
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

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
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
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
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
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
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遽使
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
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
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
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



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秋七月辛丑以趙方為京
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
制使　八月乙卯任希夷罷壬戌以宣繒同知樞密
院事俞應符僉書院事　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
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字彥直衡山人
少從張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善決疑獄
改大寧教授訓誘愚俗人皆感勵知青陽縣告其守
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
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迨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
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

畧隱然有持狙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旣沒人皆惜之　九月癸未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為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丙寅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



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　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贄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嚙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

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安丙卒丙字子文廣安人以四川宣撫卒詔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代之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戎帥多不協和至是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而戎帥恊和軍政始立　京東安撫張林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旣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為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



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舴艋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

府事福猴狷走還楚州林循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
由李福也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月遣使如
蒙古通好蒙古尋遣使來報　魏了翁上疏曰臣曾
兩次具奏乞將周惇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蒙俞
允惟是再奏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至今四年未蒙施
行蓋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而載尚獨遺學士大
夫不無觖望乞速與賜謚下太常定議旣太常擬謚
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爲然了翁時爲太常少卿
擬謚曰誠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爲
不可用遂因循未定愚按載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



氏性理羣書稱謚曰獻未詳孰是

宋元通鑑卷第二百一

# 宋元通鑑卷第二百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二百二 起壬午至甲申凡三年

### 寧宗十一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
天命寶于大慶殿先是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璽於
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
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史彌遠謂天
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
可荅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



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　癸丑立李誠之廟
于蘄州甲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錄其子孫有差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　二月庚子
罷御史臺簾試任子法　秘書郎何澹言有司出題
強裂句讀專務斷章破碎經文望令革去舊習使士
子明綱領而識體要考注疏而辨異同從之　三月
丁巳詔江西提舉司賑恤旱傷州縣　夏四月壬午
詔蠲蘄州今年租賦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
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
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

軍于商鼎市攻圍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婭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詭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詭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宿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丁巳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决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

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時真德秀兼濟王宮



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謂王曰大王若能孝於慈母而敬於大臣則儲位固而繼大統必矣　壬戌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己巳脩孝宗經武要畧　六月辛卯俞應符卒　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木華黎狥青龍堡天作遂降　八月甲午彗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辛亥以宣繒叅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賜薛極同進士出身并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壬戌彗星沒辛

末太白晝見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千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晉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金王庭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珪　十一月戊午令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　蒙古木華黎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　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蒙古主鐵木真入西域遣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斡脫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瘦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



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是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春正月戊申詔命官犯贓毋免約法　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二月戊子雨土　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二官以為京東東路副總管　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

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爲掇里班曲律猶華
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
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术張氈蔽之自暮達曉竟
不移足博爾术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
萬戸博兒忽身更百戰竟死于陣位終第一千戸赤
老温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
怯薛出官則爲輔相　夏五月戊申賜禮部進士五
百四十九人蔣重珍及第第一　蒙古主避夏于八
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温寨與
諸將會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六月壬午淮東制置
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涉字濟
川天台人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
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
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
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邁出
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
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
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爲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
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

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
統其軍壽邁不悟　丁酉程卓卒　秋八月蒙古綱
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合六哥率衆殺之據州
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
周岊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
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
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
會濱隶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荅討
殺六哥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
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國爲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



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
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
薦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
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
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庚寅金主珣卒子守
緒立金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朔資明夫
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
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
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
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

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於柩前　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擊欽察滅之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春正月戊戌朔詔補先聖裔孔元用為通直郎錄程顥後　二月甲午命臨安府賑糶貧民　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召為禮書以疾辭歸廣州不拜蜀人肖其像祠焉　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夏四月辛卯詔廬州賑糶饑民　五月戊戌詔覈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晝見　壬辰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即以其州授之　秋七月丁酉朔命福建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



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　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以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

遥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
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
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
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
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
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冑蓄羣姦指正
爲僞外排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
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
乘機伺閒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史彌遠



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下詔起傅伯成爲顯謨
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
成簡辭不至　己卯以真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吏
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
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塈並兼侍講尋又以
真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初爲起
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
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
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
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

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嘗開禧初以武學博
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
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
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
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
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
從之至是召入　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榮王生母
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夏及金
平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
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



皆斃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
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奥敦良弼報
之　十一月甲子右正言廉漂請承順東朝繼志述
事一以孝宗爲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悅親講學
仁民上嘉納之　戊子以葛洪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亥詔改明年爲寶慶元年己丑詔以生日爲天基
節　十二月甲午雪寒免京城官私房賃地門稅等
錢自是祥慶災異寒暑皆免　癸丑開經筵詔輔臣
觀講　辛酉上大行皇帝謚廟號寧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三 乙酉一年

### 理宗一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起居舍人陳貴誼上言曰世以容默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踈嘗試爲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 時雷震上曰朕心終夕不安起居郎魏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



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 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客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



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昔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

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
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
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
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昔太平
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
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
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
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邇者雲川之獄未聞有參聽
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



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朝廷
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
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
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
羞今貨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治世氣象欲其
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令至於流竄殺戮
都城之民摇手相戒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
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忠亮敢言
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願遠伯成簡於內詞置中

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舊德之臣
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
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
言又奏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懫日甚上曰如何無
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
之間示以意向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
守趙筬夫對德秀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
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乞廣加咨訪史彌遠忌德
秀思以傾之　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
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



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
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
之讐死亦當往況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
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
狀且乞濟師孛魯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
遣笑乃台率鋭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驍將葛鐵
鎗者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拔
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二月許國至鎮
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
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

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
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
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
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
曰我不恭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
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恭制使必免禮及庭
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
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
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
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



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諂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
隔幕窺覘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
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
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
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
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
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
謀已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湖州潘壬
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
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

軍爲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
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
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
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
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廷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
矢已及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
宮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
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
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
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



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
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鬨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
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
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癸酉攢寧宗
于永茂陵　夏四月丁酉皇太后手書多疾罷垂簾
聽政　五月甲子詔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
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喬行簡應詔上疏曰求
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

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
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
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
嘗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小大之臣囊封來
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摭其一
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
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决不肯來之人則年已
衰暮决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
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
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



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
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
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
至今班行之彥忠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
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
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
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
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
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
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務御

清燕馭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羣賢方集願勿因濟
王議有異同致有渙散處州教授陳塤上疏曰上有
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
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
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
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
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
養之以正厲之以實涖之以明斷之以武自是塤直
聲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鄧若
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



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
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
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
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
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
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
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
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
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
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

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然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恥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内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



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文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横抹之

時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



斬齊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嶼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

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不聽　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閫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



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版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運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杲一人及師衄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始伏杲先見　六月丁未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鋭卒略其後遂擒義

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兗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覊管象州而卒　八月壬寅以司農丞姚子才封事切直詔進一秩　癸卯詔知袁州趙篏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以旌廉吏　壬子帝以張九成正色立朝



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言行超脫　甲寅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籍田令　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乙卯罷直學士院真德秀考功員外郎洪咨夔初咨夔言事剴切真德秀嘗謂人曰讀洪考功封事德秀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欵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涁嘶之至是論濟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謟

事彌遠家幹萬昕者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爲三凶太學諸生曰大字旁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一時論者又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



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犬亦不與之爲伍矣　丁巳詔戒貪吏　九月丙寅著作佐郎陶崇上保業愼獨謹微持久四事帝嘉納之　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以西夏納仇人亦臈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　癸亥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僉書樞密院事　以李知孝爲右正言初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䟽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摇之意勝旣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

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
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
陰詆德秀了翁也至是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
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
詖更倡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
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甲申再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前胡夢昱貶時
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
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
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



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
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
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
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
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
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襍流矣言不
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
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
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辯焉枘鑿不侔矛楯相激
矣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且言真德

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
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
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
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
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
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
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蒙古使
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武
仙復襲真定時彭義斌既敗仙勢益蹙已而潛令諜
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而



入據之蒙古史天澤出奔槀城　十二月甲辰詔刪
脩敕令　是歲詔邵州潛藩升爲寶慶府筠州與御
名音相近改爲瑞州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四 起丙戌至丁亥凡二年

### 理宗二

寶慶二年 金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癸亥詔贈陸九齡直祕閣諡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諡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卒其仲弟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為梭山先生其



季弟則九淵也九淵門人之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燮明州鄞人端粹專靜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慈谿人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乾道中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忌其立異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璘奉化人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乾道中為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通判

陳塤為太常博士獨為袁燮議諡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諡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諡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諡以戒後來乃諡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 癸酉召布衣李心傳赴闕 戊寅熒惑入氐壬午太白歲星填星合于女 二月辛卯



御史梁成大言真德秀有大惡五僅褫職罷祠罰輕詔削二秩 蒙古史天澤奔藁城藁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援天澤天澤夜趨真定與笑乃台合攻武仙仙走西山笑乃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三月戊寅建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夏四月辛

亥有流星大如太白　六月丙申賜禮部進士九百
八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時科場事體日壞且有司
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
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多致見遺所取之士
旣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顚倒逾甚時謂
之繆種流傳復容情任意不學之流往往中第而舉
人之弊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
滅裂有不可勝言者矣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全比
剽山東南仰餽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
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



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
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
可尋生路全日數千騎劫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
陷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蒙古主入夏城邑
多降夏主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其弟睍號德旺曰
獻宗　八月辛亥衛涇卒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
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爲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
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
同爲時所重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琸爲淮東制置
使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

謀易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托延譽托
亦垂涎代琸從史尤力故以琸代晞稷托代琸知盱
眙　冬十一月劉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盱眙四
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
不許彭托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
患盱眙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
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
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
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驟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
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



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
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
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
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
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
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
仇爲好反與福謀逐琸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
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
息而已夜半琸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
太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琸步至揚州借

兵自衛夏全既逐琸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
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
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琸自
劾未幾死
三年（金正大四年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春正月壬子史彌遠進二秩
辛酉以楊谷楊石並為少傅知楚州　以姚翀為
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
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
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
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
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己巳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
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
國公帝訪問朱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葉味
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上
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
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入對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
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
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



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
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
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
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
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
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
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
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　三月
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
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
時　丙寅史彌遠封魯國公彌遠訪將材于趙葵葵
以范對進范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
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
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
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
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
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
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
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
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

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遏山陽天長之遏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覘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



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旣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驩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置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亶議復令知池州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禍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僞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耒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



餘綱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至是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耒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髮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

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睍力屈出降遂縶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丙午史彌遠乞歸田里詔不允　蒙古自鳳翔侵京兆　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



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諭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揚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忔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忔輕儇不爲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

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忔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戍之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爲全所殺　冬十



一月將郊陳貴誼以民生實艱冗員尚衆征歛幾于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明黜陟庶可以見帝于郊辛巳日南至郊大赦改明年爲紹定元年直學士院吳泳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者使道訓典文雅麗則者使作訓辭秉節堅厲者使備風憲奉法循理者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

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闒茸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　十二月金封李全爲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鐵木真卒于六盤山在位二十二



年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歹性愼密爲衆所畏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是拖雷監國　蒙古史天澤在眞定繕城壁脩武備爲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砦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馬武等砦　蒙古兵薄西和州知州

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毋旁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劒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監察御史升卿之孫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五（起戊子至庚寅凡三年）

### 理宗三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丙子朔上皇太后冊寶于慈明殿揚谷楊石並升少師　以袁韶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署文書時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截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



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不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

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已酉流星晝隕　秋七月戊戌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戊申熒惑犯壁壘陣星丁巳熒惑填星合于危甲子熒惑犯填星　十一月癸酉熒惑入羽林庚辰雷

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葛洪參知政事袁韶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端明殿學士兼僉書樞密院事　是歲以明年將開科取士言官言舉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其弊有二一則考官受賂或授暗記或與全篇一家分傳謄寫一則老儒賣文場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考官不暇參稽於是命禮部戒飭前申號三日監試會聚考官將合取卷



參驗互考稍涉雷同即與黜落或仍前弊以致覺察則考官監試一例黜退

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奇渥溫窩闊台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張衍上檢驗推鞫四事詔刑獄人命所關其令有司究行之　召奉國僉判蔣重珍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彌遠尚覗

為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郎李宗勉累疏及之云上
言欲人諫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
修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
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
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
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
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
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
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
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歛者多椎剝之



風淩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
至捄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　二月庚戌詔歲舉
廉吏或犯姦贓保任同坐監司守臣其申嚴覺察
三月辛卯詔郡縣繫囚多瘐死獄中憲司其具獄官
姓名以聞黜罷之　夏四月庚申詔郡縣官闕毋令
藝術人豪民罷吏借補權攝　五月詔成都潼川路
歲旱民艱制司監司其亟賑恤仍察郡縣奉令勤惰
以聞辛巳詔戶絕者許立嗣毋妄籍没　秋八月蒙
古主第三子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
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

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
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于
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
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
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
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
禁絕之　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兖例也　冬
十月壬戌詔台州水災除民田租及茶鹽酒酤諸雜
稅郡縣抑勒者監司察之　蒙古兵圍金慶陽　十
一月己丑熒惑入氐　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



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主以史天澤
劉黑馬蕭扎剌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
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黑馬
三年金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春正月壬辰知棗陽軍史嵩之
朔置屯田以勞賞官兩轉　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
移剌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二月丙申日有背氣
庚戌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皆方
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蒙
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
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

原缺第五葉

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幾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



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

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剴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蔡沉卒沉字仲默元定子也師事朱熹熹晚年訓傳詩經畧備獨書未及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有所得未及著論沉受父師之託潛玩數年遂成書傳其於洪範之數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象之所以成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



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沉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沉隱居九峯當世名公以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世卒年六十四學者稱爲九峯先生　秋七月丁酉

汀州寧化縣曾寡婦晏氏給軍糧禦潭寇有功又全
活鄉民數萬人詔封恭人賜冠帔官其子承信郎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武仙既歸金金復封
爲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
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
後合兵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冬
十月己巳熒惑塡星合于室　以趙善湘爲江淮制
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棺板煉鐵錢爲釘
熬囚脂搗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紿
趙璥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



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
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
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
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蝓
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
爲意獨鄭淸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
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
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窩闊
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斡骨欒至陝西議和金行
省移剌蒲阿紇石烈牙吾答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

蒲阿旣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斡骨欒還謂之
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斡骨欒還見蒙古主白
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翺翔京兆
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
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剌蒲阿行省事于閿鄉以備
潼關　十一月丁酉有星孛于天市垣丁未流星晝
隕　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
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
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
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



不受璥夫恐亟發牌印逆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
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
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
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
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
州矣江其可渡耶旣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分
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
胡義將先鋒駐平江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
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
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

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呑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刼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



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壬戌贈王青右武大夫蘄州防禦使　乙丑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　詔史彌遠敷奏精敏氣體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丁卯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黑瞖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氏女謝氏止有后一人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榘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榘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人又藥去瞖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時陳塤史彌遠之甥也上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



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塤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出判嘉興府　是年臣寮請學校場屋命題試士並禁斷章截句破壞義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六 辛卯一年

理宗四

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蒙古太宗三年） 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隆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搶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二月丙子詔起復孟珙從義郎京西路襄陽軍任御　夏四月丁丑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

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舒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　五月趙范趙葵復盱眙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壯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木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



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從李全妻楊少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　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

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速不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楚材奏請諸



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皇叔斡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斡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

材不校私讐眞寬厚長者汝嘗當效之蒙古主至雲
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
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
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
書省玉牒所俱燬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全蓋殿師馮
榯率衛卒力救之雖知有相府而已帝素服減膳徹
樂辛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制未
合于古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
本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



後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
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
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
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
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
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
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
合享今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
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
義編脩官李心傳亦上疏言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

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
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校書郎蔣重珍
疏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
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富貴之
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
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
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
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
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
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



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
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之主而自朝
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
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
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
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
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
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
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
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畀

外郎吳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昭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賤者屛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



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帝皆不省　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史臣曰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于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讐御監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癸酉蒙古兵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中軍統制張宣戰青野原有功詔授沔州都統　戊寅以𡌴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吶副之知興元府



初彥吶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吶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以高麗殺使者著古遣兵伐之　十一月乙酉詔忠義總管田遂力戰而歿贈武節大夫忠州刺史加封立廟　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

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適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撦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



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覘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宋元通鑑卷第二百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七 壬辰一年

### 理宗五

紹定五年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爲京西兵馬幹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珙又刱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



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牣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軍 壬辰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壬寅新作太廟成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廵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术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特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



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

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老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二月癸丑帝謁太廟　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徙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



驅至陝兀典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太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爲左丞相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

位吾恐他日史官書其時以某爲相而國亡遂請致
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
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
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
諸帥　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
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
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
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領所
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
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



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
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
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
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
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
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
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剌蒲阿妻子并繡
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
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
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

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
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
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
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
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
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
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
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
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
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



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
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
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碓或碌碡爲二三皆用
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
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
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
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
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
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
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

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狹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火點著



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毋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為己功欲率

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事白撒恇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



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以集英殿脩撰知遂寧府辭不拜

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陰霖霪必有致咎之徵比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為鑪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因赴訴死於道路杰知不免舉火自經而死豈不上干陰陽之和詔都大坑冶魏峴罷職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

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六月金徐州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州執王祐等斬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

秋七月丁酉以吳潜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財賦陳貴誼同僉書樞密院事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朮魯



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刼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遣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奴自通于金衆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因

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决遣逆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令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韃靼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韃靼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决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



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

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乙卯起眞德秀爲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己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潼川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剏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　九月乙巳雨雹雷　閏月庚戌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戊辰史彌遠乞歸田里詔不允　高麗盡



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衆入海島蒙古撒里塔伐之卒于軍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

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



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冬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　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爲昭信軍　蒙古拖雷卒拖雷生六子長蒙哥次朮兒哥三忽覩都四忽必烈五旭烈六阿里不哥　金以汪世顯爲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illegible]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忽斜虎爲鞏[illegible]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乃[illegible]斜虎[illegible]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

世顯厲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己巳喬行簡累疏乞歸田詔不允　帝論當時高士累徵不起者史官李心傳以李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



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一致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　金完顏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陽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　十二月壬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恭聖仁烈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動傷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憸人借納忠效勤



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汴京糧盡援

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内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



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叅政内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黙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叅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府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术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孛术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内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鬨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别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



意東行進次黄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温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而經畧河朔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邪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七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八 癸巳一年

### 理宗六

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春正月己酉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戊辰史彌遠加食邑千戶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



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躡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堤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



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

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
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
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
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弟衛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
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欵
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
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
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

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
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
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
以荊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
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
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
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
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
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
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

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
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
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
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豈不信哉　蒙古圍金亳州　二月丁丑以
趙范爲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公事趙葵秘
書監兼侍講余天錫禮部侍郎兼侍讀　癸卯熒惑
犯東井　三月丙辰大雨雹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
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懽不能給白于金

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
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
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旣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
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
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
及己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䚟圍亳州且日遣兵薄
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
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
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
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

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卽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刼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刼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劒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恭知政事



夏四月壬寅葬恭聖仁烈皇后于永茂陵　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金唐鄧行省



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庚戌

太白熒惑合于柳　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于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斛言欲刼金主以降忒木斛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斛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



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斛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眞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斛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脅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



文于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林荅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

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仲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仲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仲拗鬚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



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术魯小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建山亭爲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决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



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怒遂疎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之　六月丁酉以史嵩之爲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愛將劉儀請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擒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獲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月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牓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



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黒漢戰死城

遂降宫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僉書樞密院李术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横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壬寅朔日食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牓殿記宣付史館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



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淸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飛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

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



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邀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徐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illegible]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

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术魯中婁室帥精鋭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薪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illegible]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



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丙

戌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帝
諭貴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
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
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
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
卒彌遠字同叔鄞人浩之子也爲相凡二十六年用
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
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
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



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
澤言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暴很貪婪苟賤無耻
遂寢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忮害工部尚書
李知孝傻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
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
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
奪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
廬雖知孝亦鄙其爲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
同傳耳至是皆貶天下快之　丙午詔改明年爲端
平元年時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用之　召陳塤爲
樞密院編脩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
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
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
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
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　會從龍
宣繒免　進魏了翁爲華文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
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
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
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



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
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
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
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
黑上讀之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
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
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
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
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
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

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斷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己巳趙葵入見帝問以金事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耻以復中原　十二月庚辰以薛極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在史彌遠當國時用事時人謂之四木故罷樞密封毘陵郡公　戊申洪咨夔言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彌遠詔罷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貽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荊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貶免貽損皆落職奧祠　胡穎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



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東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九 甲午一年

### 理宗七

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蒙古太宗六年是歲金亡）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舉賢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堪爲監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閤御帶環衛官在外總管軍帥舉堪爲將帥者各二人　秘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



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客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實　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　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

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己酉承麟即位時孟珙



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

栢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孛术魯小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寛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寳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徃徃臨事推讓低



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熈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厭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訹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撚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將飲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潰縱及蔡州破乃與孛术魯中婁室夾谷九住等送款請降爲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爲丞相中婁室爲平章舉城南遷遂



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上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諂事權姦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是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三月巳酉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

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
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
其才可大用也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
門祗候林拓詣洛湯省謁八陵　夏四月辛未詔遣
朱復之詣八陵相度脩奉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
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潜偕數騎星馳
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
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又復以完
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



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
宗德澤。况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
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
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頷之
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完顏守
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
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
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
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
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

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
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
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
所終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
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
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
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
帝嘉納之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
坑冶吳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潜
違道干譽引用非類詔並落職放罷　五月丙辰以



趙范爲兩淮制置使節制軍馬　左司郎官李宗勉
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
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
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
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
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
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
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鋭
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
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

又明日得俗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怨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以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動用兵未晚　召徐僑爲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廟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



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

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丙寅詔黃榦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皆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錄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埜復元資以厲士風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六月戊辰朔鄭清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毋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座右銘也　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鄭性之僉書樞密院事陳貴誼兼同知樞密院事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



如積水久壅一决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廼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

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己卯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濟王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凈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爲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西閩廣間與盜鍾全相結其勢甚熾樞密陳韡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土兵分扼要害斷橋開塹斬木塞涂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



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瘝并曰能之遷國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矣僑然之

癸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



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

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者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哉不愛其將校臨陣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違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兇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凛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



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鬬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歲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



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不過[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聳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愈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



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趨洛湯廸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廸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



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背

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峻事遂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效　已酉真德秀言權臣罔上講筵官亦傳會其言令承其弊有當慮者五事并及泉漳寇盜鹽法之弊帝嘉納之　詔進士何霆編類朱熹解注文字有補經筵授上文學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代之　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



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今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辛卯陳貴誼卒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已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袁韶卒韶字彥淳慶元人卒年七十七累贈太師初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

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討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令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熟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其妻生都　薛極卒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父抗知寧海縣有惠政極以父任補上元主簿舉制科歷官樞密使加少保和國公論者以其與史彌遠無忤有異議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 起乙未至丙申凡二年

### 理宗八

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脩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丙辰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爲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辛酉遣程芾等爲蒙古通好使二月蒙古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昆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乙

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書解並補廸功郎　乙巳以眞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息民講武上嘉納之　夏四月甲子詔前四川制置鄭損城池失守且盜陜西五路府庫財鉅萬削官謫居溫州簿錄其家　五月乙未雨雹軍民交鬨　御前諸軍都統制趙勝罷命韓昱代之　甲辰眞德秀卒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疾亟時冠帶起坐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



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有賴但初爲濟王宮教不顯諫豫防以杜奸萌顧委之而去迨後雖嘗一訟其冤亦未若鄧若水之力春秋責備賢者蓋不無遺憾　六月戊寅以鄭清之喬行簡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己卯葛洪罷　庚辰流星晝隕祈雨　時十三朝會要書成召李心傳

赴闕爲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愁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荐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與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



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

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誅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　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僉書院事賜禮部進士四百五十四人游物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飯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如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



對者數百人物語最直　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招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非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



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垂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士

年而雨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若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己丑熒惑入太微垣　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䚟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



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辛丑流星晝隕丙午太白入東井　庚申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閏月丁亥全子才劉子澄坐唐州之役棄兵宵遁子才謫居衡州子澄謫居瑞州　八月甲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經制一定國勢奠安間者軍士蠢爲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忘乎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掊尅而饑寒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無期鬱悒於阻遏而逃怨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狃故必罰朕不敢赦　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時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狥一時之節孰若屈己紓斯人之禍會蒙古闊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說嘉陵進邀大安闊端資其糧械　十一月乙丑以

曾從龍爲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　十二月庚寅命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爲參議官　甲辰曾從龍卒從龍字君錫晉江人歷官知樞密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所至咸惠並行人皆稱之　以余嶸同僉書樞密院事改大理



司直杜範爲軍器局監丞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玆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寖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蠧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

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



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帝深然之　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

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獨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吶至蜀口蝦幙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逍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吶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



萬奔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安南入貢

三年（蒙古太宗八年）春正月己未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罷天基節宴詔勸農桑賜安南國王封爵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二月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還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以陳韡爲松江制置使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韡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　蒙古從耶律楚材之請初行交鈔以萬定爲額　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劫掠襄陽爲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



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坐失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　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癸丑下詔罪已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已[illegible]

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邊事宜詠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逆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將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蒙古陷隨郢州荊門軍　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



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

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　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懇田治兵邊備以飭　六月己亥洪咨夔卒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博雅忠亮長於經濟而出處進退不苟歷官端明殿學士　癸卯熒惑塡星合于畢丙午熒惑犯塡星　秋七月陳卓罷



丁卯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僉書樞密院事戊辰御史杜範吳昌裔以言事不報上疏乞罷詔改官李部爲殿中侍御史辭不允部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罪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耶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耶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

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　甲申雨血　八月丙戌趙范坐失
襄城罪再貶秩建寧府居住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
捍禦　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
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
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闊端南侵
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
衆至是破棗陽忒木䚟欲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
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
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



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
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
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
堂大雨震電　乙亥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爲
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壬午御前諸軍統制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
聞帥師扼僊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
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
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
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

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
可彥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
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寄往
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
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
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
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
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
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啣枚突陣會大風
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



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
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鬭黎明蒙古以鐵
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
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
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
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
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
劉銳通判趙汝𨙸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
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
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

肸衡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鎧及其二子自刎死汝爲被執罵敵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封陳日煚爲安南王　十一月壬寅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爲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䚟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



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眞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郤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戊辰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羣臣各陳防邊方畧戊寅復成都府　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

是歲安南來貢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一 起丁酉至庚子凡四年

### 理宗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乙卯以魏了翁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辛酉以李𡌴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甲子詔兩淮荊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賑恤尚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太平池州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



事鄒應龍僉書院事李宗勉同僉書院事李鳴復罷癸卯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乙亥魏了翁卒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疾革時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拱手而逝贈少師謚文靖賜第宅于蘇州　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産良馬富者以萬計俗祍金革勇猛

剛烈青目赤髮蒙哥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浹
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
斡羅思茯怯思誠皆降之　夏四月壬午朔以李皐
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知成都府　庚子熒惑犯
權星　丙午詔沔州諸鎮將帥昨以蒙古兵壓境皆
棄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
至潼川逆戰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進一官
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巳至酉延燒民廬五十三萬
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進士潘牥對策尚以為言
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



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
論弁斥牥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
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畧
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
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
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
為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為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
念其羽翼之勞潛晦陰芘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
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為諸臣狂易之致顧
乃委曲諱護二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

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為燮理所致非
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
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
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
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
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
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
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趍之所以愈疑也邪獨四
疑又有三謗一曰惑嬖寵二曰溺燕私三曰用小人
如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



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囑托
每有科降樁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
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
之臣以為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
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為某邸之客某登某人
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
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
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
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
之任臣以為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人心不解天

之所以怒也左司郎中王伯大又進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十有四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巳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



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愎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巳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

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巳排當之聲寖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内降干請數至有司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巳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



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闒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丙子熒惑犯將星　六月癸巳鄭應龍罷知慶元府　秋

七月辛酉太陰犯歲星塡星入井庚午歲星守建星
壬申日生背氣癸酉太陰入井　樞密院編脩官王
萬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
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
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
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
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八月
癸巳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



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
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
奂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
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
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
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
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
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
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
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塡壕爲

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其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雪
驟作杲募壯士奪其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
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
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
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
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戊寅朔
日食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纏斗食將旣
二年（蒙古太宗十年）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
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　己未詔
史嵩之趙葵應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



名以聞　二月庚寅詔史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
西荊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癸巳大宗正
丞賈似道奏言比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
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贓吏藝祖治贓吏杖殺朝
堂孝宗真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
覽李𡕅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撫爲急宜
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
軫恤之意　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
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
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

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
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
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
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　壬子以李心傳爲史館脩
撰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　庚申詔史嵩之兼督視
光蘄黃夔施州軍馬　夏四月癸未以李𡌴同僉書
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己酉雨土太陰入
太微垣閏月丁未太陰入井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僉書院事李宗



勉參知政事甲申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
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
請　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以隱居著書
並選爲秘閣校勘　丙戌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任
便居住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壬寅歲星犯壁壘陣六
月甲辰朔流星晝隕　戊申以吳淵知太平州措置
采石江防以吳潛爲淮東總領財賦知鎮江府　秋
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風大作令中外之臣極言
闕失　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辛酉太白
晝見經天癸亥流星晝隕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以游似爲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
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
坤或謂覇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
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
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
九重之實德乃摭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
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
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
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
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



聖心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
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
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埧
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埧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
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埧上衆驚杲乘勝出戰
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州師扼淮河遣其子
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鋭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
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爲京湖制置
使　冬十月丁卯吳潛言宗子趙時㮚集眞滁豐濠四
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籍爲兵

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暖官又沙上蘆場可得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砦兵從之　孟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荊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



始知道學　十二月乙卯詔四川諸州縣鹽酒搉額減免三年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槩量毋科抑申嚴收租苛取之禁　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史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

三年蒙古太宗十一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旣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



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淸謹守法猶號爲賢　以余天錫叅知政事游侶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

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夏四月癸卯以吳淵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　五月辛未熒惑犯太微垣執法星戊寅以吳潛為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仍知鎮江府　秋八月戊戌朔以浙江潮患告天地宗廟社稷以游似叅知政事許應龍僉書樞密院事林畧同僉書院事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



古遂取漢邛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　十一月丙子以范鍾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己未崔與之卒與之字正子廣州人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

珙審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　以陳塤為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為得師塤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履泰安而逸樂者有胥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



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捐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　蒙古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鬬搏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四年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僞無別歟抑牧守匪良而犴獄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譴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



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臨安大饑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

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漢尾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三月辛未詔四川安撫制置



副使彭大雅削三秩 夏四月壬寅前潼川運判吳申進對因論蜀事為上言鄭損棄邊郡不守桂如淵啓潰卒為亂趙彥吶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殊費關防宜進孟珙於夔門又言張祥有保全趙吶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皆錄用上喜納之 乙巳召史嵩之還仍前右丞相兼樞密使杜杲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五月戊子命吳潛兼侍讀李性傳兼侍講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 秋七月乙丑詔令夏六

月恒暘飛蝗爲孽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苟征横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羸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除令代納錙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拓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 八月己酉太白犯權星 九月乙丑以余玠所向有功全師而還進三秩 喬行簡告老與醴泉觀使

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爲淳祐元年 十一月癸酉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特與官兩轉 十二月丙辰地震詔求直言 閏月丙寅李宗勉卒宗勉字強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左丞相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人稱爲公清之相 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僉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 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二 起辛丑至癸卯凡三年

### 理宗十

淳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 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二月壬午喬行簡卒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

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卒年八十六謚文惠　三月趙
以夫罷　夏四月丁丑詔以弟與芮爲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爲開府儀同三司嗣沂王
辛巳以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　五
月己亥詔沿江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　以
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戊申賜
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得王應麟　六月庚申太
白晝見蝗丙戌熒惑入氐　秋七月壬辰祈雨　蒙
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㬚
親朝當罷兵至是㬚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八月求

遺書　冬十月蒙古以牙剌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
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爲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窩闊
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
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
如此況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
脉絕第六皇后乃馬真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
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
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
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
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

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鈋鐵鍸胡蘭奧都剌合
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闊台量時度力舉無
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
以孫失列門爲嗣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
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
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蒙
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
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
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
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

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
古所屠　十二月丁卯余天錫卒天錫字純父慶元
昌國人先爲史彌遠館客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官
同知樞密院事理宗之立天錫寔始其事也　蒙古
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
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
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
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
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
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春正月甲申朔詔作新吏治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玉牒及中興四朝國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曆會要實錄　二月甲戌游似罷知紹興府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院事別之傑僉書院事　以徐榮叟參知政事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牙剌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爲募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四月甲寅白氣亘天壬申雨雹　五月戊申臺臣言知建寧府吳潛有三罪詔奪職　己酉趙葵罷知潭州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時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知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



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僉書院事杜範同僉書院事定子尋罷範抗言時政無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接引善類内實忌之勸帝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太府寺丞姚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夷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章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卒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内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

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強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令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



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　秋七月辛巳朔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　八月丁卯詔淮東先鋒馬軍鄧淳李海等揚州捷扒店之戰宣勞居多各官兩轉餘推恩有差　九月庚辰朔日食　癸巳詔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溫等二十四人戰天長縣東衆寡不敵皆沒于陣贈溫武翼大夫吉州刺史其子與國補保義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厚賜其家餘人恤典有差　冬十月乙丑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州守杜霆棄城遁　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毋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功　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避殿減膳求直言　十二月己未詔通州守臣杜霆兵至棄城弗守載其私帑渡江以遁遂致民被屠戮雖已奪三秩厥罰猶輕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竄南雄州　別之傑罷　壬戌太白晝見　癸亥蒙古兵連攻敘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以高定子兼參知政事　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月乙丑以呂文德總統兩淮軍馬捍禦邊陲　以余玠爲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蘄州人初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走淮襄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國之禍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玠入蜀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之如是



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讙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嗣是有彭大雅守之乃築重慶城以禦利閬蔽夔峽為蜀之根柢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為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胷前程遠大已於此矣

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為祝文曰大國之䘏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健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為之立廟　三月丁丑朔日食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奥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奥都刺合蠻所建白



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夐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王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蒙古入蜀汪世顯之功為多至是闕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凉德順鎮戎原階城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所著周禮訂義補下州文學　秋七月壬辰四川判司言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孤



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威望服人可任責邊防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八月癸亥詔福州延祥荻蘆兩砦併置武濟水軍　閏月壬寅太白塡星合于翼　九月壬申詔蠲高郵民耕荒田租　冬十月丙戌太白入于氐　十二月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三（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理宗十一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虐殺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僉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爲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大學



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緡錢各十萬命兩淮京湖四川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爲義塚　三月以金淵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出于尾癸未塡星守太微垣　五月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水陸諸軍禦之　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又敗蒙古兵于五河復其城　乙亥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第一人時徐霖舉禮部第一人亦同是科登第霖因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



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爲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叢怨于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　秋七月己亥朔所雨　乙卯招收沿淮失業壯丁爲武勝軍以五千人爲額　甲子詔故直龍圖閣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英殿脩撰　八月壬辰太白晝見　蒙古諸王

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僧虛照招致爲僧往來雲中值忽必烈召僧海雲海雲遂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遂留藩邸



以承顧問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闖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



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

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
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
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
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鐺尚有耳嵩之
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
黼輩之所為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
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
姦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
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
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



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
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
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
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
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
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
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筭國家
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
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
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

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
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
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
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
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
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為
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
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
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
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



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
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
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
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
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
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
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
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
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
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

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褻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其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



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凛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刼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

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裁幸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畧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



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斃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

嵩之排擯之餘如王邁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己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望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為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孚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士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



旒之聽而覘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令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綱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苫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于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𥲅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



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翬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

進士籍特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大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凛凛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閙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以吳淵爲浙東制置



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上疏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大節已掃地矣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圖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寀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僉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時王萬已卒帝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

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
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願
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
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
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
者凡十卷　十二月庚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
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
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
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



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
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
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
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
伯正叅知政事游佀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葵
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
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
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
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
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

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
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
蒳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　以孟珙兼知江
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
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
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
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
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
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
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更新庶政綏撫中原遺民召
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
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覬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
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
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
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
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
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
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
之名況議論紛然賢者不肯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

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未利之是計此
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闢之道路
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朽齒
威斷一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
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
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叉號乞還不許
擢翰林學士　劉伯正罷以李性傳僉書樞密院事
　二月丙寅朔雨土甲戌復五河詔呂文德半洪各
進秩餘有戰功者推賞其陣沒人具姓名贈恤　三
月庚子詔嚴贓吏法仍命有司舉行彭大雅程以升



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准淳熙故事戒吏貪虐　夏
四月丙戌杜範卒範字成之黃巖人早負公輔之望
惜其入相未久也　五月丁未詔沿江湖南江西湖
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
備捍禦　六月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
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
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
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
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
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

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
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瘇疾暴死太學生
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
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
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
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
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寖不克終用人之法
不待舉薦而以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
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



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
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
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
之乎抑亦效聲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
多門便嬖私昵狠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
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
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
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
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
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

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摇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内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耶



早爲之圖上以寛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薫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霖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杜範已卒而鍾雖得位畏嵩之復出爲已禍故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韡同僉書樞密院事　壬子詔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驤權成都縣楊允權資州劉末權潼川府魏霈皆死于官守其各贈恤　十



二月己卯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程元鳳爲右補闕元鳳上疏論格心之學謂華士大夫之風俗當華士大夫之心術人以爲格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四 起丙午至壬子凡七年

###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貴由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秘書省正字徐霖應詔上疏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昵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浹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二學崇經明行脩氣節之士 置國用所命趙與憲為提領官 二月己巳范鍾罷時游佀與鍾並相不協鍾力辭去未允尋以臺諫論罷時鍾方坐相府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三月癸巳日暈周匝珥氣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壬戌太陰犯太白 戊寅詔授朱熹門人胡琰呂燾蔡模並廸功郎本州學教授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 閏月戊戌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將士陣亡者衆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卯余玠言北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詔從之 五月己卯詔諸鎮募兵造舟置馬帥臣共務獎激將士以嚴邊防 六月丙午祈雨 壬子以陳韡叅知政事 乙卯臺臣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罷宮觀 秋七月壬戌泉州饑州民謝應瑞自出私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衆詔補進義校尉 蒙古主貴由立 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月己酉賜文士劉克莊進士出身以為秘書少監國史編脩尋兼崇政殿說書 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 癸酉孟珙卒 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珙隨父宗政立戰功歷官節度使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冬十月乙未塡星歲星熒惑合于亢 己酉太白入氐 十一月辛巳詔北兵入蜀前制置使陳隆之闔家罹害死不易節其特贈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 殿中侍御

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幷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幷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



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幷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幷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　十二月乙未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乞寢宮祠削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



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萬戶宼京湖江淮之境攻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春正月乙卯朔詔閒者絀逐非才收召衆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于實玩愒歲月朕何賴焉　二月庚寅詔淮安主簿周子鎔久俘于北數遣蠟書諜報邊事今遂生還可改朝奉郎優與升擢　蒙古忽必烈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

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
掌王府書記言于忽必烈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
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脫兀劉肅李簡三人至邢
恊心爲治戶增十倍由是忽必烈益重儒士多自文
謙發之　三月庚午祈雨　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
僉書樞密院事吳潛僉書院事辛丑游侶罷以鄭清
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牟子才兩上封事言今
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
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寀臨安府尹趙與𥲅不報出
關子才言陛下衍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



之中寀尤無恥請先罷斥寀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
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
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
吉州寓舍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韡
兼知潭州　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并戶部
銀五千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　五月壬申以
吳潛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詔求直言弭旱徐霖應
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
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

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
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
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
矣　六月癸巳賜進士五百二十七人得汪立信
戊申詔兩淮襄蜀及江閩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骸暴
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　秋七月乙丑吳潛
罷丁卯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寀同僉書樞密院事
八月甲申鄭寀罷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
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
月己酉臺臣言添差攝局須入奏辟改任薦舉借補



曠職匿過十弊　十一月丁巳詔茶陵知縣黃端卿
爲郴寇所害進官蔭子立廟衡州　十二月壬辰詔
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廸功
郎
八年（蒙古定宗三年）春二月丁亥趙葵言呂文德消諸將解
泗州之圍有功詔補轉推賞有差　戊子太陰生黃
白暈癸巳雨雹　乙未福州民羅毋年過百歲特封
孺人復其家敕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三月蒙
古主貴由卒于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
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

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甫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爲樞密使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僉書院事史宅之同僉書院事癸酉王伯大罷知建寧府　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知紹興府

九年春正月乙巳孟啓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公　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辛酉詔兩淮京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不分收　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遺棄嬰兒　丁卯許應龍卒應龍字恭甫閩縣人嘉定元年進士調汀州教授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曾治潮州左司紀也　己巳范鍾卒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謚文肅　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三月癸未以賈似道爲京湖安撫制置大使　夏四月壬寅朔日食　五月陳韡罷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歿于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祀之守臣春秋致祭　秋七月癸酉太白犯進賢星　八月己酉以吳潛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時諫臣言諸徒吻士結黨扣閽簧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黨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



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冬十一月癸未應繇罷　十二月己亥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僉書院事

十年春三月癸未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趨抃之言而自解因罷爲醴泉觀使　庚寅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秋八月甲寅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

兼淮西安撫使　己巳賜禮部進士方夢魁及第第一人改名逢辰　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今後行罰毋杖脊以傷人命蜀帥余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境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一月壬申以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十一年（蒙古憲宗蒙哥元年）春正月己丑詔沿海沿江州郡申嚴水軍之制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玉牒日曆會要及光寧宗寶訓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



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叅知政事潛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渤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夏四月丁未鄭清之等進淳祐條法事類凡四百三十篇　六月甲子余玠奏進北馬五百詔立功將士趣上姓名推恩　高達帶遥郡刺史權知襄陽府晉屯戍軍馬　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　蒙古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

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列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覊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須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



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彚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忽必烈又召陵川郝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事忽必烈大悅遂留王府會有得宋奏議以獻言謹邊防守衝要凡

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披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脩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忽必烈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八月庚戌詔以故直龍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　辛亥



詔比覧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禮津遣赴闕　冬閏十月癸丑太白入氐　十一月甲辰鄭清之乞解機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　庚戌鄭清之卒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爕字文叔嘉泰十年進士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則與有力焉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　甲寅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時二揆虚席蒿之貨遊士上書薦己諠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蒿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詔牟子才還與子才先辭秘書郎主管崇道觀至是遷著作郎謝方叔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乙卯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關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



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揮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爲國師那摩西域築乾國人與兄斡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斡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斡脫赤亦貴用事　十二月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卓異詔旌其門　二月乙卯朔日食壬午詔襄郢新復鐲賦稅　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將士連日拒戰却之　蒙古城汚州蒙古主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　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　六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脩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賑之又言議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　崇政殿說書徐霖上疏言柰大有陰柔姦黠為羣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至則祠先賢寬租賦賑饑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蒙古主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



夜燕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曆辛巳詔改明年為寶祐元年　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鄧漸復其務措置屯田脩渠堰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十一月庚寅吳潛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丙辰夜臨安大火三日乃熄詔求直

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以湯漢爲國史實錄院校勘漢上封事其畧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祲除沴所從生也故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不公不敬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内也陛下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　十二月癸亥詔海神爲大祀春秋遣從臣往祭奉常條具典禮來上丁丑立春



雷震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時爭傳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五 起癸丑至乙卯凡三年

###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與芮子孜爲皇子改名禥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乃有是詔明年進封忠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　三月己酉朔日食　戊辰陳垓以贓寬潮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遂不



可復　三月丙申別之傑卒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參知政事贈少師碌碌庸人無所建白唯嘗乞祠歸養猶知有親也　夏四月己亥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楊文仲登第時弋陽謝枋得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及奏名枋得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　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之蒸餅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

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苦之余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



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孫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謙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蒙古伐西域　秋七



月甲午余玠卒玠字義夫蘄州人以趙葵薦引歷官資政殿學士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薄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譏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齎志以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論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識慮

即入自其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
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
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為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
叟之徒必為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
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
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八月丙辰以余晦為
四川制置使　冬十月丙午朔詔出緡錢二百萬賑
恤京城軍民　十一月己丑賈似道獻所獲良馬賜
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十二月蒙古忽必
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自臨洮經行山谷

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濟摩莎蠻王迎
降進薄大理城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于高
祥殺信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忠
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
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
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與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
進入吐蕃其酋唆火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蠻不款
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蒙古憲宗四年）春正月蒙古忽必烈還京兆以姚樞為
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詔太常[illegible]正秦
檜謚因諭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庚申詔饒州布衣
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補廸功郎本州教授　余
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乃蜀之要地蒙
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
遂為蒙古所據　蒙古冦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三
月壬午　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甲午城東海賈似
道以圖來上　夏四月辛亥詔邊兵貧困可閔閒田
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
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
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

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詔
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丁巳加賈似道同知樞
密院事庚午召余晦還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
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天斃余玠
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
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
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
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
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
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召命已頒決

難及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至是召晦還　閏月壬申董槐上疏曰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䕫門以通荊蜀上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乃優詔答曰士大夫以事功自勉者鮮卿請帥蜀足見忠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　壬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代余晦　戊戌釋蒙古使者離揚州北歸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七月己酉詔賈似道開閫以樞密行府爲名　八月乙亥詔以前知閬州兼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



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致下大理勘官陳大方假煉成獄戊戌籍王惟忠家財　九月甲午斬王惟忠于都市　[illegible]上流而色不變且謂陳大方曰吾死訴于天帝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中相見遂病　丁酉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璵告身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忽必烈善之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眞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暇則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溢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寨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蒙古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迅雷庚申起居郎牟子才



上疏言元夜張燈修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秘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爲己甘腴民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二月蒙古侵漢蜀荊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三

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内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



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

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埜僉書樞密院事己未雨土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四月乙酉以江萬里爲福建安撫使　五月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濫詔中嚴禁止辛酉西蜀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



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鎭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閻妃及内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

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寃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内司止于供繕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逃逋之渠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皤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譏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　秋七月丙辰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無預也　蒙古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平　八月乙丑王埜徐清叟罷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九月壬戌權中書舍人陳大方言劉子澄端平入洛之師賈勇贊決比兵方入唐州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塗地二十年來爲國家患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祠祿大方病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六起丙辰至戊午凡三年

理宗十四

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春正月辛亥以吳淵爲京湖制置使兼夔路策應便宜行事　辛酉詔史嵩之授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加食邑　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府秩親民官以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參知政事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三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第一策以志勤道遠爲問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謝枋得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府教授未任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

幾至不免　六月右丞相董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于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横士卒横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内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





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納辛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横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黄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左司郎官陳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　秋七月甲寅知敘州史俊調





舟師連與蒙古兵戰却之乙卯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忝知政事張磻僉書樞密院事　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内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侍講危昭德上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

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
不匱矣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為當
因孰為當革孰為可罷孰為可行則折衷梟貨而遠
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
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墨敕之門而
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
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　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
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
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三年而
畢名曰開平既而升為上都以燕為中都　冬十一



月戊戌京湖閫臣繼上戰功詔曰蜀罹兵革吾民重
困所當勞來撫摩使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
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
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　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
毋縱干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又開國以來
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州郡
以聞　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僉書院事馬
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
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
罷輒擅去國奪職奉祠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槩帝
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解奏言內庫理財太急
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
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
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五年（蒙古憲宗七年）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為寧遠軍節度
使京湖宣撫使兼夔路策應大使以賈似道知樞密
院事仍督兵召荊湖制置使吳淵參知政事未至卒
淵字道父宣州人祕閣脩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嘉定
七年進士有才畧歷官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
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數



諫止之所著有易解　蒙古或進讒忽必烈得中土
心蒙古主聽之遂遣阿蘭答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
平佐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
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
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
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
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
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
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董文蔚築城光化棗陽備禦權會攻襄陽樊城

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千涉湖水
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即成
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
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
四川嘉定上戰功以賈似道爲兩淮安撫使　夏四
月己卯蒙古兵攻苦竹隘詔荆湖調兵應援　閏月
己酉以呂文德知靖州　五月丁卯城荆山爲懷遠
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丁酉祈雨　馬天驥罷
蒙古將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
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煚走海島蒙古得前所



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
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七月丙辰祈雨
戊午雨己未太白晝見丁卯有流星大如桃彗星出
東方　蒙古主駐蹕于軍腦兒釃馬乳祭天以駙馬
剌真之子乞解爲達魯花赤鎮守斡羅思乃賜馬三
百羊五千詔出師南征　八月庚子以張磻參知政
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史嵩之卒嵩之字
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通顯雖飾詐要譽
而肺肝如見終不爲公論所容初謚忠簡改謚莊肅
至德祐初以徐直方言奪謚　蒙古諸王亦孫哥駙

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
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
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
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
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
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
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义由潼關趨沔州阿里不哥忽
必烈之第也　回鶻以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
三萬餘錠獻于蒙古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
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爲卻之賽典赤以爲言蒙古主



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丁酉以林
存僉書樞密院事　十一月丙辰李曾伯兼節制廣
南乙丑獎諭安南國賜金器幣香茗　十二月壬午
李曾伯依舊湖南安撫使兼廣南制置使移司靜江
府

六年（蒙古憲宗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
二月辛巳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光祖爲松江制
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
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參議官　蒙古紐璘將前軍
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

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蒙古遣宗王旭烈伐西域旭烈以抄馬那郭顏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　三月戊辰以馬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甲戌詔湖北提點刑獄文



復之移司江陵兼荆湖制司參議官　夏四月乙巳程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僉書院事　蒙古子阿速帶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葱者斬之　五月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奏可　秋七月甲戌詔前福建漕臣高斯得已奪職鐫官其贓百餘萬嚴限徵償以懲貪吏　八月癸卯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九月

甲寅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防　冬十月丙子朔詔蜀中將帥雖未克復成都而暴露日久戰功亦多宜與序升其亟條具以聞是月紐璘聞其主次漢中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



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之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己酉林存罷知建寧府　壬子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卯蒙古將李璮陷海州漣水軍海州通判侯畐鏖戰死之闔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詔以功自贖　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　庚辰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

士壁移司紹慶府以便策應　丁亥向士壁不俟朝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于房州敗之詔士壁光祖各進一秩　蒙古主取隆雅州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宮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爲都元帥



# 宋元通鑑卷第二百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七己未一年

### 理宗十五

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圖實政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劒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

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屛處山林亦有生氣不報　己酉蒙古兵攻忠涪漸薄夔境詔蒲擇



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蓬廣安守將相繼納降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猶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蹴賓州踩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刻官軍後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月乙酉出內庫緡錢三千萬助邊用　蒙古主遣降

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江還北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歿于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五月乙卯達州上呂文德戰功詔遷補有功將士　辛未以婺州大水



發義倉賑之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而還　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是月守臣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

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槥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
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
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
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
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
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
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
理躪躒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



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鄭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
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
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
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
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
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
宜遣人稟命行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
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
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
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

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
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
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
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
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
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
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
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
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
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



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
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
兵力耗敝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
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
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
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
陂民船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
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嚮
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
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

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
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黄州官軍以大舟
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
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
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
艟鼓櫂疾趨吽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
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庚申以戴慶炣僉書樞密院事是日下詔責己勉
諭諸閫進兵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
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



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
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
遂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内府銀幣犒師前後
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
月辛未朔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
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鎭江府中書舍
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
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

陛下之刑威以鉗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
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絶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
防四罪詔致仕　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
姦臣憸士設爲虚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媕阿諂媚
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虚名節喪敗忠嘉絶響
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
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
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噂沓國事日
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簒之腹心爪牙而任



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通以欺陛下致
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
鑄等羈管州軍帝不報　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
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庚辰詔自今十一日始避殿
減膳徹樂又詔曰比者蜀道稍寧然干戈之餘瘡痍
未復流離蕩析生理何資咨爾旬宣之寄牧守之臣
輕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
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内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

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



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閏月丁丑以向士壁為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申以呂文德為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　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

燕都則彼之姦謀氷釋尾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
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
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
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
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
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辛亥改明年元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
士壁師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
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



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兵卻會忽必烈遣通
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八 庚申一年

### 理宗十六

景定元年（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
功　庚辰歲星熒惑合在尾　二月蒙古張傑閻旺
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
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
鹿磯殺殿卒百七十人　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
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



之獲還俘民甚衆　丙寅蒙古兵犯分寧武寧二縣
河湖砦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
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
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乙
酉蒙古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之　丙戌
賈似道上言自鄂趨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
捍禦大戰敗之　白氣如匹練亘天　辛卯蒙古主
忽必烈立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
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

以動泰嵩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
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
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
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
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
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
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
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
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
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
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
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
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
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
臣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
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虚求之今日太
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
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
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執
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

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
淵氷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
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虚文雖承平未易遽
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
勲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
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
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蒙古陝西宣撫使
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倎入覲會憲宗將
兵攻宋倎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倎遣歸
國彼必懷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
改館倎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内　夏四月戊戌朔
出内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
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璮幕屬至
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
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
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王
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
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
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矣是任
㕘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丁未蒙古以翰林

侍讀學士郝經為國信使使于宋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　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



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己酉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己啣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館職策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

罷潛奉祠初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羣臣曰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至是潛罷帝怒猶不已而似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劉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潛既罷尋以竄死且有遺



表可謂死諫不負科名者矣　癸丑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奬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己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

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眞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爲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眞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蓋因其初從釋氏名子聰也以饒虎臣𠵿知政事戴慶炣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僉書院事　蒙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答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





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立于和林　蒙古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　五月戊辰朔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

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入春直擣
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
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
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
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
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叅知省事　饒
虎臣罷庚辰戴慶炣卒慶炣永嘉人登第未久而位
至執政無所稱述　癸未以沈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鶚金正大元年進士
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



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
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
汝水之旁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
之至則爲河水所没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
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
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
主皆從之　丙戌蒙古建元中統詔曰祖宗以神武
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
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
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

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
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
日建元爲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
爲先故内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
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於戲秉
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
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予至懷
乙未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六月庚子竄丁大
全于南康軍　壬寅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家教甚
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叅决



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
講何經荅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
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以爲常　蒙古撤
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畧使蒙古李璮寇淮安
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蒙古召真定劉郁
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祇遹燕京馮渭王光益楊恕李
彦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等乘傳赴闕　秋七
月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
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
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

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
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
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
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於
帝其畧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
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
兇弱藩鎮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
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
周可以為後三代貴朝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
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



而不疎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永命踵三
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
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
之富庶足以立國安強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
屈而其理益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
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
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故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道安於所遇卒王有
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
文帝之郤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

遇得動靜之幾者也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勤持約
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緒仁宗
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
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
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
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
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
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
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討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
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



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
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渝平
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
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以相
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
冪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
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
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
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
流以為中原可定桓溫進取之計洒掃山陵以為亟

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入橫出以爲居胥可封
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之二百餘年恢復故疆固
所當爲辦此一事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
前以爲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
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鎭侯伯亦未易
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歛戍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
百千爲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縱
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
之明信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
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



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
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
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
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
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
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
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已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
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斬也苟惟徇天
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
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

聞等事一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
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
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
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
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況
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疏略號令
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得即無
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得便至淪棄金
源氏既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
猶作一龜茲貴朝不與之絕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



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況復禍亂之
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閱諸侯
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致太
平豈得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亂天所以啓主上也
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
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
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
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
公以覇夏有浞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
治諸呂所以啓文帝梟隱所以啓太宗豈獨至於主

上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至如所報非惟本朝之
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
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
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遑
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
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
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
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
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
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



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
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
而不問此尤所未解者必或者之論以為其勢可乘
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
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
於陰自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
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去豳國岐而都豐
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
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蹶關中并六國最
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燕

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
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斬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
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
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
下有陸遜之沉鷙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
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
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
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
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羲之之
論最為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



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
岸而其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
南兩為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
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
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
兗之地錯迕紛拏殆無虛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
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
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
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
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

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劍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鬬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憑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



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眞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絶金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

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是過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頹靡故其弊則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頹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夫邦交之事非惟



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歸脤致禬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事始重申其辭命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脣脗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久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

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
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
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再合
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荆州吳魏再合而勝猇亭
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
劉宋元魏裂天下爲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
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叅錯歷七代二百
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
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啓運剗平諸僭有沛然
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憑陵真



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相與戮力以
郤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好
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浸弛
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己信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
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
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墮讎
[illegible]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
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妄爲大舉以瀆明神而
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追奔遂與金世宗定
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猛浪與人家國事蓋不
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敢誤天下後世在
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意其餘
無他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
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礙牽制之由稽
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明白指陳使天
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而欺貴朝貴朝之所
以留使人而責本朝亦宜賜一明降或欲與本朝校
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于戰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
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



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經等
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如此亦非貴朝美事
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觸忤聖聽不勝戰懼
之至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戸晝夜守邏欲以動
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
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
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捴之天時人事宋祚殆
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
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以交鄰國之道
來當令入見蒙古還詔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

制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亦爲似道所葬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　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　八月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省右丞　蒙古李璮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脩好不從　九月蒙古李璮



復請攻宋蒙古主復諭止之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其嚴覺察舉劾以聞當竄于罪以爲同惡相濟者之戒時賈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奸爲下是詔　壬戌竄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熒惑與塡星順行太陰犯房　蒙古發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棣饑民　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統釋教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款氏也年十五謁蒙古主至是日見尊禮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十九 起辛酉至壬戌凡二年

### 理宗十七

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具劾去贓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以一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　丁丑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



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二月丁酉太陰掩昴　蒙古詔減免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之　三月壬戌朔日食　朱熠罷　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僉書

樞密院事俞興爲四川制置使乙卯竄吳潛于循州
丙辰竄丁大全于貴州　蒙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
贖爲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
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
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
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誕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
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
之非士不可蒙古主大悅　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
農桑抑游墮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
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



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
右丞相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
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識
深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
相天澤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爲太
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
拜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
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復於蒙古
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
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

罷文統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
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
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
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
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
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太司農
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
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
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



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與俞劉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
方會計邊費與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
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
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
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之將叛也命制
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癸亥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
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
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
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

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　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



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與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妬功啓戎罷任鐫職　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　八月壬辰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丁酉詔奪向士璧官時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欲汚衊一時閫外之臣乃行打筭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罪且怨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士璧字君玉常州人才氣精悍紹定五年進士其後方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璧而死馬光祖與趙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廼



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汪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抉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立信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荊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誹議寡諸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其不廢公道如此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

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
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
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
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乙巳以江萬里同
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九月
乙亥蒙古使郝經文留真州帝趣與錫賚經之留不
使入見其謀出賈似道帝惑其言不悟　蒙古詔立
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
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皇太
子擇配帝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寶祐中



昭孫沒于王事全氏見上上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
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上曰即此語可毋天
下遂納為太子妃　丙辰沈炎罷　蒙古主忽必烈
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昔木土之地諸
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
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
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十二月庚
寅蒙古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　辛卯熒
惑犯房壬辰熒惑犯鈎鈐　甲午以皮龍榮兼權知
樞密院事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

知臨安府　蒙古命太常少卿王鏞教大樂　壬寅
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為
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位　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
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庚午賜賈似道第宅于集芳園
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　甲戌劉整率所部入朝于
蒙古呂文德遂入瀘州復之詔以瀘為江安軍文德進
開府儀同三司　蒙古脩孔子廟　二月丁亥皮龍
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臨安饑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
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
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
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
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
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時近輔兵變水患宗
學博士楊文仲輪對言皇天眷命垂三百年天命久
熟之餘國脉癃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
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沉陰豈但麥秋
之憂於時為夬尤軫莧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爲蘇

測則弄兵興焉哉冠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響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頼焉帝竦聽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覇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覇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



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歛容端拱久之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初名松壽李全子也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子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　三月蒙古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于李璮事覺被殺　乙丑以孫附鳳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太白晝見李璮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務妨奪農時　五月辛未馬光祖以病請祠詔知福



州兼安撫使　庚辰夏貴上蘄縣戰功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政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謂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

深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戊子朝廷聞李璮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安南王陳日煚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煚爲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庚寅以孫附鳳兼權叅知政事楊棟同僉書樞密院事　壬辰吳潛暴卒于循州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



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巳而果然潛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塞外議仍許潛歸葬潛字毅夫寧國人秘閣脩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忠亮剛直不負科名　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他物折支計贓論罪　戊寅侍御史范純父言前四川制置使俞興妬功啓戎罷任鐫秩罰輕乞更褫奪以

紓衆怒奏可　甲申夜有白氣亘天　八月戊戌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狥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巳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



所有專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爲璮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巳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

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歲
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　九月丁丑溫州布衣李元
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詔授廸功郎致
仕本郡給俸　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專置兩
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自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
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甲子以楊棟
僉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僉書院事　蒙古始立左
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
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
中書許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



書不預則天子親涖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壬
辰竄丁大全于新州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
明失色盃酒間游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
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詔改
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
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二十

### 理宗十八

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壬午朔詔侍從臺諫給舍
卿監郎官以上及總制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
如所舉行連坐法　戊子林希逸言莆陽布衣林亦
之陳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詔各
贈一官　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樞上言自中統
至今五六年閒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



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
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
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
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遍者伏聞聰聽日煩朝
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
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
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
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
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

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廪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



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使于宋致書于帝詰稽留郝經之故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僉書院事　蒙古始建大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大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朮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縣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　五月丁酉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並授廸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荊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

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償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千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訔徃秀湖廖邦傑徃常潤催督其



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豊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叅知政事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在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瑄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修城治兵潛畜



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九月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諭高麗上京等處毋重科歛民民間所貢布帛踈薄狹短者禁之　冬十月己未詔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　十一月己亥福州火　十二月丁未朔

詔皇太子宮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　以趙景緯爲考功郎官景緯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衲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栢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

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之使莫今爲甚或覬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汚爲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

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正月丁丑朔詔曰朕粤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爲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廸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因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近年尤甚非無佳士頻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冐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肫切今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豊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　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收楮幣　蒙古敕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贍之　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蠲減二分或水

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㮣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内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蒙古主命尚書宋子貞陳時事子貞條具以聞詔奬諭命中書省議行之　夏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弩陷没效忠愈堅平時所得



俸入率以撫恤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　辛亥太陰犯軒轅御女星戊午太白晝見　五月庚辰何夢然罷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叅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僉書院事　乙未安南奉表進方物詔却之仍厚賚以奬恭順　蒙古釋宋私商五十七人給糧遣歸　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謝堅因寇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衢州詹沔之變乃謝堅任都吏徐信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堅削秩不敘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趙景

緯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内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



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

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
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
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
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
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
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
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
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捃摭
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以解州鹽課
均賦諸色僧道軍匠等戶其太原小鹽聽從民便



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
王玉龍答失阿速帶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
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
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丙申楊棟罷棟以彗
星為蚩尤旗非變異也臺臣論其欺天罔君或謂棟
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賈似道似道覺之遂罷棟
　八月丙午以楊棟知建寧府戊午彗星消伏甲子
彗星復見于參趙景緯又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
卻貢奉之為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為實
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

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
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辯義利之限力破繫
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
目之累毋以閨闥之戚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
常庶幾可以得人心而回天變矣　蒙古翰林承旨
王鶚言劉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
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
即日拜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
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



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
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改燕京為中
都其大興府仍舊　蒙古以宋民新附撥地土衣糧
給其牛種仍禁邊將分匿人口　蒙古改元大赦天
下詔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
德獲承慶基內難未戢外兵未戢夫豈一日于今五
年賴天地之畀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於上
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
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之何罪宜布惟新之
令溥施在宥之仁據不魯花忽察禿滿院里察脫火

思輩搆禍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訖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於戲否往泰來迓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咨爾臣民體子至意　九月乙未竄兆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首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騰謗大不敬詔貶興國軍居住　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賈似道又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



乃又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蒙古立翰林國史院以改元詔諭高麗并赦其境内　冬十月乙丑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丁卯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六十一　太子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潜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

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出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何如哉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匡直輔翼之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命馬廷鸞留夢炎



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喪御史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贓罪並竄遠方　蒙古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

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蒙古以至元二年曆日賜高麗禁登州和州等處并女直人入高麗界剽掠詔宋人歸順及北人陷没來歸者皆月給糧食　十二月辛丑詔改明年元　壬寅禁贓吏絕貢羨餘　甲辰詔以生日爲乾會節　甲子太陰犯房　蒙古定中外百官儀從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乙丑至丙寅凡二年

### 度宗一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蒙古以河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二月丁未以姚希得叅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庚申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王爚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并六部爲四吏禮爲一部兵刑爲一部戶工仍各爲一部　三月甲申攢理宗于永穆陵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日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五月乙巳追命史彌遠爲公忠翊運定策元勳　閏月以江萬里叅知政事王爚同知樞

簽院事馬廷鸞僉書院事　六月乙酉名理宗御製之閣曰顯文置學士等官　秋七月丁酉初命廼功郎鄧道爲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周惇頤　八月蒙古將阿朮帥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詔勝等各官其一子　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伯顏爲左丞相安童木華黎四世孫時年二十一　九月壬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錄用　庚申吏部侍郞李常上七事曰崇廉恥嚴銷舉擇守令黜貪汚讞疑獄任儒帥脩役法　冬十月



蒙古主以安童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于益都俾議中書省事衡至陳時務四事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産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

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驟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



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爲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

遠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寛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内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



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

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濫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爲私也私心



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

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



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眞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輕如厮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

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猶戒之以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

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



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旣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旣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可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

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愛民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莫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



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

舜之寶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郡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



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

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令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蒙古主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　十一月



辛丑以留夢炎僉書樞密院事　以趙景緯權中書舍人景緯上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　十二月蒙古賜伯顏宋子貞楊誠銀各千兩鈔各六十錠

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時賈似道

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是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諷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蒙古立制國用使司遣朶端



趙璧撫諭四川將吏　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　蒙古以廉希憲宋子貞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復爲中書左丞史天澤爲樞密副使宋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悔用子貞之晚　三月乙巳詔郡守兩年爲任方別授官　夏四月壬午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

道在脩德後世怵邪說以求之徃轍可鑒脩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　五月甲寅以王爚叅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僉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奸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六月壬午以衢州饑命守令勸分諸藩邸發廩助之　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詔自咸淳三年爲始罷之　蒙古以張德輝叅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



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潛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爲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爲河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八月蒙古遣使日本賜書曰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

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埸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　冬十一月乙卯趙葵卒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與兄范俱有志事功以武功歷官右丞相兼樞密使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蓋武臣之傑出者也



蒙古宋子貞致仕尋卒子貞潞州長子人以文學爲時所重　十二月丁丑申嚴戢貪之令　蒙古郝經居真州館七年從者怒鬬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丁卯至己巳凡三年

### 度宗二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僉書樞密院事　癸卯立全氏爲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語見前簡　戊申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顓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衡多病蒙古主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至是始聽其歸　蒙古敕脩曲阜宣聖廟　二月乙丑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

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
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
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
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
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
軍籍錄其家　蒙古詔陝西行省招諭宋人又詔四
川等處官吏軍民有能率衆北降者優加賞擢　三
月壬辰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恐元
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
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勿



令員數過多又詔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同議省事
時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
夏四月蒙古新築宮城遣使祀岳瀆　五月丁丑朔
日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
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
路監司其嚴糾劾　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六
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己卯王爚罷　秋七月
蒙古詔新附貧民從人借貸困不能償者官爲償之
仍給牛具種實及糧食　八月庚申塡星犯天罇
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　辛未以葉夢鼎爲

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惢求遺澤
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
鼎怒曰我繼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
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彊與以相印今乃牽
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
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
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以留夢炎爲樞
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安南國王陳光昞
遣使貢于蒙古蒙古詔諭安南國俾其君長進朝子
弟入質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花赤統治之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
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
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戚
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而
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
間惑於禬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拔拭之旨已
下敺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
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
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
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廢公法毋

遜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蒙古制國用使司請量節經用從之定品官子孫廕敘格
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宣慰劉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



怒且罵曰汝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赦謫居興國軍謝枋得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勅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達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買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　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脩明矣而脩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



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

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三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知潭州庚戌詔曰邇年近臣無謂引去以為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徃徃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為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



亦取此乎朕於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　閏月庚午賜夏貴金帶　二月戊子太陰犯天關己丑太陰犯井　三月蒙古禁民間兵器　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上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為己功殊失大臣體宜鐫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

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錄并繫跋直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五月壬申賜進士六百六十四人得陳文龍狀元及第　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毋私相易田違制以盜賣官田論　秋七月蒙古立御史臺詔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極言無隱　九



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討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參知政事常挺罷　蒙古敕從臣錄毛詩論語孟子　十一月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於部吏隆寒旅瑣可閔詔吏部長貳郎日日促銓注小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飭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以通濟著聲　壬申行義役法　十二月辛卯以夏

貴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　包恢罷　程元鳳
卒元鳳字申甫徽州人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求
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
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
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敢
有嘗遺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爲扳之曰前
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計
震悼贈少師　蒙古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
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爲之　蒙
古復召許衡



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
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
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
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
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脩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癸亥葉
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抵於賈似道不
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
不拜　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

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
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
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
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
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
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
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
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
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



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
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
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
號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
宗　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巳未詔浙
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
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圃敗績世傑柔
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
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江
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

遲將校不出死力干邊闖升砰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　已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

　五月己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



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戊寅詔郡縣牧民田租毋巧計取贏毋厚直折納轉運司申嚴按劾　高麗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淐淐植弟也爲權臣林衍所廢立　冬十月蒙古主命趙壁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徃問其罪且詔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